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八〇冊目次

古文淵鑒六十四卷（一）　（清）徐乾學等輯註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四色套印本

古文淵鑒六十四卷（一）

（清）徐乾學等輯註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四色套印本

御選古文淵鑒六十四卷

康熙二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御選。內閣學士徐乾學等奉

勅編註。所錄上起春秋左傳。下迨於宋。用眞德秀文章正宗例。而

睿鑒精深。別裁至當。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訓詁。各有箋釋。用李善註文選例。而考證明確。詳略得宜。不同善之煩碎。每篇各有評點。用樓昉古文標註例。而批導窾要。闡發精微。不同昉之簡略。備載前人評語。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羅賅備。去取謹嚴。不同霆震之蕪雜。諸臣附論。各列其名。用五臣註文選例。而夙承

聖訓。語見根源。不同五臣之疎陋。至於甲乙品題。

親揮奎藻。別百家之工拙。窮三準之精微。則自有總集以來。歷代帝王未聞斯著。無可援以爲例者。蓋

聖人之心無不通。

聖人之道無不備。非惟

功隆

德盛。上軼唐虞。卽

乙鑒之餘。

品題文藝。亦詞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也。雖帝堯之煥乎

文章。何以加哉。

御製古文淵鑑序

夫推縕天地之謂文文
者載道之器而以彌綸
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成
物者如是也乾坤絪
縕變化無窮聖人
以宣述為業而
未嘗須臾離於文籍如許
慎之說以說文數以說
卦而未嘗不以文字為主如
孔子之贊易而未嘗不
以文字為本如史
遷之作史而未嘗
不以文字為綱
聖人權輿於
此而後
代
遵
循
於
斯
文
字
之
用
大
矣
哉
自
倉
頡
造
書
而
後
有
文
字
文
字
者
其
為
用
也
大
矣
書
契
以
降
後
作
者
代
興
莫
非
文
字
之
為
用
也
大
矣
述
非
而
不
作
矣
故
曰
文
字
之

有能表其言之士
抒寫性情賁飾詞理
同工異曲以永終譽先
程皆已以來名筆時垂
孝孫纂修之文並立名筆時垂
庶可媲詩騷之稱
極盛焉自代不乏人
著作更富而前代之文鉤
小異而嘉猷懿範無以
觀至倣效不可雜
擇尤慎以何其精

如古孝象
左四部名目
以敬供其
志旬蒲銃
庶可媲詩騷之稱
孝孫纂修之文並立名筆時垂
著作更富而前代之文鉤
小異而嘉猷懿範無以
觀至倣效不可雜
擇尤慎以何其精

有吕祖謙之文鉤
歷代名
言注度
制若
必和

代者也
事則錯綜感
錯綜感
感損益
益不一
不一郎
郎家之
家之墜
墜逸
逸堂所
堂所以
所以家
以家文
家文章之
文章之
之所以
所以為
以為集
為集也
集也
也
三

粹純而以
以整
整為正集
為正集之
正集之
之首
首而
而以
以詩
詩賦
賦為
為
六

集傷象諸
象諸子錄
諸子錄雜
子錄雜要
錄雜要
雜要
要
七

矣之業情約旨旅而
性功以傳是書如雅来
之以書文章之緣於
聖人游藝之旨亦庶
乎其有当如矣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
題并書

周

左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衛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魯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鄭伯使陳 隱公六年
鄭伯命大夫百里君訾 隱公十一年
魯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魯齊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晉獻公娶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閔公二年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公七年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晉秦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

晉阸船勝對泰伯僖公十五年
宋楚泓之戰僖公二十二年
敗晉重耳出子本末僖公二十三年
富辰諫襄王僖公二十四年
祭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
晉文公始覇僖公二十七年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黃帝姓黃帝蕭壽后稷之後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周至幽王爲犬戎所弒謂之西周平王東遷洛邑謂之東周傳春秋之始也

左傳左丘明著丘明魯太知周觀書於周史歷而修春秋之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丘明懼弟子之各安其意失其眞故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或曰丘明受經以始事或發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道義而發是爲春秋內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惡姜姓周宣王封其母弟於鄭桓公友傳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侯之女生莊公及共叔段故曰共叔段段出奔共今汲郡共縣是也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虎牢之險者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不修險固京鄭之患也請京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百雉三百雉

之制大都不過參稱之一中九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及井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之為君實圖且不可除況君之弟乎公曰
滋蔓難圖蓮莫甚焉公子呂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為事之若弗與則
不事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至於廩延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之以襲鄭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
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
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

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公食舍肉
舍肉
君子謂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爰及姜氏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大雅既醉篇
君子曰潁考叔其得志
公入而賦大隧之
大隧之外其樂也融融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
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謂
及莊公
為是融融泄泄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後莊姜賢夫公嘗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之後得桓夫人
詩又娶於陳曰厲嬀
厲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嬀歸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州吁嬖人之子
州吁驕奢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碏諫曰
石碏衛大夫○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也寵祿過

舒木也昔之為弓人做
之或取人有準
銷之不子之
廣昔小知大治
水之大遠則觀
君義昔行父慈子孝
也所以連過也昔大者箭幹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弗聽且子屏與胡叫舒禁之不可和公立乃老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
故謂生災
乾不物謂之亂政亂
電之發蟄
發也
之務去皂莢麦蚤
貫入而振
郯伯命大夫白
是公會鄭伯于鄧
浮伐許五月甲辰

色玉象鼎貝物北
和於昭其序也
類帛貝明也大
有數文物以紀之
於人爲以勞有官
設官官事也官之
多於雲師故雲師
是乎戒備而不敢
昭其之時名於雲
之下也同建其後
子孫皆以雲名之
黃帝之德公不德
周史

授楚楚之嬴其勞我也君何急焉
也小道大方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
忠也況史正官信也今民慢神
祭不敬其可也今日
祭昔虞幽伯不告
民事之匱也是以
牲以告日博碩肥腯謂民力之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蠹也
備腯碩有也本無以告日絜

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栗旨酒
謂其上下平有嘉穀而無違心也庶幾尊而無讒慝
也故格其三時教以九穀而至以九穀為九穀之紀
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罪隨侯惟而修政楚不
敢伐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

伐羅羅鄖帥也鬬伯比楚大夫

還謂其御曰吾驕必敗驕而無禮進不顧人退無
逃志不敗何待遂見楚子曰必速濟師楚子曰諺
曰狡焉思啟重其罪也天之假助不可失也小罪
無赦以從天意不可失也楚子從之羅人縣布於
鹿上而背憑之莫敖以盛氣臨之羅人不出曰蠻
夫不德而好以衆來懼而歸爾何以戰莫敖曰蠻
軍而左右皆強天之假助不可失也遂以濟師大
敗羅人於鹿上莫敖縊於荒谷群帥不知而縊之
聽聞楚師之敗也曰莫敖必縊遂自縊於荒谷群帥
又不知而縊之

兵法貴知敵知己此篇約略盡之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大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曹劌之行事鄙人之知也

管敬仲言於桓公曰君若欲小用則臣鈍且願若欲大用則臣不敢當君若欲治國則高傒與有力焉若欲霸王則非臣莫能公曰吾欲使子治國其若高子何對曰臣之所能高子之所難也臣之所事者上也高子之所事者下也臣之所憂者遠也高子之所憂者近也臣之所難者人也高子之所難者己也公曰善

管敬仲受命桓公霸諸侯遂正之

不敢之理吐人事亦天道也

姜生太子申生又娶　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侯既滅耿滅霍滅魏以耿霍魏賜趙夙滅虞滅虢以虞虢賜畢萬士蒍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帥師而行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諫曰臣聞之先傅之訓曰事君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事不敬臨難不勤致命以沒是棄君命也敢不敬乎敬而有闕何補於孝君賜之衣而命之以敬服其可不敬乎衣之偏義不重也金玦不佩無能也先傅之訓又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事不敬臨難不勤致命以沒是棄君命也敢不敬乎敬而有闕何補於孝君賜之衣而命之以敬服其可不敬乎衣之偏義不重也金玦不佩無能也

東山皐落氏狄種也里克諫曰臣聞之事君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事不敬臨難不勤致命以沒是棄君命也敢不敬乎敬而有闕何補於孝君賜之衣而命之以敬服其可不敬乎衣之偏義不重也金玦不佩無能也

狐突不從是先守於下軍也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閔公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狄臣克

衆固似之及日出下令曰今日不
會者斬後期者斬令命以時至闕其事也
闕猶之生衣之尤服法違其舟也之在色
衣曰衣之尤服法違其舟也之在色
衣曰衣之尤服法違其舟也之在色
衣曰

劉氏復報道於袁以後、
必從之晉不可降逸不可
之鴻也公曰、寡人
伸大王之略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乾仲虞叔王季
之隱也詩文王曰、貊王豹在
乾是叔向憂於盧曰、虞能親於盟府、
謂之、將
之與何異、曰、
也、申相依好亡猶寒者其虞滅之
公曰、吾宗也、豈我哉、對曰、大伯虞
仲大王之略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乾仲虞叔王季
之隱也詩文曰、貊王豹在、室猴於盟府、
乾是叔向憂於盧曰、虞能親於、曰、將
遂震虞滅之、親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姬爭獻公女、為
奉璧公夫人、而修虞祀、且請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稱德是依、故曰、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在德、
聽、管仲、
之、向、其
在北行也、管仲、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公曰、有之、
之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
也、
公曰、吾
伸大王之略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乾仲虞叔王季
之隱也詩文曰、貊王豹在、室猴於盟府、
乾是叔向憂於盧曰、虞能親於、曰、將
遂震虞滅之、親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姬爭獻公女、為
奉璧公夫人、而修虞祀、且請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公曰、有之、
之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
也、
公曰、吾
九月十月之交、
月作策、是故曰、
十二月丙子朔、
遂震虞滅之、親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姬爭獻公女、為
奉璧公夫人、而修虞祀、且請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九月十月之交、
月作策、是故曰、
十二月丙子朔、
翊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齊管仲論受鄭子忽、
秋、鄭子、
辨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
諸侯、諸侯宜受方物、
犬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
族、實違君命、
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
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

禮宇命共聘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門諸侯有辭於鄭未捷今伯有戮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鄰之不睦猶有禦也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猶有辭之不服君姑綏德以待之若德刑相瀆無所措矣姦之作也君子小人交作而不記并生民之紀勿能治也小人力盡必生亂心鄭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子產說乃舍捷而誅伯有

夏秋鄭伯如晉晉侯使韓宣子問鄭伯之罪且曰寡人聞諸伯父曰無從惡人惡人實敗國子華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

使大夫甯武子來聘且尋盟也因拜魯之成也公享之季武子賦六月之四章公亦賦六月之四章武子曰敢拜君之武節也公賦采薇之四章武子曰小國爲大國之爲也敢不拜君之勤乎公賦出車之卒章武子曰敢拜君之辱命也公賦彤弓之一章武子曰寡君有嘉客敢不承命公賦菁菁者莪之卒章武子曰小國有造大國之教敢不拜賜公賦六月之卒章武子曰君惠徼福於敝邑寡君是以有請於貴邑敢不拜命

晉秦韓之戰晉侯將伐秦韓簡公賈君鄭公實紀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鄭公實紀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鄭公實紀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

大不可狃況列乎遂使晉戰日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寡人之出入此大子無乃實有聞焉昔文公亡在蠻夷驪姬之難文公處蠻夷而安之其卒也以獲諸侯於踐土今大子得罪於君而離逋於蠻夷其誰以我為君而能久安之大子若能降心以順君命而無貳圖則有寧邦若不能降心以順君命而無貳圖則有寧邦若不能降心以順君命而無貳圖則有寧邦若不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入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成其大勳、又不能成其小好、亦不能終、其相好也、穆公有焉、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晉侯之不入也、對曰、寡君未知其罪、若知其罪、雖君命之、其敢逃之、若不知其罪、以爲不祥、而討之、以明神之威、其敢廢之、

秦伯使醫和視晉侯之疾、還、以告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何謂蠱、對曰、在心腹、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往視之、還、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何謂蠱、對曰、在心腹、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

晉侯有疾、鄭伯使子produce如秦、修舊好、且問疾

享其土、以於是乎得人而復大焉、故報
之、其亡以報、於是乎得人而復大焉、故報吾
之、其亡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
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
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
之、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
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
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
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
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
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
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
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
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
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
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
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
重耳、及夷吾、重耳踰垣而走、宦人披其袪、遂奔翟、從者狐偃、趙
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侯使殺公子重耳、及夷吾、重耳踰

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所妻晉
侯公享趙衰以為上卿趙衰固辭公賦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
及申伯之德也沈重云此詩美宣王能復古制之職也申伯宣王舅也揚沫反怒曰秦
伯匹也何以戾我公子圉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
犯曰君不如與之文也請使從公子圉河水逆詩
義取以水喻小雅道尹吉甫及申伯之德也沈重云此詩美宣王能復古制之職也申伯宣王舅也揚沫反怒曰秦
宋於渭陳公賦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及申伯之德也沈重云此詩美宣王能復古制之職也申伯宣王舅也揚沫反怒曰秦
王趙衰曰重耳敬不拜明年
晉侯謙襄王偪公二十四年
子上洩堵俞彌諫文即衛公
之人潛也十年潛人聽命師還又即衛公
子上洩堵俞彌諫文即衛公
夫帥師伐潛壬使伯服游孫伯二十
晉公納惠王事又怨襄王之與衛潛也故不聽王命
而統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
聞之夫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和及也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以蔣邗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蔣周公子邘晉應韓武皆文王子也管蔡郕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
子也周在豐酆東北郿西北阮西北殷西南在宜安豐西北酆縣東北郇西南在猗氏西南平陸縣東北邘

乃不可乎民本惡禍工又典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使翻叔桃子、出狄師、是年狄師十二月攻衛十一月出適
晉文公納
十六年
魯鮑莊爲齊師伐公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侵齊、故也、諸盟在十五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喜、至、公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有之、以與魯先君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封之、以表東海、爾無我侵、我無爾詐、以此相保、載在盟府、大
公、周公、豈不欲得志於天下哉、以先王之命、不可廢棄、
是以不恐、齊侯乃
晉文公卒葬
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乎有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未得志於宋、若伐曹、衛、
必救之則解宋免矣、
衛侯使甯俞貨魯大夫以請救、魯人從之、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喜、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有之、以與魯先君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封之、以表東海、爾無我侵、我無爾詐、以此相保、載在盟府、大
公、周公、豈不欲得志於天下哉、以先王之命、不可廢棄、
是以不恐、齊侯乃
晉文公卒葬
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乎有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未得志於宋、若伐曹、衛、
必救之則解宋免矣、
衛侯使甯俞貨魯大夫以請救、魯人從之、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喜、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有之、以與魯先君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封之、以表東海、爾無我侵、我無爾詐、以此相保、載在盟府、大
公、周公、豈不欲得志於天下哉、以先王之命、不可廢棄、
是以不恐、齊侯乃
晉文公卒葬
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乎有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未得志於宋、若伐曹、衛、
必救之則解宋免矣、
衛侯使甯俞貨魯大夫以請救、魯人從之、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喜、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有之、以與魯先君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封之、以表東海、爾無我侵、我無爾詐、以此相保、載在盟府、大
公、周公、豈不欲得志於天下哉、以先王之命、不可廢棄、
是以不恐、齊侯乃
晉文公卒葬
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乎有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未得志於宋、若伐曹、衛、
必救之則解宋免矣、
衛侯使甯俞貨魯大夫以請救、魯人從之、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喜、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有之、以與魯先君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封之、以表東海、爾無我侵、我無爾詐、以此相保、載在盟府、大
公、周公、豈不欲得志於天下哉、以先王之命、不可廢棄、
是以不恐、齊侯乃
晉文公卒葬
二十七年

周
左傳
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鄭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秦蹇叔諫襲鄭 僖公三十二年
秦師入滑 僖公三十三年
晉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晉襄公墨衰絰 文公二年
秦穆公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晉文公下山莒僕 文公三年
子孫謂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楚子伐鄭 宣公十二年
晉荀林父之戰 成公二年

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陽穀曰、也讒慝若為貴謂子玉不能以

人、子玉怒、少與之師、唯所欲用之、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遂自為右、鬬勃為左、當作鬬勃自為左、而以若敖之六卒從之、

不知此十字何人所加、

徵役曲具曹昭亦釋宋之圍、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取一臣焉、臣取、臣取、

復曹、復衛而封曹、

而棄之、則諸侯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

而子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滿與君之士戲、君馮

何以戰、不如以許復曹、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復衛、

報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

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逃楚、楚成王有施重耳之惠、退三舍避之、

今戰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亡其師、亢狼曰、我曾謂楚也、我

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子犯曰、不可、夫軍旅之事、利用詐偽、兵無常形、

以欺敵者也、故能設伏以誘敵、能無以有、能實以虛、

敵而親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目相視也、得臣、楚成

命矣、楚君之惠不可忘、其報不可失、先軫曰、

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頓顙、頓顙、稽首也、

敬佩君賜、謝君賜師退也、再拜稽首、

人、晉侯、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大夫圍衛、五萬二千五百人、

侯釋衛圍之處以觀師、曰、楚師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名、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

十軍之佐當東拳、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掌其以虎攻先犯陳蔡東柴奔楚石師退（柴蔡邑名陳孤
毛設 師而退之柴放使與鬼柴而偽遁楚師馳之、
鄭轸鄭漆以中軍公敗惟擊之孤
攻子西楚右師潰楚師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管仲日館穀（館舍也舍見及
於漸頭（漸王宮於長上（漸水出潁川長社縣東南入潁
鄭燭之武說秦伯（燭之武鄭大夫
九月甲子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
之孤（孤公子之無大
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燭大夫
且試於楚也（試用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氾音凡在
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辭謝
安無能為也（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
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縋以繩懸人而下
見秦伯曰（秦伯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越國以遠君知其難也（說
行李之往來（行李使人
共其乏困（困乏
君亦無所害（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為惠公
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肆
若不闕秦將焉取（闕損
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
秦伯（秦伯
說（說音悅
與杞子逢孫楊孫戍
之（杞子逢孫楊孫皆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
之乃還（還音旋
子犯請擊之（子犯
公曰不可（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晉
夫人秦穆公
因人之力而敝之（敝困
不仁（
以亂易整（整齊
不武（
吾其還也（還音旋
亦去之（
冬晉文公卒（文公亡
庚辰將鄭子（將音
子（
潛師夜縋而出（縋音墜
夫人使告曰（夫人
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子（
敢以煩執事（煩勞
敢（
執事（
越國以遠（越
君知其難也（
得鄭何厭之有（厭
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肆
若不闕秦將焉取（闕損
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
秦伯（秦伯
說（說音悅
與杞子逢孫楊孫戍
之（

史公子曰、燕太子與師哭而送之、日、管人樂師必於殷、殷、衆也、哭聲衆、故曰必於殷、殷有衆哭聲、故曰必於殷、且北陵文王之所啟、風雨也、北陵文王之陵、在岐之陽、岐山之陽、風雨所從來、而周人哀之、故曰風雨也、白公中谷、必死是間、

余按爾雅、馬、善鳴、馬、善走、

奈師自鄭入晉、公子重耳以其間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者、三百乘、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人險、

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史公必有以先之、皆以乘韋先、牛、

而商故以問軍焉、牛先也、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速告于鄭、速事、備今解、

真速、鄭穆公使視客館、秦大夫孫、逆之、鄭伯等二大夫、

與、吾子淹久於敝邑、雖是鄙、吾、使皇武子辭焉、曰、

資竭乘竭矣、資、糧也、本訓竭、今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

行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吾子取其麋鹿、

以閒敝邑、若以敝邑、爲、介、恃、也、

介恃、猶今解、

而不慎其守、使其閉、

閉、猶今解、

以煩執事、

煩、猶今解、

敢以爲請、

請、猶今解、

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杞子等二大夫、

管原軫曰、秦違蹇叔而貪勝、兵不可久、敗不可救、悔生、過大、不可必、後秦師必伐、秦師集枝曰、

未報、秦施而後其師、其、猶之、

史記後百四十五

管原軫曰、秦則無禮、則、猶之、

敗數世之患也、患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遣與

姜戎、姜戎傳車通了晉哀經、

姜戎之兵、

要之殽、殽、山名、

殽弘御戎、秦勇、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殽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還、以葬文公、

於是始墨、從墨家之說、

墨、墨家所貴、

穆公所哀夫人秦、

即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若、猶乃、

食、使即武子、

即、猶就、

資竭乘竭矣、資、糧也、本訓竭、今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

行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吾子取其麋鹿、

以閒敝邑、若以敝邑、爲、介、恃、也、

介恃、猶今解、

而不慎其守、使其閉、

閉、猶今解、

以煩執事、

煩、猶今解、

敢以爲請、

請、猶今解、

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杞子等二大夫、

管原軫曰、秦違蹇叔而貪勝、兵不可久、敗不可救、悔生、過大、不可必、後秦師必伐、秦師集枝曰、

未報、秦施而後其師、其、猶之、

史記後百四十五

管原軫曰、秦則無禮、則、猶之、

敗數世之患也、患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遣與

姜戎、姜戎傳車通了晉哀經、

姜戎之兵、

要之殽、殽、山名、

殽弘御戎、秦勇、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殽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還、以葬文公、

於是始墨、從墨家之說、

墨、墨家所貴、

穆公所哀夫人秦、

即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若、猶乃、

食、使即武子、

即、猶就、

資竭乘竭矣、資、糧也、本訓竭、今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

行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吾子取其麋鹿、

之、及冰而則在舟中矣稱左以公命賜孟
文矣故殺始九
妙祉於小君有
惡大討弗救世
之罪故殺之以為殺死且不物若從君惠
施貴主制指也

孟孫死戮于秦秦穆公之以為殺死且不物若從君惠
也、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弓掩大德、文二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踏信公逆祀也、僖是閏見、
不得爲文
磐跻僖公 文公
子孫、當爲臣在罪在下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掌
人鬼謚上故得逆祀於
僖之 尊僖公且明見其
先大後小順也跻舉賢明也僖公
事也而逆之可謂禹乎子曰爲失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明順得之謂乎言不先父食久矣齊、
先不當 宋明帝乙 文武不
祖也是以得數于、存狄不祀居后帝、皇
祖后稷 君子門慢閒其姊親

門、我濟如遂及伯姊、君子門慢閒其姊親
而先如也、君已出、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如
哲、下展禽 展禽魯大夫柳下惠食采于展
季、
廢六關 東門、南門、
北門、
也、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不知也 商鳥子爰居、爰居海鳥、
奈瑕公濟河焚舟 文公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王官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
戎、

見門小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司馬鄒
[illegible]爲司徒[illegible]爲司寇昭公將
[illegible]公子鞅曰公爲[illegible]
大舉公子鞅曰不可公敗公室也若去之
則本根無所庇蔭矣公曰[illegible]
[illegible]故君子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忠信爲主德音聞於四表故堯舜以天下傳之
試信父矣則貞忠信日資而益昭也其
器則叡兆也保而利之則日滅也以訓則悖民無則
焉不度於善而背於德是以失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
庭堅仲容叔達實能遵行其職以揆天下之事以
舜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堯崩
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平水土地之宜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
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
外大和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不損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平水土地之宜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
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
才子帝鴻貴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楚子入陳宣公十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陳侯在株林、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還、不入、徙其室而後入、

不通、徙其器而後入、其室猶有財也、

寡人、猶言、女獨不憂寡人、何故對曰、猶賴平、

王曰、誠討、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

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田、徑也、

而奪之牛、牛以蹊者、不亦甚乎、蹊田奪牛、罰已重

矣、宜令九牧、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象物、象所有之物、百物

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山林不迂、迂、回避、

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同利曰、載、

雖宋大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子入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

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陳大夫、

以逆王孫、

申叔時使於齊、還、

不入、徙其器而後入、

其室猶有財也、

王曰、誠討、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

而奪之牛、牛以蹊者、不亦甚乎、

百諸侯而以貪婪之無厭、不可乎、

盟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旬而復之、旬、

昔日楚子入鄭、

雖宋大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子入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

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陳大夫、

以逆王孫、

申叔時使於齊、還、

不入、徙其器而後入、

其室猶有財也、

王曰、誠討、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

而奪之牛、牛以蹊者、不亦甚乎、

百諸侯而以貪婪之無厭、不可乎、

盟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旬而復之、旬、

昔日楚子入鄭、

也其由敬掌也敬布四支心存寶國之左右曰不可許
也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也得國無敵十目其視誰伏
四鄰爭退三十里而討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
質于長勺
晉侯使郤至聘于楚且言邲之戰宣公十二年
也楚子享之子反相焉郤至
子反亦如晉聘且言邲之
戰也晉侯饗之子卿皆
與公族盡貳焉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
下軍荀首佐之趙朔將
上軍趙括趙嬰齊爲上軍大夫荀首荀林父弟別
下軍以救鄭楚子自
知罃知罃荀首之
也趙旃趙嬰齊爲下軍大夫荀罃士
會趙旃夷陵之
晉侯使郤至如楚逆共王
皆遂如楚
荀罃士會
及楚平荀子欲還曰無及於邲而勤民爲用之子
父勸楚歸而修政
也楚歸而動德刑政典禮不易不可改也不爲是征
觀兵而動德刑政典禮不易不可改也不爲是征
是宋華元及河魚腹
是宋華元及河魚腹
君子謂其臣於是乎可謂忠而衷其君矣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及白爲楚允
成師以出固敵強而退非大德
成師以出固敵強而退非大德
夫唯弗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罃曰
夫唯弗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罃曰
此師始發聞喪有之在師三日
此師始發聞喪有之在師三日
楚師侵宋以救鄭宋華元
楚師侵宋以救鄭宋華元
使樂呂告急于晉文公文公
使樂呂告急于晉文公文公
將救宋聞楚已去而還
將救宋聞楚已去而還
有釁左還蘇武者還求舉等爲前茅慮
有釁而收者何必楚也荀林父曰
荀林父曰以
武門無競惟烈武詩周頌
武門無競惟烈武詩周頌
名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兵
名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兵
士
士
子曰不可兼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
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固敵強而退非大德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
大唯弗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罃曰
此師始發聞喪有之在師三日
楚師侵宋以救鄭宋華元之臨三日
楚師侵宋以救鄭宋華元
使樂呂告急于晉文公文公
將救宋聞楚已去而還
將救宋聞楚已去而還
有釁左還蘇武者還求舉等爲前茅慮
有釁而收者何必楚也荀林父曰以
荀林父曰以
武門無競惟烈武詩周頌
武門無競惟烈武詩周頌
名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兵
名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兵
士
士
子曰不可兼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
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固敵強而退非大德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
大唯弗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罃曰
此師始發聞喪有之在師三日
楚師侵宋以救鄭宋華元之臨三日
楚師侵宋以救鄭宋華元
使樂呂告急于晉文公文公
將救宋聞楚已去而還

為城逆為不衆散為弱、
後為北、宋公、紀來、滕、川、運、為澤、次為
川、今
[illegible]有律以如已事
[illegible]如從也、汎行則人從法
[illegible]長曰以從人以為法
[illegible]海
故曰律令滕曰律謂也
[illegible]敗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鄭之良也、則以楚之、而叔人盟于
良、伐楚、楚師還、鄭叛楚、而來討我、我下、
我下、而叔人、以楚師還、
乞敝邑得以改圖、不敢忘德、
徒也、
實其言必貳、貳楚、楚伐鄭、是求
不能文、先信之、山人北行也、將鄭是
詛定、改求罪于晉、子無淫久、隨季對曰、昔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突輔翼周室、毋廢王命、今
不率寡君、使緩帶臣問諸鄭、敢辱候人、
非信命之所能子以為、
大國之延於鄭、鄭能無往、
無所逃命、楚人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于宋、
楚司馬子反、為鄭使、使趙孟、
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免、
而往、御其子、
子晉、御靡旌、摩壘而還、
晉人或以告、
御卜尚占、掉鞅而還、
師旅、入晉、折馘、

晉人逆之、右角之、梁伯右旝、
進、
我下、而叔人、以楚師還、
乞敝邑得以改圖、不敢忘德、
徒也、
實其言必貳、貳楚、楚伐鄭、是求
不能文、先信之、山人北行也、將鄭是
詛定、改求罪于晉、子無淫久、隨季對曰、昔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突輔翼周室、毋廢王命、今
不率寡君、使緩帶臣問諸鄭、敢辱候人、
非信命之所能子以為、
大國之延於鄭、鄭能無往、
無所逃命、楚人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于宋、
楚司馬子反、為鄭使、使趙孟、
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免、
而往、御其子、
子晉、御靡旌、摩壘而還、
晉人或以告、
御卜尚占、掉鞅而還、
師旅、入晉、折馘、

晉人逆之、右角之、梁伯右旝、
進、
之未、取其諸侯、
怒、欲戰、
楚潘黨逆之、及梁、
獻于子、
命去之、
而往、御其子、
人勤戰、勿敢逆、楚人求成、
備何為、
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免、
而往、御其子、
無以為也、
上軍不敗、
于不可上、
御卜尚占、掉鞅而還、
師旅、入晉、折馘、

其徒人之、楚子為乘黃、二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北舍未久、楚子在則受之、訂又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射呂錡、中項、伏弢、拔矢、出、貫臂、以徇、三軍之士、皆呼、乘其車而從之、遂馳之、馳晉軍、大敗、晉人宵遁、楚子、乘勝逐之、遂自濟、於是乎、遂有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而走、我、無人薄我、將反、我、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小雅、六月篇、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蓋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鄭子、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楚人、招呼、告右廣、將反、我、乘以待、命、楚子、使、大宰、伯嚭、犒師、且請、盟、楚子、將許之、申叔時、諫曰、不可、古之為、軍志、者、曰、取、天明、毋、從、天、明、從、天、明、必、喪、其、師、今、天、奪、晉、明、其、可、從、乎、楚子、舍、之、以、與、晉、平、晉、師、還、

遂不設、丁丑、楚子、入、晉、軍、宣、子、中、軍、不、動、楚、左、廣、將、從、之、乘、晉、車、而、馳、入、其、軍、而、左、右、射、之、以、廣、隊、而

日君姜氏曰、[illegible]而後晉[illegible]以爲京觀[illegible]封土之[illegible]君之[illegible]之義[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君[illegible]謂[illegible]敬必[illegible]之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illegible]謂[illegible]知[illegible]夫文[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能[illegible]戢干[illegible]戈[illegible]載[illegible]櫜[illegible]我求懿德[illegible]耆定爾[illegible]功[illegible]安民[illegible]和衆[illegible]豐財者[illegible]也[illegible]武[illegible]之德[illegible]故使[illegible]子孫無忘其章[illegible]今我使[illegible]國暴骨[illegible]矣[illegible]觀兵[illegible]以威諸[illegible]侯兵不戢矣[illegible]暴而不戢安能保大[illegible]猶有[illegible]曾在[illegible]焉能定[illegible]

功所違民欲[illegible]猶多[illegible]民何安焉[illegible]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illegible]和衆利人之[illegible]德[illegible]也[illegible]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illegible]財[illegible]有七德我無[illegible]焉[illegible]何以示子孫[illegible]其爲先君宮[illegible]告[illegible]成事而已[illegible]非在[illegible]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公[illegible]之主以[illegible][illegible]之事[illegible]祭[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名[illegible]小[illegible]國[illegible]今[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不敬[illegible]取其[illegible]鮑[illegible]鼎[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義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在[illegible]食小[illegible]國[illegible]今[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illegible]侵[illegible]小[illegible]國[illegible]以[illegible]懲淫[illegible]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侵[illegible]小[illegible]國[illegible]取[illegible]其[illegible]鮑[illegible]鼎[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義[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在[illegible]食小[illegible]國[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曰、史佚所謂毋[illegible]亂者[illegible]謂是類[illegible]也詩[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新築人[illegible]仲叔于[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是以免[illegible]孫[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進思盡忠退思補過[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衛[illegible]也[illegible]若之何殺之[illegible]夫[illegible]其[illegible]殷[illegible]也[illegible]如日月之食[illegible]爲何損於明[illegible][illegible]使復其位[illegible]

齊[illegible]新築之[illegible]

[illegible]繁[illegible]以[illegible]朝[illegible]仲尼[illegible]之曰[illegible]君[illegible]也不如多與之[illegible]唯器與名不可[illegible]以假人[illegible]器[illegible]名[illegible]君之所司[illegible]也名以[illegible]器[illegible]

以救時輔以行義以生利以宜利以平民政之大師也君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且也已

齊國佐對晉人成公二年

晉師旋師入自虎牢以歸欒黶囚士會以成公二年

晉師旋師入自虎牢以歸欒黶囚士會以成公二年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紀甗玉磬皆滅國之寶）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魯侯爲質魯叔孫僑如帥師會晉荀偃士匄（魯叔孫僑如帥師會晉荀偃士匄）

盟于爰婁（爰婁魯地）

魯侯之弟公子愉爲質（魯侯之弟公子愉爲質）

叔孫僑如從之（叔孫僑如從之）

齊侯使國佐盟于爰婁（爰婁魯地）

國佐下卿也（國佐下卿也）

不書其名（不書其名）

君之貴嬖也（君之貴嬖也）

以爲質（以爲質）

書曰（書曰

晉卿讓功 成公六年

晉卿讓功 成公六年

晉卿讓功 成公六年

寡君而以文公宗亦死中不救命而使歸宗
[illegible]文公終身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周
左傳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晉悼公復興 成公十八年
鄢矣論老 襄公三年
晉魏絳對晉侯 襄公三年
晉悼公繇土治兵 襄公十年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宋子罕辭玉 襄公十五年
魯臧紇論詰盜 襄公二十一年
鄭子產論重幣 襄公二十五年
子產論明論政 襄公二十六年
吳公子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衛北宮文子料 襄公卻楚 襄公二十七年
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子羽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子羽論子產政猛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公元年
晏嬰叔向論齊政 昭公三年

古文評林卷第
御選
周
右伸
晉侯使郤犨聘于楚、楚公子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梁書將中軍、士

自一平人外寧必有內憂、而稱楚以爲外憂乎、甲午、晉侯使郤至如楚聘、且問公族、子重使公子茷如晉聘、且問公族、晉楚之交、於是乎始、海、是晨厲、晉軍而陳、伻、趨進、公子茷曰、寡君使茷請事、不腆敝賦、以與從者之末、以陳諸侯之下、君子曰、禮、其是之謂乎、能以其國爲人、必大其族、公族之大、所以庇其身也、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子重子反、皆楚之公族也、公族之睦、於是乎在、子重使公子茷如晉、且問公族、以固其外、晉楚之交、於是乎始、君子謂、子重於是乎、能以其族、楚師輕窕、固軍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合而擊之、間不可失也、童子何知焉、智日、勇

集180-042

晉魏絳對晉侯、其八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illegible]晉侯怒謂子本、子本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

君不能對、有罪不逃、用其將來、對何所命焉、若合諸侯、魏

絳不受、必殺魏絳、魏絳之死、其將安逃、對曰、絳無貳志、事

君如天、天威不違顏咫尺、安敢有貳、且臣聞之、事君者、

爲榮、則亦如之、必殺魏絳、以明令德、絳之願也、晉侯說、

其言曰、子若之使、使中軍尉、羊舌肸佐新軍、無慆百官、

君子曰、義、能也、公讓、

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以平數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聞師終以順

也、臣聞師順以

逃罪不能效訓、至於用鉞、臣之罪也、敢有不從、以怒

君心、其歸死於司寇、公說、乃入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公說、

爲能以民矣使魏絳佐新軍、

人之重、以爲善、晉侯以魏絳

[illegible]

晉悼公縣土治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賞之道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事爲詩。爲詩序。大夫規諫士傳言，士卑不得以達。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百工獻藝。以物貢曰獻。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金口木舌，振之以警衆。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作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寶爲不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小人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鄭伯與其貴寵大夫以盟，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鉏爲不能庇其私也，寘諸其里，使下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攻人謂於其所居。

魯臧孫論語盜。襄公

曹桓魋，宋司馬向魋之弟。

曹桓魋，宋司馬向魋之弟。

曹桓魋，宋司馬向魋之弟。

信者、謂其言之可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也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君子之所爲民之歸也君子所不爲而民或亦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君子之所爲而民或任慈名言慈仁慈也允由茲在慈相帝念功慈愛也將謂由己言也信由己言而後功可念也鬼其非卿也以地來蛮貿賤必貴重物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

鄭子產論政寬公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三月鄭伯如晉朝宣子爲政如字

晉邪拿

子產然明論政寬公

子產始知然明知然明於事故能柔以治之

人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人罔水懦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伐陳也鄭伯稍首宣子卿子聞相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敝邑恐懼不敢寧居不遑啓處豈敢忘職貢以共君之使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人罔而殘虐于敝邑敝邑恐懼不敢寧居不遑啓處豈敢忘職貢以共君之使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也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子產然明論政寬公

晉邪拿

成始其之矣猶未也、自化而然動而不怨矣爲之歌北風、曰、其涼雨雪、自化而然動而不怨矣爲之歌北風、曰、其涼雨雪、愛而不怒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有始有卒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德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衛北宮文子相衛獻公如楚 襄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獻公以如楚、文子、北宮括、之盟故也、晉范之從宋相見、襄公、獻公子、衎、宋、過鄭、印段、迎之、公孫黑、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道客、事畢而退、北宮文子謂子羽曰、夫二子者、子產、子羽、鄭、其數世之鮮也其無大國之討乎爲大謀、能靖能恭、逝不以濯、大淵、泉鍋、濯、濯、雜之於政、如絲之有紵也、濯以救患何患之有子紵、文子、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明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辭令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與裨諶能謀謀於野、則得之裨諶乃出使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曰使能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草創之裨諶

知部范小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授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邾圍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見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 北宮令尹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難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雅烝民之篇 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大雅抑之篇 令尹無威儀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愛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國是以下皆如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鄘風柏舟篇 言君臣上下交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武成 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大雅皇矣篇 言則而象之也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鄘風柏舟篇 言君臣上下交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武成 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大雅皇矣篇 言則而象之也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四刻於是乎服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發喪率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文王事見詩大雅

子產論晉侯疾

晉侯有疾平公鄭伯使公孫僑子如晉聘且問疾叔向爲梁山崩晉侯之子名晉侯召伯宗韓宣子之子名起告之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已姜武王后妻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屬爲虞大叔故晉主參星 參星亦名實沈臺駘生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由是觀之則實沈臺駘皆汾洮之神也分野之說其有由來久矣抑揆之以象天事有之遇閼伯實紀之星遷實沈大夏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
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也玄冥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汾洮（汾洮二水名）
汾洮（汾洮二水名）
帝用嘉之（帝顓頊）封諸汾川（汾川汾水之旁）沈姒蓐黃（四國）實守其祀（臺駘能業其官）
臺駘（臺駘汾神也）
今晉主汾而滅之（今晉主汾而滅之參星之後）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禁禁祭山川之神若日月星辰之災）
是乎禁之（禁禁祭山川之神若日月星辰之災）
於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禁禁祭山川之神若日月星辰之災）
又何爲焉（僖公之後）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
閉湫底以生蓄洩其氣（湫底蓄聚也洩去也）
不爽而昏亂百度（爽差也）
民生厎滯（厎滯不通也）
於是乎有振廢滯（振廢滯舉廢職也）
耆艾修舊（耆艾修舊老人舊德也）
以物其動（物事也）
以本其植（本謂德行）
以備其事（事謂威儀）
以合其德（德謂德義）
以明其功（功謂功績）
以崇其業（業謂事業）
以廣其德（德謂德義）
於是乎有威儀之則（威儀之則謂容貌）
以引其氣（氣謂氣力）
以降其福（福謂福祿）
其生不殖矣（殖長也）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此以星辰之神）
又何爲焉（僖公之後）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
閉湫底以生蓄洩其氣（湫底蓄聚也洩去也）
不爽而昏亂百度（爽差也）
民生厎滯（厎滯不通也）
於是乎有振廢滯（振廢滯舉廢職也）
耆艾修舊（耆艾修舊老人舊德也）
以物其動（物事也）
以本其植（本謂德行）
以備其事（事謂威儀）
以合其德（德謂德義）
以明其功（功謂功績）
以崇其業（業謂事業）
以廣其德（德謂德義）
於是乎有威儀之則（威儀之則謂容貌）
以引其氣（氣謂氣力）
以降其福（福謂福祿）
其生不殖矣（殖長也）
無乃是也乎石曰是二者非吾所謂也吾聞之分野之中而以觀天道天事有天災地事有地反
物（反物謂災變）
地反物（反物謂災變）
必象之（象謂象類）
今晉侯之生也日有晉國及其十一月之初見於東方（東方謂卯位）
於是乎火出而見（見謂出地）
今火出而章（章謂明著）
必火入而藏（藏謂入地）
其出入也必以其物（物謂日月所會）
今茲火出而不章（不章謂不明著）
其物不具（不具謂日月不會）
是謂疾日（疾日謂日月不會之日）
火非火（非火謂非心星）
時非時（非時謂非大火之時）
於是晉侯有疾（晉侯有疾謂晉侯病）
公使醫和視之（醫和秦醫）
出曰（出謂出門）
疾不可爲也（爲治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喪志謂喪其志意）
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良臣謂趙孟）
公曰女不可以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相爲用（迭更也）
一動一靜（動謂奏聲靜謂止息）
以和其氣（氣謂氣力）
以成其聲（聲謂聲音）
以昭其德（德謂德義）
以合其愛（愛謂愛樂）
以別其文（文謂文章）
以象其物（物謂事物）
以導其志（志謂志意）
以順其時（時謂四時）
以訓其意（意謂意氣）
以教其中（中謂中和）
以制其外（外謂容貌）
以軌其動（動謂動作）
以儀其容（容謂容貌）
以文其德（德謂德義）
以生其氣（氣謂氣力）
以實其意（意謂意氣）
以固其節（節謂節奏）
以行其言（言謂言語）
以終其美（美謂美善）
以遂其志（志謂志意）
君子於是以平其心（平其心謂和其心）
心（心謂心志）
和（和謂和平）
德（德謂德義）
音（音謂音聲）
聲（聲謂聲音）
樂（樂謂樂器）
物（物謂事物）
亦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煩手淫聲慆堙心謂煩手淫聲慆堙心志）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平和謂平和之聲）
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乎有煩心（煩心謂煩悶心志）
之這於是以偏（偏謂偏倚）
味過於一時（味過謂味過其時）
以生內疾（內疾謂內病）
君子是以惡之（惡之謂惡其生內疾）
且先王之樂（樂謂樂器）
以節百物（物謂事物）
是以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以相及（迭更也）
中聲以降（中聲謂中和之聲）
五降之後不容彈（五降謂五聲）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煩手淫聲慆堙心謂煩手淫聲慆堙心志）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平和謂平和之聲）
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乎有煩心（煩心謂煩悶心志）
之這於是以偏（偏謂偏倚）
味過於一時（味過謂味過其時）
以生內疾（內疾謂內病）
君子是以惡之（惡之謂惡其生內疾）
且先王之樂（樂謂樂器）
以節百物（物謂事物）
是以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以相及（迭更也）
中聲以降（中聲謂中和之聲）
五降之後不容彈（五降謂五聲）
無乃是也乎石曰是二者非吾所謂也吾聞之分野之中而以觀天道天事有天災地事有地反
物（反物謂災變）
地反物（反物謂災變）
必象之（象謂象類）
今晉侯之生也日有晉國及其十一月之初見於東方（東方謂卯位）
於是乎火出而見（見謂出地）
今火出而章（章謂明著）
必火入而藏（藏謂入地）
其出入也必以其物（物謂日月所會）
今茲火出而不章（不章謂不明著）
其物不具（不具謂日月不會）
是謂疾日（疾日謂日月不會之日）
火非火（非火謂非心星）
時非時（非時謂非大火之時）
於是晉侯有疾（晉侯有疾謂晉侯病）
公使醫和視之（醫和秦醫）
出曰（出謂出門）
疾不可爲也（爲治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喪志謂喪其志意）
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良臣謂趙孟）
公曰女不可以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相爲用（迭更也）
一動一靜（動謂奏聲靜謂止息）
以和其氣（氣謂氣力）
以成其聲（聲謂聲音）
以昭其德（德謂德義）
以合其愛（愛謂愛樂）
以別其文（文謂文章）
以象其物（物謂事物）
以導其志（志謂志意）
以順其時（時謂四時）
以訓其意（意謂意氣）
以教其中（中謂中和）
以制其外（外謂容貌）
以軌其動（動謂動作）
以儀其容（容謂容貌）
以文其德（德謂德義）
以生其氣（氣謂氣力）
以實其意（意謂意氣）
以固其節（節謂節奏）
以行其言（言謂言語）
以終其美（美謂美善）
以遂其志（志謂志意）
君子於是以平其心（平其心謂和其心）
心（心謂心志）
和（和謂和平）
德（德謂德義）
音（音謂音聲）
聲（聲謂聲音）
樂（樂謂樂器）
物（物謂事物）
亦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煩手淫聲慆堙心謂煩手淫聲慆堙心志）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平和謂平和之聲）
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乎有煩心（煩心謂煩悶心志）
之這於是以偏（偏謂偏倚）
味過於一時（味過謂味過其時）
以生內疾（內疾謂內病）
君子是以惡之（惡之謂惡其生內疾）
且先王之樂（樂謂樂器）
以節百物（物謂事物）
是以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以相及（迭更也）
中聲以降（中聲謂中和之聲）
五降之後不容彈（五降謂五聲）
無乃是也乎石曰是二者非吾所謂也吾聞之分野之中而以觀天道天事有天災地事有地反
物（反物謂災變）
地反物（反物謂災變）
必象之（象謂象類）
今晉侯之生也日有晉國及其十一月之初見於東方（東方謂卯位）
於是乎火出而見（見謂出地）
今火出而章（章謂明著）
必火入而藏（藏謂入地）
其出入也必以其物（物謂日月所會）
今茲火出而不章（不章謂不明著）
其物不具（不具謂日月不會）
是謂疾日（疾日謂日月不會之日）
火非火（非火謂非心星）
時非時（非時謂非大火之時）
於是晉侯有疾（晉侯有疾謂晉侯病）
公使醫和視之（醫和秦醫）
出曰（出謂出門）
疾不可爲也（爲治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喪志謂喪其志意）
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良臣謂趙孟）
公曰女不可以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相爲用（迭更也）
一動一靜（動謂奏聲靜謂止息）
以和其氣（氣謂氣力）
以成其聲（聲謂聲音）
以昭其德（德謂德義）
以合其愛（愛謂愛樂）
以別其文（文謂文章）
以象其物（物謂事物）
以導其志（志謂志意）
以順其時（時謂四時）
以訓其意（意謂意氣）
以教其中（中謂中和）
以制其外（外謂容貌）
以軌其動（動謂動作）
以儀其容（容謂容貌）
以文其德（德謂德義）
以生其氣（氣謂氣力）
以實其意（意謂意氣）
以固其節（節謂節奏）
以行其言（言謂言語）
以終其美（美謂美善）
以遂其志（志謂志意）
君子於是以平其心（平其心謂和其心）
心（心謂心志）
和（和謂和平）
德（德謂德義）
音（音謂音聲）
聲（聲謂聲音）
樂（樂謂樂器）
物（物謂事物）
亦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煩手淫聲慆堙心謂煩手淫聲慆堙心志）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平和謂平和之聲）
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乎有煩心（煩心謂煩悶心志）
之這於是以偏（偏謂偏倚）
味過於一時（味過謂味過其時）
以生內疾（內疾謂內病）
君子是以惡之（惡之謂惡其生內疾）
且先王之樂（樂謂樂器）
以節百物（物謂事物）
是以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以相及（迭更也）
中聲以降（中聲謂中和之聲）
五降之後不容彈（五降謂五聲）
無乃是也乎石曰是二者非吾所謂也吾聞之分野之中而以觀天道天事有天災地事有地反
物（反物謂災變）
地反物（反物謂災變）
必象之（象謂象類）
今晉侯之生也日有晉國及其十一月之初見於東方（東方謂卯位）
於是乎火出而見（見謂出地）
今火出而章（章謂明著）
必火入而藏（藏謂入地）
其出入也必以其物（物謂日月所會）
今茲火出而不章（不章謂不明著）
其物不具（不具謂日月不會）
是謂疾日（疾日謂日月不會之日）
火非火（非火謂非心星）
時非時（非時謂非大火之時）
於是晉侯有疾（晉侯有疾謂晉侯病）
公使醫和視之（醫和秦醫）
出曰（出謂出門）
疾不可爲也（爲治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喪志謂喪其志意）
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良臣謂趙孟）
公曰女不可以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相爲用（迭更也）
一動一靜（動謂奏聲靜謂止息）
以和其氣（氣謂氣力）
以成其聲（聲謂聲音）
以昭其德（德謂德義）
以合其愛（愛謂愛樂）
以別其文（文謂文章）
以象其物（物謂事物）
以導其志（志謂志意）
以順其時（時謂四時）
以訓其意（意謂意氣）
以教其中（中謂中和）
以制其外（外謂容貌）
以軌其動（動謂動作）
以儀其容（容謂容貌）
以文其德（德謂德義）
以生其氣（氣謂氣力）
以實其意（意謂意氣）
以固其節（節謂節奏）
以行其言（言謂言語）
以終其美（美謂美善）
以遂其志（志謂志意）
君子於是以平其心（平其心謂和其心）
心（心謂心志）
和（和謂和平）
德（德謂德義）
音（音謂音聲）
聲（聲謂聲音）
樂（樂謂樂器）
物（物謂事物）
亦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煩手淫聲慆堙心謂煩手淫聲慆堙心志）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平和謂平和之聲）
如之（如之謂如樂）
於是乎有煩心（煩心謂煩悶心志）
之這於是以偏（偏謂偏倚）
味過於一時（味過謂味過其時）
以生內疾（內疾謂內病）
君子是以惡之（惡之謂惡其生內疾）
且先王之樂（樂謂樂器）
以節百物（物謂事物）
是以有五節（五節謂五聲）
迭以相及（迭更也）
中聲以降（中聲謂中和之聲）
五降之後不容彈（五降謂五聲）

淨心疾名心子也疾
惑盡之疾今君不節不
趙孟曰諸君皆在吾將
榮其寵保其大節今君
今君不於淨以生疾將
不能與君延以云也趙
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
蠱故久蠱卦變爲艮艮爲少男又爲
蠱毒者爲盤穀之飛亦爲
蠱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
三巽下艮上艮爲巽爲長女艮爲少男而說長女
非其事惑之象巽爲風艮爲山木爲風所落蠱
象之背向物也趙孟曰艮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年
二

安樂扶向途齊
齊侯使晏嬰
願事君朝夕不倦將
是以不獲不聽先君之
之樂則又無厭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之好惠顧齊國振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二公
先君

民人疾痛而戚焉休之（鄭伯如齊公子忽留不反人也其愛之如父母而踊之如喪子也）其相救恤如此（救恤猶救助也）故能以寡勝衆（寡謂鄭衆謂北戎）以治勝亂（治謂鄭亂謂北戎）以德勝頑（德謂鄭頑謂北戎）以禮勝奸（禮謂鄭奸謂北戎）以信勝詐（信謂鄭詐謂北戎）以權勝力（權謂鄭力謂北戎）以謀勝敵（謀謂鄭敵謂北戎）以正勝邪（正謂鄭邪謂北戎）以順勝逆（順謂鄭逆謂北戎）以親勝疏（親謂鄭疏謂北戎）以舊勝新（舊謂鄭新謂北戎）以故勝謀（故謂鄭謀謂北戎）以固勝敗（固謂鄭敗謂北戎）以義勝利（義謂鄭利謂北戎）以公勝私（公謂鄭私謂北戎）以和勝戾（和謂鄭戾謂北戎）以仁勝不仁（仁謂鄭不仁謂北戎）以容勝怒（容謂鄭怒謂北戎）以忠勝罪（忠謂鄭罪謂北戎）以勤勝惰（勤謂鄭惰謂北戎）以敬勝慢（敬謂鄭慢謂北戎）以果勝猶（果謂鄭猶謂北戎）以時勝淫（時謂鄭淫謂北戎）以節勝侈（節謂鄭侈謂北戎）以儉勝貪（儉謂鄭貪謂北戎）以度勝奢（度謂鄭奢謂北戎）以文勝質（文謂鄭質謂北戎）以有德勝無德（有德謂鄭無德謂北戎）以有親勝無親（有親謂鄭無親謂北戎）以有禮勝無禮（有禮謂鄭無禮謂北戎）以有義勝無義（有義謂鄭無義謂北戎）以有常勝無常（有常謂鄭無常謂北戎）以有威勝無威（有威謂鄭無威謂北戎）以有罰勝無罰（有罰謂鄭無罰謂北戎）以有賞勝無賞（有賞謂鄭無賞謂北戎）以有善勝無善（有善謂鄭無善謂北戎）以有能勝無能（有能謂鄭無能謂北戎）以有政勝無政（有政謂鄭無政謂北戎）以有治勝無治（有治謂鄭無治謂北戎）以有勇勝無勇（有勇謂鄭無勇謂北戎）以有謀勝無謀（有謀謂鄭無謀謂北戎）以有敵勝無敵（有敵謂鄭無敵謂北戎）以有正勝無正（有正謂鄭無正謂北戎）以有順勝無順（有順謂鄭無順謂北戎）以有逆勝無逆（有逆謂鄭無逆謂北戎）以有親勝無親（有親謂鄭無親謂北戎）以有疏勝無疏（有疏謂鄭無疏謂北戎）以有新勝無新（有新謂鄭無新謂北戎）以有舊勝無舊（有舊謂鄭無舊謂北戎）以有故勝無故（有故謂鄭無故謂北戎）以有謀勝無謀（有謀謂鄭無謀謂北戎）以有固勝無固（有固謂鄭無固謂北戎）以有敗勝無敗（有敗謂鄭無敗謂北戎）以有義勝無義（有義謂鄭無義謂北戎）以有利勝無利（有利謂鄭無利謂北戎）以有公勝無公（有公謂鄭無公謂北戎）以有私勝無私（有私謂鄭無私謂北戎）以有和勝無和（有和謂鄭無和謂北戎）以有戾勝無戾（有戾謂鄭無戾謂北戎）以有仁勝無仁（有仁謂鄭無仁謂北戎）以有不仁勝無不仁（有不仁謂鄭無不仁謂北戎）以有容勝無容（有容謂鄭無容謂北戎）以有怒勝無怒（有怒謂鄭無怒謂北戎）以有忠勝無忠（有忠謂鄭無忠謂北戎）以有罪勝無罪（有罪謂鄭無罪謂北戎）以有勤勝無勤（有勤謂鄭無勤謂北戎）以有惰勝無惰（有惰謂鄭無惰謂北戎）以有敬勝無敬（有敬謂鄭無敬謂北戎）以有慢勝無慢（有慢謂鄭無慢謂北戎）以有果勝無果（有果謂鄭無果謂北戎）以有猶勝無猶（有猶謂鄭無猶謂北戎）以有時勝無時（有時謂鄭無時謂北戎）以有淫勝無淫（有淫謂鄭無淫謂北戎）以有節勝無節（有節謂鄭無節謂北戎）以有侈勝無侈（有侈謂鄭無侈謂北戎）以有儉勝無儉（有儉謂鄭無儉謂北戎）以有貪勝無貪（有貪謂鄭無貪謂北戎）以有度勝無度（有度謂鄭無度謂北戎）以有奢勝無奢（有奢謂鄭無奢謂北戎）以有文勝無文（有文謂鄭無文謂北戎）以有質勝無質（有質謂鄭無

晉司馬侯論三子不公　四公羊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中國爭諸侯遂止鄫伯

復田江南許男與焉鄫子也與鄫使椒來聘

冬十有一月許男如楚

行如也

四年

御選

古文淵鑒卷第四

晉司馬侯論三子不公　四公羊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中國爭諸侯遂止鄫伯

復田江南許男與焉鄫子也與鄫使椒來聘

冬十有一月許男如楚

行如也

四年

御選

而與管公言曰、有不給其何故之有曰設而多馬、
安是多難有足者、若不出鄉而不涉封險則烏、而
處險國之難、是、始也、四嶽、東嶽岱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
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九州之險、
也是不、唐虞之世、何與焉、惟險
其馬不可以殺、而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
以守神人、不間其險、與馬也、陸國之難、不可
處也、政多類以困其民、段其輸、或乾其國、
人不可、
登甲恐論而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叔曰雹可禦乎、對曰聖
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也謂夏十二月日在北陸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三月日
出、大火之時、謂六月日在鶉火之時、其出東方、
是乎取之、謂祭其雹之也、朝之祿食、
乎用之、其減之也、謂祭於是、
除其災、其出入也、謂食肉之祿、
冰皆與焉、大喪、謂君薨、
而改之、謂祭用冰、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晉女叔齊論舉侯 僖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館所無失禮所以安其
心也不亦善乎對曰舉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
何故不亦善于禮乎對曰舉侯知禮公曰何
謂也對曰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其
君實不知禮所以安其大不能
事大其民者也今政令自家不
能用也好大國之盟元年
君實亂而
小國有人之難
君實亂而
公宰四分其食而
君
公宰四分其食而
君
公宰四分其食而
君

矣有陷鼎入有鄰勞出有贖賜禮之至也國家之敗
失之道也則亂亂興誠潰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
[illegible]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
[illegible]之役是無晉備以敗於鄢以鄢之役是無晉備以敗於鄢
[illegible]之役是無晉備以敗於鄢
[illegible]之役是無晉備以敗於鄢
[illegible]

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嘲亂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雖有智心以徵
於吾而徵卒以成之雖有亂政而作禹刑商利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
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參辟鑄刑
書事參辟謂刑
代之末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
王之德日靖四方周頌我將篇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書鍰刀之末將盡爭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
太誓文
如是何辟之有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其
先之訓乎夏書曰遏佚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死不承命政忠人惠士文伯曰子弱之
其何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
爲災
晉趙鞅
荀寅
帥師城汝
及汾
冬十月
晉荀寅及士吉射謀逐趙鞅於晉
荀寅士吉射
范氏中行氏
荀寅士吉射
范氏中行氏
荀寅士吉射
范氏中行氏

君子始求諸侯而不可乎名以二文之法取之蓋有所在矣、
澤有龍水可得也、
晉師歸魯俘
晉侯使郤犨來聘、公享之、
八年春、晉欒黶來聘、
晉侯使韓厥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侯使郤錡來聘、
晉侯使郤犨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侯使韓厥來聘、
晉侯使欒黶來聘、
晉侯使郤錡

[illegible]女爲君耳將可惡也 惡烏路反 辰在子卯謂之
疾日 疾惡也 辰日子卯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illegible]日君子哀樂之人舍業則不堪樂 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
肱或將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佚外嬖
物也 佚音逸 嬖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
實可味一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

公欲慶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後而止 知氏即荀氏 說七全反
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音藥 說音悅
楚子狩于州來 州來名 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
叫馬督囂尹陵尹喜 督囂尹陵尹喜 亡王孫由于 亡王孫 由于 楚
之後 楚子欠于乾谿 欠于乾谿 以爲之援雨雪王
皮冠 秦復陶 秦胥靡 翠被 翠羽飾被 豹舄 以豹皮爲履 執鞭
以出僕析父從 僕析父 楚人 右尹子革夕 夕 楚見王見之

大冠被舍鞭 被 舍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熊繹 始封子楚 與
呂伋 齊太公之子 及衛武 衛武公之子 及晉文 晉文公之子 侯 禽父 周公
其仲 皆事康王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言置 王
[illegible] 帥事康王 [illegible]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 [illegible]
有如之 [illegible]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
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illegible] 僅以
[illegible]事天子 [illegible] 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illegible] 齊王
[illegible] 成王母弟 [illegible] 齊 晉及魯衛 [illegible]
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
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隨其氏生焉 昆吾
少皞季連所出 [illegible] 昆吾之祖 [illegible]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晉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羹 [illegible] 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
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見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
畏君王哉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illegible]
桓 [illegible] 改 [illegible] 以處 [illegible] 谷
桓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王入視之析父
謂子革子楚國之望也今與平[illegible]謂楚國其若之

何子單門、陳鵬以須士出吾冰將斬矣（公已論錄亦欲自專屬於劇子之）王出復命（使相、使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論（述）其事（墳五與八索九丘皆書名）對曰、臣聞為君、欲動其心（動變也）周行天下、將歸（史名）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祭公謀父、周卿士、祭公、畿內邑名、謀父、字也、祈招、逸詩也、王指司馬宮而言、此逸詩也、王是以獲沒于祗宮（祗宮、祭公廟、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聞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圖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參省之器、盛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盛盈之心、盛是將猶王處、通用民力、寡欲度故其詩如此）王揖而入（揖入、揖公子、比於靈王於靈囿）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饋、食也、寢、臥也、數日、九日也）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昭十二年楚公子、比殺靈王於靈囿）

楚靈王汰侈而自恣於土木之功（汰侈、驕奢也、自恣、放縱也）作乾谿之臺（乾谿、楚地、在今亳州城父縣東南）三年（昭公十五年）

譯荀吳帥師伐鮮虞（鮮虞、國名、姬姓、在今中山國北平縣東北）圍鼓（鼓、白狄之別、鼓應作鼓、在今直隸晉州）人或（或、鼓人）請以城叛穆子（荀吳）弗許（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名名其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仕洲農爲大司馬、後爲九州者、安在禹以水名官、大昭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昭氏炎帝之祖、名也、有說焉、故以龍紀官、我商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人時、故爲歷正之官名、鳳鳥、鳳凰也、以春分來、秋分去、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鶡鴠也、以立秋來、春分去、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鷫鸘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之爲雀、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鳲鳩也、鳲鳩孝而不嫁、故爲司徒教民、鴡鳩、司馬、主法度、平政事、故爲司馬、鶻鳩氏、司空也、鶻鳩、鳲鳩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鷹鸇也、鷹鸇、鳥摯而有威、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鳲鳩也、鳲鳩、鳥之聚生、而有別、故爲司事、春來冬去、故爲司農、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下、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九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鷷、東方曰鶅、南方曰鷩、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北方曰鷫、雉、伊洛之北曰鷮、雉、工也、鷮雉攻木之工也、鷩雉攻金之工也、翬雉攻皮之工也、鶅雉設色之工也、鷷雉、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有名無實、冬趨爲民趣農、春趨爲民趣耕、秋趨爲民趣斂、趨民收斂者也、趨民趨農、趨民趨耕者也、趨民趨斂者也、趨民趨農、趨民趨耕者也、趨民趨斂者也、趨民趨農、趨民趨耕者也、趨民趨

神川鬱閼受其酷烈史與焉其所以番祖老壽者爲
信信使也其言忠信上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姦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犯欲敗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頓刈民力輸掠其粟以成其道不恤後人暴虐淫從
卽利非度無所還忌忌憎也不思謀慮不顧鬼神神怒
民痡無悛於心其何以堪之況史爲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矣
是絺衣也逝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罄其
福以滿之就史與焉所以天皆孤救者爲暴君使也
其亡僭爰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
君子謂子魚於是乎能以德遠害矣

夏公如齊涖盟齊侯將以魯侯爲有禮也設兩觀陳
鍾鼓奏之以享公公不敢入於門外之庭辭曰君辱
貺寡人以先君之禮請承命於朝事畢將行又辭曰
寡君以爲未足以辱大國之討也敢請命於朝以
承天休齊侯乃館諸甥館於外館之甥舅也
秋七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
也公欲殺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屬以招大夫弓
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以爲不忘其舊也君子
謂之義見義而爲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驅而造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煇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
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貫五體

娛有行三、鄭人大悅、賦野有蔓草、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蕤賓、六呂林鍾南呂應鍾變宮變徵、八風廣莫東方明庶風清明景風涼風閶闔不周風、九歌水土金木火穀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以相成也、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鼓不勝、以金石之聲、以匏竹之音、以會其節、以遂其聲、以宣其氣、以揚其德、以昭其功、以明其義、以行其禮、以樂其政、以成其俗、以和萬民、以慰鬼神、以薦上帝、以配先祖、以調陰陽、以節四時、以出地德、以順天則、以治人紀、以別親疏、以序貴賤、以長幼、以辨男女、以和夫婦、以正君臣、以統遠邇、以成文德、以興武功、以安邦國、以利後嗣、以說遠人、以來百物、以作動物、以治生財、以阜萬民、以除民災、以禦民患、以救民菑、以賞有德、以罰有罪、以糾天慝、以正王事、以補過拾遺、以糾守職、以賞賢罰暴、以教諸侯、以尊天子、以定社稷

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見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思而以赴赴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敬也
語終身守此言也

晏子論臧否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諂不貳、而以人事者也、若德回於天、何禳之有、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若德之穢、禳何除焉、詩曰、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
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德回乱民、將安用彗、平子路、
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亂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
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小雅、
言盡
以譬人君無德、
而能以樂施、
亦得民、

若少假陳氏而不亡、則公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禱可以已之、有豐家施不及國民不要
德、有施於國、而民歸之、有薄斂之政、而民愛之、有
厚施於民、而民懷之、有忠於君、而君不猜、官不滔大、大不收公利、公
聞、治民、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
弟敬、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順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到日、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仲尼論晉鑄刑鼎 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取陸渾也
鼎、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
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
破壞之法、傷十七年文公薨
以爲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

之守、八不入、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大宣子之刑
曳之鼂也、晉國之亂制也、是宣子用刑乃爲鼂之
之役、逆作器械、以爲國法、是法蓋也、又加范氏焉、范宣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然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
令、擅作刑器、以貨爲國法、是法蓋也、又加范氏焉、范宣
其中、既殺文公之制、復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定二年、昭公三十二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
卿、故書名賤、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
不如其已、有所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
義、昭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德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
人祀、而作亂、其罪、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
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
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褒取三
於鄭、鄭人與之、自北燕伯、明日或施以會、
　晉於是乎失諸侯、
晉於蕞公曰、會同難、貢行好、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

從（先代大國）（國名）魚公（魚公）子魚（子魚）辭曰（辭）臣展四體（體）以（以）
（展其）（四體）承（承）（君）（命）（命）使（使）（使）（使）

然先儒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自叔無官蔡叔尚在放、與文之猶也、曹文之猶也、豐爲伯爵丁尚年也、

今將酌之足反先王也

公不在公不在公不在公叔武其母弟也猶先祭其長書公不在公不在公不在公猶在公猶在公猶

少泰誓文也
關福民所以
敬德矣美公民
所以自敬也不
與己無不由此
而出此
方孫子所引共
外敬故中合之
言若合符節

親宜刑中不偏衣服財用擇不取貴有國天有蕃殖
親近貝孤寡而共其所管者卒與其之洌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不罷勞死知不騁有易易有亡今間大若矢行
日之行所欲必成成功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
馳其如警而用之日新人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十

仲尼論用田賦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牛泉
甲與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
冉有使仲尼仲尼曰不識也三發卒曰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
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宜十六井出戎
是賦之若不度於禮而貪無饜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是足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按文武之教之
有民之書也其親受於天子擇經之例尤詳杜預
諸將命學者原始要終等其枝葉究其所寫是矣自
成以來學者但知尊公穀兩家以宰文說經而左氏
之學中廢賴劉歆揚雄班固諸儒之力至今大行
分好命之病如長狄榮如兄弟之類或是非舛亂如
鄧曼文姬之類或昧於大體如
之類不皆不取擇其尤於小民而關于制以
事之其不事百主於兩軍相遇
故慤承欲以勞之使人至今得相
右

周紀
　程伊川論大戒
　鴟鳥詩大意
　鵬飛賦紀衆喪公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鄭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穀洛鬬
　周景王將鑄大錢
　海鳥曰爰居
　宣公夏濫於泗淵
　公父文伯退朝
　仲尼在陳
　齊閭丘來盟
　桓公自莒反於齊

正月乙卯朔大夜半

古文淵鑑卷第五

徐乾學等奉

祥述

昔紹

即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先王耀德不觀兵觀兵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

財求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郎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罪以德和民是以作修序成而

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見於十五所者箋所詞所箋所詞所箋所詞所

發之兵行和同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
陳而又不平則文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毘伯仕、大毘伯仕之終也、大戎氏之
生、夫戎氏貪賴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
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
聞大大毘伯樹德、毘伯能治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月鄰我交手不聽、逢仕之得四日狼曰白鹿以
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
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
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乃不
敢言、告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
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
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風

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邵公曰、王其斷也、能聽而不行、王弗
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厲王說榮夷公、
厲王說榮夷公、王將使之為卿士、芮良夫曰、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
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
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

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林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時文焉得不法、而布之下國、後王之所以則也、

利猶謂之益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必敗、

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宣王即位、不藉于畝、

宣王即位不藉于畝、虞也、借也、號文公諫曰、文公、文王之後、號仲之弟、名忌父、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

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粢音咨盛者也、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敎訓行比於是乎成、○敎、厚也、厚也、

大地、○振、起也、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視也、

土氣震發、○震、動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

日月底於天廟、○底、至也、天廟、北辰之所在、

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分之後、雨水之前、土長冒橛、

先時九日、○先時九日、立春日也、

大史告稷曰、旦今九日、土其俱動、○俱動、謂俱發也、

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協風、應律之風也、

王乃淳濯饗、○淳濯、沃盥也、

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御事、治事也、

各即其所、○所、王所也、

王乃淳濯饗、○淳濯、沃盥也、及期、夢帝謂己、○己、王自謂也、

人鼓鼙、○鼙、騎鼓、

鼙、騎鼓、

也、

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協風、應律之風也、

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御事、治事也、

各即其所、○所、王所也、

王乃淳濯饗、○淳濯、沃盥也、及期、夢帝謂己、○己、王自謂也、

人鼓鼙、○鼙、騎鼓、

鼙、騎鼓、

也、

脩火官、○脩、治也、火官、司爟之屬、

火官、司爟之屬、

公卿、○公卿、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

師、○師、大夫也、

大夫、

瞽、○瞽、樂官也、

樂官也、

百官以物至、○物至、謂各以其職來至也、

各以其職來至也、

王即位、○即位、即王位也、

即王位也、

王乃淳濯饗、○淳濯、沃盥也、及期、夢帝謂己、○己、王自謂也、

人鼓鼙、○鼙、騎鼓、

鼙、騎鼓、

也、

瞽、○瞽、樂官也、

樂官也、

百官以物至、○物至、謂各以其職來至也、

各以其職來至也、

王即位、○即位、即王位也、

即王位也、

王乃淳濯饗、○淳濯、沃盥也、及期、夢帝謂己、○己、王自謂也、

人鼓鼙、○鼙、騎鼓、

鼙、騎鼓、

也、

瞽、○瞽、樂官也、

樂官也、

百官以物至、○物至、謂各以其職來至也、

各以其職來至也、

王即位、○即位、即王位也、

即王位也、

王乃淳濯饗、○淳濯、沃盥也、及期、夢帝謂己、○己、王自謂也、

人鼓鼙、○鼙、騎鼓、

鼙、騎鼓、

也、

帥作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蒙也徇行也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上則大徇大徇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勤不怠慢其鎛不解於時則有烖災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徇料農事命田畯曰徇蒙也以安民也時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一時萬武故和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粢盛豐潔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違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西羌之後也

宣十二年晉楚爭鄭

宣十二年晉楚爭鄭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爲民之數協同也司徒協旅協衆也協旅猶眾庶也司徒掌教化以聚其民而行其政事故因其聚而數之以制軍賦也司馬協革協革更也更制謂改舊法制之珍物敏而藏之慶

協田慶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司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上則大徇大徇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勤不怠慢其鎛不解於時則有烖災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徇料農事命田畯曰徇蒙也以安民也時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一時萬武故和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粢盛豐潔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違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西羌之後也

宣十二年晉楚爭鄭

宣十二年晉楚爭鄭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爲民之數協同也司徒協旅協衆也協旅猶眾庶也司徒掌教化以聚其民而行其政事故因其聚而數之以制軍賦也司馬協革協革更也更制謂改舊法制之珍物敏而藏之慶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郟鄏王城之地王勞之以地鄏音洽賜也酅音攜酅鄭地名也王子虎曰叔父勤王子帶之故也酅鄭地名也王勞之以地鄏音洽賜也酅音攜酅鄭地名也王子虎曰叔父勤王子帶之故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郟鄏王城之地王勞之以地鄏音洽賜也酅音攜酅鄭地名也王子虎曰叔父勤王子帶之故也酅鄭地名也王子虎曰叔父勤王子帶之故也

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守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因官不過九御九禦外心腹以亂百度亦畔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

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守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因官不過九御九禦外心腹以亂百度亦畔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

姓、而擇重而命之、王何思之有、許之、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俾承守府、
助先王之大物、以實私欲、又不俟以勤叔父而
行之、是以不獲、叔父實憲、日稱以非余一
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凡有貢賦、王改行
賦、王
如其流行於齊、何愛之與有、
余一人
其流行於齊、何愛之與有、
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
社稷爲
廟也向新取備物以鎮撫
斗曰、何故對曰、大辰西見而雨甲
朝見東方謂戌之初
而曰者殺氣已盛
之間也謂寒露雨甲之後五
日天根朝見本海最北
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畫
草木之枝葉皆理解也
大火見而滿風戒寒
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閉蟄而冬裘貝滿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收田收而場功倚而畚揭
刻於司里
土功其始
營室之中、
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閼國火朝覿矣、而道

降若寒暑場若桑濮不改陳川狄薄梁是殺先王之
教也周制行之日列其長道亭部食以宇路野四
十里一候候有館館有積候人掌之各致其委
以待賓客之用若道路之遠者三十里有宿宿
有路室路室有委委有積積有倉倉有人以
守之凡賓客至於國郊則令聚野委牛羊芻
薪以待賓客之用凡賓客之禮掌其牢禮飲
食之飪生之牲與其陳數凡賓客之事掌其
戒令與其賓器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
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
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
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
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逆
送之節與其出入之數凡賓客之禮儀掌其
法與其位凡賓客之前後王使人與其國之
大夫交接之以其禮與其辭令凡賓客之治
讀書則掌其事與其數凡賓客之財用掌其
幣馬與其財凡賓客之獻酬飲食掌其酒漿
與其飲食凡賓客之好賜掌其貨賄凡賓客
之喪紀掌其斂與其含凡賓客之共張掌其
帷幕幄帟與其陳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
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
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
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
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
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
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
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
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
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
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
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
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
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
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
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
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
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
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
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
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
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
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
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
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
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
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
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
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
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
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
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
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
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
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
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
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
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
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
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
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
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
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
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
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
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
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
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
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
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
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
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
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
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
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
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
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
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
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
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
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
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
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
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
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
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
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
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
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
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
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
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
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
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
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
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
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
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
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
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
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
共張凡賓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
喪紀亦如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
委積凡賓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
賓客之治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
會同掌其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
之好賜凡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
客之事掌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
之凡賓客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
客之禮儀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
訟掌其聽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
牢禮委積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
賓客之喪紀凡賓客之共張凡賓客之事掌
其張設凡賓客之祭祀喪紀亦如之凡賓客
之送迎掌其道路與其委積凡賓客之禮儀
掌其威儀與其禮節凡賓客之治訟掌其聽
禁與其賞罰凡賓客之會同掌其牢禮委積
凡賓客之飲食凡賓客之好賜凡賓客之喪
紀凡賓客之共張

原主鑿王時鑿水蘇由上流分下流水災十城西南及十宮王欲壅之大子御諫曰不可大子也晉閻古之長民者不壅山障水不防川流不實澤高不陂池不崇藪澤也不防川流川不實澤澤水也實決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防廊以鍾其美鍾聚也美善也唐防廊所歸人民鳥獸小民所歸也氣不洗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用財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匱乏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而滔天洚水洚水下流也滔漫也洚音胡江切漫音莫半切播其淫梁及其心每逐其口之過而陷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下卑也堙音因庳音婢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人民小民所歸也氣不洗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用財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匱乏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共工諸侯之後其子曰后土后土官名能平水土者播其淫梁及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后土之官

心開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明含終緝熙昭明命姓受氏而開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考其興國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及民之功焉其廢者必有殃民之敗焉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者也忽切使主於事明以妨王宮而飾主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讎者嘗焉之官也佐讎者傷場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夫雖柔之十一章夫見亂而不救且過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不而貪大禍至於今未已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而后稷不窋公劉慶節皆務農重民修后稷之業以事堯舜至于大王王季文王亦帥舊德而弗失以保天命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而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財貨有以富民民之戴君若父母親之若兄弟好其樂而利其用甘其食而美其服安其居而樂其俗是以遠人皆竭心盡力而歸之至于大王王季文王處岐山之陽而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殷之叔世日以衰虐大王王季文王懼其殘百姓而絕天地之性也乃脩后稷公劉之業推大王王季之意以遵文武之德加之以勤儉仁恕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下之民歸之若流水其來者不可遏其去者不可止故大王王季文王之有天下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積德累善非一世而已也

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荼之十一章夫見亂而不救所殘必多其佈殫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且、遏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不而貪大禍至於今未已、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而后稷不窋公劉慶節皆務農重民修后稷之業以事堯舜至于大王王季文王亦帥舊德而弗失以保天命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而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財貨有以富民民之戴君若父母親之若兄弟好其樂而利其用甘其食而美其服安其居而樂其俗是以遠人皆竭心盡力而歸之至于大王王季文王處岐山之陽而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殷之叔世日以衰虐大王王季文王懼其殘百姓而絕天地之性也乃脩后稷公劉之業推大王王季之意以遵文武之德加之以勤儉仁恕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下之民歸之若流水其來者不可遏其去者不可止故大王王季文王之有天下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積德累善非一世而已也

中井民則力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天子之所知也大師榮之子孫或在獻或由獻亂民也、一堵之發歲只深尺爲畎畝之人或作耕耨由畎畝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大雅蕩之篇將焉用佞佞以徵亂也度之天則非辭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視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上之爲也下儀之儀所以度其則也夫事大不從衆小不從文衆大衆亂文衆小也事大小非地德刑法也中井民則力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

害之道也王平準之及景王周靈王之子太子晉之弟也多才而敏景王欲立之而太子晉固以長不可廢而立靈王之少子也及悼王立王室大亂及定王立王室遂卑定當為貞定王子也

周景王將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敬王貴也二十一年當昭之十八年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患穆公單旗之子單靖公之孫也量資幣謂長也權輕重謂大小也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民患重則作輕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子謂貝也母謂錢也重曰民患輕曰子以貝買物物重則子輕行物輕則以母權之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若不堪輕則多作重而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民患輕曰子以貝買物物重則子輕行物輕則以母權之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

名魚、谷川會的管之候、刑官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掌山澤之禁令、物守之、若公田則守之、凡祭祀、共其山澤之物、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季秋行木、及其入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守之、若祭祀、則共其山澤之物、凡喪紀、共其山澤之材、凡軍旅、田役、各以其物守之、及其反也、亦如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禁百姓之私採捕、凡祭祀、共川澤之物、凡喪紀、共其川澤之材、凡軍旅、田役、各以其物守之、及其反也、亦如之、）鳥獸孕水蟲成、（鳥獸孕水蟲成、見時氣也、孕、懷子也、）爲夏禁、（獸虞掌田獵之禁令、罟羅、鳥罟也、禁禁獸毛者、麛、鹿子也、毳、鳥獸之細毛也、）助生阜也。（助生阜、助生物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毛物成長、）古者、（古者、謂堯舜之時、）山林、（山林、麓也、）川澤、（川澤、水鍾也、）禁發、（禁發、謂不得取殺於此時也、）以成草木魚鼈鳥獸之長也。（草木魚鼈鳥獸、皆天地所以生養萬物、）是故天子不殺胎、（胎、謂懷子也、）不夭卵、（夭、取也、）不麛不毈、（麛、鹿子也、毈、敗卵也、）以成鳥獸魚鼈之長也。（長、猶生也、）豺祭獸、（豺祭獸、謂以孟春分、周禮王獵大圭載鎮圭纂五采五就以朝日、此大圭長尺有二寸、天子所執以發號令者也、）然後虞人入澤梁、（虞人、掌山澤之官、）昆蟲未蟄、（昆蟲、蜎蠕之屬、）不以火田、（火田、燒草木以田也、）不以大網、（大網、麗罔也、）不以衆暴寡、（衆暴寡、謂多羣以劫人也、）不以詐欺人、（詐欺人、謂以虛事罔人也、）此之謂也。（此之謂、謂能順天時也、）

孔子曰、（孔子曰、）昔者明王、（明王、謂聖君也、）飽食終日、（飽食終日、言不勞也、）無所用心、（無所用心、謂不憂政事也、）不知人倫、（人倫、君臣父子之道也、）無以爲也。（無以爲、言不可以爲人君也、）飽食煖衣、（煖衣、謂絲帛也、）逸居而無教、（逸居、謂閑處也、）則近於禽獸、（禽獸、鳥獸也、）聖人有憂之、（聖人、謂聖君也、）使契爲司徒、（契、殷祖也、）敬五典、（敬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典者、（五典者、五常之教也、）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謂父不奪其恩、子不廢其敬、）君臣有義、（君臣有義、謂君不疑其臣、臣不欺其君、）夫婦有別、（夫婦有別、謂男不淫其妻、女不亂其夫、）長幼有序、（長幼有序、謂兄愛其弟、弟敬其兄、）朋友有信。（朋友有信、謂交不以利、）

鹿子曰、麛麋子曰麌、（麌、音羽、）鳥翼穀卵、（穀、生也、）鷇舍蚳蝝、（鷇、音口豆反、舍、音赦、蚳、音遲、蝝、音袁、）不麛不卵、（麛、鹿子也、）不殺胎、（胎、懷子也、）不殺孩蟲、（孩蟲、蟲之幼者、）不殺鯤鮞、（鯤、魚子也、可以爲醬、鮞、魚名也、）不殺魚鼈、（魚鼈、水物也、）不殺胖、（胖、半體也、）不殺夭、（夭、物之小者、）不殺小、（小、謂未成者、）不殺方、（方、謂大成者、）不殺成、（成、謂已堪用者、）不殺量、（量、謂未滿度者、）不殺繁、（繁、謂孕育者、）不殺蕃、（蕃、謂蕃息者、）不殺鳥胎、（鳥胎、謂鳥之懷子者、）不殺鳥卵、（鳥卵、謂鳥之伏卵者、）不殺鳥雛、（鳥雛、謂鳥之新生者、）不殺鳥乳、（鳥乳、謂鳥之乳子者、）不殺鳥翼、（鳥翼、謂鳥之翼成者、）不殺鳥毛、（鳥毛、謂鳥之毛成者、）不殺鳥羽、（鳥羽、謂鳥之羽成者、）不殺鳥肉、（鳥肉、謂鳥之肉成者、）不殺鳥骨、（鳥骨、謂鳥之骨成者、）不殺鳥筋、（鳥筋、謂鳥之筋成者、）不殺鳥血、（鳥血、謂鳥之血成者、）不殺鳥皮、（鳥皮、謂鳥之皮

公矣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綖冕之飾紘綖也冕曰）
十之妻加之以朝服（朝服玄冠也）
卜皆矣其夫（卜卜筮也）
處卑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
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
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卜大夫也）朝夕
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
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仲尼在陳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其長尺有咫（隼鷙鳥名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咫八寸以咫者明非中國之物）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
昔虞舜氏之德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孫諸大夫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傳曰（論語逸篇）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面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
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楛木名）
格之以（格正也）
分其姓以遠方之職貢（分同姓以令王親也）
氏之貢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
命賜如之（命賜如之也）

齊閭丘來盟

齊閭丘來盟陳侯使公子完如齊慶（公子完大夫慶氏之先也名完謚之美者也完奔齊桓公六年）
曰陋而人於恭（陋小也恭敬也）
子服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以那
稱也）
景伯曰何謂也（言其共也）
對曰（閭丘明）文美（文美謂文章之美）景伯問之名（謂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爲首（那篇名在商頌之先也名頌之美者也）
故能上祀先王先公（祀祭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作謂興起）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先聖王之
順考文章（考文章謂制禮作樂）昭其聽聲（聽聲謂審音律）
以遠宜（遠宜謂協和遠近）
揚以厲之（揚舉也厲勸也）
神人以和（和謂上下無怨）
是以有慶（慶福也）
及其亡也（謂幽王）
官離其序（序謂次第）
神人無主（主謂所依）
幽明同氣（同氣謂陰陽）
言語不信（信謂有常）
興作不時（時謂農隙）
財用匱竭（匱竭謂空乏）
怨讟並興（讟謗也）
莫保其性（性謂生理）
家有不足之憂（憂謂憂其貧）
人有離本之志（本謂農業）
是以有亡（亡謂滅國）
君子之於文辭也非苟多之（苟且也）
務在行之（行謂行其言）
故文成於事（事謂政事）
言以考行（考行謂考其行事）
行以成文（文謂文章）
君子之言（言謂文辭）
信及其成（成謂成其事）
成則文之大也（大謂可尊貴）
君子於是乎（於是乎謂於此）
是以言之（言謂文辭）
文以行之（行謂行其言）
行以成之（成謂成其事）
成則文之大於恭也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

莊耶、桓公親逆之於郊也、迎而與之
三覺三辭之、以卻豎刁易牙開方、桓公親逆之於郊也、迎而與之
生、問焉、曰、昔吾先君桓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
畢竟免之網也、敗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侔王、而惟女是崇、九
妃六嬪、凍姿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
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
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日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
穆之閒、教民不貴糗糒、鎧冑、干戈、而貴禮節、
春貢有秩、秋賞有爵、班馬之治、不外其家、
狹閭之教、不出閭閈、而民相親、
五鄉一師、以時合之、以觀其習、
以閒教戒、以旌別之、
以辨其貴賤、
以別其長幼、
以習其禮樂、
以成其俊秀、
以興其賢能、
以任其事力也、

桓公自蔡反於齊、齊大夫之後、僖公之子、襄公
相公、公自蔡反於齊、相公者、桓公之弟小白也、襄公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
叔父奉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
召忽輔公子糾奔魯、魯人殺無知、魯將納子
糾、納公自入、使鮑叔爲宰、鮑叔齊大夫叔牙也、宰、
家相也、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
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
吾存焉、管夷吾者、桓公之仲父也、
管仲之了敬仲也、後、
寬惠柔民、帥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帥若也、忠信可
結於百姓、帥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帥若也、執枹
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帥若也、枹、鼓名、今羽
公曰、大哉、管夷吾射、寡人中之、管仲射桓公中鉤、
反之、大稱是也、桓公曰、善、子對曰、請諸
鮑相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
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
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
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魯殺之、如鮑叔之言、莊公
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
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
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
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聘使者請曰、寡君欲
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
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

比緻以度、上下、大家小家、各安其處、終本慕末、農
也、工也、商也、各勸其業、而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以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大
夫之子恒為大夫、故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
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四民者、生於其鄉、
長於其鄉、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大夫舉而州處、察其四時、各有宜也、權節其用、
比協材論、比緻以度、上下、大家小家、各安其處、終本慕末、農
也、工也、商也、各勸其業、而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以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大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暱遠也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當其之之官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伏退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各一鄉士鄉十五凡四萬五千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爲之尉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爲之帥五鄉爲一乡萬人是爲三軍軍農時處也商工居肆也不雜處也公卽五鄉爲五帥是也公卽五鄉爲五帥帥國子高子是爲中軍公所將也國子高子帥五鄉焉高子國子皆國上卿

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

三鄉爲一帥帥五鄉爲三帥三帥爲三軍軍將帥之上卿

桓公曰善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所以治軍令也寄託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車兵車也四里爲連故二十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良人長人也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爲之什伍軍令相及也制也謂制其法令也五家爲軌故有軌長也十軌爲里故有里尉也四里爲連故有連長也五鄉爲一帥故有帥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司之鼓有旅之鼓春以發振旅整也秋以獮治兵典也教成令行使還徒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出入相司入謂還徒也出謂征伐也相司謂相察也守則同固戰則同勝居處相樂也行則相救也死則相收也是以一鄉之人皆知其鄉之人之可親也可信也可與也可任也可死也可生也人與人相識也家與家相暱也世同居少

司道故後我孝相聞足以不乖昔賢日相視足以相
養貝欽欽是以相死居則同樂行則和死同哀是故守
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
下以詠無道以屠
正月之朔鄉長復事
正月之朔鄉大夫君視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問於鄉
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敝明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敝賢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逸淫慝不用上
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
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
見之遂使役官長期而舉役期年也役勞
也以告旨選選貝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有旨有人
居我官有功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待時動不
違時也

以物綏動足以德官之不善政相公召而與之語
管相其質當事也質本也管子以管仲為本而
而授之官而授之官而後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
岡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升以為上卿之賢賢
進之選賢所選官鄉長所進官國子高子退而修
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
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動不相治也朝
不越爵賢不肖之位不相踰也罷士無伍無所事也罷女
無家家也夫是故民皆勉於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
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背有終身之功相公曰伍鄙若何
參其國而伍之鄙內政寄軍令焉內政若何
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
若土地之美者其稅重也
政不旅舊則民不
偷舊謂民利與不
不苟其時則民復之復白反
則民不慢慢不自滿也

古文淵鑑卷第五 於

周

周語

祭公謀父諫穆王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穆王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穆王征犬戎

御覽

引別本七發務令行脩教習庶士以徐觀學等事

古編目

周

國語

相公欲從事於諸侯

相公謂管子對曰未可鄰國相侵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寧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大下諸侯則親鄰國相

公者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所受取

之而親我矣秀而十人大夫之以車馬衣裘多其

重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觀天下之所好惡其淫亂者而

使人謀之可以安四鄰則四鄰

親我矣其安靜者而

敝梁弭於有諫而

牢愛德使公子

對曰以無為上

海於有敝梁弭於有諫而

使地重非所以

濟北牢於河東牢於

有諫東牢八百衆有

淫亂齊而先徵之陳侯數年來朝多有淫亂者蔡侯
徐人恃遠不至戰酣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浮淮
使自緜於桐而反荆州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卑鄰侯莫
侯敎力同心以征撫印罷之地
河雒之阻方舟設附乘桴濟河
[illegible]

仁山金履祥曰按此以下至齊侯甲不解罷所以蔽之此又總敘所事如

於印漢無乃服無矣戰也
陳諸侯自相天子奉王之命行文道
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
公拜受天子之命下拜恐閃越
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非受命實
旋歸門赤旂大路諸侯稱順
[illegible]

言下拜
於禮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尊有夫人慶
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文公之弟共伯也通二
於哀姜哀姜文公之嫡夫人慶父通
行淫處於邾絕無嗣相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也存之者存其祀
公以季魯也
翟人攻邢桓公梁丘假以封之
公之愛也爰龜昭之也
初一年封之
逆其喪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蠆寄也蠆
公逆夫人姜氏人攻
齊地名在
衛地事在其畜散而無名相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
年會于鄄
牧者也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

之爲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猶百川之朝東海也若市人相與立於市中其時放天下諸侯能爲其時之人乎（此言文公之名）到日以爲幣（言不能爲時人所使）（此言文公之名）到日以爲幣（言不能爲時人所使）

繇是觀之（繇從也）是故兵加於無罪之國（加施也）肥及四令（肥及猶遍及也）肥及四令（肥及猶遍及也）

至而來者（至而來者猶言歸己也）故曰（故曰猶言是以也）

也（言不能爲時人所使役）繇是觀之（繇從也）是故兵加於無罪之國（加施也）肥及四令（肥及猶遍及也）肥及四令（肥及猶遍及也）

至而來者（至而來者猶言歸己也）故曰（故曰猶言是以也）

也（言不能爲時人所使役）

雖小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莫之敢背（言其利而信之）畏其武（畏其武猶言畏其威也）

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言不有也）諸侯利寬焉（寬猶言利益也）

（言不有也）諸侯利寬焉（寬猶言利益也）

（言不有也）諸侯利寬焉（寬猶言利益也）

元凱、劉炫、川相承也、古之文獻以繫姓、故滕薛邾莒之子、皆謂之子、仲尼之子、則謂之孔氏、孔悝之子、則謂之悝氏、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共大夫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不節、官業其曰不廢乎、數年乃成、

新臺為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罷之也、數年乃成、題罟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夫逆之、城守之事、官寮之役、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用繩靖於魯侯、懼之以弱、昭公老于外、十七年、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工在農閒、農隙俾伏、大為臺則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臨之也、若君治北臺矣而為之、正事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申公史老也、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大夫、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倘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於是不給而何暇、今

曰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統戈戟以衛王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右謂于朝若子卯二年吳以三千人入楚中庭越申止焉持輪之役百官之眾謂工匠所以制器械者也百官之長也與常也

居閑行暇御之歲閑暇也御迓也○音義臨事有瞽史之導舉武公之廢興也瞽樂大師掌誦古昏朝夕以納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誦詩以諫也瞽史不失常職以自儆也懿詩大雅抑之篇

予實不敏早作夜思夙興以成人事及其沒也謂之廟舉武公之謚○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祖廣也其知之不疚也豹白謂未又故三年默不言政之恭默也文王猶不敢盤于游以萬民惟正之供以萬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盤于游以萬民惟正之供

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嘗百草之味以知醫藥以救民疾也

敢情今予老慮國而欲自安也以察數者王將何為

察王也數者謂盤庚所戒之事為人臣而如此者常如此謂其難哉子

聲懋曰老之過也老子名也

乃驟見左史

宗王虞曰公子張驟諫生忠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子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

忠也數者謂盤庚所戒之事為人臣而如此者常如此謂其難哉子

聲懋曰老之過也老子名也

乃驟見左史

宗王虞曰公子張驟諫生忠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子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

則口余在既鬼中在既鄉也鄉鄉人驅逐疫鬼也中身也謂自其中還然也

也必服其身如其不然

天死曰易易之名

言曰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修其

德乍於神明也乍猶忽也以入於河祭河為白河徂洛從河

為白河徂洛從河

以為白河徂洛從河

以為白河徂洛從河

以

簡民懷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正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辱也王病之曰子復論不殺將不能用吾慙寡之於耳慙於前慙之用也故言慙乎心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岸終兒象具可盧矛其又以規為瑱也

[illegible]逐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景王既之

闔廬延見令尹子常

闔廬延見令尹子常子囊之孫囊瓦子常與之語

晏子春秋集釋　卷二　十五

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忘亡者也夫吾聞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馳逐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

貨足以賓獻百姓馬馳於民

貨馬蕃則闕於民何以封矣封圻也詩頌了文三舍令尹子文舊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

一國衆之如遺逸焉了常為政而無禍不祐非於成

常其獨何以行之期年乃有帥衆之戰了常奔鄭

夕也

於是乎初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180-095

者退而見舅得罪於天王親趨王門以心孤甸侯而又有殺之君王之於文公其敢忘天王之大賜乎今列侯申舅無良事鄰之人於王也驅逐出奔文公自以不能事王親不敢忘天災王不察逢怒焉興兵將殲夷之越國圍困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寵爵使之而以讎師於王宮文公一人敢忘君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列侯用能一二之老親委重耳順軌於邊今君王不以寵爵使之而以讎師於王宮文公一人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列侯申舅無良事鄰之人越國圍困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寵爵使之而以讎師於王宮文公一人敢忘君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列侯用能一二之老親委重耳順軌於邊今君

秦伯納晉文公

秦伯納晉文公

秦伯納晉文公

刘校尉方之至為[illegible]以古名于[illegible]是則大夫之力也大夫老而[illegible]又不自安悟遂而處以念惡[illegible]

[illegible]出師罪[illegible]

自度[illegible]妖嘗灵[illegible]今天降災[illegible]收日多先王之鈍敝寡[illegible]

擇動而料[illegible]昔先王世有軸勠之臣以能遂疑計[illegible]

忘[illegible]不[illegible]以不陷于大罪[illegible]

[illegible]今王將棄黎老[illegible]而[illegible]

亡之[illegible]也夫天之所棄必驱近其小草而遠其大憂[illegible]

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illegible]悟王心與國脅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illegible]

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illegible]

授持堅以緻而聚救[illegible]以今七無以取之[illegible]

人承[illegible]是[illegible]命之短也[illegible]貞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先死[illegible]將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能博取上下侯、取貢献之物、以悦君王之厭以與之戰者、王曰、有瓜之時者、簞酒壺肉、雖食未嘗飯不分也、飲食不及味、恩深不忘報、越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弔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冤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國之事、吾宜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覓洲施、民所欲去民所惡、揄其善、抢其惡、求以報冤、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故其不足、哉其有餘、使貪富皆利之、求以報冤、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賢良忠信、吾皆敬之、吾與同寒暑、均勞逸、死則吾葬之、生則吾養

大夫曰食十不均地之不修內有孚十周是子也軍
士不死外有孚足以報仇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 句踐 乃召范蠡而問之曰 寡人不
不出壞乃圖右圖句之以上問扈句生不埴土乃之
晚成 吳其 得一 箭中 欠知 精氣令 人 就如史
壞頭通相同也 其令 之頭 句踐 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鼎
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逆不可禁也王乃命

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
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為我慮已重矣子踏沒而父
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同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
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
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此事若不捷則是誰也擇子之
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疾瘧之疾者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疾瘧之疾其歸若已後若
有事吾與子同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

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
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
女服爲臣御、越王曰、背天以越賜越、而吳不受、今天
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
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
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猶也其與幾何、
[illegible]寧人其達王于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海口外洲也夫婦
何辱、寧人其達王于甬句東、何如東海口外洲也夫婦
三百疾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illegible]
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illegible]土地人
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覩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
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
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illegible]年冬十一月、上在
位四年、宋鄭皆爲[illegible]

越王句踐問於范蠡曰、夫
人不誅、大夫伯來由復仇、吾委質爲臣、請奉
國家之事、有指名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
范蠡對曰、甲盾鼓鞞、鳴呼中軍、將帥勇敢、
又身與之市王曰、諸、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
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越之以國家之重器[illegible]
人不許、大夫伯來由復仇、吾委質爲臣、請奉國家以身
陰之君王制之忠人之節也、[illegible]人之節也、

利上、周到之內、自如之事、蠻不如秔也、四封之外、咬咬之利、方數之事、秔亦不如蠻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宇於越、與范蠡入宦於吳、二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越、卜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土、萬物容畜爲、其事不失人、萬物容畜爲、人就用、不殺伸仁、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賞刑當罪、則禽荒入越、安制於吳、吳人之罪不殺、亦有其爲、君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蠻聞之、王帝不考時反、是守無索者不前、行時不成、反受其殃、失穀名泳、走死、有爭有爭有不爭、有爭有爭有爭、有爭有爭有爭、有爭有爭有

其如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飯不遺種其可乎
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因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
道幾絕乎寧其欺不穀耶吾與子治人事子應吾以
天時今天時至矣子應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
姑勿忿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
今其時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實則之不足以
支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
弋獵無乎舍晨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我陰節而
奪之宜為人客則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謀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
而人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
九月之末十月之初正名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既飽
不及發飢人也既暖不及改寒歲今歲饒矣子將令何范蠡對曰
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事者宿救火急亡
人也數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
五湖吳人聞之出桃戰三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
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臣
聞之兵時無怠時不可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臧縮

轉化後將悔之天節用兵者時為大客客主人
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無過天極宏發而止五
為決微者則是行也右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
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
藝往從其所弊也則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
來從我固守勿與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
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
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
其重祿賢良潰大夫王姑使王孫雒行成
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臣
聞之兵時無怠時不可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臧縮

剛不殺請復介格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
臣聞之、君人之功非爲之庸、得非爲成天有還形、天
節不遠五年復反、五歲、小凶則近大凶則
遠先人有言曰、我則考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
念事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非使者往而復來、辭愈非者
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十年謀之、
一朝而東之其可乎、乎、如勿許其事將易與已、王曰、
吾欲勿許其使者了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

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
以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
命乎、范子曰之命乎王終雖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
非助天爲虐助人爲虐者不祥今吾留不遣種子
留之人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
君周室之不成子也王孫雄曰、故濱於東海之陂、
窮困逃竄之與處而竜蛇之與同階、今吾余雖蜿然、
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說說者乎、
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

周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癸未葬宋繆公隱公二年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二十五

公子遂如齊納幣文公二年

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世室屋壞文公十三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公元年

晉趙盾衛孫免侯襄宣公六年

冬葬許悼公襄公十三年

西狩獲麟哀公十四年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哀公二十八年

御選

太阿學士 臣梁詩正等奉敕校對原本 臣徐乾學等奉

旨校正

臣 臣

周

公羊傳 公子季友何以不稱公子公子貴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

九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爲受命之君制正月以統天下故目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之所繫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也曷爲反之桓也桓幼而貴隱長而賢反之桓何貴乎桓幼而貴隱長而賢而甲其爲鍾巫也微母賤也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欲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桓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弑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欲貴也

故曰母貴則子以母貴、然子貴、也、而以子貴、
母貴子貴、皆非正也、
大夫卒宋繆公
卒、公、名和、公、九年、經、
卒不及時而日、不及時而日、渝事也、
卒不及時而不日、疑事也、
卒及時而不日、疑辭也、
卒及時而日、渝事也、
日、正也、
日、不及時而日、渝事也、
日、不及時而不日、疑事也、
日、及時而不日、疑辭也、
日、及時而日、正也、
日、不及時而日、渝事也、
日、不及時而不日、疑事也、
日、及時而不日、疑辭也、
日、及時而日、正也、
大夫者、何也、卿也、執政之稱、
故君子大居正、
之、故、
而卒之、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名、
大去者、何也、棄宗廟也、
棄宗廟者、事亡之心、蓋矣、
襄公諱也、春、
襄公將復讐乎紀、下、
何、
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
哀公亨乎周、
哀公、名、
亨者、何也、
亨之、紀侯、
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
譖之者、何也、
大去者、何也、
終致乎與夷、
莊公、名、同、
與夷、
與夷、
與夷

舜紀無說焉、不可以垂於天下故將大紀以傳不朽紀也有明天子則舜公得爲若行乎、若如曰、不得也、不得則寢公揭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爲之、綠思收者可也、

又四月、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僖公三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之外則何譏乎哀姜 哀姜通于二叔 二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

何以譏譏內主也、內主謂夫人、夫人必先納幣、乃納幣之時、故云爾、吉禘于莊公 莊公 二年

納幣不時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郊而望祭也 譏魯有不合禮者、皆書、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于是公議發則揚爲不於祭焉揚揚 揚揚、大事之別故云爾、吉禘于莊公 莊公二年

猶從吉禘不復譏二年之恩故舍矣、疾、非虛加之也、非虛

非魯天子祭天 諸侯祭土 天子有方望之事 有方望、謂祭山川也、天子有方望

大不敢望天牲 望、謂祭山川也、

免牛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

曰牛 如或言之 三望者何望

祭也 望則揚祭大山河海揚爲祭 大山河海、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揚爲

或言免許或言免牲禮也 下言免牛免牲禮也、互文也、

之乎南郊 郊事天、

天不敢望天牲 天牲、謂天之牛、

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施、功被祭天及之秩、

者、氣其大小尊卑宜 謂石而出膚寸而合、爲寸言其膚石

加貴以人心爲貴 以人心爲貴者、則有

之 以人心爲貴、以人心爲貴者、

有之則揚爲獨於娶焉 娶者、

大吉也 大吉、謂之祥、非常

或言免許或言免牲禮也 下言免牛免牲禮也、互文也、

王 於巳、王於巳不知祭乳

於此焉變矣 變、

君子也未得！何以知其爲伯禽也？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然則周公不行天子之事乎？然則周公之攝政也，以天子三年然後反于王，亦知諸侯之三年稱子也，

礪已練、男子除乎、
人舍乎帶、○要一遍、又倪而曰、若此乎吾之道不即
人心也、即近遠退而致仕、孔子曰、善其服事外得
內不失親之心、善其服事君之義致仕
者、又孫順不論其生
也、

晉趙盾德孫、逸陳、宣公六年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據宣公怪親即位年、徒
書弒其君、後不復見、親弒君
者、趙穿也、親弒其君者趙穿則書爲加之趙盾、不討賊
也、何以謂之不討賊、
猶史書賊曰、[曾趙]盾弒其君若曰
賊、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若誰謂吾弒君者乎、史
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
者、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九

而何、復反也、趙盾不能復反、
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諸公就朝於
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設爲諸大
夫、以見爲笑柴、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
人荷畚而過趙盾曰、彼何也、夫畚、草器、若今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持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欲問之、
夫、以見爲笑柴、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
人荷畚而過趙盾曰、彼何也、夫畚、草器、若今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持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欲問之、
○畚音洛、荷負也、畚所以盛土者、自閨而出者、小名謂閨、
人荷畚而過趙盾曰、彼何也、夫畚、草器、若今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持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欲問之、
○畚音洛、荷負也、畚所以盛土者、自閨而出者、小名謂閨、
不可復見、
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蹯、
公怒以斗搏而殺之、搏擊
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蹯、
公怒以斗搏而殺之、搏擊
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蹯、
公怒以斗搏而殺之、搏擊

進其白晉公子趙盾起將進劍邪彌明自下呼之曰、
放君君其殺之趙盾知之踰階而走。
靈輒遂遽不敢仰視靈公有周狗周狗所
食飽則出何故放劍丁君所趙盾知之踰階而走。
走下階也靈公有周狗周狗所指如意謂之獒。大四尺曰
獒之呼獒而屠之獒亦踰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
反也屠之謂殺之也趙盾顧曰君之獒不
殺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欲走趙盾顧曰吾
何以得此士子某時所食活。
我士桑下者也某時事見宣二年傳名之甚多不能悉記
我士桑下者也之甚多不能悉記
趙盾曰子名爲
誰曰吾君乾爲介介甲也甲士也翳曰我皆君爲誰子之乘
輿氏甲兵皆不爲盾下車趙盾驅
或何問吾名之乘車上車趙盾驅
而出衆無留之者明承翳之意也趙穿
追公孫不免以致見殺趙穿
縱民衆不配趙盾而入與之立于
朝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
朝使人白趙盾兩請復罪趙盾再拜稽首乃出奔
請復罪趙七年事名死君難臣不可以不討
而立成公黑臀不書者賊討不書葬
賊不討何以書弑不成子弑也書葬而諱
之也進藥而藥殺趙穿
冬葬許悼公
止進藥而藥

殺則書爲加弑爲閽識子道之不盡也其識子道之
不盡奈何曰藥正子嘗之視疾也藥正子嘗之視疾也
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
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
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也進藥
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止
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
之故止也故止者免止之罪
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公十四年

殺梁傳衛侯子名教其子元惡人一名赤受
惡子子泉爲衛侯所殺故以教樂傳
公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
即位繫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
矣

盟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舉君即
位之始

公何以不言即位 成公志也 或問
曰隱桓之志豈不可見而成公
之志豈不可見而必書即位
曰隱桓之志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
也讓桓正乎日不正何也幼
而賢之 言其賢未
可以爲君

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日不正何也幼而賢之 言其賢未可以爲君

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日不正何也幼而賢之

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非國而曰滅重自己也虞師晉師也其先言師何也以其先言不可以不言師也爲主乎滅夏陽也

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曷爲以虞滅夏陽虞受賂而滅夏陽也

虞受賂而滅夏陽奈何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乎虞而伐虢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是我以吾寶與之中府而受之外府也公曰必不然彼不假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以中府之寶與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請以往重賂而行之焉耳公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知疾而言通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狎之且大抵好在其君之前思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宮之奇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盡慮無遺憾是之人也且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狎之且大抵好在其君之前思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下也公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盡慮無遺憾是之人也且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狎之且大抵好在其君之前思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下乃能慮之也公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盡慮無遺憾是之人也且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狎之且大抵好在其君之前思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也公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盡慮無遺憾是之人也且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狎之且大抵好在其君之前思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下

晉也、世子之死、非時之上、而公羊之說、

世子不足以相不君、則其所善焉何也、是、

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致天下、

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致天下、

首惡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

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相接大國、扶小國、

夫世子不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

矣世子受之可、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獻公將殺世子申生、而立驪姬之子奚齊、

驪姬以讒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

君到

大夫其稱名氏以殺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

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

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君到

爲重耳弒、君到于、驪姬欲

弒、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驪姬欲

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

而來、曰、吾畜畏、大人朝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

平公曰、就可使曰、吾畜畏、大人趨

世子曰、龜筮共之、

不使卜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告伐

者、愛大人趨而來、曰、吾告伐、世子曰、

而往、歸、冢宰世子曰、敬共

食自外來者、不可不嘗也、

以賜與大夫、死麗姬、

了之、因也、子何、遲於爲君、君、

遇切、言與女未有是何

隨其國之世子之傳里克、

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若已老

矣已、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

吾君不安、居以使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

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

而死、無罪也、子、故謂

狐突曰、子其歸乎、

世子使、

狐突叛公子五年

周
戰國策
司馬錯張儀爭伐蜀
江乙拔官場
黃歇說秦王
應侯問昭王
武安君諫奔昭王伐趙
鄒忌諷齊王納諫齊分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
馮媛客孟嘗君
數子說齊閔王
田單攻狄
莊辛論幸臣
蘇秦貝合從說趙
蹶張說趙太后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魏君謂白圭
秦攻魏十
郭隗說昭王
燕代約燕王
樂毅人燕道趙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張儀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轘絕韓之道使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出兵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人臣請謁其故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其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叔大子叔大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也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交也韓必亡周周亦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以令天下挾天子以令其不義之名也鼎反於魏魏不能禁其勢必歸於楚楚得鼎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以令天下挾天子以令其不義之名也鼎反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昌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今潞州縣）南陽（今懷州縣）積之久矣、（二縣財賦之區）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險謂山險）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利、（并猶兼也）拔兹陽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今歸州）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中山國名）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篋箱也）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羈寄也）攻中山而王以爲信之、（信猶任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魏王之信樂羊也、而有三人疑之、則臣恐王之爲己攻之也、甘茂拜而請曰、請封之以相國、而寡人死不聽也、甘茂曰、鄙諺曰、一人言市有虎、則市不信有虎、今三人言之、則慈母投杼、（投杼猶投梭）而走、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投杼、而走、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母、而疑臣者、非三人也、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甘茂拜了之日、也、（拜而名不通、人）封之以相國、而寡人不聽也、（聽人之言）果有他人、（他人、謂惡甘茂之人）有、（有、在也）今臣之一日、（言忠之名甘茂之日）不如曾子之三人、（言曾子之母三人）臣恐大王之投臣也、（投臣猶投杼）息壤在彼、（息壤、地名）王曰、有之、（言有此事）甘茂復使甘茂攻之、（言甘茂攻之、甘茂對曰、宜陽、

秦策二

秦惠文君時、張儀相秦、（惠文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中山國名）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拜而名不通、人）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羈寄也）攻中山而王以爲信之、（信猶任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魏王之信樂羊也、而有三人疑之、則臣恐王之爲己攻之也、甘茂拜而請曰、請封之以相國、而寡人死不聽也、甘茂曰、鄙諺曰、一人言市有虎、則市不信有虎、今三人言之、則慈母投杼、而走、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母、而疑臣者、非三人也、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甘茂拜了之日、也、（拜而名不通、人）封之以相國、而寡人不聽也、（聽人之言）果有他人、（他人、謂惡甘茂之人）有、（有、在也）今臣之一日、（言忠之名甘茂之日）不如曾子之三人、（言曾子之母三人）臣恐大王之投臣也、（投臣猶投杼）息壤在彼、（息壤、地名）王曰、有之、（言有此事）甘茂復使甘茂攻之、（言甘茂攻之、甘茂對曰、宜陽、

秦策二

秦惠文君時、張儀相秦、（惠文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

物之理也。王之身。世而不接地於齊。不以絕從親之愛。今王使成橋等事於韓。成橋等久守韓地也。秦人守韓地也。橋音矯。成橋已去。秦人無大功也。沒利。是王不用申不偉威而出百里之地也。王何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上屯河內。扳朝歌。朝歌屬魏。魏人大懼。是王之兵來攻者也。楚之兵來救者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以臨魏氏。魏氏之事王也。必重矣。王之名必尊矣。王之地必廣矣。王何謂不收楚以為後乎。收。親也。王何謂不親楚以為後乎。親。愛也。王何謂不重楚以為後乎。重。敬也。王何謂不敬楚以為後乎。敬。畏也。王何謂不畏楚以為後乎。畏。服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以臨魏氏。魏氏之事王也。必重矣。王之名必尊矣。王之地必廣矣。王何謂不收楚以為後乎。收。親也。王何謂不親楚以為後乎。親。愛也。王何謂不重楚以為後乎。重。敬也。王何謂不敬楚以為後乎。敬。畏也。王何謂不畏楚以為後乎。畏。服也。

今王攻魏之北。楚攻魏之東。魏氏之事王也。必重矣。王之名必尊矣。王之地必廣矣。王何謂不收楚以為後乎。收。親也。王何謂不親楚以為後乎。親。愛也。王何謂不重楚以為後乎。重。敬也。王何謂不敬楚以為後乎。敬。畏也。王何謂不畏楚以為後乎。畏。服也。今王攻魏之北。楚攻魏之東。魏氏之事王也。必重矣。王之名必尊矣。王之地必廣矣。王何謂不收楚以為後乎。收。親也。王何謂不親楚以為後乎。親。愛也。王何謂不重楚以為後乎。重。敬也。王何謂不敬楚以為後乎。敬。畏也。王何謂不畏楚以為後乎。畏。服也。

於境交于老弱係累相隨於路、鬼神狐群無所食、孤中孤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者、湏海內矣、韓魏之不亡、本王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悉出兵、[illegible]將[illegible]之可[illegible]愛其不反也是一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illegible]若不務路於仇讐必攻滎陽石城[illegible]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illegible]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恐應王[illegible]出兵而攻韓方與[illegible]今[illegible]攻故[illegible]齊人南面湏北必[illegible]舉[illegible]直許平原門達高唐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illegible]齊人南面湏北必[illegible]舉[illegible]直許平原門達高唐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illegible]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稱[illegible]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王壤上之海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王[illegible]爲[illegible]明計也[illegible]無[illegible]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者、湏海內矣、韓魏之不亡、本王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悉出兵、[illegible]將[illegible]之可[illegible]愛其不反也是一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illegible]若不務路於仇讐必攻滎陽石城[illegible]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illegible]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恐應王[illegible]出兵而攻韓方與[illegible]今[illegible]攻故[illegible]齊人南面湏北必[illegible]舉[illegible]直許平原門達高唐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illegible]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稱[illegible]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王壤上之海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王[illegible]爲[illegible]明計也[illegible]

[illegible]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王壤上之海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王[illegible]爲[illegible]明計也[illegible]無[illegible]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者、湏海內矣、韓魏之不亡、本王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悉出兵、[illegible]將[illegible]之可[illegible]愛其不反也是一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illegible]若不務路於仇讐必攻滎陽石城[illegible]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illegible]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恐應王[illegible]出兵而攻韓方與[illegible]今[illegible]攻故[illegible]齊人南面湏北必[illegible]舉[illegible]直許平原門達高唐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illegible]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稱[illegible]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王壤上之海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王[illegible]爲[illegible]明計也[illegible]

其酒二日、發有頃之、遂非鼠、乃曰而發柏、七日而叢
上、今或者下之兵、棺人以此得無危乎。
臣本管商、非大於曾子、曾子有此則病必甚矣。
有人聞之、以告不如。人并而走疾、有人誠
其弟穰侯用之太后用之、不聽、穰侯爲將、則已
後必被楚之禍者爲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盛者危
其主其余邑中有十食以上、至尉
死者與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以慶其財。
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素人歌哭老人悲壓秦民之
於前而日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殺力同
憂讎田疾作以生共財合王發軍勁倍於前臣料趙
國守備小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愛懼早朝
發兵晏罷以撫其孤養其壯親其親連好與楚積慮
爭心備有爲將其實貝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
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發兵乃使五校大夫王陵
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
稱疾不行不肯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
五千里持戟百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

其廟東牢定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救之，大破之，因之乘流而下，十四萬頃，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遠以將乘其振懼而滅之，而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必欲滅之，君當以策擊疲，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特其國大，不惜其政而墓之，出閉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相如以功謀爲用事，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之多也，發梁焚舟以專民，示無還意，以堅其志，出捐饑隘之處，以隨其欲，此皆示以不還，使民非於義，不爲將用，是以一人之勇，與我爭鋒者也，今秦發軍，悉以委將，將乃有之，非王之敢，孤負王之約，而欲推以爲鋒，二軍爭鋒，未勝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懼而還，以言於王，王因微召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國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冠其後，蹇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開之怒，因是武安君病，強爲募人，卧而治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欲先出其衆，襲邯鄲，幸而勝之，此固臣之願也，然恐諸侯乘其弊，以救趙，破秦軍，則王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熟慮臣愚計，王乃許之，武安君既病，強而行，至於杜郵，謂曰，秦雖勝於長平，殺其將，此非武安君之謀，而君與之爭，其計固不用，今又內有讒口，君之見疑，其何以生，武安君曰，固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挫其軍，戰必不肯，出閉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

集180-122

馬坡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
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何
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
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其劍
有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
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

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後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
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
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公不復歌後孟嘗出記
能為文收責
記曰門下諸客謹習計會能為文收責
於薛者乎
孟嘗君怪
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
笑曰客果自能也君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

文倦於記
也先生果不羞乃有意欲
為收責於薛乎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
而行辭曰
責畢收以何市而反
家廷無有
矜矜然
求見曰
責畢收以何市而反曰
何以也曰
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所寔有名臣鳥計君窖中積珍寶狗
充下陳君家所寔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
君不說曰
若文者
之
一
諾先生休矣
三年
也
王
孟嘗君
怪
文不敢以先王之臣為
說
齊王
孟嘗君
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
嘗君顧謂
為嫂
先生
責
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蘇子說齊閔王曰使周兵而善先天下者疑約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 秦 秦 秦

夫傷者空財而共藥之、完者內酌而樂之、飽大飲也、樂猶樂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鎩鉉絕、鎩力鎩鉉、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官如父子、士人夫之所匿廢養士之所竊、竊、盜也、竊廢、謂盜功、蓄私也、竊廢功乃費之具、舉衡榶、榶、屋梠也、家雖總、今家作室、總、聚也、總猶聚也、身窮穴中、窮穴、地道、衆罷於刀金、罷讀曰疲、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弊而能拔城者爲頓耳、頓、困也、頓音鈍、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禮敝、理禮、猶遺失有之具、舉衡榶、家雖總、今家作室、總、聚也、總猶聚也、身窮穴中、窮穴、地道、衆罷於刀金、罷讀曰疲、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弊而能拔城者爲頓耳、頓、困也、頓音鈍、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禮敝、理禮、猶遺失有之具、舉衡榶、榶、屋梠也

趙之遠而攻之 使諸侯無救 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 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 帶甲三十六萬 特

西圍定陽 上屬

其強 加攻鄙 鄙 東地名 惠王二十七年 當道 惠王十八年 攻皮氏 皮氏 今屬河東

東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以西謀秦 秦王恐之 秦公孝

在其中矣 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 令於境內盡堙 中為戰

具 守備 竟為守備 死士當將 以待魏氏 衛

鞅謀於秦王 門天魏不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 有十

諸侯 衛鞅見魏王曰 大王之加從 諸侯非利故也 大王之所以能從 諸侯非不利故也 今

大王之所以不能 諸侯非不害故也 離有百萬之

大王之所以不若北 離有阻山帶河 四塞以為固 地

之所以形 利天下大王不若北 離有阻天下大王不若北

取與東侯 而適必從矣 西取秦南攻楚 則韓必從

矣大王乃伐齊 楚必恐 而從大王之志 使天 則王業成

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然後圖齊楚 魏王說於

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 制丹衣柱 以丹為柱 建九斿

從七星之旗 此大子之位也 而魏王處之 於是 楚 魏

怒諸侯弊 齊亦大伐魏 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 魏

王大恐 跣行按兵於國 而東次於齊 往服於 然後天

下乃舍之 當是時 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而不以

德魏王 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 謀約不下席 言於

尊俎之間 謀成於堂上 而魏將已禽於齊矣 衛鞅之

施 西河之外 已入於秦矣 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

禽將戶內 拔城於千里之間 折衝席上者也 拔 疏 引

秦或 一無或字 史記地名多有異 非必有誤 下同 史記 走 通 說

非 一本無此字 史記 代 疏云 當作 惠 按 疏 引

史 代當改之 當如本文 秦之政 治 代為 惠

文 騎 其君 勞其民 勤 此言藉權與時 後

趙 惡 乃忠於謀 使 若子與 是不

晉文攻衛

晉文攻衛、其意不在衛、在於救宋也、晉文之救宋、其意不在宋、在於報楚也、晉文之報楚、其意不在楚、在於定霸業也、晉文之定霸業、其意不在霸業、在於尊王室也、晉文之尊王室、其意不在王室、在於討曹伯之罪也、晉文之討曹伯、其意不在曹伯、在於求衛侯之復國也、晉文之求衛侯復國、其意不在衛侯、在於使天下之諸侯、知有王命也、晉文之使天下諸侯知有王命、其意不在王命、在於使天下之諸侯、知有晉文也、

晉文公攻衛、取五鹿、而不能下、晉文公攻衛、取五鹿、而不能下、

晉文公攻衛、取五鹿、而不能下、

晉文公攻衛、取五鹿、而不能下、

也大蟹蛤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蛙 啄音卓 仰
樓飛樹殺趙盾與白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操丸將加已乎千仞之上以其
餌沈吾游乎大沼之上俛唼蔆藻仰噣菱芰 蔆音陵 芰音寄 噣音卓
於公子之手大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翱翔乎高陵君乎昆侖之墟 淹留也 墟丘也
其大翮負青雲之氣絕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卷盧 卷音拳 盧黑弓也
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微繳 繳音灼 被音披 微細也
引微繳折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不商賢大王之行義皆願
和大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 奉陽君李兌也 如往也
受之為陽陵君與秦北之地
外與秦王會黽池 黽池秦地
內擊破宋而包十二諸侯 包猶有也
大王不得任事走以實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
大王不得任事走以實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
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
親臣竊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
用兵約交而已矣 約交猶結交也
用兵約交而已矣
用兵約交而已矣
用兵約交而已矣

鄭之地、是忘攻伐也、以鄭伯之賢、而猶若此、則諸侯之間、有能使彼此忘攻伐者、可使致封地之事、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有之、此天下之至、貴威交見、皆可以受封、後大割地效實、其勢必弱、弱與強楚鄰、則齊必重矣、五伯之所以為五伯也、五伯之興以為天下誅暴亂、今大王垂拱而有之、此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以為天下患也、臣聞之、兵不休刃、不接日、而勝敗存亡之機決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罷退百官、而使臣得盡愚忠於前、大王誠聽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而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已見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觀天下之地、以有天下、割裂天下、以制天下、強者必先得、弱者必先亡、此必然之勢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南陽動、則南陽之北、有兵、則鄭、不敢東、有河、則趙、不敢南、有常山、則燕、不敢北、有代、則齊、不敢西、秦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舉甲而向趙、則山東必恐矣、夫趙者、代上黨之甲、通於燕、東有清河、北有呼沱、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以畏韓魏者、以其據兩河、而東有成皋之險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而以攻人之國、則其勢固不便矣、且夫韓魏、天下之強國也、秦雖有韓魏之兵、不敢以攻趙、而趙舉兵而攻秦、則韓魏之兵、必不敢動矣、秦雖欲破趙以廣其地

疑其覺解流言之連累、即當之門故舉主賢地、彊兵之計、即陳忠於前矣、故策爲大王計、總如一、[趙]齊楚同盟、六國從親以質叶秦、[攻]金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趙]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走河、[淸]淸河之北、[秦]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燕]燕守常山之北、[秦]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趙]趙涉河、[魏]魏塞午道、[秦]秦攻[齊]則趙涉河、[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秦攻[燕]則趙守常山之北、[秦]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燕]燕守常山之北、[秦]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趙]趙涉河、[魏]魏塞午道、[秦]秦攻[齊]則趙涉河、[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秦攻[燕]則趙守常山之北、[秦]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趙]趙涉河、[燕]燕守常山之北、[秦]秦攻[齊]則趙涉河、[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秦攻[燕]則趙

之規曰必勿使反先志所以長久有子孫相繼爲王也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無有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今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勞祿厚而奉重器多也今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使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趙惠文王弟封平原君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

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而見之於先生

魯仲連先生

辛垣衍謂魯連曰東國有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聞之矣請爲紹而見之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先生無辭也辛垣衍曰吾已知邯鄲城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

久居此望成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
容而死者皆非也
今衆人不知則爲一
身
彼余衆誠義而
爲帝過
而遂王於天下
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
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
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
帝之宦故也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
衍曰
仁義矣舉天下尊使而治之
獨朝之
赴於齊
東藩之臣
後至
之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之君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之死
之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之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之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之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之死
之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之君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
朝也魯人投其籥
將之魯

女謁妾爲潛矣妃嬪媵妾之衆、
予、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爲天下之大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
亡連、吾將去、不敢復、
曰、魯仲連公子無忌、
聲晉鄙軍以救趙、
聞
秦王、秦王
下
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　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
天下之士、所爲人排患、

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
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君、酒色、
魯君、酒酣、
之、
不果納、今秦
而降、
之名、
人皆不知、
之、
子其所謂賢、
不肯而
慚而予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
女謁妾爲潛矣妃嬪媵妾之衆、
予、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爲天下之大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
亡連、吾將去、不敢復、
曰、魯仲連公子無忌、
聲晉鄙軍以救趙、
聞
秦王、秦王
下
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　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
天下之士、所爲人排患、

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
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君、酒色、
魯君、酒酣、
之、
不果納、今秦
而降、
之名、
人皆不知、
之、
者、
不覺言能平原安
也、
公會之南、
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也、
忘死、
其國者、今十倍之、
而北、
後、

信陵君救趙

魏將與秦攻韓、無忠謀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其與韓魏、猶左右手也、脣亡則齒寒、今韓之於秦、猶脣之於齒也、脣齒相依

之不愛有國非也。秦得南陽，諸侯之勢益矣。魏
日者亦以為并已地而不忘也。異
勾注以關之，去梁也千里有餘。（皆都縣名，屬河東郡。）
鄧軍以至于今，
文臺堅垂都焚。（文臺堅垂，皆城名。）
自鄢繼以關，（鄢，縣名，屬南郡。）
郟鄢之北，（郟，地名。）
河內，（河內，郡名。）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
郟鄢之北乎，（郟鄢，地名。）
河外，（河外，謂華山之北。）
東至陶衛之
北乎，（陶，地名。）
秦者，山北河外，（秦者，謂秦地也。）
東至陶衛，河內，常山以東至衛，（陶衛，皆諸侯國名。）
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大梁，時
衛已為秦所滅。）
魏之亡也，（魏，謂安釐王時。）
魏韓是
已門，（已門，地名。）
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二周，謂東周西周。）
安陵必易，（易，改也。）
楚趙大
國，
之日不久。
郭隗說燕昭王。（郭隗，燕臣。）
燕昭王收破燕後，（謂收燕破後之
為昭王厚幣以招賢者，（招，求也。）
二年矣，（謂昭王即位之二年。）
人未有至者。
生曰，（生，謂郭隗先生。）
臣之愚觀之，（觀，示也。）
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
則皆知齊
足以報怨得賢主與共國以奪先王之恥。（孤，孤之願也。）
故願以從事于王。（王，謂昭王。）
王者與友處，（王者，謂昭王。）
師處，（師，郭隗先生對門。）
帝者與
臣處，（帝者，謂昭王。）
國與役處，（國與役處，謂指而事之。）
則上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
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大時已。（時，謂齊閔王時奉令取燕上黨之
食其地，（食其地，謂受封于燕。）
從朱軍為前，（從朱軍為前，謂令將軍為前驅。）
使道已通，（道已通，謂與韓魏通使聘問之道
也。）
因以入causes之，（因以入causes之，謂因以兵入causes之。）
韓以其上黨也，（韓以其上黨也，謂韓以上黨與秦，秦有其地，韓無之，足以
富國，）
則必德魏，（德魏，謂德魏與魏韓必不敢反。）
魏韓是
魏之據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已門，（已門，地名。）
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易，改也。）
楚趙大
國，
之日不久。
郭隗說燕昭王。（郭隗，燕臣。）
燕昭王收破燕後，（謂收燕破後之
為昭王厚幣以招賢者，（招，求也。）
二年矣，（謂昭王即位之二年。）
人未有至者。
生曰，（生，謂郭隗先生。）
臣之愚觀之，（觀，示也。）
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齊
足以報怨得賢主與共國以奪先王之恥。（孤，孤之願也。）
故願以從事于王。（王，謂昭王。）
王者與友處，（王者，謂昭王。）
師處，（師，郭隗先生對門。）
帝者與
臣處，（帝者，謂昭王。）
國與役處，（國與役處，謂指而事之。）

我離則周而鍋鄧五以
亦北牽韓氏以爲然故事秦
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
周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于天下曰齊十四與宋寡人約同欺寡人必率天下以
攻寡人者二公攻之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韓石門以破齊爲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恐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
與韓且絕矣破均陵
於楚寡人如自有之耳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固以寒趙
隘爲楚罪兵困於梁中
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卒此亦蘇氏之從約
以薛死代厲背
秦之事名顯諸侯
樂毅去燕適趙

即位，左右羣臣人人各進其說，或曰可用，或曰不可用，王以其言告樂毅，而問伐齊之事可用與否。樂毅對曰：臣嘗事先王，先王以臣爲不肖，使臣得奉宗廟之祭祀，臣竊以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羣臣之不察先王之所以事臣之意也，故敢對。臣聞善爲國者，賞罰以義，不以喜怒也。能利大功者則賞之，能利大事者則成之。察能而授官者，成其事也。論賢而結交者，明其行也。觀時而動者，知其能也。故去就不疑，以明其義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矣。恐左右以幸故而相欺也，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重，能盡其才者處之官，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道也；論賢而結交者，明主之制也；觀時而動者，成業之階也；計能而行事者，治國之常也。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或不能善終。昔者吳王夫差，信讒而殺伍子胥，故入於江；智伯貪而不知禍，興兵而攻趙，故喪其國；范中行不用其謀，而殺其身，故爲天下笑。此三君者，不察於成敗之數，而以喜怒行誅，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

臣聞善爲士者，不事無名之君；善爲事者，不處無功之位。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百戰而不殆，多謀而不困，故能立功名於天下。夫以天下之大，而欲以一人之力制之，臣竊以爲難矣。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百戰而不殆，多謀而不困，故能立功名於天下。夫以天下之大，而欲以一人之力制之，臣竊以爲難矣。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矣。恐左右以幸故而相欺也，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重，能盡其才者處之官，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道也；論賢而結交者，明主之制也；觀時而動者，成業之階也；計能而行事者，治國之常也。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或不能善終。昔者吳王夫差，信讒而殺伍子胥，故入於江；智伯貪而不知禍，興兵而攻趙，故喪其國；范中行不用其謀，而殺其身，故爲天下笑。此三君者，不察於成敗之數，而以喜怒行誅，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

臣聞善爲士者，不事無名之君；善爲事者，不處無功之位。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百戰而不殆，多謀而不困，故能立功名於天下。夫以天下之大，而欲以一人之力制之，臣竊以爲難矣。

大凡求於心免人知反乎慮室故慮
[illegible] 故慮
[illegible] 慮當作慮 [illegible]
[illegible] 慮音慮 [illegible]
[illegible] 慮音慮 [illegible]
[illegible] 慮音

卷

孝公下令國中

趙良說商君

李斯諫逐客書

子嬰迎漢王降

附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

淳于髡說騶忌子

楚人對頃襄王

欽定四庫全書

孝公下令國中

商鞅變法之前

其事未詳

孝公名渠梁獻公之子薨自

獻公始翻至孝公五後魏

晉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

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

開業甚光矣會有齊攻魏圍我先君河西地諸侯畢

來賓秦國發兵出攻奪我先君河西地築城邑秦

益弱東畏於齊魏鎮於趙韓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

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

官與之分土。

秦攻魏圍皮氏

趙良說范雎

趙良說商君

秦王鑄銅人

集180-142

人旬無聘何不適處以時視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
成和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救解而公子遂門大
丁往大者與失大者勵見數事名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高迹後車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驗乘
君之門門下多賢士君特力者亡君之
君之門門下多賢士君特力者亡君之
君之門門下多賢士君特力者亡君之

十門者必由於奈然後可以定殊之珥

稿之衣細縞之帷 今之富貴家 阿

飾變化 作治窈窕超

鄭衛搏髀而歌呼鳴 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 夏

就也 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 奈人數

之以下 案 就十 有文

之變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昭虞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 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

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 為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

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齎 資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

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國無

良名也 言 危 阿

長安細縞之帷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子婴進諫二世書 蓋上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殺

川刖刺之謀而信韓之約秦王建殺其故臣忠臣而

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主也而欲棄去

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

不可以存君詠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

臣不相信而外使鄰七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

按劍曰夫子見寡人數矣何以鼓琴忌子曰夫知其善也騶忌子

大弦淪以春溫若君也小絃廉以清若相也大絃君

若平五音者王曰善 驕忌子

淳于髡說驕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忠、願陳前、驕忌子曰、謹受命、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movement也、然而不能運方穿 稀膏、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軸、毛滑而堅也、然而不能運轉、言運理反紆也 之礎全具無夫 礎、柱下石也、夫、語助也 君驕忌子曰、謹受命、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movement也、然而不能運方穿之礎全具無夫

襲敝無衣走之路因以爲防遠謂遠之也益長城以爲防遠謂遠之也益羨也
朝射東萊（射音夜故書蓐作蓐杜子春讀蓐爲蓐）夕發其五（夜加卽翌明日之名也）
助長城之衣收而反（助長城之北界矣西絕境於趙而北
達於燕（民伯斌曰燕之路因以爲防不必長城也）
也見五日於燕之郊（東萊至燕之路不必五日而可成
發之衆列名大司士（故書士作事杜子春讀士爲士）
門有里也今奈彼算設（算設謂列城而不設守也）
役魏有無功守趙之勇力焉矣疑之故
地漢中守韓可得而復有也上出寶弓將新繞涉趙

衆（衆謂一作如可共
人陽仁東城）而行今之絕也其實
也王朝宋功而射魏之大梁之有加其右脅而徑屬
之於韓也中國之路絕而上黨之郡壞矣還射閼之
東（閼於謁反）解魏左肘（解音蟹）射魏之大梁之有加其右脅而徑屬
東而大宋乃與（鄧者與也）
蜂郭（蜂大采可得而有也王綏隨臺（綏讀曰蕤）
內河定棘大梁此一發之絕也若王之於七誠好而
不獻邪出寶弓弊新繳（以石繫矢謂之繳繳音灼）射嘲鳥於東海（嘲音
遠益長城以爲防（遠謂遠之也益羨也）
夕發其五（夜加卽翌明日之名也）
助長城之衣收而反（助長城之北界矣西絕境於趙而北
達於燕（民伯斌曰燕之路因以爲防不必長城也）
也見五日於燕之郊（東萊至燕之路不必五日而可成
發之衆列名大司士（故書士作事杜子春讀士爲士）
門有里也今奈彼算設（算設謂列城而不設守也）
役魏有無功守趙之勇力焉矣疑之故
地漢中守韓可得而復有也上出寶弓將新繞涉趙

一也勞民休衆而利天下故曰參爲大爲負海內
而處東而面京（京謂京師）右臂傅（傅讀曰附）楚（鄧鄧）薦
鄭魏亞（亞讀曰惡）中國處（處謂形便勢有地利）齊韓鼓（鼓讀曰擊）狹方
二千里（里帶甲百萬）猶參來可得獨招（招音翹）而復射也欲以激怒襄王
故對以此言（言因名與燕遠）曰大先王爲秦所
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兵大有怨高有報萬
乘白公子行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
足以跱躇中野也而坐受困（困窮爲大工弗取也）
（類莊子說劍篇而辭采更廢其意主於報
復使王之免卷去之義所取也故發之正集）

漢

高帝

入關告諭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

罷兵詔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求賢詔

文帝

議振貸詔

養老詔

賜南粵王佗書

日食求言詔

除誹謗妖言之令詔

賜民田租之半詔

議定法律詔

勸農詔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除肉刑詔

除田租稅詔

令制官致敬無面詔

策賢良詔

議佐百姓詔

定和親詔

遺匈奴書

景帝

定孝文廟樂舞詔

獄疑獄詔

治獄務寬詔

令天下務農蠶詔

重廉士詔

勸農桑詔

武帝

策賢良制

復策賢良制

復策賢良制

養老詔
策賢良詔
興廉舉孝詔
赦天下詔
置博士弟子詔
賜二老孝悌力田帛詔
賜齊王閎策
賜燕王旦策
賜廣陵王胥策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
遣博士巡行江南詔
封周子南君詔
勑楊僕詔
減內史地租詔
察茂材異等詔
賜會稽太守詔
賜告征南王嗣北
罷屯輸卒詔

昭帝
賜泳郡韓福等五人詔
賜燕王旦璽書
宣帝
地震舉賢良方正詔
令郡國舉孝弟詔
罷屯騎等屯兵詔
遣丞勿坐詔
首匿勿坐詔
減鹽賈詔
令郡國茂上孝因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益吏奉詔
使尚書詔問黃霸
戒不禁姦邪詔
元帝
責丞相御史詔
蠲減律令詔

宮館勿繕治詔
地震救天下詔
祖珠崖詔
救天下詔
罷甘泉建章宮館詔
復古來井田制度詔
罷郡縣造兵器詔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勅東平傅相詔
報貢禹
成帝
議罷
宜罷酒官詔
衆議上詔
勅農詔
遣使者巡行郡國
禁刻偽近民奢僭
哀帝

公正

漢魯瑯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涉此險也後有到家事君者以此為戒

者最與爵或人君所賜久官吏前曾不爲決有辨
公及與論之不爲決民訟曰秦民尊公大夫以上令
永與元將今若於曾非輕也史獨安取此於何得此
也重決以有功勞有田宅之人小吏未嘗聊之法
鍵軍者多滿多大也而利功者願不得背公立私守
引史教訓甚不善守也都也其命諸吏
普通高節若意亂興則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勉勵
也

求賢詔一首

養老詔元年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得生人存問長
有愛也恐為民父母將何如其養所以振貧之

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各天下子孫孝養其
親今詔吏稟當受穀者各如其數以振貧之
稟給也賑救也

勸農詔元年

勸勉也
農桑衣食之本
蠶桑也
紡織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墾田畝
墾耕也
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宜勸於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不交故也士莫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
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
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
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御史大夫言下相國相國以聞上丞相御史大夫是時丞相鄧侯
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
德者必身勸為之駕自至詣相
勉令
駕車
遣之遣詣相

不守有救日進不衰以故常勝以故常暴爭治常昌爲變故亂也不能獨制廻取它如子爲考惠皇帝制穎宗廟之策村兵擊之至是兄弟分居不與之爭而不失手和力遠使爲論然已之至服人之心於未亡之服考令昭穆之序皆無之語故無一最親參之意是使人心說誠服而不能稱臣奉貢於守

史寡人之妻孤寡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士十朕不忍爲也狀欲定地大才相入者以問史吏曰尚皇帝所以介長沙王也（名無）不足以爲大行之則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不得擅變焉吏不敢不以聞天子之明詔也（明詔其不德大矣）今不以聞是擅變焉吏

今法有制勞其之罪之令今
當中股受其之又有法者之罪得以
之虐繁役之令故罪雖小而重間中
有之令故罪雖大而輕間過
失非所可以未遠方之賢良其令之民或混上以
相約由後相慢無所逃刑故為訓誡此細民之愚。
吏以為大逆其有能言吏又以為訓誡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而厥其不改月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
治。

臨民治之牛品 年

農人下之大本也民所當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
事末故生不遂衣食之稅致有欠縣憂其然故今茲
親率父老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免
不

議犯法相準品 年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坐之及收 實為當 脫 雖也
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脫未見
其便宜執訂之 年 月 日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既能重民有饑色 饑荒歲也 是從事
不加耕 陸田曰 耘 不登 穀不熟也 不務
為海濱而吏不知勸之書數下令勸民種蒜 蒜
也 而功未見是吏本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
農民且貧吏奚以為訓務此細民之愚。
年租稅之半

勞賜 老孝悌力田品 年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本之本也三老衆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厥此四者。一大夫之行今萬
家之縣云無應合舉孝當力田之人當實人情是吏、
東賢之道未備也其置為孝悌力田老孝者帛人五
匹悌者力田一匹康吏 白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百石以下率百石者二匹 及閭民所
老孝悌力田當具訂以聞別置其
以道民焉。

除陰刑治[illegible]

調治御史各[illegible]有[illegible]

而民非犯[illegible]治之不止也今決有肉刑[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也而[illegible]

[illegible]第君子民之父母今[illegible]

欲改行爲善而道[illegible]

刻肌膚終身不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心以選舉之明于國家之大務通于人事之終始及
[illegible]者各有大數苟以一求之不逮一二大
夫之行常此一道[illegible]狀其嘉
之以分大人卿親論原忠大夫以一道之要及
之則忠陳其心册有所隱于以爲親親大夫所以佐
不相庶之不急史之不下致之不宜哭之不宿哭者
野大夫其上論册對揚[illegible]爲帝我之二
[illegible]

與民之休戚者之[illegible]爲厥親覲焉親大夫所以佐
宰貢不令書之問者之密之事之[illegible]及使自厥
史民遂成其史又不能論其內心以重君不急夫久
德薄而不能遠也問者聚年匈奴亟來邊境多殺
之外不發其[illegible]者之答[illegible]於狀之
勞不定[illegible]

大夫其伸忠册急
[illegible]

[illegible]者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帝初北引之國受今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以安中國之使萬民得以免
胡虜之患今匈奴慕義稽首來朝遠邊
塞無警火不舉邊境安寧百姓康樂
恩澤之及此可謂深厚無窮矣今單于
舉國內屬保塞北邊與漢同心匈奴之
人猶一家也親疏有別骨肉之恩不絕
於世故稱兄弟之國世世稟承以無相
侵之辭傳之子孫以至於今此誠安邊
之長策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
貴者謂有仁義也今背仁義棄禮讓而
行詐偽雖得天下猶羞不爲況以中國
之大而制匈奴之命乎單于自以捐親
戚之義棄土地之利貪一朝之功而貶
仁義之行羞不爲也且以曲在彼直在
己舉兵而伐之猶時有不勝今以義守
之數年之閒必將有利故曰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
善者也故曰以德來者懷以力來者服
服而不強懷而不貳則中國安寧靡有
干戈之事矣單于其察之

後漢西羌傳論曰

昔禹貢敘山川而別其土宜周官辨
其物而制其職蓋以地勢懸絕習俗
不同因而治之則其性可馴故能羈
而不絕也

定考文廟樂舞議 元角

臣聞古之帝王莫不分明而不食
奮聞古者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歟者所
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祖時此月日作高八
之舞以明武功孝惠時叔孫通作文武舞名曰武德
始五行之舞無也武德舞者高干哀文始五行之舞孝惠
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
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孝文下二句除關不明帝令遠近若一除誹
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肴欲不
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
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洗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
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
海靡不被腦明象乎日月而勳樂不稱厥制焉其
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
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厥其嘉之其與丞相列侯

中二千石聽官長行縣決囚疑
獄疑獄詔下之
法令度量衡以禁姦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
復生吏或不本法令以貨賂為市則寃比周以苛為
察以刻為明令人罪者多故誅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
人心不服者輒讞之也
治獄務寬詔後元年
獄吏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
所不能決移廷尉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讞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
雖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綺縠紈素女紅者也
令天下務農桑
農天下之大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
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
用具民取庸
二千石臨者與同罪

武帝 論政事宜 昭何修何飾

後爲皇太子 昭宗

敬賢良制 建元元年 舒對策天子

求援承乎曾休德備之勳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未惟萬事之統猶惛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懷協道之心蓄抱負之術將以輔朕之不逮朕甚嘉之子大夫悉心致思靡乖忘舍以稱朕之所以求賢之意今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周道之統上以承天意下以牖後進仁誼並興功德交用於是盛矣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書曰 天人之應 昭何修何飾

能成先聖之功 舒對策天子曰臣聞天人之道 舒對策天子

其實大下之 舒對策天子曰臣聞天人之道

道微闇幽淺至廣深至博之行王道大樂矣大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救弊其事亦未曾不興於日以不敗不衰而大亂之端已見於下故仲尼之作春秋也

其實大下之 舒對策天子曰臣聞天人之道

必推之於天衰而後忘則禹湯所爲前風與夜寐垂拱

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日昃不暇食而宇內

亦治大帝王之道昔不同條其間與何遠勞之殊也

養老者不過乎虞庠之制及至周室設南觀乘大

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冕而總干而舞大

帝王之道昔異指或問其說曰 舒曰 大帝王之道昔異指或問其說曰

五非文亡以輔德 路異於殷人佩刀形以督姦傷

見智以忘愚衆以不式聞！餘年式用也衆之下不犯令而容盛秦國川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哀鳥鳥胡寇猖獗朝廷前帝王之意未思所以奉承祖業普救力本仁賢本務也今服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行德使考廷益相望問勤勞恤恤思報神功烈休德未始六發也今陰陽錯繆災祲充塞氣惠氣也孝化莫洽庶迭祭民未濟廢貶賢不能知之野以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題牽于文繫而不得騁與。

平當世之務以候四聰兼納芻蕘之言以廣視聽者賜爵一級。餘年式用也衆之所利猶不厲天下不犯令而容盛秦國川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哀鳥鳥胡寇猖獗朝廷前帝王之意未思所以奉承祖業普救力本仁賢本務也今服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行德使考廷益相望問勤勞恤恤思報神功烈休德未始六發也今陰陽錯繆災祲充塞氣惠氣也孝化莫洽庶迭祭民未濟廢貶賢不能知之野以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題牽于文繫而不得騁與。

將所以異衛殿而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題牽于文繫而不得騁與。

毋論有司不得以文墨拘牽。

毋論有司不得以文墨拘牽。

明其指累切磋究之以稱服意。

明其指累切磋究之以稱服意。

復策賢良制建元元年

復策賢良制建元元年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

故政垂問庶人之應上嘉焉。朕下惟榮納深微窺滅寢明寢昌之道。朕心以政今于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遷化習于先聖之道。果然而文采未極意蹟

故政垂問庶人之應上嘉焉。朕下惟榮納深微窺滅寢明寢昌之道。朕心以政今于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遷化習于先聖之道。果然而文采未極意蹟

與廉訪考績元朝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力咨訪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安德錄賢勑善刑慕五帝之事臻於斯治者歟今天下之人遷家徙鄉文學藉藉政事順逆民心深昏饒事之人遷家徙鄉文學藉藉政事順逆民心深昏饒事之人遷家徙鄉文學藉藉政事順逆民心深昏饒事

日陽賢村馬

詔曰、老者不加力田品品 元狩元年

厥高年賜爵、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粟帛、加賜孤寡人、知人、力田、帥、帥、惟官擇之、務得其人、稱朕意焉、

古之君人、哀憐百姓、若子之愛父母、見其饑寒、為之流涕、見其勞苦、為之悲傷、則心憯怛、甚於己痛、而造基弒、

終文學流行、路無襃棄、掖接疲羸、鰥寡孤獨、而振貧窮、補不足、使各得其所、而造基弒、

乱既之不德、高六、愛心慘慘、念困之為虐、小雅巧言之篇、已

教天下遵聖之史、始於衣食、其憎惡為、其遣詔者、

寡鰥獨、八十已老、或賜於衣食、其憎惡為、其遣詔者、

巡行天下、有問致賜、以皇帝使詔者、宣令使者、

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二斤、人十已

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冤、枉也、失其常業及常理也、

縣鄉即賜、毋貲聚、貲、貲也、貲財也、

酒賜之、

賜齊王圍策

日盡無子則以國傳兄弟、兄弟以國傳子、皆以國、無子則絕、

反自級宜為帝時爭置諸侯、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張湯廟立

于湖為牌、王、朝祓日、呼、小子剛、受茲青社、王者以

五色土為社、各以其方色、

虐老詔貴少壯、賤耆老、歐心言會、辰命將率征征厥

罪鬲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師古曰、帥所統之數也、釋旗奔師、

心毋作怨毋作柴德、柴、積也、

從徵、徵、召也、不聽應召、王其戒之、

賜扈陵王胥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

漢藩輔、嗚呼、慎厥德、無侈無怠、敬承天序、惟務古建

八年 遣使 烏呼恣睢心祇職競競廸惠廸厥相好逸、
用鑒行人、 [illegible] 恒沃恒則昌、亡、臣不作福、不作
威、辟行稷於下、其或之、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 六年

日者行事以督輕多發 也 發傷而木枿、又禁兼并
之途、改啓告約之 更 [illegible] 發 [illegible] 發 [illegible] 發

亟、細參那甘足、遠也、大則回避、沉迫惡爲解矣
曾曾之、序足可遠也欲
數百代庸目貝、而陽不知扶僞、君是五適也受
當不予蜀記當司日又不
對今之不從貝那有如
利信乎今東感深人將軍
沒內史地和當
史參高祖
因為之
越北
以春秋對册以蘇秦從橫
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
賜弟稚太守君
「」
制詔命稽太守君厥承明之旨、承
鄉侯
侍從之事、故上出為郡史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
越北
以春秋對册以蘇秦從橫、
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
賜弟稚太守君厥承明之旨、承
鄉侯
侍從之事、故上出為郡史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
越北
以春秋對册以蘇秦從橫、

聞之、以為天下之大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
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漬畜陂
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
平縣行水
子在朕前之時知器輻湊
下少變海內寧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
重都守都尉治二千石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
不利在前時何也
罷屯輸委船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二十者每口算
增二十盛也是

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邊郡困乏甚於
興師下徐里簡閱陵轢車騎[師]民何以不
給急商鞅棄禮義而先權利非帥導以
[正]道之務也[師]古曰帥讀曰率
[師]古曰言非率導以正道之務
匈奴[匈]奴[匈]奴[匈]

下石各上遣急馳方以名補邊狀具計對與上計者同來赴對

昭帝

勃海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勃海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詔

以敦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敦鄉里今鄗縣常以正月朔旦酒有不幸者賜衣

破棄刑以申宥

賜燕王旦璽書上安定郡反虜

賜燕王旦璽書上安定郡反虜

陽朔長書已

陽朔長書已

徙封

徙封

詔曰復本齊制見守相之廟乎

宣帝

地震泉涌賢良方正各一人詔

地震泉涌賢良方正各一人詔

各災異者大地之戒也所以承決策本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集生趣者鬼神之心其務修孝弟之行慎恐怠忘御史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補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令有可論除以安百姓

條奏破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令郡國舉孝弟

令郡國舉孝弟

族既不逮萬民不明不忌反側晨興念慮萬方

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

為姓歷帙茲然而俗化開焉每日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

一人

龍車騎等屯兵詔

龍車騎等屯兵詔

趣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

長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集180-166

願彼疾疫之災、取我愚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益吏奉職、奉扶助反

吏不廢平、則治道衰、今小吏背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舉十五

使尚書詔問黃霸九卿三年報最矣、卿以為三年報最矣、卿以為

太守官龍久安承流之所以優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與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其宣明教化、通

達與陽使歡心、宛朋也亡路亡命之黨也、將相之官

職之任、均作中衆、議通臣庶之所自親、君

旬之執而衆之尚書令安不得

[illegible]

益十五之治君同心衆昌曲直各得其所、是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汉令名曰以利系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
令與多相不約自其文者不能分明而欲舞文者
不還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龍井泉建章宮後池 元二年

益開安民之道不須陰陽間者陰陽繆亂風雨不時、
服之不德庶或孚公行賞敬上敬之遵者今則不然翰
今苟從未背[illegible]敬上敬之遵者今則不然翰
遠離父母妻子勞於力業之作務於不急之事、不忘
犯丹鳥之禁丞相御史衆大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
人、

[illegible]陽災異者各三人、

復貴丞相御史詔未元元年、春夏寒旱日、
[illegible]詔未元元年、春夏寒旱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
賈山
至言
賈誼
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封建子弟疏
諫用淮南四子疏
諫鑄錢
過秦論
薄昭
與淮南厲王書

漢
賈山
至言

至於敗亡之國，其禮樂固異矣。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作經典，郊祀之樂者，係奏別為健官。

御選

秦

諫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聘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本弱枝、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遠賢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佳麗、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而所以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三王五帝所以無敵也、今乃欲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者、上蔡人也、入事荀卿、學帝王之術、以爲說秦王、秦王用其計、官至廷尉、封通侯、

上書自陳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聘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本弱枝、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遠賢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佳麗、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而所以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三王五帝所以無敵也、今乃欲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夫以秦王之明、而李斯以忠、斯之所以事秦王、可謂盡忠矣、秦王之所以聽斯、可謂能用忠矣、然而卒車裂斯於咸陽市、何也、蓋斯之忠、不過以事其君而已、其所以事其君者、不過以爲其君計而已、其所以爲其君計者、不過以爲其君之所欲而已、其君之所欲者、不過以爲其君之所以爲君而已、其君之所以爲君者、不過以爲其君之所以爲天下而已、其君之所以爲天下者、不過以爲其君之所以爲其君而已、其君之所以爲其君

有惡和無不親大 [illegible] 苟者見禽之季世雖
制覽遂貫了北丁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
象俊之士皆得盡其智勁兵林君之仁者善
此則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
養士雖遠之所聲無不慕不崇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廢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
道而求謀和顏色而愛之則其言而願其身士猶恐
卑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
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難有竟辯之智孟賁之勇

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
聞則所憂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將誦詩公卿比諫見方事慕
人訪於道問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
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
尊門臣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
親齊而餽執醬而酳 [illegible] 進食已而
前祝酳在後人婦酳 [illegible] 酳飲在
大夫進履奉劍以自輔為永修正之士使在諫故以

大子之學尚養三老親孝也立輔翊之臣者恐驕也
驅良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勿倦者
求善無厭也尚人無人講海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
也詩者采政力非為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
築長城以為國塞秦地之固大小之號輕重之權其
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相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
涉地奪於利氏者何也塞王食很暴虐殘賊天下窮
困為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盛千八百國以九州之
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作一而

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爲三圍卜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無以加也世盛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始皇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傳身死繼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

西山真德秀曰山諸秦之大弊如此

過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媚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則退此之謂也大雅文王之詩也子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詩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仁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重其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

遴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士諸苑以賦農人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贖其亡髮賜之市憐其衣薪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乎

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守前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幼紫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郊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上，直與之日日獵射，峻兔狡狐，以傷大業，經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言以下為度。豈弟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順衆，進吉士，以承天心，以為萬世之基，定太學，修先王之道，明以下為度。則以下為度。以為博士弟子設員，以廣賢路，務以經術明於當世之務者補之。太息者六，若其它行事，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者皆日夜已安已治矣，而不獨以夏成，刑定，制度興，禮樂作，百王之極，莫盛於斯。臣竊惟事誠可為痛哭者，非悲即譎，皆非事實，知治亂之幾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以下為度。厝，置也。薪，柴也。而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外逆，首尾內決，國制搶攘，紀綱可謂治平，卜何不嘗今之時，非甚有紀綱可謂治平，卜何不嘗今之時，非甚有紀綱可謂治平，卜何不嘗今之時，非甚有

和城埋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矣
過矣
論曰孔子稱成之廟祠爲太宗（文帝自爲廟名曰顧成廟）
成（此名指上配太祖與漢士極建久安之基成長治
之業以承祖廟以永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朝陳紀輒車同得後可以
爲萬世法程難有愚幼不肖之間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
此非難也其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
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

朔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勢（建元國奉人其（疑惡丁子與名而爲
魏必寫相疑也下數被其禍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
王長）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濟北王反欲擊取燕國也）今（興
又見告矣（時梁王又不循
處法有告之者（循行義也）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
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兄莫大諸侯（莫大謂無
有大於其
國者）當（當也）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
之主幼弱未壯（洪之所壯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

西山真德秀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所言之事皆有所本
楊子雲曰事有非常人有非常才非常才固能爲非常事
孔氏曰非常謂絕異之事
論曰（此論指上配太祖與漢士極建久安之基成長治
之業以承祖廟以永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朝陳紀輒車同得後可以
爲萬世法程難有愚幼不肖之間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
此非難也其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
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

朔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勢（建元國奉人其（疑惡丁子與名而爲
魏必寫相疑也下數被其禍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
王長）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濟北王反欲擊取燕國也）今（興
又見告矣（時梁王又不循
處法有告之者（循行義也）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
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兄莫大諸侯（莫大謂無
有大於其
國者）當（當也）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
之主幼弱未壯（洪之所壯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

馬文淵曰賈生論國事大抵痛哭流涕而未以見

楊慎曰賈生論國事大抵痛哭流涕而未以見

罷彼自亦引以上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齊北之
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中必
成（此名指上配太祖與漢士極建久安之基成長治
之業以承祖廟以永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朝陳紀輒車同得後可以
爲萬世法程難有愚幼不肖之間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
此非難也其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
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

梁韓信王（龔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盧陳豨在
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
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
帝與諸公并起非有尺寸之（非有
土（無
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
者通三四十縣德至渥也（德甚厚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
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較也
親也）

又非身打工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
皇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諫者門臣請試言
其親者假令悖忠王王淮陽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孝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
皆亡忠節足陛下即位又知陛下之
不先也若此諸王名數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忠子不幸而天子自爲者四海人莫死亡者或
欲以亡亦然陛下以爲不缺則折削不用之淮南
齊北兢不可也一內自反誠何
以堪之一恩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
抵彊者先反淮公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荊則
又反梁彭越則又反燕王綰兵捕則又反彭越用
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應給最弱最後反長
沙獨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兢設而最忠非
獨性異人也亦形兢然也最令樊酈絳灌數十城
而王今雖已疑臣可也令稍越之倫列爲徼侯而居
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
皆忠計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前醢則莫
若令如吳濞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參建諸侯而少
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昔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聽命大下雖有狡猾民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詘令稱以適定制令稱以適各爲若干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發之謀不生柴奇闕章之計不動善大臣效誠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臣故願陛下之義臣故願陛下安燕道臧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燕亦不亂委裘而治也子產相鄭簡公而鄭國不侵不亂未聞其有長大之名也子常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時隆下惟慄而久不爲此天下之氣方病大瘇一指之大幾如股。

平居不可痛信一指指身應亡聊。○指其六反。

失今不治必爲劇痟後雖有扁鵲有痛痛不能爲已醫扁鵲也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領居下倒縣如此。

臯之能解狗爲國有人乎非賢倒縣而已但又類

辟且病痱。痱足病痱也。

病痱不得臥上作枕。

病痱不得臥上作枕。

病痱不得臥上作枕

爲戎人諸侯，抗陛下威不息。北此安窮？百長養此患將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安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

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健寒切。於民之肌膚，欲民之親己，不可得也。進計於陛下者，爲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治戚寒切。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安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安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安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安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安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下何所極也。進課者率以爲是，則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之安之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徙其前後，說其君臣，離其種人，說使遂各生變，然而猶有不肯行，所以爲安也。總可遠加，而亟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貲值者，綵綺羅縠，爲之飾好也。下同。綸衣綠履，偏諸綵，綸，青綬也。偏諸，雜色也。以偏諸綵綬者，以爲諸綵雜之也。綬，音受。自殺之表，統之異，統以偏諸綵綬者，美者補縫，補縫謂綴之也。綴，音陟衛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針客者，以被褐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應人庶望，得爲帝服，僭侈下服，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胡者，治木有也。

義之爲書、不報期會之弊、以爲大政、治國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豈當心而鄰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化於俗流、失世壞敗、因循苟且、陛下又不自覺、臣等下下、使文了有疲、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立不柚、則僞不修、則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猶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生、則舉以予師、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南郊、乃筮、筮而不知大體所爲、不吉、則更選、吉則太子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皆所以教之孝也、太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傅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妄者也、

四十六

問之矣門人疑夫子之道甚大不可及而子貢以多學而識之爲問夫子之道一以貫之而已子貢以爲然也蓋夫子之道雖大而其用則不外乎日用之間雖其用之不窮而其體則不離乎一心之妙門人不能遍觀而盡識故夫子因子貢之問而語之以此蓋欲其即用以求體即體以盡用不可以用而忘體不可以體而遺用也程子曰聖人之道大而無外精而無間其用則散在萬事其體則具於一心門人以聖人之道大而難名也故疑聖人多學而識之以爲不然而不知其實一以貫之也愚按此說最爲直截簡當而其下語之間又自有渾然氣象讀者宜潛心玩味以求聖人之氣象可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小人所趨不同只爭箇義利而已義者利之和利者義之害有利心便有害義處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見賢而思齊則己有不善者改之矣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己有善者存之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見志不從謂見親志有不從也又敬不違謂又當敬而不違也勞而不怨謂雖勞苦而不敢怨也程子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有微而無顯有勞而無怨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觀其志則其子之賢否可知父沒觀其行則其子之孝否可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孝之大者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肖之子而已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事物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體雖嚴而其用則貴於和順然非禮以節之則和者流於放肆而亦不可行矣先王之道斯爲美者言先王之道其美在此也小大由之謂小事大事皆由此也有所不行謂雖知和而和之不以禮節則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者言之必可復者義之合宜者也恭者容之德遠恥辱者免於取侮之謂因猶依也宗主也親所親近之人也人能於此三者謹之則有以自守而不失其所親亦可以保其終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言君子之學不務口腹之奉而務德業之修不貪逸樂之安而貴勤敏之益不尚口耳之學而貴躬行之實不徇流俗之非而親近有道之士以自正其所學如此則其好學之篤有不待言而可知者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聞夫子之言而知貧富之間不可以入於道故以此二者問於夫子蓋自處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其心之樂有以勝乎貧富之間而其事之禮有以盡乎貧富之外矣然未知其果能此也故夫子告之以此蓋雖未能遽造其極然其趨向之方則已得之矣子貢又聞詩人之言而知學問之道有精益求精之意故引以爲證而夫子又以其能舉一而反三也故又因其所已知者而告之以其所未知者蓋子貢之學雖已有以知其大者遠者而其心未嘗滿也故夫子每因其所至而進之如此其終又將覆

也大任亡之變治亂之機其安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而智益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段貫則在乎左右而已夫明明之人生而則哲若欲不與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萬而不能相通行自絕死而不相為者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最為教最急大教行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元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教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或終而曰唐太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敬慎使民遷善遠辱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

器置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異以畏在天下之而在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矣黃帝堯舜垂衣而天下治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而德澤亡一有不慈亦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曉夜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亦其效大驗耶

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醴泉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

如陛、衆庶、如地故卑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
廉近地則堂卑、廉、隅也、高者難登、卑者易及、理執然也。
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官、職也、有卿之官、有大夫之官、有士之官、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況善諭也、民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辱、故曰、其亦可以加此、
殺、弑也、以臣殺君之辭、言其罪大、及大夫以民維其上、不遠也。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人、則奪其芻者有罰、芻、草也、○蹴、子六反、
君之龍臣、雖或有過、刑殺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上像、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厚其恩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
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
管仲弃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廉耻不行、大臣無遁、握重權大官而
泰趙虐、趙、襄子名也、○虐、七約反、
有徒隸亡瑚之心、摩夫、望也、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

者、天罰、言不衆敬、
言本由不敬、而召之、天也、
習也、臣聞之、廄焚、
中之臣、
子余反、
之矣、吏民皆伏、以敬畏之矣、今
也、退之可也、陽之、況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
係縲之、
司寇小吏、罵詈拘管之、於
也、大甲殺者、習知尊貴者之、
也、
之物、非所以對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戮人安
宜矜如此而頓序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及趙襄子、
滅之、移事智伯及趙襄子、豫讓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故也、此所以爲上像、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厚其恩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
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
士報之故、此、豫讓也、反君事、行若狗彘、已而抗
節致忠、行由爭列、中大夫、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
爲也、頓首、頓首、謝也、○襄、如字、

集180-184

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有可乘之便則拿上行政貶四海而利之目人人將何所不至故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顧炎武曰禮義廉恥

足乎！今秦以區區之地，制天下之命，而使之不敢動，其勢安在？

今秦之富，倍於諸侯，其民習於戰鬬，其士輕於赴難，其君臣之間，上下之交，相信相親，相與守其國家，其勢固可以無變。

然而秦之所以能為秦者，以其地利之便，而又有以得之也。

夫秦之地，東有殽、函之固，西有巴、蜀之饒，南有汗中之利，北有胡貉之用。

此所謂天府之國，地勢之便，民之所以為強，而國之所以為固，雖有百萬之師，不能動也。

今秦之所以

知天下之可定也、故遂發兵而東、以爲不可故誅去不義
而存亡繼絕、以安天下之民、不義者雖彊大必誅、
而天下安、故大者不驕、小行以成大功、今治地
千里、王其一、越雖彊、不過以其半與我、我以
其半與閩東、故分爲二國、以便事越、而實以
自利也、今閩東以舉兵之故、徙其民而空其地、
而天下安、故大者不驕、小行以成大功、今治地
千里、王其一、越雖彊、不過以其半與我、我以
其半與閩東、故分爲二國、以便事越、而實以
自利也、今閩東以舉兵之故、徙其民而空其地、

北邊、三郡城與東甌以爲藩蔽、不可者可徙代王而
都淮陽、東北近於梁楚以北著之河、參差錯也○
及淮陽、包取也、東西近於江、參差直略
後之有其心者、度居而定之、江淮之閒不敢謀、
是以禁暴楚陛下高枕、終無北顧之憂矣、此二世之
利也、今不爲此、諸侯雖服、異日復相聚約
而反、雖以太公呂望爲之謀、猶不能安也、則大諸
侯王宜各以其子若弟爲之、分其土地、以王諸
侯、使悉發其兵、以誅暴秦、分其土地、以王諸
侯、使悉發其兵、以誅暴秦、

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若此子、雖使不肖、不可謂仁、
臣聞聖人之制事也、不自是而已、故能不自是事故使人中得與其
意忠惟陛下留意、
東甌王亦上書言兵屯久苦、願舉衆內徙、乃悉舉
之江淮間、
其冬、淮南王安入朝、
淮南王安入朝、

爲忠正之計者乎、今陛下誠不忘先帝之功德、
之也、當時之務、莫急於此、
竹被遷之門欲而死、夫天下既以死之不當今奉尊
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
其父哉、臣公孫賀之子太子之友也、賀爲丞相、父子皆爲
父哉、臣公孫賀之子太子之友也、賀爲丞相、父子皆爲
叔向代主也、後悉快志劉丁以衛伐人之閒、爲亡也、固
爲俱鼎而已、淮南雖小、數布當用之、
矣、秦作甘泉大搏伐木、是以危漢之齊於策不便、
之財、北非有子胥門公孫於廣都之中、即疑有謀諸、
別、啊趙於兩君之間、動
所謂假賊兵爲虎

貲者也積累之也今公鑄錢

刑殺將甚不詳余何由忽此更議必曰禁之。
榮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
其利深倍錢如貴而起集市之利又不足以禁矣數
數不勝而法禁數書銅使之然愈致錢布於天下其
為鴻博矣今國家可榮白七錢而殺之甚微為利
彼則勿令布則其不為錢不審
之弊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難罪日
眾不相覺 交采多者抵罪多者一緊百數及吏之
報其獄不止延者民人困於上獄到租日益市井之
所疑惊奔走者甚眾夫緊法以誘民使入陷阱統
之事固自敗之貨物必平四交以作兵器以假貴
賤輕重之權 錢輕則以衛數
百多少有制用足富及五交
以論高貨云而富家以收奇
奴逐事貝民中人交若七交
多而物敗而為功今久遲七
而行書竭臣誠傷之。

通泰論

生將去乃用此以堅
彊也

而守之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陳
涉之才不及鄉曲之譽不及孔子之賢行不及鄒魯之士倉卒起於隴畝之
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嚮
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
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之王侯也鉏耰之徒非抗於九
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
業相反何則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出處事見前漢書陳勝傳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
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割漢中西舉巴蜀東收要害之地
北取漢中之郡以制其敝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爲之謀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家無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
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割漢中西舉巴蜀東收要害之地
北取漢中之郡以制其敝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爲之謀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家無事

子富有天下乃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
問遂過而不改二世受之因而不改其欲非也胡亥
襲秦之餘以治天下人畏威不守關梁不問
又佩六國之印而欲毋亂豈不難哉秦王之時外有
良將而內有賢臣上下和睦同憂敵國之災合從締交
守在四夷秦王恃此可以安枕而臥矣遂不寤悖使子嬰
有庸主之材俾君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未當忽也奈何繼踵而亡哉

秦王之不信可見於此交了眾立遂不寤悖使子嬰

曾鞏曰周之興以諸侯爲扞牧而秦之興以郡縣收私威而專勢周之亡以諸侯之強而秦之亡以郡縣之弱周秦之興亡異勢是豈秦之所以異於周哉所以異者周之所以興者非一端秦之所以亡者不出於一道

也故湯武之興桀紂之亡天下之人皆知之秦之興二世之亡天下之人皆知之
也故湯武之興桀紂之亡天下之人皆知之秦之興二世之亡天下之人皆知之

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
故業因遺衆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
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
是時趙有平原君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
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
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甯越一作甯越徐尚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田忌廉頗趙奢之
制其兵
常以十倍之地自為之
敵九國之師遬遬踵

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勢、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三王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力政、彊侯暴戾、以相禽滅、而周卒亡天下、秦繼四塞之固、

因天下之便、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各號類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有觀其變、大寒老利徯褐、簞食壺漿、而迎其軍、豈有暴虐哉、

世有庸主之行、而不忘賢臣之一心、而憂海內之患、故能內親其骨肉、而外信其功臣之後、建國分土以封功臣之後、使各反其部、甲兵罷、弊則幣帛以振孤窮、周急繼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

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飾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成德與天下天下集矣仰四海之內皆灌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鄰行疫猾之民無離上之心萬不軼之臣無以伸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非能紀綱姦邪誅罰而止弗改惻然後悔偽並起而上下制遁蒙其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視處窮苦之實成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道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實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薄昭（原文帶有太后弟封號侯及南陽太守等官職）

子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文帝時以驕恣不用謀法帝令賜子

欲陽國為布衣守冢眞定恭王（名普父北）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顧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舌以萬民為帝妾比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冰風雨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牲牷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

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寔定先帝後父不前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古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倚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舍諸侯之貢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卿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

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 齊王 高祖 高祖入關不能守走歸京師 酒北王 酒北王與居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實藩反 遷為侯以便國法也

故周齊行之於古蠹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棄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其在所藏匿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御史主爲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王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案

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大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本管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溢行多不軌追念皇遲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曰之必若大王昆弟歡成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下當書不覺後

集180-193

漢

晁錯

上言兵事書

論募民實塞疏

請徙邊民以實塞下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

上言兵事書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敕編注

漢

晁錯 潁川人文帝時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事景帝即位爲御史大夫建議削諸侯地以彊中央卒爲吳楚七國所殺

上言兵事書

臣聞秦以來、北攻胡、辟地築城、不可勝數。然而胡人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其大利、高后時、胡人入燔北地、殺掠數千人而去。其小利、入邊地、殺吏卒、人寇盜邊、殺一二人而已。其大入也、以十萬騎、其小入也、數千人而已。今降胡義渠蟄西之屬、皆在漢塞內、與匈奴雜處、其俗同、衣服不異、其勢必有匈奴之心。一有風吹草動、則馳射之士、不過數萬人而已。邊境之民、素習勞苦、力田蓄積、以養其上、以給軍事。故民之所以輕去其墳墓、而不重去鄉里、以其有蓄積、而不憂衣食之匱也。今使遠方之卒、守邊數年、則不習地形、不知民心、又不能耕而食之、則必仰給於民矣。遠方之卒、不習風俗、則勞苦而有罷心。以勞苦罷心之卒、守邊備之民、此其勢不相得也。又況匈奴之俗、人人自戰、以圍爲解、以合爲離、以走爲追、以解爲合、以分爲聚、以聚爲分、其來如飛鳥、其解如絕弦。

急者、（中略）丁寧服習、（中略）三曰器用、（中略）山林積石、（中略）山丘阜、（中略）山陵足衍相屬、（中略）山林積石、（中略）山丘阜、（中略）山陵足衍相屬、（中略）

兵法曰、支五之備、漸車之水、（中略）小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中略）小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中略）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中略）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中略）

通、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步兵百不當一、（中略）通、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步兵百不當一、（中略）

幽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中略）幽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中略）

盾三不當一、（中略）短兵相接、（中略）少木蒙籠、（中略）盾三不當一、（中略）短兵相接、（中略）少木蒙籠、（中略）

支葉茂接、（中略）此矛鋋之地也、（中略）此矛鋋之地也、（中略）

長戟二不當一、（中略）幽遠相伏、（中略）此劒楯之（中略）長戟二不當一、（中略）幽遠相伏、（中略）此劒楯之（中略）

地也、（中略）步騎相雜、（中略）短兵不接、（中略）地也、（中略）步騎相雜、（中略）短兵不接、（中略）

動靜不集、（中略）短利弗及遠矢同中、（中略）動靜不集、（中略）短利弗及遠矢同中、（中略）

敵之首領矣、（中略）此矛鋋之地也、（中略）敵之首領矣、（中略）此矛鋋之地也、（中略）

也、（中略）兵不習勒卒之過、（中略）也、（中略）兵不習勒卒之過、（中略）

也、（中略）上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論、（中略）也、（中略）上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論、（中略）

叫譟不可以及遠與、（中略）則何奴之兵同朋不能中與亡矣同中（中略）叫譟不可以及遠與、（中略）則何奴之兵同朋不能中與亡矣同中（中略）

不能入與千鈞同（中略）此郷不省兵之禍也、（中略）不能入與千鈞同（中略）此郷不省兵之禍也、（中略）

五不當、（中略）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中略）五不當、（中略）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中略）

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君不（中略）

之兵弗能當也、（中略）則何奴之兵同朋不能中與亡矣同中（中略）之兵弗能當也、（中略）則何奴之兵同朋不能中與亡矣同中（中略）

之兵能當也、（中略）此郷不省兵之禍也、（中略）之兵能當也、（中略）此郷不省兵之禍也、（中略）

之由以、（中略）堅十之術也、（中略）之由以、（中略）堅十之術也、（中略）

為小以強為弱、（中略）為小以強為弱、（中略）

死乎勝、默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蹛之屬來歸款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繫牛以益其衆、數千之衆、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馬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傅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竊愚、脞死王庭、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請募民實塞奏

臣聞秦時北攻胡、略取榆溪河上（榆谷名在今甘肅）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與粵者、非以爲邊也、欲以廣威德而致遠方之貢職也、秦民死者、固以多矣、又頓弊中國之士力以事無窮之欲、甚非useful之道也、今天下已平、海內爲一、人民樂業、不善於地、其勢不能相贍、故貴粟之道、生於貧富之差、而貧富之差、在於有用之與無用、今驅民而棄之於不用之地、其不可得粟甚明、以言其遠、則不可以守、以言其近、則不可以戰、屯戍之士、曾無所食、則內自盡於民、外不得不仰委輸、遠方之卒、雖有百萬、不可得而守也、地不愛寶、必將有應之者、今以往事觀之、胡寇侵邊、其所得不償所亡、其所殺不補所傷、是以兵出無已、民常困極、夫胡地廣大、多畜牛羊、其人隨寒暑、逐水草、居無城郭、耕田之業、以射獵爲生、其性能寒、揚勁之弓、射遠之矢、其人生而同俗、少而習兵、其長足以逾高絕遠、其短手以馳騁射獵、其急則人習戰備、以侵伐爲務、其天性也、上下和親、以守其職、不須賞祿、而人樂爲用、此匈奴之所以強也、

將軍人後以官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人謂取其左、（左、證也）不順行者深惡有背叛之心、其民雖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之有拜爵之賞攻城略已則得其財內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錄生之報死事之後不行、（後後也）大下明知禍之如流水者奈以威勢而行之也、（威勢權也）大下既定、天下從然及已定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以威勢而行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必隨畜牧而轉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非有城郭田宅之生業也、中國之所以離之則易以擾亂、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逐水草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非有城郭之固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而堅緻、其性能寒、揚勁之弓、射遠之矢、其人生而同俗、少而習兵、其長足以逾高絕遠、其短手以馳騁射獵、其急則人習戰備、以侵伐爲務、其天性也、上下和親、以守其職、不須賞祿、而人樂爲用、此匈奴之所以強也、今以中國之民、養匈奴之性、而欲與之爭勇、則不知其說矣、故曰、貴粟之道、生於貧富之差、而貧富之差、在於有用之與無用、今驅民而棄之於不用之地、其不可得粟甚明、以言其遠、則不可以守、以言其近、則不可以戰、屯戍之士、曾無所食、則內自盡於民、外不得不仰委輸、遠方之卒、雖有百萬、不可得而守也、地不愛寶、必將有應之者、今以往事觀之、胡寇侵邊、其所得不償所亡、其所殺不補所傷、是以兵出無已、民常困極、夫胡地廣大、多畜牛羊、其人隨寒暑、逐水草、居無城郭、耕田之業、以射獵爲生

幸處邊境、選將吏以治衆、甚大惠也、然命遣方之守宰、或由吏不知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疇日以備之、設使爲之高城深塹、其間石布粟、令有城一城、其內城周百五十步、復爲一城、其內城周百步、城雖百丈、十步一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其人還赦復其田器廬舍免其田器廬舍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其人還赦復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皂及輸奴欲以耕商者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皂及輸奴欲以耕商者不足、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令冬夏長稟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

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寨下之民、緣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鄙之地、胡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爲築室家、有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勤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鄰聚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衛敵也、使卒之驛宦爲戰守之具、其民如是則邑甲相救助赴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里一亭、亭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士、自士千、御名也、假士如假倉之假、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盧者、此者謂有智慮之習地形知民心者、若則習民于射御、出門教戰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

一定於外服弱以威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收則守相助疾則相救昏姻則相親生則相愛之心是以相死如此也故寇至則合符而興發同力而赴敵之民非利土地財貨而死不旋踵矣夫耕耨之民非利土地財貨而死如此也故務民於農桑薄其賦斂寬其租徭使民富而知禮義也

欲富國者必務積貯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古人有言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計雖遇堯湯水旱之災民無菜色蓋備之以豫則有餘不備則不足以此觀之國非三年之積不足以為國家非九年之蓄不足以保社稷夫穀者天下之大用也聖王以之治天下賢人以之理萬物耕桑者衣食之源也故堯舜之時雖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家不困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背本而趨末棄農而逐利雖嚴刑峻法不能禁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君以之為寶者以其上用之故也是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手握可以周海內而不窮者以其一日而當百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人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斂冬藏伐薪樵炭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冬不得避嚴寒四時之間亦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

住其中、物貨如此而很被本卑之災急政暴歛、賦斂不出的今面祿安帶其有者半賈而貴亡者取倍稱之息、求
[illegible]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乘時轉物、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貨必倍故其利不耕耘、安不暴曝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千萬子錢、內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賈之物也乘上之急所貨必倍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賢長對 文帝一九年、詔舉賢良文學士踏在
猶為急第、紹上製策詔之、對策者百餘人、晁
是選出大夫人、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
牧而為五帝先、力牧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
桓得管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
之建衆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
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
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
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題以
臣銷文馭、猶言備數聊
曾等事之、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
中尉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門、明於國家大
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
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法宮、路
寢也、殷曰正
靜士紀大、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下不覆也、根
著之徒、亡不載也、自根著地者、草木及
其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
後陰陽、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嘉露降、五穀孰、秩
孳蕃、臧、賊氣悉、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
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
之功也、詔策曰、施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
明之、臣聞二王俱王、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二王生而不傷也、人情
莫不欲富、二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二王扶
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二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
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勤衆使民也、本於
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
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
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
言極諫、愚臣竊以五帝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
臣、故為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
身而不敢怠、不容私、盡心力不敢於遺患難
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仁能居
尊顯之位、自行、名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直諫也、非
以若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
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

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則民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漢高祖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輕如此則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重舉小者罰輕如此則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重也 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道者品而史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 謂逆上意而行放傷民

賈誼新書卷三

漢 賈誼

保傅

臣聞黃帝之時，舉人有期，其大者以輔主不正，其次者以免過其年，其小者以防閑其身。故黃帝之行重於天下，而後宮出嫁，尊賜孝悌，慶民不知，明詔軍師，愛敬君之意成，以此後王為行重於天下之也。

天大夫、永建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也。親耕節用，親民不奢，誅憂勞百姓，利侯就都，各得其所，而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受賜甚厚，未能報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諂策計慮，以五帝之賢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竊自親之，三王俱賢，則臣竊自帝其中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俱賢，則臣竊自帝其中莫能及。故冬當其世而立功德，皆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天子之謂也。窮閭戮不勝者易其勉民貧窮者變其業，今況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人子之財，曾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姦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行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輦陛下清光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行羣臣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行羣臣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行羣臣

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此蓋北面事人之所以爲多辱也不如其爲之於
今欲極天命之常做無窮之樂究前乘之機不出反
掌之功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
難此愚昏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牡有畏其景而惡
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
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爲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
湯之於亳也一人攸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
救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薪不盡火不滅
而數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
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然其所止趨
百步之內而不發者也（楊葉自言所
以不發之由）編生有基礎生有胎納其基絕
其胎麟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罅之積勤幹（統古
必盡也書傳之通訓幹事上因文之
義而爲及衆所共爲也）水非石之鑽
索非木之鋸漸磨使之然也夫鉥鈦而耨之至石必
盡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稍丈量徑而寡失夫十
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搴而拔（如蘗言
若蘗之
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此言高下之
勢）其未形也階級而升其未也故聖
王之制貴其所以治之而禁其所以亂之此百世不易之道
也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政而天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當不知變而傷及道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人亡道喪之世者天豈欲扶持而全
安之哉但勉勉自己矣許包學問書傳之通訓幹事而知益
別強勉自道與德同起與人有功比皆可使通至而
宜有效者臣高曰從政四解（大學今書云克哉克哉
之義先強勉之謂也）書曰（大學今書云克哉克哉
也）義與智（道者所緣通於治之路
也）義與智（道者所緣通於治之路
也）義與智（道者所緣通於治之路

學校創始曰重修者以有修之材料使仍舊貫以加整之焉伯者之位點不及也

實教行焉此書所謂樂教化之功也上者本作樂之時通川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相與之樂不成改正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漸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善哭喪亡哀樂感於哀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善哭喪亡哀樂感於人深矣然而樂氣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作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可文武之功業後世翕然復興焉人人美之而作大雅之篇焉賢佐之所大夫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之所大夫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衰於己非大將命不行反其所樣持論謬矣其統也原問天之所大夫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王者之所為祖其所為宗者天之所為也王其所為王道之端乎天者在陰陽為德陰為刑刑

王教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成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謂冬首和仲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成功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面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陰於陽仁仰不尊生而育之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易稱元者善之長也）（說文曰元始也）謂一爲元者（說文曰元始也）之明大也（說文曰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三宝（三宝謂天地人也）（說文曰三天地人之道也）（說文曰三天地人之道也）（說文曰三天地人之道

大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攻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抵、冒殊扑執、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陽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不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此之謂也、亮在位七十載、廻遠於位、以輔虞舜、舜知不可辟、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咸熙之輔佐、纂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大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於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雖在上、尊卑昏亂、有雜政亡、故文王時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道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然而勞逸異、者所遭之

臣聞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抵、冒殊扑執、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陽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不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廻遠於位、以輔虞舜、舜知不可辟、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咸熙之輔佐、纂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大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於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雖在上、尊卑昏亂、有雜政亡、故文王時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道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然而勞逸異、者所遭之

時異也、孔子曰、吾從周、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者、質之飾也、孟子之論學校、所以明彝倫、興賢能、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室旗章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是以古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仕、設貴賤之等、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曰、養德以材之養也、爵祿以勸其能、故曰、勸能以爵之勸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是以古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仕、設貴賤之等、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曰、養德以材之養也、爵祿以勸其能、故曰、勸能以爵之勸也、

然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宵晨興、憂勞萬民、恩惟往古而務所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勵也、今制曰、大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大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荏苒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

臣足徵切事策云者出藝而未獲於時務故有此言

史既广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叛為市（市出之名也）不亦宜乎（言不宜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其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繆氣氣充寒暴生疾遂殺民未濟有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由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言不必賢也）且所謂功者以仕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

康壯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者列於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遠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大罰走諸矣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陛下之盛德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下士利而授官修德而愛民則天下之賢士莫不願為陛下之臣矣（言願為陛下之臣也）願陛下加意留神察其實焉（言察其實也）則康壯貿亂之名可及也（言及也）願陛下加惠定位則康壯殊路賢不肖與處矣陛下加惠定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竊不勝愚

（花樂曰提出舉校養士已得為商業佔領走法也如行之事與成法非故作之論如之對史不可成段子）

諸不（孔子遺物不者者去）

賢良對一

臣聞論語曰有如有王者其必世而後仁（言仁不可卒成也）孟子曰（孟子不）惠而不知為政（言為政不徧也）貧窮孤獨鰥寡（復下明問以切）生疾遂（言疾不愈也）黎民未濟有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其急而究盡卑德（言卑德不稱職也）非所謂（言非）罪也（言不罪）且吾古人有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君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大道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笞立

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探之天道下竇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論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憎惡怪異之所施也（書曰惟辟玉食惟辟作福作威）凡此見人之所為出其美惡之極乃於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古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今世廢而不修王道化民以改乘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廉之伏不可捕也不可勝誅不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一技有長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命命非中人不行性教之謂也下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萬物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節會聚相遇則有禮者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曉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養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人之性人為貴明於大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不為賤明於大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然後聚衍中聚衍中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明白十倫下愚染紂淫佚滅亡明白十倫下愚染紂淫佚滅亡故聖人莫不以修教防欲為務教化之所興在於天地之間與天地同流與日月並明與鬼神合德與四時序順與五行消息與陰陽調和與萬物終始與禽獸殊理與昆蟲異態與萬物殊性察於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其為道也日新其德月致其善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修教防欲為務教化之所興在

以起發於治災研與廢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今世廢而不修王道化民以改乘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廉之伏不可捕也不可勝誅不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一技有長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命命非中人不行性教之謂也下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萬物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節會聚相遇則有禮者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曉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養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人之性人為貴明於大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不為賤明於大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然後聚衍中聚衍中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明白十倫下愚染紂淫佚滅亡故聖人莫不以修教防欲為務教化之所興在於天地之間與天地同流與日月並明與鬼神合德與四時序順與五行消息與陰陽調和與萬物終始與禽獸殊理與昆蟲異態與萬物殊性察於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其為道也日新其德月致其善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修教防欲為務教化之所興在

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弊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為而治者其舜也（而）其餘雖衛靈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然（見）上忠殷上敬世上文者所繼之救（也）此百王之用以此三者交更以於變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詞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也）故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繫）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殷）之忠（者）以（除）下有明德嘉道、感世俗之弊清淨（無）為（與）民休息（也）故（順）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照、將欲興仁富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敏）竊（以）為（宜）少（近）所（聞）所（學）道（與）之言、運能勿失爾、名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急務、（一）（曰）此大臣輔佐之職、二公九卿之有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天地人之所（以）（成）（立）（也）（王）（者）（受）（命）（而）（王）（天）（下）（改）（制）（度）（更）（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亡）（變）道（之）實（然）（見）上（忠）（殷）上（敬）（世）上（文）者（所）繼（之）救（弊）（而）（已）（此）百（王）之（用）以（此）三（者）交（更）（以）於（變）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而）（治）（天）（下）（也）故（堯）（舜）（禹）（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雖（或）繼（殷）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因）（者）（天）（也）（所）（損）（益）（者）（人）（也）（能）（繼）（天）（者）（雖）（改）（制）（可）（也）（奉）（天）（者）（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然）（見）（乎）（上）（忠）（殷）上敬世上文者所繼之救（弊）（而）（已）（此）百（王）之用以此三者交更以於變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而）（治）（天）（下）（也）故（堯）（舜）（禹）（繼）（周）（者）（雖）百世

家食緜自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
是此王天之神亦天子之所宜法以爲
制大夫之所當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
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愈悒而拔其
葵、食菜日亦已食緜又奪其
賢人君子自好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
教長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貝卿大夫緩
於急而急於利亡揖讓之風而有爭奪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伾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小雅節南山、言尹氏大師好惡不則民
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大子大夫者民之所視效、
遠方之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
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乎大皇皇求
財利、當恐之不者、庶人之義當恐不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解、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
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必至也君
子之位當君子之行而食公俸体之制節不可爲者
易是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給妻子極愛、故民逸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
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二十倍於古更卒、謂給繇戍一月下更者也正
卒、謂給中都宮者也率計今人一
生之中乃戍及力役之事二十倍多於古也更工錢
十倍於古、鑒賈誼鐵賈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
又出口賦鹽鐵之利、官取二

或之官、或朋寮、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
一百多餘十也、或
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而以貧暴之吏刑
戮安加民慈仁、卿仁逃山林、恃爲盜賊、赤子道斷
狄戚以「爲數、決興徭而本改、古非田法雖難卒行、
宜少近古、服民名田以限不是、名田古田也、各爲立
名而以限之、不使過制、則不役爲名過制也、則
過、月名分給之、無有兼并、并兼之路塞、然後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
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
[illegible]孔光等申之、無帝乃下詔
[illegible]名、[illegible]之道、將不行、及[illegible]名田
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守數、而閒獨數百千里、[illegible]
或入九百里也、阻險林藪、弗能盡著、[illegible]覩之若
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載白之老、
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保、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大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
獨、養老、長貧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悅德、天下攝然、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
革、今閒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重難
之、越、方外之地、劒髮文身之民也、[illegible]然
壹不本論、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連不已、[illegible]不可以短帶
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賈糴糟、[illegible]子、以接衣食、[illegible]子命由
[illegible]代之盛、[illegible]越不與受正朔、非彊

賢將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明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illegible] 與輸而濟飢 [illegible] 拖舟而
入水 [illegible] 行數百千里來以深林叢竹、水道上
之病相隨屬也 [illegible] 會未施兵救刃死傷者必衆矣、
前將海士反降下先臣使將軍問急將兵擊之、先臣
[illegible] 以其軍降處之 [illegible] 後
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未屈擊、而疾死者過半、親老弟沈孤
子藏匿、設令幸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暴骸骨而歸、
悉衰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
而暍上半疏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百民之各
以其業喜之氣、和天地之精而災氣爲
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愍愉於心、
今方內佚豹欣之聲、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
溪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婁閉、[illegible] 不及夕、[illegible]

行[illegible]之殺數多[illegible]
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者及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弟沈孤
子藏匿、設令幸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暴骸骨而歸、
悉衰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
而暍上半疏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百民之各
以其業喜之氣、和天地之精而災氣爲
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愍愉於心、
今方內佚豹欣之聲、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
溪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婁閉、[illegible] 不及夕、[illegible]

臣安窃爲陛下重之不得[illegible]方[illegible]形者多以越爲人
衆兵强能踰邊城[illegible]
[illegible] 與輸而濟飢 [illegible] 拖舟而
入水 [illegible] 行數百千里來以深林叢竹、水道上
天絕所以隔外內也、其人中國必下領水之山
嶮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
變必先山谷下界中、[illegible] 積食糧、延人伐材治船、
邊城守候設準越人有人伐材者、[illegible] 收捕焚其積聚、
燧白越、余邊城[illegible]越人隊力薄材不能堅戰又無
車騎步勢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

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
之、五倍[illegible]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必委質爲藩臣陛下以方寸之印丈
之組頃、授方外、
而威德並行、不勞一卒、不煩一戰、
欲有滅之也必知乘逃人山林險阻
之行則去之則復利聚將
各擅鹽食殖之絕
得紛紜職紐丁壯從逆老弱婦女居者無食行者無
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追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將使蒙
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叢不可得攻、而軍屯守塞垣、
乃出擊之、秦兵大敗、
內發動百姓繇役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
逃相從集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雄始覺此老子所謂
師之所起荊棘生之持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
皆從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書從、
功日、商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商宗發之盛天子也、以

鬼、
戰亡逃被校也如使
丁壯相與入山林險阻
之行則去之則復聚將
各擅鹽食殖之絕
得紛紜職紐丁壯從逆老弱婦女居者無食行者無
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追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將使
牛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下官之共相
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內明爽聖道負補
張、
池、
嬴之野下以四海爲
池、
牛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下官之共相
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內明爽聖道負補
張、
池、
嬴之野下以四海爲

玉几、
而南面稱制
德惠下乘德惠以親
澤被萬世傳之子孫
四維之北施於之地
國家之
大漢
武之
面役百姓
面役了鑿鳥、
宇藩以身爲
而不畢其患非忠臣也安得
奇宗發之盛天子也、以

師爲一使之任也、今決發一人鎮撫之、則超人資服、
國越王弟餘善數上書、
上方命嚴助論之於殿
閩越王弟餘善兵往也是時閩兵遂出踰嶺
降
安

決
服安
上書務農
徐樂
上言世務書
司馬相如
諫獵疏
上父疾
諫伐匈奴書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書
化民有道對
公孫弘
禁民挾弓弩對
司馬遷
五帝本紀贊
十二諸侯年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惠景間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禮書序
樂書序
律書序
曆書序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吳太伯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孟子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儒林列傳序
太史公自序

欽定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臣徐乾學等奉

古論上

歐

歐陽修

晏子相齊

士言世務詩安與主交觀其所以云救也（救攻）當何相見之晚也

管仲既死桓公不忘其賢常稱述其言而行之（稱舉也述道也）故桓公雖霸諸侯而能以德終其身（霸諸侯謂為諸侯盟主也）

晏子既沒齊國日以衰削（削減也）至威王宣王之時（威王宣王皆齊君名）復脩桓公之政（復脩桓公之政謂脩其霸業也）而齊復興為戰國強（戰國強謂為戰國之強國也）

管仲晏子之賢豈不欲其君為堯舜哉（為堯舜謂為堯舜之君也）然而不能者（不能謂不能為堯舜之君也）時也（時謂時勢也）

夫子之時（夫子謂孔子）王道缺（王道缺謂王者之道缺廢也）禮樂廢（禮樂廢謂禮樂廢壞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謂政教文質所以救時之弊也）當是時（當是時謂當孔子之時也）周室雖微（周室雖微謂周室雖衰微也）然天下共尊之（共尊之謂天下共尊周為天子也）諸侯雖彊（諸侯雖彊謂諸侯雖強大也）不敢加之以大惡（大惡謂篡弒之惡也）

故夫一言之貶（貶損也）重於華衮之褒（華衮之褒謂華衮之命以褒有德也）一字之誅（誅責也）嚴於斧鉞之威（斧鉞之威謂斧鉞之誅以威有罪也）

是以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謂天下之人臣也）修德進業（修德進業謂修其德而進其業也）惟恐不合（不合謂不合於王道也）

故其為法也（其為法也謂其為褒貶之法也）使乱臣賊子（乱臣賊子謂乱臣賊子之人也）見善則足以勸（勸謂勸為善也）見惡則足以誡（誡謂誡為惡也）

其褒貶善惡（褒貶善惡謂褒善而貶惡也）足以勸誡（勸誡謂勸為善而誡為惡也）則不可增減一字（增減一字謂增減一字以為褒貶也）

其去取之間（去取之間謂去取之間以為褒貶也）不可以容易（容易謂容易其去取也）

故游夏之徒（游夏之徒謂子游子夏之徒也）不能贊一辭（贊一辭謂贊一辭於其間也）

後世之士（後世之士謂後世之士君子也）學者不幸不得聖人之意（聖人之意謂聖人褒貶之意也）而各以己意揣之（揣之謂揣度之也）

則是非褒貶（則是非褒貶謂則是非褒貶之法也）不一於聖人（不一於聖人謂不一於聖人之意也）

而善惡無以勸戒（勸戒謂勸為善而戒為惡也）

雖多亦奚以為（雖多亦奚以為謂雖多亦何以為也）

偽、鶴來汪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不營則盜賊銷塗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天爲和之至也臣聞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其降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陪國、此民之始者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士民罷敝、百姓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銷毀也、虡、鍾柱也、以爲黎民、得免於戰國、遂明天子、人人自亦不復用、兀兀黎民、得免於戰國、遂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利土節廉下恥功羣臣輯睦、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黔首安安、奈不行是風俗移變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忠正者忌、諛諂者喜、厭令耆欲者衆、明其美惡者罪、日閒其美惡、忠廣心遂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雎、發適戍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挂縣也、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叫、陳勝吳廣舉陳、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守尉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棘矜戟柄也、矜音巨斤反、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會同、壞長城、長城、制以禦胡、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
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
匈奴非所以安邊也捐親戚而不顧 [illegible] 兵休
而復起遠者愁苦遠者驚駭所以持久也今天下
郡甲摩劒擐弦 [illegible] 轉輸軍糧未見休
期此天下所以憂也人兵久而寇起事煩而慮生今
郡之地政錢千里列城數十形埶壞制帶脅諸侯、
非宗室之利也觀齊所以亡公室甲六卿大
啓也卜筮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
也甲兵器械非特殊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
可勝誦也

徐棠 [illegible]

上言世務書

急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兎解、昔今一也何謂
土崩秦之末田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翟罾繳于之
賢閭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苦奮棘矜偏袒大呼天
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不堪而
上不憐下怨而上不知故曰土崩也由民困而主
知陛下不憐之所以為資也此
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兎解昔
秦王朝天下之患在於匈奴何謂匈奴昔匈奴
控弦之兵是也七國謀反大連數百萬以制諸侯
非宗室而安土采食之民聚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
徒本安而安土采食之民聚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
之謂兎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兎解由此觀之天下
非皆由此觀之天下
誠有土崩之勢顯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陳涉是也兎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
無亡加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
楚是也兎皇帝百刃能為亂事此一謂者安危之明
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關者為東五穀數不登、
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兵數循理而
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則之勢也故賢士獨能為化之原制於安危之機修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

則之勢而已矣故虽有强兵、陛下逐走獸射飛
禽、以游其志、縱馳驅之樂、日若自若
如、從容談笑之間、計從忽之貌、極馳驅之樂日若自若
雖使朱伯之笑、不足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久名
不能使、不動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必以千倍自必成康、也、名何
下大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雨澤之
名不難作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
然後處穹安之實、揚厥聲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
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行後、攝政而指千公、恭儉
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
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爰征而不服哉、
臣聞如、

危於無形、禍因多藏於曠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部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主文假

名人

元年上書

秦

武力

後生事

漢使劍奴書

臣聞明王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惡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可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吳闔閭伐楚、五戰入郢、昭王出奔、闔閭弟夫
概奔楚、自立爲王、昭王反國、夫概奔吳、闔閭伐越、傷將指、還國而死、夫差
有報越之志、臥薪嘗膽、三年而越滅吳、天下既平、天子大憓、大徵、周禮
曰、有道伐之、有罪誅之、）此聖王之所以慎兵也、夫以秦之彊、行天下之
所以不敢動者、六國之從親也、今以陛下之威、發兵而攻匈奴、譬猶
使羣羊而攻猛虎、固已明矣、且夫匈奴之地、廣袤數千里、皆可以
騎射、其天性也、逐水草遷徙、隨畜牧而轉移、其俗、上馬則控弦、
下馬則養畜、事利則進、不利則退、其見敵也、如鳥之集、其去
也、如雷霆之震、其來不可追、其往不可及、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
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於平城之圍、高帝悔之、遣使劉敬往結和親、
然後天下子子孫孫、賴其利、今以陛下之威、而欲擊之、卻吏成、諫曰、不
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搏擊也、搏擊之勢、人之
急擊不及、猶搏影也、）此其大較也、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
於平城、（平城縣屬雁門、）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張弩也、）
代谷果有

東方朔字曼倩、以下、平原厭次人也、姓張氏、父不詳、朔初生、母夢長庚星而孕、及生、以星名之、朔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誦文選、二十學孫吳兵法、皆通習之、

出關說遊靜慤、大意、

上林苑、書、作囿、音又、

之憂、應之以、騶、淫靡麗天、表、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益屋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是爲三輔、

青後越

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上、帝其、買欵、一金、買讀曰價、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

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業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也、且猛獸、時、

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

土、而思者、老泣、涕血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斥、却

地、而阻之、騎、東西、爲南北、亂、

來、夫一日之樂、不足以、爲、又有深溝大

常、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長、

可以爲苑、何必益屋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是爲三輔、青後越

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上、帝其、買欵、一金、買讀曰價、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

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業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也、且猛獸、時、

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

土、而思者、老泣、涕血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斥、却

地、而阻之、騎、東西、爲南北、亂、

來、夫一日之樂、不足以、爲、又有深溝大

常、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長、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

可以爲苑、何必益屋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是爲三輔、青後越

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濟、其地從、從、東、南、

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關、以西、都、

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嘉、嘉、即嘉魚、二水名、

故爾陸海者、鴻鵠所鳧、古陽中山、高平曰陸、鵠、地高、

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楩柟、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

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秦階、三台也、每台二

符、見於客中、鄭玄、起京、兆、凡六星、符六星之

時非所以、富國富人也、大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殷、九市、宮中、鄭玄、起京、兆、凡六星、符六星之

時非所以、富國富人也、大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上、帝其、買欵、一金、買讀曰價、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

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業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也、且猛獸、時、

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

土、而思者、老泣、涕血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斥、却

地、而阻之、騎、東西、爲南北、亂、

來、夫一日之樂、不足以、爲、又有深溝大

常、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長、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

可以爲苑、何必益屋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是爲三輔、青後越

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濟、其地從、從、東、南、

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關、以西、都、

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嘉、嘉、即嘉魚、二水名、

故爾陸海者、鴻鵠所鳧、古陽中山、高平曰陸、鵠、地高、

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楩柟、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

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秦階、三台也、每台二

符、見於客中、鄭玄、起京、兆、凡六星、符六星之

時非所以、富國富人也、大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殷、九市、宮中、鄭玄、起京、兆、凡六星、符六星之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顯近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皆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黃紈、黃色也、紈、厚繒也、○紈音丸、足履革舃、革生皮也、不用臺也、以韋帶劒、但容用韋、不飾也、舃、夏之葛履、殷之白舄、周之赤舄、皆複底也、○舃音昔、蒲爲席、蒲爲席、亦尚質也、○蒲音普、兵木無刃、兵器如木也、無刃、不足以治兵器也、○長緝無文、緝、集也、言內有文彩、上無文緣也、○緝音七入、集上書奏以爲殿、殿堂也、○殿音丁練反、惟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國土爲狹、

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闕門名也、○闕音厥、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飾、○被皮義反、人彘瑇瑁、瑇瑁、甲有文彩、○瑇音代、瑁音冒、垂珠玉、設戲車、教駭逐、飾文采、戲珍怪、奇戲、雜奇百之鐘、擊鼓之鼓、作倡優、舞郷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背本而趨末、背本謂不務農事、趨末謂工商之業也、○趨音趣、陛下、何不試從臣之計、孤甲乙之帳、婚之於四通之衢、帳、帳設也、○帳音張、婚、娶也、○婚音昏、以觀百姓之趨利也、趨利、謂貪財貨也、○趨音趣、好音呼報反、下同、其不足者也、郤之、郤、空隙也、○郤音隙、貧者必富、富者必貴、貴由窮巷起、窮巷、貧賤之居也、○巷音項、百姓、裂地而貴、官內曰化、官外鄉風、然而發跡者有之、發跡、謂興起也、○跡音迹、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如其不足、而忘之、今陛下賠黥、黥、墨刑也、○賠音陪、黥音其京反、劓、截鼻也、○劓音魚器反、斬趾、斷足也、○趾音止、以爲僇、僇、辱也、○僇音戮、而莫之恥、恥、羞也、○恥音敕里反、大臣有坐不廉、不廉、謂貪污也、○廉音力占反、汙音烏故反、則廷尉下之、廷尉、掌刑獄之官、○廷音庭、尉音鬱、而大臣有坐不廉、則曰、陛下幸賜之自殺、是上不以禮遇大臣、而大臣無廉恥之節也、○幸賜之自殺、謂不下廷尉、而使之自殺、○幸賜之自殺、謂不下廷尉、而使之自殺、○幸賜之自殺、謂不下廷尉、而使之自殺

侯抶弓矢斯張、射人既同獻爾發、小雅賓之初筵之篇言
賓中也思閒習士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
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
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止、長民以自衛而抵法禁抵觸也是擅賊威
由弊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弊姦而廢先王之典、使
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司馬遷曰以雅尒
相承並謂雅
爲正者錄
其事而見之、

太史公曰、太史公自古爲秦記舉者古帝王
繫諜、學者多異辭、尚書獨載堯以來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五帝
祕及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者多古文說
不經、縉雲氏之不若空同氏、軒轅氏之不若神農氏、
與也、余嘗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五帝本紀贊 五帝堯舜紀者古帝王之號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者
記天子之事也司馬遷自謂此處爲太史公官職
太史公自古爲秦記舉者古者年
其事而見之、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 世本起黃帝訖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
諸侯年表序者
譜又作牒
年經爲一表中興紀
之世表所
以譜諜

解論語之義遵循而叢之以孔子
作春秋歷譜及公子羣父孟勝之說至周厲王末嘗不
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
而笑子魚見之而歎、蓋有自也、
師摯魯太師名摯
子魚宋大夫公子目夷字子魚
上林賦曰、於是乎蒐
乎、何、詩人本之衽席、
廣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陵遲以惡盛其
過公卿懈怠周陽作風王遂奪於疑亂自京師始而
共和行政乃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
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
淫侈不軌、賊臣矯子滋起矣、齊桓帥楚其在成周徹
胙、尹政百里、或在王甲胥匡王河、齊負東海、楚介江

准泰西雅州之例、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者征經常如徽號孔子明王道、下七十餘君莫能易、若威而服之、是以孔子稿爲成學治古文者必删其煩重以制義法、王肅、故西觀周室論史記具陳行事之興壞、論其篇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子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下四十章爲鐸氏微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未詳

秋有微旨趙孝成王時、共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據據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案有公孫固無所述、別無所述、

記世論其辭略、欲一觀端要難於是請十二諸侯自其和篤孔子見春秋國論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必删其煩重以制義法、王肅、

秦楚之際月表序、

月經事而名長、

太史公論楚之際、明作難發於陳涉虐民滅秦自項氏援亂誅暴平定海內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古未嘗有、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殷周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大、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周以豐鎬、鄙雍梁岐、雒涇渭之間、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隳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子弟之內起於閭巷、合從而伐軼於二代、矜奮之勢、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當非大哉、當非大哉、

聖哉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王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土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宇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表]以功臣人者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小者侯也]

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齊趙淮南燕趙梁楚荊代吳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轄[度河濟河]以東薄海爲齊趙[北]負海限以長城[東帶江淮]爲梁楚[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南越]北邊[匈奴]西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餘]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京兆]凡十五郡[大縣之所治也]

而公主列侯食邑[其中]有人口[者]大率民二[三]戶[耳]庶[其]次[有]半[戶]小者[或]數百戶[耳]大國[不]滿[萬戶]小[者]數千[戶]

少故廣強惡得以銷伏四海[承]海內[之]大勢[之]初[定]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或]淫亂[或]荒[淫]無度[或]以[酷]法[誅]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免]其命[殞]身亡國[絕]祀[夫]大者叛逆小有不軌於法以免其命殞身亡國絕祀

大子親於上[由]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漢]承[秦]帝[之]制[令]故齊分爲七[諸]侯[國]而[悼惠]王[肥]適[長]分爲六[國]而[城陽]共[王]爲[長]分爲五[濟北]濟南[菑川]膠東[膠西]淮南[衡山]廬江[皆]以[厚]德[讓]而[天]子[支]庶[爲]侯百[數]由[是]及天子支庶爲侯百數

則分二[也]由[是]及天子支庶爲侯百數

利[除]爲[定]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南]越[齊]趙梁楚支郡名山[大]川[分]布[犬]牙相[錯]封[畿]千[餘]里[上]足[以]本[強]幹[弱]枝[漢]之[勢]也[然]不過[數]十[城]小[侯]不[滿]百[里]公[上]足以本強幹弱枝漢之勢也然不過數十城小侯不滿百里

北邊郡[與]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南]越[齊]趙[梁]楚[支]郡[名]山[大]川[分]布[犬]牙相[錯]封[畿]千[餘]里[上]足[以]本[強]幹[弱]枝[漢]之[勢]也[然]不過[數]十[城]小[侯]不[滿]百[里]公[上]足以本強幹弱枝漢之勢也然不過數十城小侯不滿百里

波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滿]百[里]公[上]足以本強幹弱枝漢之勢也然不過數十城小侯不滿百里

過數十里[上]足以本[強]幹[弱]枝[漢]之[勢]也[然]不過[數]十[城]小[侯]不[滿]百[里]公[上]足以本強幹弱枝漢之勢也然不過數十城小侯不滿百里

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剖]犬牙相[臨]參[差]犬[牙]相[錯]東其[阸]塞地利[強]本幹弱枝[漢]之[勢]也會[單]明而爲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

諸侯[或]以[德]貢[上]益[地]之[時]今[後]世[利]害[形]勢[強]弱之以仁義爲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高[祖][定]天下表明有

太史公曰、吾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勲以言曰勞、以伐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
爵之誓曰、使爾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相陵夷、故微也、余讀
高祖侯功臣、察其行事、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
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尚矣、
之後、見於春秋、尚有應侯之侯伯、爵三代千有餘
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
五六百戶後數世民或貧困、爵或至四萬小侯自全如之子孫驕
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
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
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
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
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
民也、人窮安能乘爲之金貂鏡鑛以繫其飾、黃鉞之路
爲之色爲之翰墨文章以表其能、
日樂師學鼓鼗、而八音以諧其心、日廿五味爲之
庶幾酸鹹以致其美、
無情好玲善爲之琢磨、至德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
大羹玄酒、所

以助其流傳救其影響是以君臣朝廷尊賢賤之
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
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
親之交周衰禮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
歸，
子貢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問
大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中庸以下、
漸漬於失教彼限於成俗乘之徒沈溺不舉或適所
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充滿乎孔子門、必也正名於衛
楚或入河海莫不揚波矣泰有天下悉六國禮儀
采擇其善點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
以來未於倫比光有四海取捨通顏有所增益減損
大振苛繁改自天子衛號下至庶官名
少所疑改考文則備有可議欲定儀體考文好道家
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何非故罷去
之孝景時衛定大亂軍於世務刑名數十諫學
異日、諸侯藩輔比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
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

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
上陛之制詔御史曰、著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
士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
而同歸謂因民而作、
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
關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大初之元改正朔
行用夏正以
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
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
樂書
太史公曰、余細觀書至於君臣相敕無是幾安而
殷肱不良萬事墮哀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
慾以悲彼家難、可不謂哉恐懼善守善
終成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侯能思初安能
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
治定功成制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
者益異而不相襲樂益盈而不持則領凡作樂者所

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減損爲樂、樂其如此也、

鄭譯明樂志作作樂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

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移化助流政教天子

跨民咸豫滌邪穢、卑酌飽滿以節

躬於日常聽視而鳥獸

感而見慢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

邪慝興起、且作世辭

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伸

尼不能與辭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勸世作五章

聚斂見放

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

敬之平

以刺時

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

國流湎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

二世猶以爲趙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

色趣俾千里馬名滿趙細過於役也

所以亡也起高臺、五彩

自朝廷下至人民、升以接歡喜合歡勤非此和說不

通解深不流亦各一世之化良耶之樂何必華山之

陽、巍然之高、觀沛訪三侯之章、

緣耳而后行遠乎、

今小兒歌之、

今海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恩孝文孝景無所增更、

於樂府習常肄傳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

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

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移化助流政教天子

跨民咸豫滌邪穢、卑酌飽滿以節

躬於日常聽視而鳥獸

感而見慢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

邪慝興起、且作世辭

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伸

尼不能與辭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勸世作五章

聚斂見放

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

敬之平

云龍水中居

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

國流湎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

二世猶以爲趙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

色趣俾千里馬名滿趙細過於役也

所以亡也起高臺、五彩

自朝廷下至人民、升以接歡喜合歡勤非此和說不

通解深不流亦各一世之化良耶之樂何必華山之

陽、巍然之高、觀沛訪三侯之章、

緣耳而后行遠乎、

今小兒歌之、

今海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恩孝文孝景無所增更、

於樂府習常肄傳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

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

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移化助流政教天子

跨民咸豫滌邪穢、卑酌飽滿以節

躬於日常聽視而鳥獸

感而見慢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

邪慝興起、且作世辭

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伸

尼不能與辭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勸世作五章

聚斂見放

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

敬之平

云龍水中居

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

國流湎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

二世猶以爲趙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

色趣俾千里馬名滿趙細過於役也

所以亡也起高臺、五彩

自朝廷下至人民、升以接歡喜合歡勤非此和說不

通解深不流亦各一世之化良耶之樂何必華山之

陽、巍然之高、觀沛訪三侯之章、

緣耳而后行遠乎、

今小兒歌之、

十律制事天地萬物度軌日星星於六律有十二陽
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爲律黃鐘
太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六律爲萬事根
本其於兵械九制尤重故云望敵知
吉凶觀氣而音尚宮吳書太陰吹律合商
之氣而應勝負角之聲而少徵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
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安險阻救危
殆自今血蔵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
怒之氣吉凶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
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
水害共工水官少昊氏衰而爭帝位顓頊時天下
見亂遂興遂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
山大川能興雲雨潤於萬物以利百姓故有德則
昭有功則祀有罪則誅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
明軍約質制必信舉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

三代之富然身寵若尊常用顓頊可不訓樂焉豈
與田儋閻於太公教太公法不權尊重稱云德化不
當用兵大至窮戾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
哉故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
忘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
拘豺狼足追四鳥與非徵也百戰克勝諸侯慴服權
非輕也奈世宿軍無用之地義與二十萬衛北邊至于高守玄菟
連兵於邊陣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絆羈於越勢非寡
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吞生窮武之不
知足甘泉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
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崩呂后時高祖時天下
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轉蓼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
軍陳武等議曰南越負阻西羌北胡匈奴數侵邊
且擾兵阻險選鋒觀望進退輕利文帝時天下
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
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休息以一封蠻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奈民之亂功罪宗室共
不薄胡謀居正位常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

平準書

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奸物不軌商賈滋多而貨物騰踴貴

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錙銖兩也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一黃金一斤（直萬錢）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

餘業以稽市物物騰躍（漢書作騰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大夫乘（一作駟）馬（一作駟）或不得聚（漢書作具）（非）

民不可使故不以爲急（非）（漢書作急）（非）（漢書作急）（非）（漢書作急）

其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食音嗣）乘馬者或阡陌之間成羣而牸牝者絀（牸音自牝毗忍反絀黜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有義而後知恥廉隅節退（廉隅謂稜角節退謂減損）是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有義而後知恥廉隅節退（廉隅謂稜角節退謂減損）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鄉曲豪家宗族無官役而以威勢武斷於鄉曲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越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人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干戈興事行者賁糧（賁音奔）而負擔（擔音丹）者罷於道遷延而不解大農之用不贍乃募民入粟補官（補官謂補官職之闕）及至邊餘粟以給之（給音急）大抵盡西北一隅而已（隅角也）然兵革之費不與焉（與音預）其明年山東被水旱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貸（振音真）猶不足乃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秦中謂關中）三輔（三輔謂京兆馮翊扶風）五萬口（口謂人口）衣食皆仰給縣官（縣官謂天子）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冠蓋相望（冠蓋謂使者之車）費以億計（億十萬也）於是縣官大空（空謂財用匱乏）

諸侯用區區之齊踰成霸名（踰越也）楚用孫叔敖決芍陂（芍音酌）而霸（決謂決水灌田芍陂在今壽州安豐縣）魏用李克盡地力（盡地力謂盡地之利）爲魏文侯之相（文侯名斯）以富國強兵而天下爭於戰國貴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兼并之資而無農桑之業（兼并謂兼人之財并人之業）以末致財以本守財（末謂工商本謂農也）用本守財（用本守財謂用農以守財）以武一切（武一切謂以武力一切取之）取民財物（取民財物謂取民之財物）或以集貨財（集貨財謂聚貨財）或以消貨財（消貨財謂散貨財）或以貯貨財（貯貨財謂藏貨財）或以轉貨財（轉貨財謂運貨財）或以守貨財（守貨財謂守貨財之利）或以失貨財（失貨財謂失貨財之利）或以得貨財（得貨財謂得貨財之利）或以治生（治生謂營生）或以保富（保富謂保其富）或以起富（起富謂興起其富）或以富貴（富貴謂富而貴）或以貧賤（貧賤謂貧而賤）或以損貨財（損貨財謂損貨財之利）或以增貨財（增貨財謂增貨財之利）或以貴賣（貴賣謂貴賣其貨）或以賤買（賤買謂賤買其貨）或以多取（多取謂多取其利）或以少取（少取謂少取其利）或以取下（取下謂取下利）或以取上（取上謂取上利）或以上下（上下謂上下其利）或以取奇（取奇謂取奇利）或以取贏（取贏謂取贏利）或以取與（取與謂取與其利）或以與取（與取謂與取其利）或以出貨（出貨謂出貨財之利）或以入物（入物謂入物之利）或以出入物（出入物謂出入物之利）或以取物（取物謂取物之利）或以與物（與物謂與物之利）或以出物（出物謂出物之利）或以入貨（入貨謂入貨財之利）或以出貨（出貨謂出貨財之利）或以入貨財（入貨財謂入貨財之利）或以出貨財（出貨財謂出貨財之利）或以入物貨（入物貨謂入物貨之利）或以出物貨（出物貨謂出物貨之利）或以入貨物（入貨物謂入貨物之利）或以出貨物（出貨物謂出貨物之利）或以入貨物財（入貨物財謂入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貨物財（出貨物財謂出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入財貨謂入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出財貨謂出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入財物謂入財物之利）或以出財物（出財物謂出財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入財貨物謂入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出財貨物謂出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入財物貨謂入財物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出財物貨謂出財物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入財物貨物謂入財物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出財物貨物謂出財物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入財貨物財物謂入財貨物財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出財貨物財物謂出財貨物財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入財貨物財物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出財貨物財物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入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謂出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之利）或以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謂入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物之利）或以出財貨物財物貨物財貨物財貨物財貨

備寶藏、不為榮、然各慎其所好、欲以垂名後代、
欲以內業、洵內之士、功利不足糜餧女子紡績不
足也、但男兒故云、此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中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
去云、蓋云、孔子也、祗回、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
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
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斯可謂至聖矣、
伯夷列傳

太學者載籍所傳、考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於箕山、其上
巢由不受

潁水之陽、由之卜居、潁水東流、繞其下、方諸侯之
尚未肯許也、如太史公之為也、太史公曰、吾登箕山、其上
者以土階為基、
只至堂二尺、不忘
箕山之節加

張良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秦皇帝大索天下、
滑長卿小說曰、良之所
逃隱及夏之時、有仲雪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先殺務光之人、而不受
曲述事具非實、
蒼有前聞、余不敢言、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諸軼詩可異焉、
之文部下文是也、其傳
詩
傳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孤竹君長子伯夷
封時至夷齊之父名初

劉者改字公主應劭云伯夷姓墨胎
氏為忠去孤竹古城在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
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
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
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
首陽山在河東蒲坂之南

彼尚由今采其微矣以暴揚於世夫豈
虛哉忽忽沒今我安適歸矣士窮乃命之衰矣。遂
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
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
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
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
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
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
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
者死權勢趨利者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
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
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
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孟子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曾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
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
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
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
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
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人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遠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騶有三騶子
其前騶忠以談見于威宣之間及鄒衍睹有國者益淫

後、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言其大體、施於中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其小物、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也、九州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孟子稱之初始、又非深觀變化、深音勿

太史公曰、余嘗功令下名處學官之路、博開學以爲後先、案本脫去黜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而卒業不廢書而歎也、且夫大雅卑宮室而陽雖作、酌、廢微而賢榮堅、若俟志行、政由德國故孔子閔王路

廢內都道與、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樂之至於斯也、故因魯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

弟子傳、以達其意、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遷夫子之業而著書、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之

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興太平之化、為百官表率、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詔丞相、制曰、可、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聘娶奢侈、或逾法度、嫁娶之家、或不及禮、貧窮之人、或失匹偶、鰥寡孤獨、朕甚憐之、其議所以防之、有司奏議曰、民之初生、固有陰陽之施、男女之別、夫婦之道、人倫之大綱也、綱紀不飭、則民有淫放之心、淫放之心作、則人倫之道廢、人倫之道廢、則夫婦之義乖、夫婦之義乖、則淫辟之罪多、淫辟之罪多、則刑罰之威用、刑罰之威用、則骨肉之恩薄、骨肉之恩薄、則怨讎之敵深、怨讎之敵深、則殘賊之禍興、殘賊之禍興、則鬥訟之獄繁、鬥訟之獄繁、則背畔之奸生、背畔之奸生、則萬民之命殘、萬民之命殘、則饑寒之患至、饑寒之患至、則盜賊之誅衆、盜賊之誅衆、則斷獄之官任、斷獄之官任、則賢不肖渾殽、賢不肖渾殽、則陰陽之和繆、陰陽之和繆、則貴賤之等失、貴賤之等失、則庶人之議行、庶人之議行、則朝廷之治虧、朝廷之治虧、則諸侯之化薄、諸侯之化薄、則中國之俗敗、中國之俗敗、則四夷之風侵、四夷之風侵、則中國之俗壞、中國之俗壞、則四夷之風入、四夷之風入、則中國之俗亡、中國之俗亡、則禽獸之害至、禽獸之害至、則五穀之災生、五穀之災生、則饑饉之患興、饑饉之患興、則疾疫之死多、疾疫之死多、則喪葬之費廣、喪葬之費廣、則生業之產破、生業之產破、則孤寡之老窮、孤寡之老窮、則奸邪之罪衆、奸邪之罪衆、則治獄之吏煩、治獄之吏煩、則冤結之民積、冤結之民積、則和氣之福薄、和氣之福薄、則災異之譴臻、災異之譴臻、則日月之蝕著、日月之蝕著、則星辰之變見、星辰之變見、則山崩之害生、山崩之害生、則水溢之敗起、水溢之敗起、則鳥獸之孽興、鳥獸之孽興、則昆蟲之妖作、昆蟲之妖作、則五穀之實傷、五穀之實傷、則鬼神之祭絕、鬼神之祭絕、則天地之氣亂、天地之氣亂、則萬物之理失、萬物之理失

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
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
天下儀表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春秋辯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絕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
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和平而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
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

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
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
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
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也不知其義則
君臣上下亂矣故春秋之義禁未然之前而法施於
無形之後人行其中而不自知也則陷於刑辟而不
救也故曰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
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
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
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
爲禁者難知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
上遇明天下得守職道事興其成各序其宜夫子
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
人曰伏羲至純厥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
樂作於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
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

漢
王吉
諫昌邑王疏
王式列女疏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魏相
諫伐匈奴書
條便宜奏
陰陽月令奏
趙充國
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一
屯田奏二
屯田奏三
屯田奏四
鄭昌
請定律令疏

張敞
上書其妻
幼眞薨奏
上官桀誅賊事
賈捐之
請棄珠厓對
匡衡
政治得失疏
治性正家疏
貢禹
戒妃匹褻寵疏
貢禹
務省費奏
言錢幣書
言風俗書
嘗罪之
入殺人贖罪議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御選

古詩二

漢

王官字子夏梁人好學明經初爲
郡文學士兼治尚書教授數百人爲開門大
講設八節古疏缺十人之席令莫近於忠直數
陳得失書數十上疏輒見納用後爲諫大夫遷
諫議大夫病卒

陳元達

爲城門校尉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漢末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小姑所遣
自誓不嫁其家逼迫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
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仲卿妻
作詩自誓不嫁其家逼迫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仲卿妻

庠序興朝則甘露醴泉時雨慶雲冬則爲風寒之所困痛癢之不知也又非所以通仁義之路也大腹夏之下細腐之上（腐與腹同）數（數色主反）非所以全養之際下及敖則之盛考仁學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若更生登高爲發憤忘食以樂脩德其樂脩德之間蔽休息之利形趨選步趨以實下（今人不行則謂已下雖弱不能行）不暇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壽

已此非太平之果也古聞聖人之治天下成育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蘧伯玉恥行於深宮得則天下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平土爲行於深宮得則天下遲不備類只言治乃不能化遠民者弱而已此非太平之果也古聞聖人之治天下成育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蘧伯玉恥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播調之失則人下成育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蘧伯玉恥行於深宮得則天下遲不備類只言治乃不能化遠民者弱而已此非太平之果也古聞聖人之治天下成育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蘧伯玉恥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非公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修明王制陛一世之民跡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當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其端以備向也唯陛下財擇焉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通計慮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豈以一人也故相文扶微興廢、要在文武之業、深加百姓、功德諸侯莫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未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政內是以海內富殷興於禮讓周密罔漏上下和睦群生各得其宜動合無窮之統垂之後世傳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生莫重於死使人死而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蓋聖王之制死刑所以昭天命也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故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孔子之所以傷也太半之亦凡以此也夫人

有安則樂生痛則思死傷楚之下仰水而不得故四
人不勝痛謂仰水以救痛也以喻人之有急則求助
明之主察貴得賢以救急也
孟嘗之放
卻客隱之猶以爲死君
除客何則威名聞之寇亂來告謂之養兵養兵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發已而起者謂之憤兵憤兵怒者必死利人之貨寶者謂之貪
怒者謂之怒兵兵怒者破特國家之大弊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圖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利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鬼出甲即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

兵入其地是思不知北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有難以動
兵軍眾之後必有凶年
爲歌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生今郡國多相多不實虛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案今年諸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
是愚以爲此小變也今若不愛此乃欲發兵報
徼外而作蕭牆之內也陰平侯樂昌侯平

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皆太子外
其文並
條便宜奏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廣而民和睦處
無同
德民多背本趨末或乏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
罪當萬死臣相知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
之優遊陛下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
獄施惠道省冗官損賦殫山澤波池殖穀也言不宗障之
使有
[illegible]
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貸窮發倉廩振
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廟勝謂於廟堂而勝敵也、且若廣易以計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平昔盡荒廢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
其間郵亭多壞敗者、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
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
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
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留三百八斛分屯要害
處氷解漕下、緒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米而下也、緒、理也、治也、浚深泊也、治
理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酢水左右田事備賦
及羌圍胡騎侵略各千倍馬什二疏草生發郡騎
省吏教令大司農胡輩陸下裁自
上門處及器用海畔
屯田奏

天下當如此兵矣條何稱使之
擊兵謀而已也

并當隴種在阿西之河南也使生他變之發十也治潤陝中道橋
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
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課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酈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屯田奏三 上後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慶慶未伏誅兵決可期
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
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
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發擊虜何以
止之又秋冰開前言曰我告羅軍兒盜

所在其不引久而得了效立斬以不
別人而并擊我其意恐今兵不出得士變
牛與虜爭利者為一
將軍號計愛矣

臣愚以為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舉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徼乘羣羌頗
暴略畜產收穀者不絕皆因天時令相捕
斬之宜各思以為厄破壞可日月須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利則月而除窮則日久留屯田之便也
五有倍半乘衆列隨在
而不能害今出步士萬人屯田地狹平易多高山遠

人民其水草不可全禁也冬春多風木不堪與鬬圍為高樓
必取不前勞眾無合不如敵也的堪敵也
絕不為小寇則前兵可也 何今時是不能
內捍中將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安內自罷
敝之事而門戶所以視變也 又大兵一出
還不可復當卒亦未可全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
奴不可不備烏相不可不愛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
度之用以逐 陽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
爭於水或德本寧解兵有明詔官府鄉風

集180-248

集180-249

以上說明各項基礎名詞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但敘思路既熟、則以名思慮久處閒都、身逸樂而忘國事、非惡之論也。仇譙周也仇國陵來朝九譯而獻、重譯使來朝也、此非賢畜賤、不起爭攻、官奇異、周徙、搜市朝、劫列侯、更失紀綱紀、亂也。不然、自愛身避死、非明當之所處。糧盡力竭、坪其基業、存盡其孤弱、事即自某所至、都、終於其所、由發及病、以與之歟。

的大千、汪洋、自恣於一世之本、長哀之、實在今未絕根株、及初與、為自然、不過太原孔子、走其文、

務欲南北不患其害、然猶勿不過、由起、不過太原孔子、走其文、

放士、殷周之大仁也、然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鬼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成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重譯使來朝九譯而獻、重譯使來朝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也、齊桓公

貫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元帝召待詔金馬門、數名臣、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宦、後坐法棄市、

死、卷卷、不復故、孔子補兒、曰大哉、帝堯曰、無、民多、故、也、

不復故、孔子補兒、曰大哉、帝堯曰、無、民多、故、也、

事之德、也、不過數千里、西戎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此言聲教之不欲與、

降、教之於四海、此言聲教之不欲與、

者、不弼治也、故指、

放士、殷周之大仁也、然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鬼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成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重譯使來朝九譯而獻、重譯使來朝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

務欲南北不患其害、然猶勿不過、由起、不過太原孔子、走其文、

的大千、汪洋、自恣於一世之本、長哀之、實在今未絕根株、及初與、為自然、不過太原孔子、走其文、

閑中國未安、假武行文、則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一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鳳車在後、登崑崙以羽毛、繫於戴於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車上、天駕出則陳於道、周定、行則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吏不受獻、也、其令所方貢、未來獻、當此之

非遠物之來、之、而亂之降、乘輿之信、微矣、大後宮、

晶色、周流者、之處、後大用、帝、曰、文帝不行、故論為考之、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廷
掾小史錄日傳以來數爲邊害籍其
採宇城之中
鶴唳風聲人以援軍之至自投井死者不可勝數
石之免榮民爲鄙
到以爲八郡則人士離獄鳥數尺狐數白過歸錢酒
道之利以佐川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城劫起車
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號於後久子乘穿鄰孤兒
跣於道老母寡婦欷歔哀慟感傷和氣悲哭遙哉感動
之外郡南土益爲虎狗臣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許
爲使者是皆鄙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
有臨東國東大者獨自寧楚民聚久困連年流離離
其救節恤鼎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樂夫婦全
嫁女賣丁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肝腐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宇宙之忿欲肆十聚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
寃之鬼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豈弟正而字字愛也
君子所履德惟太平之路蜀遇史民觸法輒禁
北軍大校使日如得改行自新天下皆去罪歸元大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惟太平之路蜀遇史民觸法輒禁
教之後發邪不爲良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
獄此治亂之本行貝務迫富假民名賑之以穀義不
仲長統昌言故
者相時之宜雜
常典之異興承
秦之以比屋可
刑故設三章之
法大赦之令論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節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
今人上俗、令則長義好善色上修靡、廉耻之
節、無冬無夏值其農功、晉侯好儉而民蠢聚、唐風也
詩序云刺晉昭公也其詩曰、
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具俗皆務蓄而積財也、太王
之爲狄所逼而遷岐、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
夫仁邪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
之爲海牧害不寘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
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殷武之詩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
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共習俗無以異於
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
化之原本風俗之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
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
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散則明者
虧水中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
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更
安集之不得之效也陛下加恩天減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前日泉建帝宮衛器物假武行文將欲度周
成之際、絕殷周之衰也諸見龍珠且詔書名莫不欣
欣人自以爲見太平也官遂減宮室之度省騶虞之
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山澤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蠲繫囚之士、
招無欲之路遵六藝之意察干里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于仁矣俗易民靜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歡洽揚乎蠻夷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治生正家疏非內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之德而衰大亂之後名成王之初尤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若歸之、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謂天敬事鬼神鳥其高日、念我皇祖陛降廷止、
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福助其治
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制內
后之際所適長之分嚴之於內也甲不阿意新不先
君始論議者未揚先帝之成功帝之制度不可用

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
相是非吏民無所信悟寫恨國家釋衆成之業而虛
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思純樂之本罷申於遵制揚
功以定萬世之心天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之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本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
理情性而上道非夫、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
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
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叡通者、戒於大察、
寬弘少足者戒於煩碎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
溫良者、戒於無斷恭靜安舒者戒於後聽、廣心浩大
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動當戒、怠齊之以義、然後中
和之化生而萬物之變不敢逃矣故曰、齊莊中正所以崇德也文選
詩始國風終於商頌蓋本於陰陽之和而人倫也
不于嗟嘆正其家而天下定矣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制內
后之際所適長之分嚴之於內也甲不阿意新不先
君始論議者未揚先帝之成功帝之制度不可用

又觀其體樂舞造樂故為國莫不發腸碎碣蒙化
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
曰、君子樂節德樂、方今宮室已定正可奈何矣其餘盡以
德休光以垂其根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增益
而不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illegible]

敬十里與民共之行賈使能自一而稅工它賦斂錄
戍之役使民成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烝烝乂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皆承之以恭儉宮人不過十餘、衣履不
文、孝文皇帝、[illegible]為舍作帷帳、[illegible]、衣綈履革、[illegible]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於奢侈[illegible]臨朝入廟聖人不能別其甚非
其宜然非自知者也猶公曰吾何償矣今大
夫皆時俊者大子大子過人道其曰久矣承襲

敗亂綸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
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
已定正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宮[illegible]
物不過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illegible]廣漢主金銀
器歲各用五百萬、[illegible]工官費五千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宇也在[illegible]室也東[illegible]也東西廂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
當從之東宮、東宮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
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為大飢饉死者是也今民父母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
大臣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菩其大肥氣盛怒
至乃自齧作之、[illegible]之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
民父母[illegible]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慮[illegible]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illegible]減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譴逆天心又不為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
行之至孝宣帝[illegible]、陛下亦應故事

其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久皆大過度諸侯妻妾。
或千數百人豪富吏民爲歌舞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人及衆庶奢侈葬埋皆靡地上以實地下其
道從其儉者人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于產
多少有命審察後宮、選其賢者、出二十人餘悉歸之。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遣悉遣獨扎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廢焉可亡遣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
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
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
予人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
曰、人類烝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雅文王之詩
言人雖有初、鮮能有終、言難其人矣。臣願陛下深思參詣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
富仁不衰獨可以聖心參詣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
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陷君上下邪亂禹、不勝拳拳。
不敢不盡愚心大司空臣光昧死言臣聞古之食貨
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

其咎者今民家鑄錢、及諸侯官、
鉆鐵、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
當受其飢也器地數百丈銷除氣之橫地藏空虛不、
能含氣出實、斬伐林木不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
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半盜鑄錢、被
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
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刻衣食歲有十二之利、而
不出租稅縣官以末產收假貸之利、以足耕耘、
已奉穀租又出粟稅、
粟米也、細部私采、不可勝供故民
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翅賜之即復賣以賈、
富里豐、貴里貴、
窮則起爲姦賊、何者末利深而穀於。
錢也、足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
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
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
租稅條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讓及吏坐贓者。
皆禁錮不得爲吏。當此之時。大臣公正。
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平易近民。納諫不諱。
誅疑者以與天下。賜不誅。賞不私。
內大化天下。簡於刑罰。至於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十年間。兵革不動。
欲建功業。興禮樂。用度不足。乃行令。
毀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史。是以天下爵。
者衆。郡國忽役其誅則捐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以
上府者以爲右職。
猛能操切百姓者以爲
養而有財者選於世。
男孫者賞於官。故修
何以禮義爲。史皆高
故曰則而免銅者猶復
富執足以使是爲賢。
聲衆處姦而得利者爲
之壞。乃至於是。
求士不得與賢相。
興平治。致太平。官除。
有城者賑貸其誅。
陛貴人。通貧民。
耳。以樂道正身。不
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
將調和陰陽。陶冶萬物。
氣之和。
其德。
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
任私意。舍修行而仁義
酺。以太宗之治。
段誅姦臣。通放出。
大甲乙之最。
皆歸於農。如此不
富執足以使是爲賢。故君居官而富者爲
聲衆處姦而得利者爲非。子長弟父勉其子。俗
之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
求士不得與賢相。則利塗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興平治。致太平。官除。
有城者賑貸其誅。
陛貴人。通貧民。
耳。以樂道正身。不
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
將調和陰陽。陶冶萬物。
氣之和。
其德。
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
任私意。舍修行而仁義
酺。以太宗之治。
段誅姦臣。通放出。
大甲乙之最。
皆歸於農。如此不
富執足以使是爲賢。故君居官而富者爲
聲衆處姦而得利者爲非。子長弟父勉其子。俗
之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
求士不得與賢相。則利塗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入穀贖罪議 臣光曰。昔文帝欲廣露臺之費。而惜中人
四家之產。景帝欲修陵園。而節用錢不過三十萬。
故能移風易俗。躋於太平。今陛下即位。詔令
數下。皆以惠民。而入穀拜爵。贖罪之法。未有
所改。是以姦吏得因緣爲奸。富人得以財免罪。
貧民無以自脫。刑罰不中。實由於此。臣愚以爲
陛下即位之初。宜先下明詔。申嚴入穀贖罪之
法。使官爵不可以貨取。刑罰不可以財免。則
天下之人。皆知廉恥。而姦吏無所容其巧矣。
帝嘉之。
太子長仁而好儒。
初。竇太后弘黃老術。
閒內政給事中。
入穀贖罪議 臣光曰。昔文帝欲廣露臺之費。而惜中人
四家之產。景帝欲修陵園。而節用錢不過三十萬。
故能移風易俗。躋於太平。今陛下即位。詔令
數下。皆以惠民。而入穀拜爵。贖罪之法。未有
所改。是以姦吏得因緣爲奸。富人得以財免罪。
貧民無以自脫。刑罰不中。實由於此。臣愚以爲
陛下即位之初。宜先下明詔。申嚴入穀贖罪之
法。使官爵不可以貨取。刑罰不可以財免。則
天下之人。皆知廉恥。而姦吏無所容其巧矣。
帝嘉之。
太子長仁而好儒。
初。竇太后弘黃老術。
閒內政給事中。

考、皆以善人教誨而以北安定以西
人部賢聖之氣不能大行、以李覯回止議、
民自陰陽之氣不能大行、以李覯回止議、
有十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
義也、雖朱有之、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
不勝其欲利也、故堯舜之治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
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重犯罪、如此、則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定也、人品貧窮、父兄
困窘、門出照利以生活為人子弟者、豈不願死亡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利求收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

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臧於民不足則取
無、雖有周召之治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愛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
作業、離戶賦以贍其困、古之通
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起乎攻城已殺野
不收葬陳恩心而拜陳泥
大行納彼亡者對與道
足與論太平之滋味
生於窮困之中長於逢
觀有乎愚物昧之累不
不略陳愚心而拜陳泥
在乎富已止統而已
公卿、大臣者、國家之
而功施普器用利用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
絕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涸水竭其鈐越瓠敗其
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使死罪人百千萬錢減死罪
一等、罰金、為蓋贖以贖罪、其後
不一而足、宜使死罪人百千萬錢減死罪
使死罪人百千萬錢減死罪
一等、罰金、為蓋贖以贖罪、其後
不一而足、宜使死罪人百千萬錢減死罪

弊策而不進於行腳僧馬倦及至鳥驚
參乘曰、騶澤、乘小馬名、良執轡哀附與纚驟馳驅忽
如景靡過都越邑蹶如歷塊、塊、土也、追奔電逐遺風周
流八極萬里、忌何其遨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
之涼者不苦燠暑之鬱燠襲狐裘之煖者不憂至寒
之樓於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聽愉受之、愉、悅也、悅覽於之路、
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騏驥駑駘、必建仁策索人
采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囹空之

隆舜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策也、匡合、所謂建信
令不行化溢四表墳籍無窮選士貢獻萬舉畢臻是
以聖王不編官而職已明、不嬰位而聽已聰、恩
從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稷卨優游之望得遵
游日然之勢悟淡無爲之場、遵、自然之道也、言法
言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
祖、漚嘘呼吸如喬松、耽然絕俗離世焉、時帝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馬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諸葛縣官少季、服邪人凡
帝時爲司隸校尉

謝上書時侍中許章以外戚貴幸賓客犯事
許侍中私出入之章迫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遇
章於是收聚中大謁侍中車師印綬章曰卞欲收
臣懼怖伏文不足以滿其意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大人、官尊貴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
令卑溝渠、魚鼈、長被羞
辱之名故當罷耳、以
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明知爲惡之罰然後郎

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使命死節之臣、幸盡
苟合取容、何當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
蔽塞之氣、上感於天、足以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
下不忠之效也、臣誠駑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
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
下天設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鉅陽臣豐白日、大
可讓者、幸取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集180-261

漢

劉向

條災異封事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諫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定聽樂疏

杜欽

谷永

災異封事

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

王莽

策命孔光

公孫祿

上書言便宜

班固

典引

賈逵

論左氏傳

御選

古詩九

漢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曾孫、元帝
初、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吾史丹等、下獄免官、成帝
即位、復進用數奏封事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大變非常、微表為間、欲終不言、念忠
臣竭在職、敢有不忘、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為則
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哀公以
問不直、孔子曰、今舉直而錯諸枉、則民不服、
此言舉錯在所信、而已又曰、治民之要、在於
近賢遠佞、佞人在側、譬猶蒼蠅之集於溷也、
蒼蠅污白、佞人殘賢、亦使主闇、故曰、蒼蠅
之詩、刺讒人也、又曰、飴我釐麰、
（釐麰、大麥也、飴、遺也、大麥之詩、）
來牟、傳曰、行來麰麰、
（麰麰、麥之貌、）
麰麰、
（麰麰、麥之貌、）
故詩人喜而歌之、
（喜其麥之有收、）

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
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斯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爲非、其衆大也、此十月之交也、此皆不和、賢不
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
位也、周大夫祭伯來、乖離不和、出奔於衆而春秋爲諱、
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
政、

態、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畢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詩載陰陽之變、干戈之事、不絕於篇、春秋紀錄、
一日之間、山崩三、川竭二、夫人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
一大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
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星孛冥晦、雨木冰、李梅冬
實、七月雨雹、雪未及地、八月殺菽、大雨電、雨雪霆震、
失序相乘、水旱饑蝗之蟲螟、螽午並起、書其多也、當是時、
齊亂輸粟於前毀與將必用以終亡離之咎是以日月
係其所繇興、衰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賀
戎、百代之名也、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十月之交也、此皆不和、賢不
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
位也、周大夫祭伯來、乖離不和、出奔於衆而春秋爲諱、
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

軍、戰、儀、注、中、軍、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人、主、上、書
者、徵、召、直、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以、法
之、朝、臣、舛、午、五、故、反、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
授、增、加、文、書、紛、紜、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
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輩、朋、將、同、心
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內、者、亂、之、機、也、
乘、治、亂、之、執、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所、以、寒、心
者、也、夫、乘、輿、勢、之、人、子、弟、賓、客、集、於、朝、羽、翼、陰、附、者
衆、輻、輳、於、前、毀、與、將、必、用、以、終、亡、離、之、咎、是、以、日、月
無光、星、辰、失、行、皆、怨

衰之所致也天道表川之軌迹循常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徇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備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興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於春秋乎源其所以然者邊郡並進也邊郡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蕃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遂矣夫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門戶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邊郡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小疏前引箱刺之詩與易同義皆謂陰其也）管蔡旦居周位當是時進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虞成王能舒其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李斯趙高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如風之匪石不可轉也）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徇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備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興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於春秋乎源其所以然者邊郡並進也邊郡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蕃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遂（或蕃之或蕃之言或藩或蕃之也）夫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門（言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門戶也）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言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戶也）邊郡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小疏前引箱刺之詩與易同義皆謂陰其也）管蔡旦居周位當是時進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虞成王能舒其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李斯趙高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如風之匪石不可轉也）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徇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備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興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於春秋乎源其所以然者邊郡並進也邊郡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蕃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遂（或蕃之或蕃之言或藩或蕃之也）夫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門（言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門戶也）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言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戶也）邊郡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小疏前引箱刺之詩與易同義皆謂陰其也）管蔡旦居周位當是時進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虞成王能舒其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李斯趙高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如風之匪石不可轉也）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徇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備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興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於春秋乎源其所以然者邊郡並進也邊郡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蕃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遂（或蕃之或蕃之言或藩或蕃之也）夫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門（言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門戶也）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言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戶也）邊郡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小疏前引箱刺之詩與易同義皆謂陰其也）管蔡旦居周位當是時進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虞成王能舒其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李斯趙高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如風之匪石不可轉也）言心堅固不移如石之難轉也今如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施行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賢思齊焉見不善而內自省也夫出令如汗既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施行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賢思齊焉見不善而內自省也（內自省言內自省察也）故出令則如反汗川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宅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附文字巧言飄飄流言飛文譖於民間故詩云愛心悄悄慍於羣小（毛萇傳云悄悄憂貌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剛毅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乾卦九五爻辭象辭）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初九爻辭）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交戟謂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欽欽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午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詠而治者也故舜有四
方之詠而孔子有曲觀之詠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大地之心遠察幽親之詠覽
古奉之士觀山雪之高歷周公之旦進以爲法原蔡
叔之所以爲戒考叔段之禍省災異之禍以損當
世之緩放遠姦宄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利害昭晰如此太平之基萬世之利
迎臣等託肺附
誠見陛陽不調

不敢不盡所聞竊料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二條其
所以不宜宜泄臣事封事之自殺天
詠寢蓋易之折衍詩之指寔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
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昔武功申用人也詔
歸厚論之貢禹曰南寇桀驁既多受祉來歸自竄
我行永久不可
其勤至矣延壽斬郅支之功
久拙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司愚戎士也昔齊桓
公前有尊周之功
城都護延壽副校尉馮永

分明王者必遵三統、不變其道、所以明天命而安百姓也。

如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大雅文王之篇、

言子貢功業過句踐、而原其所以爲之之意、在於明天命、而不可不知人、故曰、利指如流之陳、歷億萬之世、經門牢之勞、而原其所以爲之之意、在於明天命、而不可不知人、故曰、利指如流之陳、歷億萬之世、經門牢之勞、而原其所以爲之之意、在於明天命、而不可不知人、故曰、利指如流之陳、歷億萬之世、經門牢之勞、而原其所以爲之之意、在於明天命、而不可不知人、故曰、

獲駿馬、士民頌軒宛王、周成之盛、重於宛王、役使者罷、

軒宛王、周成之盛、重於宛王、役使者罷、

利弘、猶不足以復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

軒宛王、周成之盛、重於宛王、役使者罷、

重伐不錄其過、遂封井陘侯、邳二千石有餘人、

今康居屠殫於大宛、郅支之虜、重於宛王、役使者罷、

其於罰也、而漢七不費斗糧、比於武帝、

其於罰也、而漢七不費斗糧、比於武帝、

功德自之、日常恐陛下忘孝文之德、因秦之阨世之長短、以德

爲劾故常戰栗不敢寧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

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上北臨廁、意慢愉悲懷、

追閒優於齊相武歸、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

大功未著、小惡數加、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天地之心、今之人主、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人主之道、

卻望曰、

欲斷無右臂、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

興故擇之、以爲無窮計也、孝文寫爲、遂薄葬不起

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

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邙山、已葬、已除喪、哲小、葬其侍微、雖葬猶
如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其物之所也、殷湯無
葬處、[illegible]也、文武周公葬於毕、秦穆公葬於雍、皋泉
宮前、館下、棺上了、葬於武庫、竹無丘壠之處、此聖
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
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
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以凡器、孔子葬母於沟、稱古
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
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
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
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葬而封、左袒右[illegible]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
坎、其高可隱、[illegible]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
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魯千有餘里、季子不歸
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
延陵慈父、[illegible]忠臣、周公弟、其葬君紀骨肉皆微
薄矣、非尚為儉偷便於事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
曰、不如速朽、斜州吕不[illegible]知葬之至、而造春秋亦
之如制下章[illegible]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illegible]公也刻飾
宗廟多築臺囿、後嗣丹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
皆大作丘隴多具、盜賊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鋼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
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
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
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發宮人、生藏工匠、計以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
萬之師至其下矣、[illegible]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人其[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
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
發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illegible]之禍、內離牧豎
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無德寡知、貪財欲葬、[illegible]、[illegible]、發掘
必速、明足觀之、[illegible]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
德陵園而奢修、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詩人美之、斯干之詩見也、[illegible]章道宮室
之如制下章[illegible]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illegible]公也刻飾
宗廟多築臺囿、後嗣丹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停各如此而絕起則者倫之待矣也陛下仰依前
簡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
陵增埤爲高廣上下也言若積土爲山發民增葬積以鵠數
營起邑居期日迫竝功費人爲百餘人萬億也死者
假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疾物
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
冢毀其宅多突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
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修之人又何爲
哉陛下慈仁爲美甚厚聰明叡達益世宜弘漢家之
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
爲奢侈比方丘壟說愚夫之耳隆一時之觀違賢知
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
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移
風易俗之要以時定制務從約節後世遵則以安神
靈以全孝道臣愚以爲宜如舊典葬於北山之阿因
高爲墳不藏金銀銅錫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
義存其大略而已無令後人有開山破石之勞無用
金玉珍寶之費無作廟殿正寢園邑以煩百姓無置
陵邑以損農桑如此則天心順而福祚興矣書奏不
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爲戒初陵之樞機模同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疏下成帝其感悟言而不從其計

極諫外家封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漫甚何上封事極諫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失御臣之衡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
者也昔管仲六卿管仲相桓公六卿管仲相桓公事齊有卿崔衛有孫寧
專任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
分晉韓魏其君弱弒其君孫父甯殖出其君衛獻
卻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卻專國政卒逐
昭公周大夫尹氏殭朝事殭與專同亂王室子朝子猛
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
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亂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
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母
之弟也專國擅勢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其弟也皆其號也專國擅勢
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甚危始穰范
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門恣壅蔽大
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
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
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聚趙王之尊驕盈

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閨內、鯖魚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繩墨斷自恣行、汙而奇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朝廷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潮黨比周、稱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故孝元皇帝悲痛燕王蓋主以疑二心、小宗宗盛而弗救、遵導呂霍而弗預、呂霍后家皆坐誅、內有篡弒之謀、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石交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成秦穆、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殿中、仆柳起於上林、幾窮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帝深納之、雖不可卒改、猶下詔稱揚其忠、賜帛五十匹、

濟南房氏、自孝武皇帝時冠石立於殿中、仆柳起於上林、根垂地中、雖立不生枝葉、故名焉、十三人者紫貂蟬充盈閨內、鯖魚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繩墨斷自恣行、汙而奇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朝廷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潮黨比周、稱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故孝元皇帝悲痛燕王蓋主以疑二心、小宗宗盛而弗救、遵導呂霍而弗預、呂霍后家皆坐誅、內有篡弒之謀、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石交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成秦穆、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殿中、仆柳起於上林、幾窮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帝深納之、雖不可卒改、猶下詔稱揚其忠、賜帛五十匹、

宜與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樂以養人為本如有過犯刑罰之過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曰胸之法也而行可請定法、制則制筆則筆、殺將務也至於禮樂則口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知可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特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特而獨索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訟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縣不習方嘗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險成不知禮義不見大化而獨厭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設門桑之以禮樂而民和陛初叔孫通將定鵾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

之論是為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不仁之人心非有規德惡能久其為仁明行皆冲和所宜為「則增業之」大府序曰特以其無異本而欲以其末也故曰設門桑之以禮樂而民和陛初叔孫通將定鵾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

大將軍延壽相似

前漢匡張酷吏傳 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涉屯王策定城郭功施遠覽城郭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卻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

殷殷盼涉屯聚用師則奉世寡而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過於國家淡其遣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制地節向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讒常誠生不知所從下常則節趨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田同類忘死信命殊俗

杜欽字子夏南陽杜衍人好經書與成陵杜鄴同姓字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訟馬奉世疏奉世以衛侯國客以便宜發諸國兵討殺溯車王威振西域不得封死後二年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欽上疏追

集180-271

翼奉 字少君 東海下邳人 治齊詩 好律歷陰陽之占 元帝時 徵待詔 後為諫大夫 隱而言封事 時地震 極引經傳 指說天下舉直言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所以治之、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不肖之象、故王治之象、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終始相生之變、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偽之以法、

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獨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誠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減賢藥賜錢、恩澤甚厚、又堪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是多通所習、日佐地震之效、小雅十月之交篇名也、刺日蝕地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日蝕地震、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在藏象天、六情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

次整林希元曰、想異二字當作王氏五侯百通、制切中實有此事、可為忠臣此說、奉永據王氏專政、因此而為此說、與史傳不相表裏、

引經散步傳說不

欠申動於親、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掌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三方為仁、此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丙為廉貞、百為公正、寅丙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大令謂嘉會禮朋友講習之屬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通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是以卜之甚非、變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末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災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牛陽反為大旱、其則有火災、在秋冬伯姬是矣、伯姬宋恭公夫人、唯陛下財察、明年四

月二未考此
日日時發史

醉宣宗時李君奭
由刺史入為京
兆尹以不附令
狐綯出為江陵
少尹

申勑刺史疏 牛僧孺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行日昃之勞而仁佚豫之樂允蹈聖道制惟中然而嘉頌的梗塗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見比來刺史多苛政政敎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臧刺史所察不循故事常多舉劾寫奏為牒目也 衆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

呵及細微賣義不量力於言未備 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則衆庶是故鄰黨閭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佚食周急之厚弭爭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閉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者傷思方刺史奉事非宜明申勑使昭然知本朝之旒脩臣愚不知治道難明主察焉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官終東郡太守

敎掾功曹敎 尊為安定太守出敎告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其不中用願自避退毋久妨賢大利廢不修職不可以效于里閭內不理之衆允蹈聖道制惟中然而嘉頌的梗塗陽不和無以蜚外 海水悉史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財以富貴大百揚不是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二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發矣今將輔送獄重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直史名今之官 永戚之歲之相隨入獄矣 史也

幼正衛張譚矣 商許人 郡縣乃令縣備盜賊使各以其職相捕 縣道官皆當於九卿 譚為中太僕不護兵禮

丞相衛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之義總方略宣統類廣敎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類等專催捕號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門奏行罰而上懷邪心附下罔上懷不道在救令前赦後衛

者傷思方刺史奉事非宜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偃蹇之徒安言百官罪之且於大義君尊臣卑所宜

撫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甘泉郊祠長安

氣、自春分之後、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賈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賈等西鄉、衡史爲官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罷、百官具職、鵠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選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敬之心驕嫚不謹、皆不敬、白詔勿治、

公乘興　濕一名

欽定尊書　卷爲第九尹、中書兒吏民多罹罰

敬、

徒者南山盜賊、四出截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不以警啟、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頻費、不能爲制、卿坐、點、

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由御史大夫奏尊傷害素行險賊、惡日不信、

法、輔帝酌過尊大奴列家、私家捧捋其類、

兄子閎坂刀欲到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昆爲比讒傳致奏交浸潤加以復私怨告白起爲奏將、東破魏郡都尉、中、使閻門殺故司隸校尉下邽捕皆論方略、非爲諫應陰之、陽死刑鄧吳起爲魏守西河、內秦韓不敢犯、遷大閭烏、斥逐令史、奏事、爭盡節勞心、風夜思

以逐野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沐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罪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詐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赫赫之大惡無所陳怨懟罪尊以京師廢亂舉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案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會之身三期之間乍貶乍拜豈不甚哉

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漫漶之語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陛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曾乃當伏觀闕之誅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仟舉尊者當獲選舉之秦不可但已即不如意飾文深詆以恕無罪亦宜有誅以慈混賊之口絕詐欺之路雅明上參詳使幻惑分別

劉輔爲誅大夫

諫立趙德昌疏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微應自然之古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而後受威怒之誅助色相成況於季世不蒙災異者乎雖夙夜自攻遑易行民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顯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大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誅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谷永

祭祀力稱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行不義之正道不遵力綽之法言而盛稱向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道與輕舉也與延也登遐倒景乍見乍隱之處其景觀縣圃浮游蓬萊見仙人成道之所也

黃帝變化

黃者變化萬物之道也帝者王天下之稱也

方西方庚辛金也方土中央戊己也

挾左道惑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靈王信巫祝之道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大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帝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貴踰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夫人公主爵位重寵震動海內內侯陳瑒前使酗西域都護念邯支之無道閻王誅之幹則思將帥之臣之幹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之不加策慮愊憶義兵奮發

諫陳湯疏成帝領匡衡奏湯矯制矜功專擅之罪湯上書言東郡王仲持論其王錄之

財物率免從湯上書言東郡王仲

子非上子通按驗實之

臣聞楚行千里得臣文公為之伏席而坐

廉頗馬服張奐不敢窺兵井陘趙有

驗之在近淡有羽都親尚何奴不敢南絕沙幕由是

吉之誠兒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有子聞鼓

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

內侯陳瑒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邯支之無道閻王誅

之不加策慮愊憶義兵奮發

奔逝横屍烏鳶蹄集都鄙駭之上親董率將士與之交鋒矢石之下不避危險親冒鋒鏑手執桴鼓勇冠三軍威動人神

重城斬郡吏百報十年之逋誅首惡二千餘人自鎮武帳西海漢九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今湯平有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德之吏、欲致之大辟、昔有起爲奈將、南拔鄢都、北院超招、以織造、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瀕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爲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莫不暴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尚書之外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雖記稱孔子云數世弟棄馬而況國之功臣者哉竊爲陛下忽於殺戮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雖蓋之施、臨臣遇湯、卒從更議、使百姓介然有奈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爲南昌尉、後去官居於會稽、變名姓、爲吳門卒、明春秋、

吾上氏書明於易、精於道、

殷有三仁、紂以殘賊、忠直誅剝、

設刑法以禁姦邪、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善、出爵不爲廉茂、處焉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盡志務、和以建陽延自給、務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德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

發尸暴骨快心明恩教淮南王安緣別而起所以計

處不成而謀洩者以絕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

陵不敢和從也昔荊軻欲
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
及山陽亡徙蘇令之徒、
隨手、
所思忠國家之樽轄、故
之重器得上則輕時云濟多士、文王以
寧、大都交
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
野臣并等伍、故數上
時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不通欲以致大也
五嘉之業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鼎、秦武

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數使尚書問其所言
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
下之士發憤慷慨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係員國
家矣熠然明斯矣大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
之一鉤乎衆多也然其偽辨指由陳政言成文章管之
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

至此、下及妻子、且惡忠良共身、草非有反畔之
辜而夷及家族、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
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
下務尚儉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千月之歎（陶潛詩云、切
切思親之民千）
之法下廣詔博覽兼聽及疏賤令深者不隱
遠者不蔽所謂旌門明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
之徵者也在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若命犯而
手戚奏、（外戚之奏）
信春秋水災下與北數陰盛陽微金銀爲飛此何景
兒其形、顧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幸言之三
也、（平二年都鏡官儲錢
也、（辺事乗、權臣用事之異也）嗟興以來、（昭襄三危呂
崔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
賢助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遏奪寵其位授以剋柄
、（爲陰盛、
爲陽微、）使之驕逸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
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僭臣易世則危昔
日、班若火始庸庸（班若火始庸庸、出洛誥、孔安國傳云、班布、火、始、庸、用也、言布天下之教、始用德教而已、）
防之亦已及已、

詩刊孔子世爲殷後詩爲玉建三代之子孫
之、
爲陰盛、
昭德、
昭德、
昭德

之後、猶存宋名、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難不正爲諸侯、故稱內名、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酈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應奪遵、奪宗爲主之事、不奪爲主之事、孔子雖無、可爲殷後、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國中、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飲匹夫之肥、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素功、素王之功也、後漢梁傳曰、孔子素王、殷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壤極、何者、道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成帝永和九年、遂廣封孔子後、王後、遂爲公、

漢

孔光
上上書辨明家語
耿育
論陳湯書
王嘉
請重二千石疏
遣將行邊對
日食論舉賢奏
再論舉賢奏
任延
冰賜武庫兵器奏
師丹
定陶共皇廟議
李尋
災異對
鮑宣

漢淳于髡　齊人

孔和孔安國孫
爲博士

上書辨明家語初孔子家語爲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行後成帝詔
劉向校定衆書都紀錄名古今
文書論語別錄初上書辨之

陸賈　楚人

說南越王不稱人之善所以能明
聖也陛下發明詔諭舉偏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
通才大人校定其義定著於文以大者於今日立
古之士五於不朽此明主之軌道大聖之風者
也暗惠帝之嗣統周上之戒未若斯之廣也故述
作之士莫不樂道人倫爲治明故陛太守安國逮
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治學爲名以篤雅爲官講明
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
尚書孝經論語十大莫有定名安國爲定今文讀
而訓傳其義又悉孔子家

淳于髡　齊人

諫不受璧于朝書

劉向　漢

上書請廢淫祠

賈誼　洛陽人

治河奏

集180-282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爲丞相、封新甫侯、
剛直嚴毅數諫爭、後下獄不食死、

滿重二千石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難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爵
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
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
內史、骨肉以安、言親戚得免罪也、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
黠吏知而犯敵、敵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敵
賊殺人、主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敵、會免、亡
命數十日、宣帝徵敵、拜爲冀州刺史、卒覆其用、前世
非私此、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
官名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之後
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徙、急又數
改、史政事可康部刺史察過忘勤發揚陰、私、史或居

官數月而遷、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
材不能使上、職事荒廢、姦邪並生、公卿缺則以高第
補、不課其素所行、或起刑法吏、以斷獄爲治、或至上
書陳便宜、以口過罷、不試其所言、故官職事日以耗
廢、二千石不爲經久慮、出入二三年、輒復徙去、
亟者不滿歲、遷者賜金爵、送者傾都、傳相放效、
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重難犯、乃能使下、考官長子孫、以官爲氏、長民吏善治百姓者、
官名或長子孫之
陛下即位、躬親政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
百姓蒙賜、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政害之字、題下
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
命數十日、宣帝徵敵、拜爲冀州刺史、到部、發三輔縣令有材任
非私此、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
官名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之後
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徙、急又數
改、史政事可康部刺史察過忘勤發揚陰、私、史或居

官數月而遷、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
材不能使上、職事荒廢、姦邪並生、公卿缺則以高第
補、不課其素所行、或起刑法吏、以斷獄爲治、或至上
書陳便宜、以口過罷、不試其所言、故官職事日以耗
廢、二千石不爲經久慮、出入二三年、輒復徙去、
亟者不滿歲、遷者賜金爵、送者傾都、傳相放效、
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重難犯、乃能使下、考官長子孫、以官爲氏、長民吏善治百姓者、
官名或長子孫之
陛下即位、躬親政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
百姓蒙賜、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政害之字、題下
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
命數十日、宣帝徵敵、拜爲冀州刺史、到部、發三輔縣令有材任
非私此、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
官名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之後
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徙、急又數
改、史政事可康部刺史察過忘勤發揚陰、私、史或居

未非所以明朝廷也、今孫光憲公孫光憲能名其大、而不知所以明之

進將行遼對

昭陵嘗遣大將軍行邊、其軺車馳驟、從騎數百、旗幟鮮明、人馬雄駿、觀者以爲天子之軍不過如此、

昭關動民以行不以文下民欲細、

猶不可誅、況於大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改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

解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是歷處造何奴爲

孫商羣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

相有異、車馳而關、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說說者云、

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衆可從、大議政者、苦其謂

決疑險、辯慧深幻也、簡決則上德愛、領險則下怨恨、

辯慧則破正道、深幻則傷忠恩、昔余經公不從百里

奚蹇叔之言以敗其門、野通百良、故記之、臣恩黃

憂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古戒、反覆參考、無

以先入之言爲主、

日食論重賢公孫弘

日食論重賢公孫弘

臣聞陰盛陽衰、則日食、臣之有作威作福上食、害于而上

集180-285

全受千金往古以來此流聞四方皆同
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詔
食於二朝之間哲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妥
削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
足其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
日深取於二家之室臣竊痛奈何
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
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若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
窮故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臣竊封上洛侯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白法恐天下
國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留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郯人家世爲郡豪
大司空史丹薦隆經明行修召見宣室
諫賜武庫兵器奏

臣聞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覆地載人倫之序
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
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
也今定陶共王太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
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令官署吏卒服與太皇太后
非所以明尊卑之義也定制共皇號益已

前定後不得復改、父爲王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
尸祝以下服子之義、尊父也、爲人後者爲
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由降其父母則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考此成皇帝恩深遠、故爲其王立後、
奉承祭祀、命其皇太子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備、陛下既繼統、當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祖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
師、不顧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尊貴貴大漢 臺大藏書

厚共皇也、月由是決不合
李尋曰天文災異對
災異對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恩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
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卑不遠進、臣尋位
卑祿薄、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入宇玉堂之
署、北得名見、亡以日效、復時見延問至誠、

自以遂不進出之命、願賜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
分有一、可采、唯幸須臾之間、省覽察之、文理稽
之、去就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大變異之來、各應象而
至、臣愚條陳所聞、竊以爲大乎日月、大乎日、
將、衆陽之長、衆光所繫、萬事同根、人君之表也、
故、日將旦、清風發聲、蚤以警君、以動朝、不蚤於巳日、初、
出、炎以陽君登朝、後不行忠直進不蔽陰日中、煇光、
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事以寧君就房有常節、
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

方、作、日、初、出、時、蒙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
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蔽、日且入、
爲妻妾殺使所營間者、尤不精、亡明侵奪失色、邪
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
間差稀、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所
期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而得罪者、爲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厚聽女
訽邪臣之態、蕃保乳母之託、斷而勿聽、
勉強大義、絕小不忍、畏有不得已、以賜財貨不可

私以官位誠是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衆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間月者臣之象陰之長銷息見伏白里爲晶千里亦長爲里連紀日甲則宿亦甲日也羅貝木所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剛毅正終始。故爲繩墨望成君德春見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春夏南行道春夏南行）有日則有月（日長月也）不長月也（日短月長也）有月則有日（月長日也）日月者（日月者）臣之內由也（內由也）道軒轅上后受氣（軒轅星名）爲后（后君也）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太微垣五帝座也）臧臣（臧善也）如滅（臧音藏）此爲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雨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杖持也）大柱小可爲寒心（柱支也）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以崇風稷尊號本朝臣闕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上者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遵歲星者后帝共政相間於本要（本要猶言要本也）當以義斷之焚或往來亡常（周歷兩宮）歲小改孚（孚信也）眾心決時宜紀（紀理也）恐後有雷

星氣傳曰天事恒象應應之理可信不泥其人（泥滯也）夢家之學（夢家之學）持論以爲公然監殿之誠爲（爲猶如也）高明之當行（行下孟反）爲胡文也所長也

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太白發越（發越疾貌）庶（庶庫也）奎爲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焚或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焚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焚惑厥咎（厥咎動佞巧依執搖貌）動佞巧依執搖貌）佞巧依執搖貌）佞巧依執搖貌）

雹之變大以為怒賞罰而不頓時禁斷有亮舜之心、
誠信之教安能感動天地、若中外百官不見和氣、
無以拜章帝不悅、遂不敢復陳於是詔書屢下、
而災異不息、

冬田閉組深耕淳山種之、然猶不牛者非人心不至、
人時不利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節、其道光明、書曰、皞授民時、故曰之王者、尊天地、重
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為政則和氣可立致、猶
桴鼓之相應也、在孝成之時、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諸侯申商、書延世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敬奉下詔
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譎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
事君、陛下出令有違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
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

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闕陛下奇策固守之臣
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
世陵夷、通人謂萬達學才也、馬不伏歷、不可以遠道、士不素養、
不可以重國、伏歷謂伏櫪歷而飛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又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
求四海之衆、曾不柱幹之固守閭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諸書進賢良、赦小
過、無求備、以博衆美、為如近世之忠切蒙

暫榮當此之時、十倍身命、名者多矣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十帝坐事誅滅、名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顧命佐臣、陷塞至絕、嗣女宮竹亂、胥趙飛燕、無子妹也、此行事之敗滅可畏而忌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由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人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進練大臣、衆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

然後可以輔翼、保任永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才以興、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

南畝、以觀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奇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

第、以副陛下反覆愚之言、

記室 官子名、

[illegible]

[illegible]

漢記外戚傳曰

[illegible]

[illegible]

論見孝成、信帝時、外戚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論見天下、奔奏亡度、窮困百姓、是以

日蝕且十變、星四起、范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illegible]論議通古今、門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指本見地、救外親小親及宰臣貴賢、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制不智者爲、能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論寄爲姦、[illegible]足民流亡、大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illegible]鹽鐵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十也、[illegible]二十也、[illegible]家強大、姓黠食亡、縱四亡也、苛吏迫之、失農桑時、一亡也、[illegible]男女遮道、六亡也、有奮擊者、爲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殘殺、死也、治獄深刻、死也、冤鬥、[illegible]死也、咎職發罔、死也、怨讐相殺、死也、城郭不堅、[illegible]死也、守禦不備、[illegible]死也、七亡而無一存、欲求

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濟官食重祿豈有背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忠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稱賓客以苟容也所求也）智謂如臣宜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與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殷天下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尸鳩曹風之篇）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弊（穿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外親與幸臣重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衆酒霍肉（祝酒卽漿祝肉卽俎殷甲者所加雷也霍乾肉也雷已漿）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謂名數爲奴婢給與居處君頭僕因呼爲處兒及汝員侯傳高亡也）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强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或與惑同）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冠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

傅專使領外親故人可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行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副安危奚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衆賢不能忍武等海內大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小不忍退武等（忍謂容也）天下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灾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竊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陳爭爲職不敢不盡思慮性竊下少弼神明覽五經之文上考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官（以官名也）不勝慘慘盡死節而已（上以官名也）

論貴賤書

臣聞下交事天尋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母明（明或與盟同）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及器物何兒於目前乎陛下深內自責遠正佞（佞或與退同）求過失（或與退同）

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憐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汲汲為之何休未利而久安者也係虜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絕大下復徼倖武帝升彭宣卿皆職然使民易配以息天心建元火政以與太平之端高門大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一年未省欲使海瀕反覆自遠矣願賜數刻之閒列滿劍也極端筆記之思

人異納白發何求彭

揚雄宇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不為章句訓詁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一者

許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計而聽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踦矣本

北地之狄有常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陳其明旨不敢遠稱詩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城以界之脅漢彷與以高祖之威靈十萬衆困於

平城一或七日不食尋高之十石書之臣甚衆石

猶業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踰築長

自死其所以說者世莫得而言也文高皇后嘗

悠何奴稽首庭誠哭唅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

布曰陛下何忘平城之事乎是夫高帝書遺之以權

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故匈奴入代文帝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愛平及孝文時匈

奴侵基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

集180-292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塹、要徼也、○徼工堯反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暴、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也、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谿、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仍、匈奴行梁心、欲掠爲孫、伐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萬騎、狼其南而長驅、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單有所獲、徒畜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邢連將軍、田廣明、李廣利將軍、北伐不服、中國未得休息、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順、宜益增廣備邊、皆下獄自殺、高皇安能也、遠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鞅鞅之計不顯制匈奴、制、裁也、○鞅於兩反、鞅鞅、不服也、白此之後、世主不欲興師動衆、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恃氣、難以禮義、易以威、其強難論、其和難得、故未服之耶、勞師遠攻、則國弊貨伏、戶流血、相之、單探姑衍之碑、單、姓也、探、取也、姑衍、地名、在匈奴境內、越之旗、旗、表也、○越、于發反、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二時、四月爲一時、固已犁其庭掃、犁、耕也、○掃、蘇報反、其閭、犁也、郡縣而治之、雲徼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其中國之堅敵也、亟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輕也、今單于歸義、慕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近世之通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之所以來隊之詞、誠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降之、使有恨心、負前日、緣往辭、緣、因也、辭、說也、○緣、悅專反、辭、音義同、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名之不可論之不能爲得不爲大憂乎、大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

集180-294

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其
于守藩有鎮服從臨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
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
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考宗帝所以
發德音也謂記上制及有司奏曰高皇帝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
五大夫二千石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之節也與廟數相應其
文曰天子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
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尊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
尚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
爲周述之成曙殷宗以數成一繇是言之宗無數
也然則其功德可尊大以七廟言之孝武
皇帝永宜毀以加宗不可謂無功德longmi記祀
與曰天子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捍大災則祀之以此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尊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
尚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
爲周述之成曙殷宗以數成一繇是言之宗無數
也然則其功德可尊大以七廟言之孝武
皇帝永宜毀以加宗不可謂無功德longmi記祀
與曰天子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捍大災則祀之以此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而有焉凡在於典禮可以施之于天下可以無見文之譏曰宗尊宗名宗其道有變而不改其廟
子百世無見文之譏曰宗尊宗名宗其道有變而不改其廟
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
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考宗帝所以
發德音也謂記上制及有司奏曰高皇帝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
五大夫二千石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之節也與廟數相應其
文曰天子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
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尊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
尚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
爲周述之成曙殷宗以數成一繇是言之宗無數
也然則其功德可尊大以七廟言之孝武
皇帝永宜毀以加宗不可謂無功德longmi記祀
與曰天子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捍大災則祀之以此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而有焉凡在於典禮可以施之于天下可以無見文之譏曰宗尊宗名宗其道有變而不改其廟
子百世無見文之譏曰宗尊宗名宗其道有變而不改其廟
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
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考宗帝所以
發德音也謂記上制及有司奏曰高皇帝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
五大夫二千石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之節也與廟數相應其
文曰天子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
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尊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
尚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
爲周述之成曙殷宗以數成一繇是言之宗無數
也然則其功德可尊大以七廟言之孝武
皇帝永宜毀以加宗不可謂無功德longmi記祀
與曰天子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捍大災則祀之以此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而有焉凡在於典禮可以施之于天下可以無見文之譏曰宗尊宗名宗其道有變而不改其廟
子百世無見文之譏曰宗尊宗名宗其道有變而不改其廟
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
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考宗帝所以
發德音也謂記上制及有司奏曰高皇帝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
五大夫二千石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之節也與廟數相應其
文曰天子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
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尊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
尚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
爲周述之成曙殷宗以數成一繇是言之宗無數
也然則其功德可尊大以七廟言之孝武
皇帝永宜毀以加宗不可謂無功德longmi記祀
與曰天子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捍大災則祀之以此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

陵夷至于暴秦、棄捐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大平帝明下遐佚之人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今考悉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終滯之厄、戚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兒在、時頗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殷盛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

而已、宣帝、元帝、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脫、或爲誤、相合而成、秦滅後得、博士集而前之故、當書酌以聘、壞梁崩書、缺簡脫朕、非閑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大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及春秋左氏傳、多者二十餘通、皆古文舊書、時人莫見、傳說者不得其意、而師讀相教、訓故從口、口口相授、獨傳其章句、而已、不見全經、固已逸矣、及秦王壞先王之之難、未及施行、

殘文缺簡、離其本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或頗有之、或頗有編絕、或頗有之、或頗有編絕、甚衆、傳問其人、或不知其處、或不肯教、或不能究其一藝、往往而然、是以學者罷、公、滕更、周生之道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殷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往往而然、是以學者罷、公、滕更、周生之道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殷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鬱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德道、神明、靡統、揚業、亦閉其前、聘壞梁崩書、缺簡脫朕、非閑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德道、神明、靡統、揚業、亦閉其前、聘壞梁崩書、缺簡脫朕、非閑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其前、聘壞梁崩書、缺簡脫朕、非閑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氏可立、不道近臣本指、往往而然、是以學者罷、公、滕更、周生之道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殷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鬱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德道、神明、靡統、揚業、亦閉其前、聘壞梁崩書、缺簡脫朕、非閑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氏可立、不道近臣本指、往往而然、是以學者罷、公、滕更、周生之道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殷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鬱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德道、神明、靡統、揚業、亦閉其前、聘壞梁崩書、缺簡脫朕、非閑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其前、聘壞梁崩書、缺簡脫朕、非閑文學、管亂學士、若茲、難昭氏可立、不道近臣本指、往往而然、是以學者罷、公、滕更、周生之道學與此同力、與君殷道、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退以不通絕之、猶不論對、何不論也、何不論也、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大可與雖成難興、慮始、此乃衆庶之所

爲耳所聚土君子也、且此數家之書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覩其古文書詩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大禹大聖有疑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皆有疑於殽梁春秋公子翬則施孟然考宜皇帝、猶復廢五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兼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道貴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守殘缺之文也、蔽明諂失聖意、以陷於文門、如道眞矣同上之與也、遵同上之學、非史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賈讓奏言治河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遵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氾溢有所淹遊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之、猶止而不通、大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之、猶止而不通、大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之、猶止而不通、大土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界、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入海河西、尋大山東、海金隄勢不能遠、乏濫期月、自定、昔者、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今）相抵柱、破碣石、（也、今）監、順天地之性、此、通人功所爲、何足（也、今）瀍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

所徙之民、還、古堤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也、今）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尺之地哉、正、（今）河定、民安千歲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惡多穿鑿、於貢州、起、使民得以漑田、分殺水怒、（而）大決、然亦、敗衛也、（今）河水高於平地、或、時尚決溢、不可以別來、（臣）竊按、舊、（時）禹治水、（時）山川之形、（已）定、（而）水流順軌、（今）堤防、（猶）尚決壞、（不）

古文淵鑑卷第十六

漢

光武

勅馮異

報隗囂手書

恤民詔

賜竇融璽書

再報竇融詔

與公孫述書

賜隗囂詔

詔上書不得言聖

諡劉尚

地震詔

報臧宮馬武詔

明帝

報北單于

祀明堂詔

冊奉明和柔詔

發倉賑貸詔
罷屯田詔
下詔東平王國得
自明科禁詔
詳來城詔
明德馬皇后
辭封侯詔
報帝請封外戚詔
章帝
命趙熹爲太傅參錄尚書事
寶憲受寵詔
地震舉賢良詔
報東平王
賜東平卿邪二王
論五經同異詔
日食詔
下詔東平王
賜公卿以下至六百石帛
選舉詔
求書相國侯霸
行秋稼詔
選高才生受學詔
賜流民公田詔
詔報朱晖
賜鄭均毛義穀詔
詔三公
定律詔
詔襄安寧
詔改定禮制
東絵孤幼詔
以肥田賦貧民詔
勑侍御史司空詔
詔齊相庞江卑
和帝
罷收斂錢詔
求書相國侯霸
選舉詔
舉賢良詔

古文淵鑑卷第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勅編注

漢紀

光武　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也景帝長沙

定王發之後王莽天鳳元年發之後王莽天鳳元年

定大事即受命駕出行舍長安東北門外

起兵春陵會世祖在宛聞更始即位遣

武信侯劉演徇南陽以世祖為偏將軍

別下瞿鄧等

勅馮異進兵平定諸郡異常驅馳風雨

與世祖相遇於阿陽異跪奏麥飯世祖

發笑受食

賛曰

輔漢王莽更始之亂赤眉延岑之酷元述

侯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

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

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報隗囂手書

公孫子陽在人呂朝驅衆數萬與

異擊之連戰連北遂使兵信馬

牛此為報讎之禍也

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上三分猶服事殷但驕馬

鉛刀不可強扶不可強扶指而明也敷衆伯樂一顧之價而蒼

蠅之飛不過數百仰託驥尾得以絕羣隔千盜賊聲

閒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
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得以數千百人卻關三
輔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服未能親兵成
輔與子陽角力子陽倚公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頗固
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大之福即若士計
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
今以後子真相知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久早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死
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
繫囚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郡國謂諸侯王國也
死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殊死謂斬刑殊絕也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
事
賜竇融璽書

還賜融璽書以下至兵馬精強乃史劉鈞表書
河高成縣也兄弟約歃盟誓乃遣令
馬治河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
郡兵馬精強今加賜大將軍黃金二百斤錦繡綵

地震部 地震裂下也、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天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若此、其人民流離、為其令不行、刑罰不中、百官廢職、姦宄並興、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

案行其死亡者、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免、南陽脫也、鉗、足鉗也、衣絲絮、今繳許之、以賜貧民之令繳許也、

郡中人厭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更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為幸求之、

報減宮馬武詔 二十七年、割武上書、請伐閩、詔報曰、君受學於肥侯、研精思慮、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海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義大聖、幽遠非大下之至精、豈

宗子孫聚郡本計仍舊以職司史也陽和澈朔風來
助祭前王作子甘都侯亦皆位斯尚聖祖功德之
盛雲協行大射養老之禮乘輿升堂基命大業觀執主璧基祀天地仰
文物于是備可觀書之于册
足為美稱詩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其祖武既言
又曰昭哉嗣服繩其祖武既言
百禹

臣瑀謹按孝文皇帝即位之初大封諸侯及其末年
竟大封外戚之後賈生以為非古制也
考德

三代皆王肯盛行
舉孝之典故所
以能歷世長久
者也漢興因而
不改遂為常法
雖有賈生之議
不能變也
合重編卷四十八

光武帝建
[illegible]
[illegible]
合川元日復
[illegible]
[illegible]
供祭祝授侯
三老趙大地
[illegible]
[illegible]
酒器之制駕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作（下缺）發卒數萬人（下缺）漢將軍擊之少女（下缺）
明德馬皇后（下缺）選入宮（下缺）帝（下缺）
為后
辭封爵詔建初二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
舅氏之故（下缺）宜依舊典（下缺）
典太后下
詔不許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
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
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下缺）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
武安侯也為丞相貪驕與
淮南王謀上私語（下缺）後竇太
后之兄（下缺）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下缺）
受高祖約束無軍功并劉氏不侯（下缺）條侯也為丞相坐與
先帝子皆令自引（下缺）今馬氏無功
卜其而身服大綠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品布無香
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常傷心自勑但
笑言太后素好儉（下缺）過濯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下缺）長綠褖領和止門（下缺）
（下缺）
而已（下缺）默愧其心而稱（下缺）

臣光曰（下缺）親屬乎（下缺）
人之德（下缺）襲曲京陵（下缺）之（下缺）
報當（下缺）外戚（下缺）
之（下缺）
（下缺）
（下缺）

章帝 諱炟字[illegible]

命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詔帝每朝[illegible]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
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
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二世
在位爲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爲太尉明帝時司空融
行太尉事故曰二世在位司空融
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
尚書事二事大臣幕府風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朕之正義也幕后自僚勉思厥職各
貢忠誠以輔不逮甲勑四方稱朕意焉
建初元年詔
賓數受廉詔大[illegible]
方春東作恐人物受廉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廉猶也
少稔之[illegible]其冬貧窶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
欲論本者郡縣具實狀舍宿長吏視貌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
詔書既下勿得拘刻以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地震壞[illegible]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

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涼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
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尼歎季氏之
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喜以賢才問以得人
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
刺史守相不明簡儁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
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詔書前世舉人貢士或起
明敕不繫閥閱之滿吏比日明其等日閥積
拘門第或歷數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
述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二公中二千石二
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
人

詔東平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旧择思雅意深以大本行敦蒙昭恩彰报至德

暘東平卿邪

中大夫本使親閒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飛遷山林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醫藥士大夫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

時長物閒士閒士、其物有、其人亡、不言哀

南泉日仁伝矣雅上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

皇后假紛帛各一

春聘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

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

盛者光宗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

國玫不復追用遺死馬一匹血從前脚上小孔中出

甯陽武帝歌天馬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商尚

也將由仁如是念道遠未行間寧門者

加供養其上官戚學之如湯

論五經同異

代導人教學者本漢承秦滅儒術建立五經博士設科總為淵藪一貝後學者極進輩日承師亦別名家各

小夏侯之業其後

建為博士

孔子述而東大小夏侯尚書

遠學不親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

何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鄧鯨奏言

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顧令學

春秋大小戴禮博

則以扶進微學尊農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

人小夏侯

孔子述而東大小夏侯

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日食詔

日食當

臧孫辰使養太后當年耳忽忽衆者上天降異大變臨之

為不公平亦孔之醜食下其衆直言極諫能指朕過

傷衆憂心悄切公卿以下其各

失者人道當公申將親覽問焉其以嚴穴為先

勿取浮華

手詔東平王

使日本
翰學士臣

官內大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
昨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罷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
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恂然不能舍人臣門
賜公卿助祭錢詔上親臨
北者來假明哲之吧
又非漢仍舊先帝恭恭之制前脩祭以誠孝敬朕
得識昭穆之序寄遠臣之思今年大禮覆冀加以先
帝之坐
今賜公
難察亡如有容虛不知所裁臣容誠惶誠恐頓首
庶績之臣皆公之相皆勗朕之依依
錢四千萬斛牛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行狀
重不得報修途遠歸吸郡范史逵正刺採赴居孤
非人前後以爲類
類狀中道從合貨與
遷尚書左丞
行狀曰
特敕所以答民
利病與夫設施
之者

右經訓引大聖制禮意前定豫防非苟止恐先師微
亡將遂廢絕非所以重求道之也其令蔡傳選
高才生受學大氏殺梁公秩右文尚書毛詩以扶微
學風興義品
賜流民公田各
一者八夫以食爲本故古者分耕稼之業致耒耜之
物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成就不登百人無儀色
不以爲仁
自今歲以來穀食連少長由史敎未下刺史二千石
帝之坐
今賜公
饒者爲聽之到有所勸給公田爲雇耕傭貰種餉
之
買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
詔報朱暉
行狀曰
鄉者勿禁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中和之教衛
卻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棄
給如律令 音義曰
以肥田賦貧民詔 年北征
賦惟延行之制以宜整教者同超邁解釋約旨也令
羽同頗攻不用其良能 音義曰遊狄親知其劇易前利
圍陵遂降祀華 華山名
訪耆老咸曰往者陛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
令辟禮常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井陘提防詢
惟先帝勤人之德 謂未年
跡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愍焉月令孟春善
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者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
貧民給冥掃除粢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
入今年田租以勤農天之勞
勅作御史中丞詔 年
勿使煩擾民錯貢入敝照宜如故申具申劾史二千
石不稱職輕解之 天論者服也
明設輕解之、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
勿踐履、大雅行葦篇 聘人君代一草木不時謂之不
孝禮記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欽意、

詔舜相堯江革字次翁、齊國臨邁人家貧、
、阳江巨孝、舉孝廉拜郎中行備以供母鄉里稱之
元和中天子思詔至行制詔賢補云、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衛如夫孝百行之
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
殺干解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史存問致羊酒以終厥
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由是巨孝之號行于天
和帝 謚法、貴尚第四下
下及革詔須屢教千載

江革以至行受上
實其人倫而導風
俗者莫大焉

詔常侍舉四方民間
有志節好學不仕
者以聞

匡能學四事改
過不吝能外不
為欺

温恭自虚
動罔天災神
之主

混收鹽鐵詔 時帝即位
之初
詔常侍舉四方民間有志節好學不仕者以聞
勅作御史中丞詔 年
勿使煩擾民錯貢入敝照宜如故申具申劾史二千石不稱職輕解之、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大雅行葦篇 聘人君代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欽意、

詔舜相堯江革字次翁、齊國臨邁人、家貧、
、阳江巨孝、舉孝廉拜郎中、行備以供母、鄉里稱之、
元和中、天子思詔至行、制詔賢補云、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衛如、夫孝、百行之
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
殺干解、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史存問、致羊酒、以終厥
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由是巨孝之號、行于天
和帝 謚法、貴尚第四下
下及革、詔須屢教千載

高祖功臣當世不絕之義書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兒二臣之墟（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及其封戶（後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傳賞延于世之義

漢書張良石奮史故以大名

和帝永寶清治致有西美成數

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舉之意（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須景風紹到以章厥功（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大漢臘來近親宜爲嗣者（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所司明詳選建者以中牢刑大漢臘來近親宜爲嗣者（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極諫之士各一人昭藏實（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命大臣大百石掌禮儀者（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詳集公卿博議其（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公車（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特班超留其（前行業并長陵東可爲門表道路之義）

梅福傳

等下詔

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聰行允臧不須經歷者別署狀上而宜加以來出入九年千石仍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不新紫綬合止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爲憂督察不以爲負非獨州部也是以官多闕人下民被那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張汪北海孫寶烈陽宋和水早遷良介河之域列侯流亡尚書以下東南據避而北跡而未聞忠言至謀

之心而救大謀猶豫則以報爵士之譬司馬法曰賞不踰月徙大遷枹鼓爲善之利也其封趙爲定遠侯邑

賑災罪已治人乃師曠史記晉事者

鄉治有司常乃下車

賑災者上則下回心應之猶影響也故曰上一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

出郡而反風雨何以申厥不遷以蕃災變百僚師尹

勉哉厥職剌史二千石詳刑辭理冤虐恤鰥寡矜孤

弱惠此黎民之咎

擇良吏治人之要

北平不登白姓虛匱京師大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

黎民流離州司道路厥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

天何辜今人

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部有司務擇良吏今猶

不安靜厥位節蔡侯愁小民以來庶官委任下吏假執

行非是以合下而姦斗禁令而苟起巧法朘削饑寒

甲子之異竟由一人諸侯百官廣言泉咸乎手厥甚病焉公

當有逆我亂風之哀遠悔之恩節非國典且復須留

和熹鄧皇后 孝殤 孝安 臨朝稱制

延篤仁恕論 見文之七

詔河南尹勑等元初六年太尉徵詔帝弟

江王翼子濟北惠王壽子五官中郎將建等

大悲而陽雨大降百姓歡喜稱爲聖德皇后

者使面時作物多入宜加褒賞以勸農業

漢興高后躬履儉約孝文承統遵而弗改

詔所以引納賢士開之以方今承百王之

敝俗淫侈而爲澆薄上下貪競貨財並行

故使姦吏因緣爲市公行賂遺傷化敗俗莫

此爲甚其令三公廣延四方之選務得其人

所用心、雖突厥、今未世貴戚食邑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驅良、出則車騎、入則聲樂、不識城台、斷故歸敗、而曲將御寇、不識城台、斷故歸敗、而曲將御寇、不識城台、斷故歸敗、而曲將御寇

無、綠比年、鎮雄縣攜尚之倮私面小人無慮、不圖
人反、嫁娶送終紛車駢、聽作、奴婢被綿穀著
珠璣、泉而皆岩、斫以、不四遠設張法禁懇、分明
而有司將仕、乞不本行、秋節、倮烏將川、恐之類
日令、不有、古令、不遵
徂重申以觀後效
且

顧帝
物杜陽太守文弼
海內嬉有災異朝廷修政夫宮減膳珍玩不御而桂
陽太守文渙
以求孝弼今時以選之
和帝
災異部
朝政失中雲漢旱川竭水竭擊蔓殘我百穀
太陽韜光儀像虧損我眚不彼害都縣當爲儀餞眚儲
大下、宋、邁不陵爛則
爲國寶貝、禁鄙不得貨酒
酒曝足
漢韶令每引爲
戒亦實衆之一端
也

漢
竇融
言滅匈奴疏
馬援
與梁統書
朱勃
遺公孫述書
班彪
王命論
論留太子諸王宜居藩疏
乞優答北匈奴奏
桓譚
上陳政疏
復上時政疏
杜林
論增科禁疏
張純

班固
與竇憲書
第五倫
與竇憲書
朱浮
上疏
馬防
論貢氏疏
勸成順德疏
徐防
上疏
何敞
上章帝言災異
孔僖
上章帝言災異
徐防
論貢氏疏

論五柳先生傳疏

晉 陶潛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淵鑒卷第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賈誼字太傅洛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廷尉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時誼方弱冠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莫能發言誼各以經對人人意滿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忻親遇元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服商義願從役於將軍名以為先迫而忘向之間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計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也改節易圖信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謀為橫謀不當也不背平始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臣竊痛之當今為州臣勞局迫大兵壓散場以輕大難以白建計若失路不反回道猶追不向合向陽回花走文伯耳

而食、所有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欲死何傷而拘
游哉、也、今國家待我恩意深矣使斗搖朔意深矣使斗搖朔者
老大人、大人、家僕也、其說乎孟若計出不從眞可引領去
矣前被與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四乎、郡國百有四乎、
區區、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郡國百有四乎、
之哉、內有朋友之道、信也、
應有切磋、琢磨、而保養勝乎、吾又乎、從爺乎、
乎、於、與也、之哉、及今成計殊尚其也、過是欲少
味矣、以食、為字、且來君叔、來、勞也、之哉、及
依倚當獨為兵州告援、前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勃字叔陽扶風人年十二、常候長兄兄方領其急乃白母曰兄方領作長兄及母白兄兄知遂導令、兄母白兄兄知遂導令、兄及母白兄兄知遂導令、兄及母白兄兄知遂導令、兄及

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目害氣個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士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一夫之言橫被屈辱之議（賈子曰人主有能以天下之心爲心則天下之人皆爲之用人主有能以天下之智爲智則天下之人皆爲之謀人主有能以天下之力爲力則天下之人皆爲之死人主有能以天下之財爲財則天下之人皆爲之盡人主有能以天下之人爲人則天下之人皆爲之親人主有能以天下之名爲名則天下之人皆爲之榮人主有能以天下之利爲利則天下之人皆爲之用人主有能以天下之樂爲樂則天下之人皆爲之樂人主有能以天下之安爲安則天下之人皆爲之安人主有能以天下之存爲存則天下之人皆爲之存人主有能以天下之治爲治則天下之人皆爲之治人主有能以天下之道爲道則天下之人皆爲之道此十二者人主有一焉則天下之人皆爲之死）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釐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食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莊復疑以錢穀間故大撥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都陽之所悲也（都陽令海昌縣季孫之說而逐孔丹不能自免於讒此都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之篇）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竪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越王勾踐之義（彭越爲梁王彘布爲淮南王皆大夫使于越以謀反梟首洛陽皆收視之）越爲梁王彘布爲淮南王皆大夫使于越以謀反梟首洛陽皆收視之

哈捕之（前使還奏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越頭下而哭之）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官望都長）

請置太子諸王官屬疏（時東宮初建諸王並開府官屬未備故上言）

保多闕（起上言帝納之）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買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言也）足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成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孩童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其長大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

晉無遺者（故成王）曰（曰伯禽）秋爰子教以義方不納于邪（詩小雅小弁之篇）六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文帝時太子家令）

孫也漢興太宗使龍綰導太子以法（綰文帝時龍臣）

管仲敎桓曰（曰下缺）

是謂學之周也之徒（文帝令賈誼保傅東宮以下）

及不出簡其大節成德合人（以下缺）

同修習鵬舉而傅相不習其才官何多同僚典官師

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
諸王國傅置官屬又擇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
交戰五日朝罷東廂宴飲賜不嫌數慶其敬也
中允以上請問起居不嫌數慶其敬也
乞優答北匈奴使
和親并請音樂
慶元年北匈奴復
慶賜之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
奏又求音樂詔諸國胡客與
府議荅之宜可復報慶

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慢今北
匈奴乞和單于來附懇誠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壓
生馬與其合市重遣名王多齎貨獻斷絕外示富強
以誘漢遣迫見其缺絕北鄙縻之
爲禍愈多然今使未發間南庭亦不宜絕北鄙縻之
義恩無不答謝可頗加
名以前世呼韓邪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令、
立、、、、、單于不
和親以輔身安國其義
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
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臣
澤而呼韓附親思報
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
嫡長次第當立而使
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
以北單于比年貢獻缺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
單于忠孝之義使長城
臣友殊俗自鍊義無親疏
善惡之效呼韓邪之是
達何嫌而欲爭尚城將
與烏桓俱與單于數連兵亂閉內庭耗貢物救以通
、、、、、、、、、、
、、、、、、、、、、
、、、、、、、、、、

昔在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僉曰、伯禹可以治之、堯乃命禹、平水土、禹既受命、遂與益、稷、奏庶鮮食、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後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命、由是言之、帝王之前必有明聖賢臣、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水功德不紀、而得興起、此皆也、世俗之士、至比大下於逆旅、以寓邊鄙、付能其故、鹿拿提而作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

亂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關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帙俾流隸僕、寒道路、盧諶遠庶思有相揚之辭、缺之大、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聖、可得而久處哉、故堅遭羅宅命、

易氏尚有天下、垂大業於後代、不同牟於應天順人其後、禹足改制之、殷因夏禮、周監二代、文質之、損益之、其後雖百世可知也、春秋、書撰火德、而漢紹之、魏氏以土德繼漢、而晉承之、宋水德、而齊受之、梁陳以下、咸以事繼、由是言之、帝王之前必有明聖賢臣、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水功德不紀、而得興起、此皆也、世俗之士、至比大下於逆旅、以寓邊鄙、付能其故、鹿拿提而作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

亂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關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帙俾流隸僕、寒道路、盧諶遠庶思有相揚之辭、缺之大、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聖、可得而久處哉、故堅遭羅宅命、

易氏尚有天下、垂大業於後代、不同牟於應天順人其後、禹足改制之、殷因夏禮、周監二代、文質之、損益之、其後雖百世可知也、春秋、書撰火德、而漢紹之、魏氏以土德繼漢、而晉承之、宋水德、而齊受之、梁陳以下、咸以事繼、由是言之、帝王之前必有明聖賢臣、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水功德不紀、而得興起、此皆也、世俗之士、至比大下於逆旅、以寓邊鄙、付能其故、鹿拿提而作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

亂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關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帙俾流隸僕、寒道路、盧諶遠庶思有相揚之辭、缺之大、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聖、可得而久處哉、故堅遭羅宅命、

易氏尚有天下、垂大業於後代、不同牟於應天順人其後、禹足改制之、殷因夏禮、周監二代、文質之、損益之、其後雖百世可知也、春秋、書撰火德、而漢紹之、魏氏以土德繼漢、而晉承之、宋水德、而齊受之、梁陳以下、咸以事繼、由是言之、帝王之前必有明聖賢臣、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水功德不紀、而得興起、此皆也、世俗之士、至比大下於逆旅、以寓邊鄙、付能其故、鹿拿提而作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

亂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關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帙俾流隸僕、寒道路、盧諶遠庶思有相揚之辭、缺之大、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聖、可得而久處哉、故堅遭羅宅命、

三日卿武有徵應四日寬明而仁恕五日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郭諜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轡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排鄧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祖有雄才大略之主英姿傑出之人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開基本之由見日東驚西都之名割肌肉之愛以四海而小之高四皓之名割上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人見之謂其有貴相公視形而進女秦王東游以厭其氣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於衆是以討武感物而折契負一人賢酒既酣風二

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也惑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何貴王騎君曰君非王無從非君無從富貴王騎君曰君非王無從安存人君武宜失國而不悟王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觀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滅德興文武迭用然後政洽於時而露人可定動也之大也書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

解而史張天史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貿鹽以才通而鹽鐵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家喻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怨深於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夠勉而行之此爲懸人白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遼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其逃亡之家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大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衆鬻商賈不得倍爲吏商賈人不得仕宦亦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下貧也趨走與胥徒等比入仕版則與伏閤陛下窮折方士與白丁也趨走多思小才役數之人增益冗員以求食邪進諛人主以成其私門也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匿

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窮必鬻功田歲田歲修田殺人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之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之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科條比謂比例其涉歧疑又天下不時安定譯復如舊無煩改作庶力倍減又古意也時世變遷不可盡取古者也

卜數隻偶之類、中上等若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棄小
之用說述五經之旨義及當論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
謀又問安平則尊道衛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
今聖朝興復肇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
者北補濕木得地臣竊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
無重賞以勸愚誘或全財掠奪其則物是以兵長聚
爭各生狐疑寇難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
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
誠能輕刑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
得何爲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
近爲遠亡者復存矣

社稷之計不宜吝惜官爵
人皆推加則長寇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近爲遠亡者復存矣

論將科禁疏

臣聞古之明王務遠塵動居其
與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學不務多聞、一在用心不適、丁夫漢初興訖哀失
得故破類爲國新順爲權禍除昔政史立疏網漏內

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誅欺
無限虽欺詐飾非成罪非其本實
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綴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
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
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張純字伯仁、陳留圉人、安
世四世孫、建武初襲祖父爵至大司空、

正昭穆疏純乃奏太僕朱浮大鴻臚
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難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廟宗竊以
先帝恭承然也各也元帝以來宗廟未稱高皇帝爲
受命祖考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行如舊
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最於春陵節侯
合祭於光武之文春陵節侯之父春陵
宗廟降其私親、大宗伯之職、
相推數遠今論論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
旅列以里則繚不合禮急設不豐毛羞而禍嗣無海、
當太宗宗以北、孫名安行後則私親並列制乎、
言商帝以自受命不由太王帝以長後世不敢私

親。故爲父立廟。獨舉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

地。帝曰。善。興。願下有司博採其議。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黃瑤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公卿大司空黃瑤議宜以宣元皇帝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博採其議。公卿大司徒戴涉

而執序、博愛之辭、以非親見宜事之通、左氏孤學
少與、[illegible]、遂爲異家之所殺、且、夫至尊不令衆聽、故
作、[illegible]絕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郡與縣皆爲陽長、若陽上不明、韋長不
足則上動、光車示王者在典、紀國家之政、五典、五
經也、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宜明大道以應來事者也、陛下
哀愍海內新離痍傷、保全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
之吏多未稱職、小道理官、帳見下意、豈不繁然黑白
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二考、大漢之興、亦累功
效、史皆稱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漢書、武帝時、閻
百天下黎元、高士優年、高士傳、閻者以爲近
歲、大人上愛百姓、意在典郡、數見於詔書、而守相不稱職、今會上
因以爲進、固希事史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

論議之徒、豈不誼譁、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常累日也、而間者宇宙、數見擾易、迎新相代、
疲勞道路、爭其叱事、日未足、見其職、既加嚴切、
人不自保、各相追望、無自安之心、有小或因疵、以
譴私怨、苟長吏、求欲、
幼、懼於刑戮、故爭飾僞、只希虛譽、斯皆養陽騷動、
日久行之、應大物變者必天、功會成者必亟、
埃、如拯長久之業、而遠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
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日之功也、願陛下遊意、

之道不忍棄去之性乎。
伯通與欽俠相善。欽俠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間年前成漢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
所鑒并宰卜所及然留此等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
存簡儉而奢侈不止者給在俗敝舉下不稱故也光
武承王梁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史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劉協並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採殺務為擾暴史民愁怨莫不疾之而
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輕重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遠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
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
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威故勃勃想慕貞正
於此又留論王貢成數者踰制泉臣尚然何以示
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於大於陽和說乃時作同心化乃改其刺史太
守以示降意加恩及道路傳言當徙者宜皆名見可因博
問以方求觀察其大法而不宜過加苛怒以明仁意臣愚不足採
報聞

梁彪字孟達既風人也事見風俗傳

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
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威故勃勃想慕貞正
於此又留論王貢成數者踰制泉臣尚然何以示
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於大於陽和說乃時作同心化乃改其刺史太
守以示降意加恩及道路傳言當徙者宜皆名見可因博
問以方求觀察其大法而不宜過加苛怒以明仁意臣愚不足採
報聞

梁彪字孟達既風人也事見風俗傳

罪案、則自取陳平周勃誅呂后之權、若欲封呂祿為趙王、陳平周勃終不以還諸呂、固為變也、陛下初即位、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名、而不終為正、則前不與終為正、則前不與終為正、則前不與

昔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來長退貧殘本非令所以助仁德順民息事之原進長退殘之化因以盛矣微俗農人拘於文致和氣利察民者也務制全法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九年以來政用溷穢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對多驗治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亦用分行諸部宜勞來貧人而無隱制之實煩擾郡縣庶幾一人罪延十數上通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若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百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亡聚今始夏百穀垂秀自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二月以來陰寒不解物當化變而不成和氣以令孟夏斷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日、仲夏擾重刑益其食急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多疾疫大斷薄刑者謂此類也、時斷之也、臣忠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者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有成萬物則天地以

和糴以濟矣

尊不爲校限扶至尊兼通五經以尊爲當世名儒聚官作中左中郎將內侍以爲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患乳教後商先近後遠作爲陽出爲陰入爲陽小人爲陰東賈力出對策曰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肯

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陽發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決吏多不良在於

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督在刺史、下在其人共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仁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毛教說通則觀其明智而有謀壯則觀其果毅而立功老則觀其忠正而好退觀其所以觀其所安觀其所樂觀其所惡觀其所取觀其所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親貧則觀其所不爲富則觀其所施此謂以情觀之也民各貧困者急急則攻寒寒則苟物多不成大本就末者所致也制度明而民用足則罰不中則於名不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

之心不絕汲汲者以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慈吏民獨敝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沒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姦弊之俗救弊莫若忠孔子曰孝慈則忠治敎莫如孝以孝慈忠孔子曰導之以德齊而民和睦以犯罪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鄙義乎

論衡疏相帝名見諸論不與賈逵等相難數生官者不論特揚冠軍嚴縣表

皆以題頭顯衛大僕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蔽明衣服之勵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違相違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任也難者必明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稱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名各命門徒師法博觀其義豐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始終明周世隆之相成照周公箕子之所陳親乎大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善言以開四聰無令論竟只言得罪既頗振穴以來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古文通釋卷第九目錄

決

斷

周

文帝紀贊

武帝紀贊

昭帝紀贊

成帝紀贊

諸侯王表序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外戚恩澤侯表序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司馬遷傳贊

公孫賀劉屈氂田千秋王莽傳贊

鄭弘等傳贊

循吏傳序

貨殖傳序

游俠傳序

西域傳贊

酷吏傳序

諫外戚疏

左雄

上書言事疏

郭躬

馮復 郎顗

公孫瓚

劉虞

田疇

王烈

御選

內閣中書臣趙熊詔等奉

宋編次

漢

班固贊孟子先儒傳述以爲七篇其文閎深雋偉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自家之言不繫於經而義無乖畔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文帝紀贊

漢興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武帝紀贊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履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大笑反以示後宮令皆衣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治霸陵因山爲墳不起墳不封以金玉爲飾因其山不起墳遂開道前行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與刑措相近

昭帝紀贊

昔周成漢孫繼統守文嗣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王旦謀反之事賴大將軍霍光以忠誠輔政周公之風修武帝之烈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除鹽鐵酒榷之法減輕口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

和親百姓充實京邑聖賢文學問代所疾若議鹽鐵而
論權酤宣昭不亦宜乎
成帝紀贊
臣之始充後宮爲婕妤（如淳曰婕妤之父子昆弟侍帷幄數
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
親指倫、劉、諂、哕、商、嚴、翟、神爵、鼎、穆、穆天子之容蓋天
子盛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參議可述遭世承平
上下和睦然混於酒色（師古曰混亂也）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
之可爲於邑於是（師古曰於邑猶言嗚呼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
諸侯王表序
秦兼萬諸侯（師古曰兼并也）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應劭曰周制方千
里爲郡八百諸侯建於其中今秦并爲郡縣）立守尉監（師古曰守郡將尉
佐武職監御史也）代之號制法（師古曰號謂名其事也）改古易常自任
私知姗笑三代（師古曰姗笑謂誹毀而笑之）盪滅古法（師古曰盪滌也）
○吉凶（師古曰凶謂凶禮）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
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師古曰翼輔也）陳其白挺（師古
劉項隨而斃之（師古曰斃踣也）故曰周過其曆數不及期（師古曰
東壹切取勝（師古曰壹專也）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師古曰矜誇也）
古法（師古曰法謂古制）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
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師古曰翼輔也）陳其白挺（師古
劉項隨而斃之（師古曰斃踣也）故曰周過其曆數不及期（師古曰
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師古曰少不多也）子弟或以罪廢（師古曰
裂地土（師古曰裂分也）等之間（師古曰等謂大小之差也）功臣侯者百有
餘邑（師古曰邑謂食邑小者食一鄉大者食一縣）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鴻門以來（師古曰鴻門
代當由以南太行右轉度河涉渭於海爲齊趙（師古曰渭謂

以行竜行雖衆爲梁起東帶江湖會盟爲爵謚北
并淮淝降廬衡爲準南波漢之陽九疑爲長沙波
如陵之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
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連城數十食宦官僕射之
倍與參乘之數而海內晏如才
取給者惠亭國又淺高后女主操政而海內晏如才

狂狡之亂率振諸呂者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
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漫以致益小者淫荒
越法大者睽孤橫道以害身喪國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梁淮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
主父之謀卜推恩之令使諸侯上得分戶邑以封子
弟不行黜陟而爵自析自此以來寖分爲七國
越代雖有名號不過十餘城長沙僻遠代雖有名號不過十餘城長沙僻遠

遵七國之路自是諸侯稍
謀作亂官之律日於警急爲大
故謂之削奪之法
大自是諸侯惟得
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官於京師而相
治民黜陟或奪爵戾或削地
而下附焉故王莽
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
后之權假伊周之辭類作威福剛愎
而違天下作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
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殘角詣闕奉上
璽綬惟恐在後或頸繩其頸銜璧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是以究其終始著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自古帝王之興揚雄不建輔弼者不能成天功
者予漢興自秦二世九年之秋楚陳之威
仍其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誅秦
號五年東免項羽四年海內大定六載而天下通平始論
功而定封記十二年侯名有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

都民大敗亡士可得而數載仕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始自
山名臨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舉大者也風弧石也
以白馬之盟而如帶泰
不易及後世何嘗如衣帶山當
高祖之約非與
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
誥宗廟副在有司之下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
枝葉稍落也故建文削四五世間流民陛歸戶口亦
思列侯大者食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
騎遂忘其先門者之艱難多陷決禁阻命亡國或云子孫
孫記於考武後元之間縣有子遺耗矣
同亦少矣故考武後元之間縣有子遺耗矣
豁落名數載仕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始自山名臨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舉大者也風弧石也以白馬之盟而如帶泰不易及後世何嘗如衣帶山當高祖之約非與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誥宗廟副在有司之下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建文削四五世間流民陛歸戶口亦騎遂忘其先門者之艱難多陷決禁阻命亡國或云子孫孫記於考武後元之間縣有子遺耗矣同亦少矣故

以內憂之君樂推絕世降名之主安立亡國以立亡國之後為安也不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
故文應賴詩罪莫大之於令為續前也
逐漢功臣亦皆割符世襲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
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乃徐令開前業封者盡或
絕失姓或之無主朽骨孤於墓前齋流於道生為愍
隸死為幹屍悲哉古以往況
今甚可忘傷矣制詩閔詔未其後因方術所靡不歸
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懼不思大義設言虛亡
則厚德揜息遵來布卷
雖無緣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前哀平之世增

修睦於周勃之爲行其官爵以綏前紀、死其本末、
并序位次書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佞爵云、

外戚恩澤侯表序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與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
大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傳武王克殷追存賢聖、
至于不及下重世代列統其授一也、高帝修起大國求聘四時、遹魏
惠事急則日不暇給然修定也大國求聘四時、遹魏
周旋無已之哀、迄周赧王、卒爲秦滅、
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以能授位以德序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

舊聞饗趙居位至乎孝武元功衛將軍最貴上亦興
文學延拔白儒公孫弘自海瀕而發常相於是隨以
列侯之爵又時咨前代制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尊
邑自是之後宰相封侯之間曉習文法緣飾儒術以
貧乏興外戚與定大業侯者二人、昌而兄周呂侯
故事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井上所置石矣者天
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劉氏幾絕賴大臣
平勃之力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然後宗室復興孝武
之世外戚唯衛霍貴其中霍氏最爲橫放以不軌
滅衛氏支葉獨在以和謹自守亦保其祿位傅
氏興於哀帝之間凡三侯外戚之貴未有若此者也
豈不以前車覆後車誡哉、

公孫弘卜式兒寬倪寬以儒相業漢興六十
餘載海內艾安、人、自武帝興功業制禮樂封泰山
巡狩海內興於文學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
三公開東閣以延賢人卜式拔於芻牧而位至列
卿貴與俗改化百姓鄉風倪寬以治民之次補廷尉
奏讞疑事以廣主意上以爲知法而緣以儒飾吏
文學進退公孫弘卜式兒寬有力焉、

太史公曰、高祖創業軍士蕭曹等皆起奮於豪
傑之間相與輔翼以成王業漢興三傑之謀謀
之最重蕭何次之曹參又次之、參與何俱起沛
豐位冠群臣聲施後世、何薦淮陰成大功於漢
參繼何相國清靜極言天下之事參爲漢相國
出入三年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
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
欲用之、其爲人謹慎於職、與絜歡飲、
日飲醇酒、

之義仁狄大子所稱未必爲後、王者不家不小治、帝舜、緩大
雅申伯之意申伯之德光於諸外我者緩申伯之德光於諸侯後世緩
之、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毛之漸於大道咸自
致於青雲之上、易漸之鴻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圖安劉其羽可用爲儀也、遠迹羊豕之
間而登宰相之位、非遇其時烏能致此、
餘載海內艾安、人、自武帝興功業制禮樂封泰山
巡狩海內興於文學公孫弘卜式兒寬以鴻毛之漸於大道咸自
致於青雲之上如此及始以湍輪迎枚生見
武帝於蒯救弘卜禮於賢良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
於降虜斯亦異時之一變也、
之門人、於義爲屬、論語、公孫弘前仲舒兒寬爲弟子、
則石建石慶貴於同時故附之卜式拔羣則韓安國鄭當
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帝則曰吾得馮唐晚得汲黯
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
桑弘羊使則張騫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受遺、

司馬遷傳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所記上繼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之文備矣孔子因魯史記述堯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興廢繫諸侯之本末以觀天下之大指明王道之所用成六藝之統紀其文約其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至於采經摭傳協之於正整齊百家雜語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厥協六經異傳同歸於是論次其文以為十表本紀書八章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自黃帝始訖於天漢其間岂能悉紀而著其大略表十二譜牒仍序三代以來至春秋時帝王相傳繫諸侯之本末以為經緯旁行斜上以譜世事或曰譜者普也無所不編也或曰譜者布也布列諸事也或曰譜者補也補續助禮闕文也或曰譜者輔也輔拂人君也或曰譜者主也主記時事也或曰譜者屬也屬辭比事也或曰譜者次也次序昭穆也或曰譜者第也第其高下也或曰譜者統也統理眾事也或曰譜者綱也綱紀人倫也或曰譜者緒也緒理人物也或曰譜者世也繼代之事也或曰譜者秩也秩尊卑貴賤也或曰譜者圖也圖畫天地人物也或曰譜者注也注記年月也或曰譜者計也計算多少也或曰譜者領也領理人物也或曰譜者綜也綜核名實也或曰譜者紀也紀綱人倫也或曰譜者理也理治人物也或曰譜者疏也疏遠近也或曰譜者法也法度親疏也或曰譜者例也例別人物也或曰譜者選也選舉賢才也或曰譜者標也標表事類也或曰譜者揔也揔繫世統也或曰譜者合也合德比義也或曰譜者會也會聚人物也或曰譜者約也約束文辭也或曰譜者要也要會大指也或曰譜者證也證驗興廢也或曰譜者質也質正是非也或曰譜者鑒也鑒別同異也或曰譜者明也明白事理也或曰譜者審也審察本末也或曰譜者道也道達情意也或曰譜者言也言語之端也或曰譜者傳也傳示後世也或曰譜者記也記人所述也或曰譜者敘也敘人倫也或曰譜者貫也貫穿古今也或曰譜者繫也繫天地之終始也或曰譜者宗也宗理人倫也或曰譜者本也本支百世也或曰譜者族也類聚同姓也或曰譜者屬也會聚疏親也或曰譜者別也別離異同也或曰譜者辨也辨物土宜也或曰譜者理也理出入也或曰譜者分也分散數家之事也或曰譜者散也離合異同也或曰譜者解也解釋人事也或曰譜者脫也脫略或有或無也或曰譜者易也變易古今也或曰譜者代也更代相繼也或曰譜者更也更歷諸家所紀也或曰譜者差也差次高下也或曰譜者異也異別人物也或曰譜者化也變化有漸也或曰譜者續也繼續前事也或曰譜者列也列其事業也或曰譜者引也引導後生也或曰譜者申也申展義理也或曰譜者演也演暢事情也或曰譜者廣也廣博見聞也或曰譜者容也容受多事也或曰譜者緩也緩事之急也或曰譜者助也助成禮教也或曰譜者補也補綴闕漏也或曰譜者舒也舒布文采也或曰譜者申也申明義例也或曰譜者列也列國諸侯之世次也或曰譜者別也別離同異也或曰譜者辨也辨物土宜也或曰譜者理也理出入也或曰譜者分也分散數家之事也或曰譜者散也離合異同也或曰譜者解也解釋人事也或曰譜者脫也脫略或有或無也或曰譜者易也變易古今也或曰譜者代也更代相繼也或曰譜者更也更歷諸家所紀也或曰譜者差也差次高下也或曰譜者異也異別人物也或曰譜者化也變化有漸也或曰譜者續也繼續前事也或曰譜者列也列其事業也或曰譜者引也引導後生也或曰譜者申也申展義理也或曰譜者演也演暢事情也或曰譜者廣也廣博見聞也或曰譜者容也容受多事也或曰譜者緩也緩事之急也或曰譜者助也助成禮教也或曰譜者補也補綴闕漏也或曰譜者舒也舒布文采也或曰譜者申也申明義例也或曰譜者列也列國諸侯之世次也

自周厲王以後政事不統諸侯力政彊國兼并弱國弱國或滅絕或名亡其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詩分為國風雅頌而不能以自全既已受命改正朔矣而不知天之所命漢興已七世天下已平而未有以表明也且哲能信其身則矣高大雅既明之

公孫賀劉屈氂李廣利

太史公曰詩曰雨無正民人所瞻蓋為是也有鄭忽之篤厲以安定國昭君之賢以為不終之徵故曰以容取人幾失之子羽以貌取人失之宰予以辯取人失之子貢以貨取人失之仲尼以言取人失之於是孔子戒之曰女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容取人失之子貢以貨取人失之

針對龍都國際汽車物流有限公司公平競爭損害賠償事件，本律師事務所接受委託後，即著手蒐集相關資料，並進行深入研究。經查，該公司於民國一〇五年間，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對同業實施不當之價格壓制行為，致使多家中小型物流業者營運困難，甚至被迫退出市場。本律師認為，該行為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所規定之「其他足以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且情節重大，應予以嚴懲。

秋、堺奉行、鄭重、贏江太守、承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義、時、度傑日、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書、所聞聞汝南朱仲、山牛文學、終周孤川之役、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其文學之議、與乎吾皇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賛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乎行、行焉、誠行、行周之盛、背譯身融、先王以康平不干於嚴而民從化、考之成敗、稽之興廢、而相國兼、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帥、民作壽一也、考慮垂拱、高后女主、之政、未改、一、不由房閫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衛史如河南守吳公、嗣守文翁、之屬、皆謹身融

也、有名實不相應、忠邪貝所以然、當稱曰應民所以
安其田里而不峽忠慈惠之性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其此者貝唯其
本也數變易、則
從其教化、故
動合文翁在潁
百姓、見於
越典、漢書
然任刑罰以抵罪
臣等勤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死見奉此廉
以應接得讓君子之遺風矣
貨殖傳序

至願數易吏雀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廢不皆有百之以貯而用之有
簡單木木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到類木然乳網不布
於陸澤罾罟水嗜飲
行民不犯
之矣此
澤不役民
馬老反
蝝魚鱉鼈
之月那後
稿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易以制財
成輔相天地之宜以
任智力興役寡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但賢非有從發則倉而遠近成足故易曰后以財成
輔相天地之宜以
下利黃人平平人此之謂也管子曰古之四民不得
雜處士相與言仁宜於開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
商旅相與議貨財於市肆少而習焉其心安之長而
與其事不見異物遷焉故其子弟不學不勞而能其
其服習見尊貴之教不肅而成子

不相入矣是以欲寢兵而不能、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且格、及其末也、文勝質滅、偽者其流至於上下相欺、而不成治道而已、不成治道、則不得不反由道而已、不成治道之大略也、衆不稼穡之民少商販之民多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相支之後、豈大壞、上下中、日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極於是商通財貨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用之器、上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

實而要名矣、犯害也、水利農、獄取國者、我王公閑奪取家者為盜衆、[illegible]不足以威小人尚者、不足以威小人尚者、不足以拘君子刑戮者、[illegible]而不能文繡大步條內衆而貧為編戶齊民制命於[illegible]色故大伯健牛為犧[illegible]埋而不免於餓寒之[illegible]也、故列其日月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門匿，而漢侯之從自投，攻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今陛下誠能發明詔，令於予路化汶矣，非明王有上覩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易由知禁而以正爭者之正汝，百官之王之舉人也而六國，百官之臭人也，而六國之罪人也。見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解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委，情乎不人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段身亡宗，非不幸也。自覩其武安君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帥起戚冠盜相望亦古今之通義也。

東觀漢記卷十七 漢 劉珍等撰 一七

嘗道哀是古者唯成帝將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聘諸公之間陳遵為剧里之俠原涼為魁

每敘倫叔仲；疑一二段應是朱飛動

鄧晨傳贊

考武之世，圖制匈奴，悉其衆從西國，結羌南羌，遮表河曲，列四郡開長門迎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而北，遠遁西海，而漢兵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塞布塢田則建坎罡七郡，遠柳營竹杖，則開驛柯越湔，自開大馬通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百官之臭人也而六國，百官之罪人也。見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解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委，情乎不人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段身亡宗，非不幸也。自覩其武安君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帥起戚冠盜相望亦古今之通義也。

東觀漢記卷十七 漢 劉珍等撰 一八

魚後受成，[illegible]及路遠踰辽，而甲相本帥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趙中貧陋，兵器鐵鉾、鉾白金、造皮幣、算至車給、租及大畜、民力痛、重用對、罔之以內年、寇益並起、道路不通，而指之使給軍，後勝之，是以本年送乘輸之地，而下衰痛之急，豈非天之所悔哉，目通西域，道則悉額身熊頭有腦及之記，淮南社稷地形以界朔區或絕外內，通書下，西及甲申，西統就

血宇之非土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民聚分錫無城統一、雖爲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長城益開屬面不能統率與之連遠與漢隔絕道里、
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雖稱思漢威德威雖內附唯其小邑、
故自建武以來西域都護三絕三通、或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
之屬數遣使貢質於漢願得都護聖主、遠覽古今、
因時之宜戰守不絕、未嘗大爲之序、西戎別、
公之義、自雄太宗之郤、走馬義兵之矣、亦何以尚茲、

明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中伯之美致周邻之事
乎、吾子不思無功、患所以安、昔馬駘、山外戚居位。
稱爲善士、野、人、非、
名顯、於、
天、地、
非祖父之勳、
帝即位、
數年之、
敖并不播也、
王氏之、
名大、
時垂意於後者何也蓋有滿而不
足也、
是以後之於其中外家、千眾族全身四人
同已、
書曰、
盈于有
股、川不恒長、
寶氏之興
成名先日、
以佐命者總與日中則
以法度自守容納國
河天高谷之位通家所
白谷恭遠察近覽側卿
於茶茶無急無荒如此則自福是福慶流無窮矣。

楚辭字幼陵南郡
卿功曹名見器之
勸興儒學疏時
上表薦
賢之士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堯
稽古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
講藝忘馬倫道至考明
明庶政尚幾無不留心焉
制禮崇正學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閭里之化、
有所開伏願陛下推
崇正學自
之道

聲佐、使遠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
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陳忠字伯始汲
之子篤事同
論喪服疏元初
奏以為孝文
絕告寧之典
武故事忠
上疏云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

二十五月、足以春秋許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騫終三年不非其位、以究私恩、故稱
君使之非趣臣行之辭也、百官有大喪在此、頒公羊
傳之文也、謂子蒼遭喪君
喪官之所不與、故人心之不背舊君、使人
以死從君命有終也、
容諫疏明事理、忠言嘉謀、舉有
必多激切成效不虛、
容乃十疏陳通帝急、
陛聞仁者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慮謂之
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梁尉之譬、謂入秦事
高祖乃疏趙、昌見出高祖逆耳之言也、高祖
服何如昌曰桀紂之主也、孝文嘉
莫器人采之識文帝爭納大人、
武帝納東方朔宮之言、武帝時
盡井法度之言、
不避入仁善之九德容辭厥德、
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
不敬、下情不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
曰、吾欲進善、有誹而不通、罪至死、今則諮禁高宗之
發於哀、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定於元成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惟願陛下發高北望、以甘
陵之思、甘陵安陵、
降以尚慈孤了有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高祖檢士、謂下不聽、皆高曰、
納以無作之譏、武帝初、
德命不愛下、
推求賢之誠、
得行、
得行、牛喪也、
聖功美業、
得事實者見杜根成翊世為新、
必承風聲、
異策宜輸納用如其管穴安有遺
得事實者優游寬容以示平朝無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人疏

上對問尚書官乘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高中使晞安帝數遣黃門令及中使伯榮
御與不迎詔文帝以貴不迎詔失旨免官
水明盛白如疑晞上言不省

臣聞位非其人則災動於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
致有得失則咸動於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
小責臣司徒司空思竭以爲負不以失變爲負也
故天心未得陰弁屢臻乙巳弁必姓反 前賢之域
洋而爲河 逸 徐徒之流海水倉溢宛梁螟蝝滋生
災咎 子逸 期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
不足府藏虛匱自西徂東弁州郡發諸屯兵
一門孕乳以禁禁作對親傷則征而致當兩春秋大
水皆爲君上威徵不穆臨征不臧臣下輕慢貴倖擅
權貴紙盛強陽不能禁故爲沴由陛下以不得親奉
考慮內關潮 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
軒軾馬相望道路所過郡縣上候下行至爲伯榮獨拜
威德含稼震動都鄙之援衰亭充然臣竊聞使者所過
下後覺上僭伴於人 長吏懼怖謁貴
或列酒自媚發人修道繕邸亭多設儲跱微役無

度也 貝
老窮相隨動有煩擾
路門嗟莫不呼心神聞托叔父之慶
有陵廟之尊 河間王舜
伯榮屈節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
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輕於此皆臨媿托叔父之重
拜而媿受歐刀之深 九
視 太 臣願明主殺夫凡之酌血乾剛之位
場死 也

職事上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
左右得無有顯此偏之
吉禽獸 山永上 也 為然
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
爭而不決 朱通 公卿大臣得
無朱撫阿傅之援衰亭充然臣
外扇近戚得無上感
商之謀戒安勇士盡爲大
將軍專擅驕譬王
臨朱 紀設人上書
若

國政、由帝命、王事有決於已、則下不得加上臣不
利于君、當而大水必溢當出四方衆貝不化爲害、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仕至大司馬掾
諫外戚疏 文選
臣聞殺身報國、忠臣之節、爲家事主、孝子之義、
是以明哲之士、見危授命、不顧其身、忘家徇國、
臣聞殺身報國、忠臣之節、爲家事主、孝子之義、
是以明哲之士、見危授命、不顧其身、忘家徇國、

臣聞殺身報國、忠臣之節、爲家事主、孝子之義、
是以明哲之士、見危授命、不顧其身、忘家徇國、

臣聞殺身報國、忠臣之節、爲家事主、孝子之義、
是以明哲之士、見危授命、不顧其身、忘家徇國、

處湖守丹鄉縣令
此為太守遷山陽令
清復三郡疏荒
後書本縣本縣北地上郡遷美稷郡縣皆
北方卑濕以供為孝
官所以上配湯武也禹
野千里穀稼殷私又有
美土、宜桑、牧牛、馬、衛、尾、慕、李、寒、道、北、阻、山、河、乘、泥、塠、
險、固、渠、以、溉、水、森、河、灣、
掃、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
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光內潰郡縣兵荒
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
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二郡未復圖林
甲外而公卿選恰容頃無
國其安官開聖德考行
左馮翊陳重傳
上疏曰陳人文而好禮仁則史
有書明達政理
之道必有考驗是以往
終民設之分伯建侯代作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
故詩云有洽淑淑興
陶陶坏亂不自為政
興刻吊民事更苛煩
所以安民史記高祖為泰定窮士之令
令人仕吏而犯禁者
尉什五相收封衆其
場言人民史如德場也宗門陛戟六閉井絞以儒泯
其詩六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
蜴、言人民史如德場也宗門陛戟六閉井絞以儒泯
興刻吊民事更苛煩
所以安民史記高祖為泰定窮士之令
令人仕吏而犯禁者
尉什五相收封衆其
場言人民史如德場也宗門陛戟六閉井絞以儒泯
迎平不治姦者要斷
職上令冀盜賊十封
然克慎厥官鰥寡救
最大下鹿又誠由玄
帝與於从閒終發名
見考察二千信賞必
者政平吏良也與我
史數易則下不安久
政平吏良也與我
此言者收以聖書勉
卸缺則以次升之是
以史稱其職人安其
業漢世良

建於茲爲其改能下來俾之瑞建中興之功宜予册
[illegible]風五
[illegible]名破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復且租九日、
無息、海元名、方今時俗奢侈、漫恩濟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移風無若敦厚、安土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
蓋惟上興革、更變尚事不自下改、周南之德、關雎政
本、本立道生、凡行事從源、源者流、流清、洞具本者末
、溯大通之道、其餘設爲以順爲德、自近及遠者也、如禽
內負鼎、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氣九年冬、
災本此九年秋、
茂陵再被史、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
子不思進退、茲罰無厚、誠災、孚火燒其宮、又曰、君高
拿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不儉、下不節、災火並
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宋建六朱
修太學也宮殿
官府、多此損作、昔高皇、進殿、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
力致美、文帝人爲、露臺之直、百金、惜費、何必改作、
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窠鄙貧人、賑贍孤寡、
此天之意也、人之處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易有應
人養人爲仁、爲儉、而不啓、啓者、戒土者地祇陰性、潛
靜、宜以施化之時、緻而勿擾、窮見正月以來、陰關連
日、易曰、雲雨、乳氣也、蒙之北也、蒙者、君臣
上下、和合亂也、又曰、賢德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
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
又項前數日、寒過其節、水陰解釋、還復凝合、大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
物也、今立冬之後、火昔用事、當温而寒、違反時節、由
功賞不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顓氣行罰、以順
案飛候察察政、易候氣、以言冬、夏之後、當有震裂
而水之害、又比發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
軒轅、天市、帝座、五星、二
宿、帝之宮、火
有失職、不從、又合、則發惑、失行
、

夏合則發
或逆行也
正月二日至于九日、
爲大夫、
非直下之忠爻、
三公上應台門、下同九者、
與人君同德也、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
股肱、喻輔弼、
之本、忘天下之憂、慢遑服御、
錢、而復起爻、何爻之易、
致升平、其可得乎、今更改官名、
不直、既答州郡、郡州部有大、
三公卦也、
象大夫之官階、
股肱良哉、喜起、歌、
此大之意也、人之處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易有應
人養人爲仁、爲儉、而不啓、啓者、戒土者地祇陰性、潛
之本、忘天下之憂、慢遑服御、侈靡、易曰、雲雨、乳氣也、蒙之北也、蒙者、君臣
靜、宜以施化之時、緻而勿擾、窮見正月以來、陰關連
日、易曰、雲雨、乳氣也、蒙之北也、蒙者、君臣
上下、和合亂也、又曰、賢德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

崇之彌優曰卒愛事危其所謂大綱琅小綱數
公卿公其臣之化
也公其臣之化
食思報不已者皆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而舉也
臣生長草野不識禁忌冒犯鈇鉞死不敢恨謹冒關奉章伏待重誅

漢
劉梁　駁和親論
令問　災異策對
陳宮疏　援引南越
皇甫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
陳蕃　諫封竇氏宅疏
劉瑜　陳事書
陳忠　劉陶　鑄錢議
張敞　上王賜奏記

傅燮
蔣詡中官疏
蔡邕
上徵書封事
幽州刻史久閼疏
陳伐鮮卑議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郭有道碑文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鄭康成
詩譜序
孔融
肉刑議
告高密縣教
應劭
上漢儀疏
崔琳
為袁紹檄豫州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臧洪
報陳琳書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翰林院侍讀臣孫在豐等恭

校

劉柒時以下事由、李尤東平人、仕至
大將軍、參考據、除北軍校尉、後徙大行、

大事有違而得道有過而失義有變而爲害有感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關偽之所失也是以

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醬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其鹹淡以洽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臣事君亦如之君所謂可而有否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心無爭故一國能之足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此事君君有過則匡救之以忠爲忠經曰忠興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順能相親也昔楚共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請爲靈若臘大夫曰諸侯亂行不救曰厲及其卒也子蟜曰不然君子小人各守其業大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尊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執義揚善曰恭此道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作乾谿之臺三年成、諡法、好土木曰靈、此道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作乾谿之臺三年成、諡法、好土木曰靈、此道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作乾谿之臺三年成、諡法、好土木曰靈、此道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作乾谿之臺三年成、諡法、好土木曰靈、

[罕]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殲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罕尹申亥、申氏、罕尹、名亥、楚之大夫、殉、從死也、二女、靈王之子也、乾谿、楚別都、在今汝州襄城縣東南、

諸侯皆叛王無與歸國人殺太子祿而立比公子弃疾使爲王圍蔡以待之王縊于芋尹申亥以其二女殉葬于芋尹氏之門芋尹氏、楚邑、

劉敞曰、王無與歸、國人殺太子祿而立比公子弃疾、使爲王圍蔡以待之、王縊于芋尹申亥以其二女殉葬于芋尹氏之門、芋尹氏、楚邑、

[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藏石也季孫之愛我美荻也荻猶可以爲戲藏石則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君子食之以

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醬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其鹹淡以洽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臣事君亦如之君所謂可而有否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心無爭故一國能之足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此事君君有過則匡救之以忠爲忠經曰忠興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順能相親也昔楚共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

集180-358

別封侍中謙恭忠正有遵陛下宜許其辭闕之高使成鴻安之福大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罔侵尊嚴故不顧什先帝簡遇閒氏自號太妃故其受稱尊不疑稱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成爲傲放、

加末平建初故事於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與及諸侍中還居禁門之官使極去外成政歸國家最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諂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容諂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能仁義道塞則罪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大能者焉聖聽日有所覽忠臣盡其所知文官悉選賢官其材也武官開陽城門假羽林等無他功德仍升便宜此雖小失而漸漬帝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以百年不復論者不以一帝校校下民幸甚、

有尚書令之官其比丹也丹爲人收名譽亦爲陛下收名譽亦爲陛下收名譽亦爲陛下

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陳事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逆、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慢然、遂爲寇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故翟璜薦卜商、名過齊桓、築人不敢窺兵、田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會稽吳祐、賀純、策書殊數、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習衒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咸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愛國、臣前在荊州、聞原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侯中並皆年少、無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咸等、以副學望、瓊久處蒿萊、已且十年、衆人皆始隆崇、今更澹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識高正、宜在常伯、協以直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長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會議遣大將發荊揚兵、諫四萬人赴之、

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爲廣陵太守、

南郡變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相驚、不悉其不可一也、又發遠涉萬里、士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士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驟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震威、復發此爲刻制心腹、以補闕漏、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侯中並皆年少、無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咸等、以副學望、瓊久處蒿萊、已且十年、衆人皆始隆崇、今更澹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識高正、宜在常伯、協以直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長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又不能可一切徙其近民北依陰山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徼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靈王子[建]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即拜[建]陽等便道之官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爲泰山太守[規]到郡[先]零羌聞其威惠[後]爲寇盜遂相率以出塞太守[規]開募降者[規]推誠撫納[先]零[先]後[降]者萬餘落徙還舊土郡內清靜

成公綏

與賢良方正對策中曰帝賢帝之爲君[綏]見[帝]勞於政紀綱四方疲於獲安後遭[劉]淵[石]勒[之]亂[帝]東[渡]江[而]北[方]淪沒[帝]以[中]興[之]主[而]播遷[於]外[雖]有[志]士[莫]能[救]也其[故]何[也]豈[非]天[下]習[於]亂[而]不[知]治[之]術[乎]

仇悝爲顯[宗]帝初勤于政紀綱四方疲以獲安後遭[永]平之[末]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悝]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治[在][於][人]心[人]心[之]治[在][於][公]平[公]平[之][本][在][於][無][私]

盜僞成分近習商賈聚馬最滋是間又因緣奸作受[賕]枉[法]以[利][其][家]故[使]天[下][之][人]各[懷][異][心]

將帥懷貳[心]則[敵]國[之][利]也[臣][聞][古][之][善][將]者[必][先][知][士]卒[之][心]

客賈[之][人]輕[使]貨[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

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以][使][之]

有[有][重]戰[死]不[北]傷[官]長[者]

[臣][聞][古][之][善][將]者[必][先][知][士]卒[之][心]

[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以使之

[有]有[重]戰死不北傷官長者

[臣]聞古之善將者必先知士卒之心

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以使之

有有重戰死不北傷官長者

臣

但當有事加憂者自當是為仁事人君者容悅是務今臣蒙恩乎朝備位九列見非不決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衆臣日匡重罰有大下應分土海屏上國十衆四之罰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高祖之弟楚元王交之後也父德以行修聞宣帝時徵為諫大夫給事中數上疏陳便宜書奏輒報使褒

諭成大不行臣竊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凡一選舉委當上公一篇加書使褒良誅賞各有所歸群下不幸執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高祖之弟楚元王交之後也父德以行修聞宣帝時徵為諫大夫給事中數上疏陳便宜書奏輒報使褒

向睹俗彌奢以為宜以儉節示天下乃上疏曰臣聞昔堯治天下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養不觀於此夫以天下之尊而節儉如此後世雖有淫麗之主猶以為非名而不敢過也故堯為天子而德光四海今以匹夫之賤而欲慕堯舜之德竊恐其難及是以願陛下正己正物以為天下先則臣雖在閭巷猶蒙其福

向睹俗彌奢以為宜以儉節示天下乃上疏曰臣聞昔堯治天下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養不觀於此夫以天下之尊而節儉如此後世雖有淫麗之主猶以為非名而不敢過也故堯為天子而德光四海今以匹夫之賤而欲慕堯舜之德竊恐其難及是以願陛下正己正物以為天下先則臣雖在閭巷猶蒙其福

事已行悔之無及故欲陛下從是而止又北年收斂十倫出六萬人饑寒不得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羅曳縞紈後宮之女不貧困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多曠怨之氣陰陽繆戾寒暑不時災異之作上法四七其文炳焉陛下不可不深察也

事已行悔之無及故欲陛下從是而止又北年收斂十倫出六萬人饑寒不得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羅曳縞紈後宮之女不貧困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多曠怨之氣陰陽繆戾寒暑不時災異之作上法四七其文炳焉陛下不可不深察也

汲黯進如幸得引錄備敷納之臣願陛下上以堯舜為法下以黯等為戒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汲黯進如幸得引錄備敷納之臣願陛下上以堯舜為法下以黯等為戒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五、五日爲期六日不齎笞也、期至
[illegible]怨曠作歌仲尼聞之曰不至六日不至笞人
又常作貴門亦願爰發怨毒之氣結成妖祥行路之
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還神祠歡懼乳不悉然無緣
容生此等鄉行既大把氏巴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illegible]夏五月天為降霜、秦昭王時[illegible]
冤下獄仰天而哭之、況乃舉兵齊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
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
時令[illegible]秦之亡也、促以嚴刑峻以正法民、
事姦備賦賂爲吏餌民愁歎結起人城萬官府各自考
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
見相代殺身夏桀用度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逗習
之家與事官官之舍賓客市買棄婦道路閉此暴縱
無異不容今二公在位、皆明達事道熟而各正諸已、蔽
或曰益者非不智也、性陛下設罷弋臣以
廢諫道[illegible]者失[illegible]三
及開東序金縢

史官之書災異之道遠佞邪之人
放鄭衛之音則改故和氣致災怨毒之氣結成妖祥行路之
言不足採、猶以螟螣[illegible]
劉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南金兌石變爲和土使百姓渴無
所飲饑無所食劒皇之義之純德愚庶之文明猶不能
以保黎臧之內也蓋民可自無貨不可一朝有饑
故食爲生急也議者不達救弊之便或欲因緣行市以貿
之論於是乎生嘗鹽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鳥獸爲
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猶不能給況
銅乎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哀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
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覆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
覩銀錯之禁後冶鑄之議一聽民應之落吟
問路現之頁疑

光之文超觀山河之分流
之表軍旅自然之文事也詩大雅公劉有道食
榮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竊痛于鴻鴈于野之
勞哀勃窣之作上篇下篇之爲下篇下篇之爲
長慨中篇而歎近聽和大饑勞之辭提於斯歌是以
追悟匹婦吟啓之憂始於此乎
公之時男女有別太子幼女猶扎
個又無識也爲妹妻之
者男老而太子少也兒子剛之意解營彷徨不
能寐小雅節南山之卒章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心以永今哉自南山喻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伏念富今地廣而不耕耕民衆而
進秉國之位應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餓及骨並噬無
厭誠恐幸有役夫窮匠起於枚築之間
謂民也役夫謂築土者匠窮匠也
之佐也投斤攘臂奮論遠呼使
八方分崩中夏魚潰今羊傳曰其言柔亡頑無
方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衆鳴
本有平之世晉大旱所以
渴者也良之
對過折閱知必以身膚鉞爲天下笑

張綏吻撰

王暢奏記

物之手段、而大震敵
奏乃勸採納之、
仁、

布教在寬若之經典湯去二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
先大蚩蜂之用高祖恭默唯定一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紀綦彌除肉刑卓茂
刻務崇溫厚景帝用文翁仁愛教化官制
旧名仁皆為
大仁賢之政流同後世大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
然後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音之若迅其效甚近。
發辱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闡遠。以明府上
哲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
枝之易句無使一之鄰郡為君都伋創之國園廟出
於中陵。
君以上四廟在喬三后生
百新野。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
百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
不如行恩。學求幾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
愚以為政貴資參公
人塊讓心自生。又曰虎
百放姬之詠則善人思進姦回息邑閉忠臣之事君。
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將得不盡其情。使臣身

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頻有舉明之委而猶慮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中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旁及其嫉最使史知本公之論營私之弊而來聞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有速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恢德隱之否一事大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項者直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相彼竊之詠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酣酣中張之前獨盡狂言堤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驟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有職以勸忠謇宜

舒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開州刺史楊燾劍州刺史劉度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燾等所利其幼尤多餘皆任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舉懷瑕與上同族縱兇相單察公府舉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選八使又令公選言奏事良吏臧否

皆聞善政旋復變易是令海內制度宜適定八使紬衆非決史進忠清平章實績若其毀最使史知本公之論營私之弊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百事皆爾者取士為甚之選於是名臣輩出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實之得人數路而已豈必使諸侯歲貢孝武出帑賦才之小者臣聞聖賢治天下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洗和衷悉收俊乂日觀省爲急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者駢滯其高者頗引繩墨風論之吉下則造偶俗語有類俳優或

籍成文慮日名氏[illegible]其來及者亦復臨試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本祿上義已弘不可復使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令公選言奏事[illegible]採良吏臧否宜令諸儒于白虎通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爲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得緩長史職興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續日月爲勞褒賞之科

所宜分明而今在仗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名拜議
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費故自當
極其刑誅欵有伏罪隱者及求遷轉史相放效藏吝
無章先帝留興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翼真偽七事
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
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庶僞小人
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降仕之實恻隱思慕
倩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
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望后祖載之時因
當
使自爲寇盜則誅之不可勝數東都有盜人妻者亡在
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棺偽雜幾雖得勝言又前
至得拜後詐破遣戍納年陵次以訖歸見漏改以人
自代亦蒙寬柔爭益恐恨凶凶道路太子宜屬宜搜
選令德堂有但取丘墩凶醜之人其爲不牌莫與大
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孝子爲舍人者
悉改爲永尉焉
幽冀刺史久闕所

任之大罰不赦懼而當坐設一互自生開闕邪誖者
與助梁大帝安國本事破刑起徒中爲內史爲內史武
帝惡東越數反并故名爲冀州刺史東大人冀州時
惡猾州有豪賊殺東海太守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
家名爲冀州刺史東大人冀州時買臣爲會稽朱買臣
其國張敞下令捕官簿得救助之使也卒獲其用遣為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
弊而不顧爭臣之義前漢道輕徼之科窮見日月拘忌

逮陛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一部奏報為受念
日晷下日則見帝則一部奏報為受念
史當用可與者無問日月一有此時之法蠲除忌禁其有州刺
云惟時下當酌而省之、

東伐鮮卑議者多以為北虜逃遁遠徙宜因其
大亂悉發邊兵一舉擊滅之以絕後患光武曰
兵者凶事不得已而用之故先王不以全勝為
奇務在安人而已今天下初定人民創痍其急
務在於養息兵不可黷也帝乃拜晏為度遼將
軍修繕故塞稍稍出兵數百人與烏桓參合擊
匈奴遂破走之自是匈奴遠遁鮮卑稍徙居其故地
漸漸南遷於是邊民得以墾田放牧頗有生利
之饒而民不習戰兵革久息邊備懈弛永初之
元羌胡一叛而邊郡數受其困

海之中世祖所名征伐所由突然而時有
用兵勢力可否故策有行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
帝惡東越數反并故名爲冀州刺史東大人冀州時
惡猾州有豪賊殺東海太守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
家名爲冀州刺史東大人冀州時買臣爲會稽朱買臣
其國張敞下令捕官簿得救助之使也卒獲其用遣為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
弊而不顧爭臣之義前漢道輕徼之科窮見日月拘忌
齊分部
延年陛而覺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計
丞

相申子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大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
所指無遠猶有悔焉況今人則並乏事劣昔時乎自
匈奴遁逃幕北弥地稍兵十萬才力勁健
急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物不長鐵皆為
賊有決大通逃為之謀主兵刃戎過於匈奴昔殷
周之際猶習兵備戰有事西羌種衆不弱十襲時而虛計二
歲才策未必過擾鮮卑種衆不弱十餘年今前晏有夏
叛自許有成若猶忽兵連當得中休當復發衆人

輸運無已是爲北竭諸夏并力盡忠夫邊垂之患千
是之蚣搔（蚣音公搔音騷）中國之困胸行之瘕疽（瘕音假）方
今郡縣器械前不能禁兇此醜虜而伏乎昔高祖
忍平城之恥呂后棄妒書之恚方之於今何者爲甚
天設山河奈築長城遠起寒北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地荷無蹔困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蠻蛮校寇（蛮音
計爭尺寸戰戰或破之耶可珍盡而方今本朝爲之
訾食乎（訾音資）大必克挾疑者未必敗、
衆所謂危聖人不行、凱議有嫌明上不行也昔淮南

王安諫伐閩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戰音扇）其莫敢校也
如使越人家死以逆執事斯興之卒有一不備
而歸者鮮得越土之首而倒爲大漢用之有欲以濟
兵勁虜見威脅外夷乾如貝古猶已危矣況乎得
失不可量猶背珠北鄰文帝納賈捐之言而
下詔曰、陛下背明令議者或曰可制或曰棄之朕日
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效漢之遣於蔣愛復萬民夫
爲人之役四遠讙之不知何者爲大宗廟之終內年
承軍門使禁式且寇亡今公卿作乳孫不總其能罷

同安文烈侯杜公神道碑銘
公諱佑字君卿京兆杜陵人周徒之孫太尉
公之冑子皇祖考以德行及律勤式建休勳昭

之二十、不忘之言、保大帝家、綏大理、惟衛民命、公作延引、惟日之恤、旁施四方、惟明北狄、敢弄于憲之中、[illegible] 亦惟 [illegible] 公也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合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人以和、永日豐年、海大旱十、而粟莫外、命公作司空、公相哉之、翌明其政、明惟休哉、惟大陰陽、下民稱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紀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考於陵辭寢、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於上洋、泛舟大運、重光烈祖、命公作太尉、璇璣運用七揚衡也、時惟休哉、帝欲官力四方、公[illegible]門與之、律道成道、公同制之、及其成役、不敢荒寧、用對揚人子不遺休命、天[illegible]于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捐紳士觀其高下樓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
攷文爻之將爰採綵圖緯周流華夏及隨集帝學
幾行其招 開司徒府 辟司空府 徵六經及
百氏記公舉何之 十篇加慈之 其子 十篇加慈之
也 丁時緩綏之徒紳帆之十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
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鯨介之宗寵龍也 統冕
冠飾
能致尊公休之 休美也 遂啓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
辭將軍辟 辟召 之 辟召 紹巢許之絕軌 馮涯即洪崖仙
也巢父許由 翔區外以舒翼超大衢以高峙棄命不融享年四
十有二以建寧 建寧 年正月乙亥卒 歲 凡我四方同
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 寘 今之人 乃相與惟先
生之德貞謀不朽之事 惟悉也 貞 正也 謀 圖也 不朽 言長存也 僉以爲先
民沒而德音猶存名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
勒茲玄石表墓昭銘其辭曰

世篤慈德令聞不顯 令 善 聞 聲 顯 明 哲之上
姿惠先民之遐止哀姿好之美 遐 遠 止 辭 哀悼之哀行投是而軌其軌 法 施
舍而今其已大共仁愛以爲先 共 與 愛 惠 先 猶前也
爰是以包容無方剛毅篤固足以成基矯邪正身體
化是以陶冶世心先生有此剛德者故言斯可以行
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昂之子弟遐方後
生莫不同指景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向庶幾永保
無咎之下氣 永 長 保 無 咎 善 也 下 氣 謂 卑 以 自 牧 也 地 勢 卑 而 氣 上 升 故 為 下 氣 也
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固合帝面方無顯諫以彰

直不剖尚而引長常給川郡服心之仁義進之以
達道令退之以光操然後德充名宜益于當世辟
司徒府約規陳謀中朝廷參復掾太尉掾遷太丘
憫職異名長清風暢于所漸俗韵海於監司郡政有錯
爭之不從印解綬去官復掾太尉遷太丘長民之
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
辟太將軍府道之有年人忘鐫除宜舉賢良方正
錮滑伏不試下有八年人忘鐫除宜舉賢良方正
當楊斂悉反於端慤者猶草木之假於翔風百卉之
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能約損忘小世作敎君之誨
矣長晉效矣道行則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
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高乡其深巍哉其
銘物表墳衆仰後生之敬謚德音名如百封之存斯
碑表墓之前有事也昔者先生樂茲土宋容滿海楊處所寧紀厥本作總述定兆域宜有
封樹之制焉下人用昭明令階允寧遷
葬以行子下
其成施

峙則成士君化迫神速仁於行施於民祀典所
宗鄉人之祠并此遺孤所得事也昔者先生樂茲
土宋容滿海楊處所寧紀厥本作總述定兆域宜有
封樹之制焉下人用昭明令階允寧遷
銘物表墳衆仰後生之敬謚德音名如百封之存斯
碑表墓之前有事也昔者先生樂茲土宋容滿海楊處所寧紀厥本作總述定兆域宜有
封樹之制焉下人用昭明令階允寧遷
葬以行子下
其成施
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高乡其深巍哉其
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能約損忘小世作敎君之誨
矣長晉效矣道行則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
香含榮取辱泯而不彰德之休明貶不爲耻超邈其
獻奠與方軌

詩之興也蓋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
時有亡載猶亦殷六鳥隻昔日鳴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仁見承之篇章表
乘廣有于道通及商貝不風不頌仁者論功頌德所
以將順其美刺邀戒失所以救其忠各于其職則
爲法者皆顯爲戒者著明則仁屈猶播種白敦黎民
阻饑茲時乃粒仁俾于此名也圖牒之末中葉公劉

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天
文之德光照前緒以集大命下威身遂爲天下父
母作則風有周南名邦有鹿鳴
文王之時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成之之功比風雅而來故行錄之謂之
詩之興於是乎始焉 東身失禮之後
皆自取之本刑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大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
姦衆 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斷朝涉之
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
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安和弗可得已且彼
刑之人庶不全生忠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蹈正風
之事詩之變風疑難以爲勸民興功昭事上帝則受
頌聲興焉如彼伊尹格桀
鎮撫四方調和鼎鼐勿用殷湯致大命如此吉
凶之所由發媒之萌昭昭有明足以後王之略下
是且欠鬼神已下最取不明太史公表以和始歷
管仲平下而祖春秋大節以首斯語欲知源流滿濁
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察之欲知風化芳臭衆濁之
所及則參行而觀之此海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
張解 卷而懷藏明于力則無于思則寡其諸君子
亦有樂於是與

孔融字文舉魯人也
肉刑議 時論者多欲復內刑融
此議斟酌經善之文也

復施也、漢混改悉、乃路北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衆知就長不苟、具政者也、

告高密縣敎融縣屬北海郡不門不開、
狗、
鄉、

宇寧罷士鄉越有君子軍行興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延嗣吳公、謁者伏舟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庶幾背悉、翩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牡之路、而鳳闕門猶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應劭、字仲遠、又高通德門、
隆多、曜其、
明其、
門其、
人、
以綠校對奉之、
門、
閭別、乃鄭公之德而無額、
能、
名勿、
名、
兄字、
延、

角、猶或戚鄉人修其閭、

大傳之、大事焚、尚或猶刑之宜、允襲厥中、俾後之大水爲監、焉故曠、梁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輒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勤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焚燒雒陽、遷都長安、悉發諸陵、及民冢墓、金寶之物、盡入臨洮、復鑄小錢、悪錢盛行、貨物騰踊、穀一斛數萬錢、人相食啖、二千餘萬、復重爲之錙文、又集駁議、二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觀記、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壞、璉之事、文章煥、爛、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繇自、聞、必合道、衷心、悉、遺、品、以爲千、昔號人以乾、風爲政、潤之於馬、宋愚夫亦貪、焉、石、規、納十重夫、覩之者、捨目、慮、而由笑、斯文之作、無乃類、歟、

未東、考、
日、
大、
只、
有、
之、
大、
文、
之、
人、
之、
人、
之、
大、
之、
人、
之、
大、
之、
人、
之、
大

子與不仁哀帝之女是用政務頗才明哲之未顯未足細紀周體節洽時雖煞親親篤聖聰惟因萬機之餘服游意省述焉

陳琳子琰

琳字孔璋廣陵人

爲袁紹檄豫州

操超越諸將袁紹復與文章北敵以書結操操答書爲太祖乃下令曰夫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古之制也孤與袁氏勢不兩立救時之難不得守小節故遂與絕耳豈有匿人之善揚人之惡哉其愛民若子有如此者乎其以琰還本郡琰作檄罪狀曹操先人發丘摸金校尉操又太祖武皇帝小字也操嘗發喬玄墓破棺收寶玄子瑁瑁子冀州刺史岐岐子太尉隗隗子司空逢逢子車騎將軍袁紹紹子汝南太守基基子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承二百餘年公侯將相歷職顯重公之與紹有不共戴天之讎紹之於公有逆節之釁公奉天子以誅暴亂埽清寇慝其勢若摧枯拉朽紹運窮兵極將土分崩迸竄冰消瓦解紹用是震懼創深痛巨憤填胸命懸漏刻神魂飛散不圖公恩不即誅戮收其珪璋特蒙封爵紹既荷寵榮又享豐祚生有驕貴之奉死有不朽之榮紹之自待豈不厚哉紹不能以此時悔禍責己追蹤桓文匡救社稷而乃委棄前恩忘其後福聽信讒惑疑公於公而公不疑公於紹而紹不信紹之所以取敗公之所以成功也公既誅紹收其圖籍觀其文章非但武夫而已蓋闚明主閫奧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雖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疑也故桓公不疑於管仲而委以國政內兼二柄外寄諸侯年高禄重勳業滋大而不驕不黨能以德終始保全功名者周公其人也紹既無此明德又不能保全福祚使公有以自處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可容曹操徐璆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饕餮貪財父喜貝貨乞匄無厭因賊假位與金輅玉衣及所經歷郡縣強奪財寶收其子

發管黎州同管故郡於徐方地參於呂布彷徨東
裔迫據無所依依也縣府惟彈幹騎杖之義日不登敗人之黨於前也後輸
誅侯或版人故復援外擢甲痛卷起和金鼓響振布
聚奔泗水泗水相也收其死亡之患復
其方俗之俗則縣府無德於兗之民而有大造於
操也
寇攻時東州方打北部之督郵遂離
便放志專行符遷當御符禁幼主獻帝也幹卑侮
上寇收法亂紀平領
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道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
曾貴由心肝數自日所愛光五宗所憑滅三族
幹談者受顯誅痕誠者衆隱錢自餘鉗口道路以目
尚書記事會公卿免
討楊慈興慈司空
林楚參并五商任意不顧憲綱庶禹空
其時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上律也又議郎趙
彥忠諫曰義有可納是以聖剋舍聽改容加飾操
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
王先帝母昆弟也墳陵尚顯桑梓松栢猶宜蕭
恭而操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
令聖制流涕士民傷愴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公之忠節行衆庶之德言國虛民毒施人鬼加其細
政慘苛刑防互設辭綴免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
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弭縫而操豺狼野
心滔包禍藻
梁孤弱漢室除滅患正卑爲梟雄
昔往者代設北征公孫
年操因其未破坐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
兵進河方列北濟會其行人發露壞亦梟夷
人使人外結烏桓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

奉辭命左平使朝牧濮州十人得地後即以開章朝
士賜問獲傳之故不家覩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紹裹
[illegible]
[illegible]
獲告矣何罪復見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詣求歸可謂有志考無損覇道亦復個尸庳下不
蒙恤除忽道者蒙榮遂意者破滅北乃七人之利非
遊士之謀也是以醫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
遵不適敵獨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

魏文帝

禁厚葬詔

鸚鵡賦集錄之通篇

哭門詔

明帝

正嗣統詔

論封禪詔

卿史分之問經

陳壽文

魯孔子廟之律

葬路

陳本論之六代

王朗

論宮女

集180-382

制度
冷治道衣
衛觀
諫明帝疏
楊阜
諫明帝營作宮殿
高堂隆
諫興役疏
蔣濟
中書專任疏
杜恕
諫考課疏
諫用廉昭疏
譙周
白選校事疏
足食足兵
官不滿員
除東官疏

政理志

御選

周文

周文王十五年作邘侯第十四

周公旦

周公旦名姬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同母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相成王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安定天下作立政以訓王

周公相成王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安定天下作立政以訓王

周公旦名姬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同母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

事自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禰妣爲后則殷殷大臣沐之無赦其書之企覬之宗廟著於令典

論封禪詔 文帝

朕聞唐堯盛德巡狩四嶽柴燔太山升中于天而後封禪七十餘君其見於載籍者七十有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以告太平也故太史公曰顯有受命之君功化不洽足以上聞厥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歲其猶闕不可得記我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

卿行中尚書常侍若之而已勿有所讓亦不須答詔

郎史分受四經三禮詔 景帝 及蒙 桓榮 等並老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遺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非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關自漢順帝之不學去傳昭十八年洞庭伯魯不勤聞予焉曰風其亂乎勤卿醜會世之坑儒始皇二十五年坑諸儒學既廢則風

化扶日興設力令官生百倍前世文帝尚以冠鋏貴生沿老漢武帝承以十郎蒙寇偉宜帝承以十郎蒙寇偉其科郎史高才解經義者二十人從光祿動將數騎常侍侯博士靜分受四經二禮士者具爲設課試之以及後勝和然尚明其取自紫如倘拾地外耳今學者有能究極者道固將來能不勉成

陳士植 封十里侯 走

昔不欺天也漢之所言華則榮文非助我者也公卿行中尚書常侍若之而已勿有所讓亦不須答詔

郎史分受四經三禮詔 景帝 及蒙 桓榮 等並老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遺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非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關自漢順帝之不學去傳昭十八年洞庭伯魯不勤聞予焉曰風其亂乎勤卿醜會世之坑儒始皇二十五年坑諸儒學既廢則風

來，以文王、周公事仁宗之不忘，賞封懿親，以薄
太后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康容乘疏

臣聞天地陽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是皆信、矣之末世背德、

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臣聞二王足已、若夫離騷近步遵循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伊尹恥其君不明、官職無人、庶政不整者、古哉故陰陽不和、光不明、官職無人、庶政不整者、

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

餐鴟鴞而撥旃矣昔漢文發代疑朝自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瑯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聞此、川成侯旦之助、今有宋昌之同昔騶虞之于嬴、

機內理、武將行歸力戰克御、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
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
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蹈前不顧後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爲也、背樂毅舞
又數承教于武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瑣
瑣而關與之合竊撰之于心常願得奉朝覲拜金
門踐陛列于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
懷攄舒緒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心期會
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戊軒驚驚陛下將復勞玉躬攝
持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
露最服加之奇接孫吳之要追隨下風左右效
命九馳罪合輪骸蠭無大益竊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大而歎息耳屈
手日、國有臞而不知乘、馬皇皇而更索、昔管察放涿
鹿、若有不合乙日誠之非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
周公作弼叔魚貪屈
平恢二監之疑臣子當之二南之軸求必不遠華宗
貴族備主之中必有應斯與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

孔子廟之碑

維貞初九年、大魏受命、將四海之高縱、上起魏書其於紹興十年（公元一一四〇年）
當高陽下車之紹興十年（公元一一四〇年）
友起爲時
知之矣　應曆數以改物、
宗彝釗衡、百同度量、既
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承二代、恪之禮（黃初元年、
奉承之命、祭于魯孔
漢十
文
以
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
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
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孔子乎魯、脩之勑、制之
上、栖栖焉皇皇、欲舶已以存道、殁身以救世、當時
三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孔
末有點、
文曰、木鐸之子、
就太師而正雅頌、使禮樂
即其聖以成法、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遭大下大亂、百祀陵夷、居之處設而不修、褒成之
後、絕而莫繼、朕甚閔焉、今聖帝遠臨、四時不易、烝嘗之

位、勑所司崇化報功、修飾廟宇、以居學者、於是魯
其德、自非必祀者、裁墜乎、朕
其開場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
祀、令縣都脩起舊、圖洛百
外廣爲舊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
廟堂之始復、觀先王之制、設容車於髣髴、想頑神
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泯廢、禮樂缺絕、世餘年
也、○音現、是以惓惓聖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
苞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
神氣烟煴、嘉瑞踵武、休徵熾煖、琛殊俗、解編髮而慕義、
遐夷越險、重面來賓、甘太嘗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
以歸長、
文曰、木鐸之子、
就太師而正雅頌、使禮樂
即其聖以成法、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遭大下大亂、百祀陵夷、居之處設而不修、褒成之
後、絕而莫繼、朕甚閔焉、今聖帝遠臨、四時不易、烝嘗之

褒美大率降化如此、能無慙乎、乃作詩曰

如何人魂受命於牲[illegible]
十二品 光祿紀成
其靈遊血海亂是顯其榮褒成既紀寧則低徊
嘗條陳款厚答我百性之奇貝田乃建宗聖以絡
歟後脩復舊、帝興其觀宇節節學徒爰居爰處王教
覩備舉小遵汨漁道以曲救與水作慈知洪降假神祇
來和休徵雜遝瑞我百家內光四城外被凡遐殊方
車譯捆揚歐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仙尼院沒文亦

在茲彬彬我右邁而方之垂於德載如山之基、

諭昭[illegible]
東木流之弊先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淺伐忠信之士深疾爲不
爲之人者以其喪敗治股修傷化也近魏風則伏
誅建安之末[illegible]曹則斬數黃初之始[illegible]自玄與吳
伏惟節儉卑宮、深執清儉以散奢靡用切齒、
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勢貴戚屢犯憲綱毀風俗使欲

流甚病見惜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逞以交游
爲業國士不以考慚清修乃以邊勢游利爲先、
合黨之蔡互相褒歎以譏毀成俗、
附已者則歎之詔旨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
今世何爲不隆非、朱人道不勤、縛之不博耳、又何
患其不知已哉、但當各之以樂而求諸耳、又問或有
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以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
疏行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而不取、則之所不赦、
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王朗[illegible]
大丁[illegible]

詔問所官損益必詣東[illegible]之事也若大西泉[illegible]陽汾
陵之人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萬面馬十匹。金吾、千牛、從騎共百。走卒
倍焉。太僕、[illegible]、仗內、千牛、乘輿官奴婢共
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
者二十有五獄政充牣猥滅儀繁官隆於三代。近過
體甲大所以極眷者、大抵多受之於胥餘、既違繭栗。
懲誡之本、於人也之捕盜簡易之指、[illegible]記至敬不
失皆實由於文遵奉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
明之日、旺達鬼神之際、制令務儉之政、除繁從省之
令、詳刑愼罰之敎、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
之祀、郡國垂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
之數、若此之盲、既已褒改於衰、今之前不行光武之
後、文帝按圖、果所改、今在大地及五帝、太宗宗廟社
稷、皆已列代之北、或有大地明帝地而祭其餘
則許河南洛之文、自章帝宗帝所以親大
文有疑、只修聽果、太宇所以集儒林高祖所以所
味、又所以答鴻洛、先民同誕慶唯舊
明許在國之陽南郊、以其非養時、宜實物七
郊雖當、已前、雖許有門、宇便准、式以避風雨、可須

事、記其羽林、[illegible]、從五營兵
及省士、并合選百萬大或商賈游子弟或農野讓
純之大聞有聚則之處不論戎馬及陣氣不簡練、又希更
冤踵名、實不可辨、以備急有警而後
運糧、或乃兵既久也而不務營舍、修器械無有貯
聚、[illegible]馳羽檄、則三[illegible]龍旂擾此亦處民近甸之失。
而不可久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扇在畫外雖未
利敗、而災甲戎馬、宜因年之大熙、逐奇軍、
政於農事、吏士小大、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
動則成校隊於大軍、省其暴繇、蠲其衣食易稱悅以
使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前矣。[illegible]
於食勞、而於乳顯率、增烈成、而衆衣動、而外之、必
復行、以求改、社而改用交名、異成效用不既而定。
則許河洛之交、自章成效名、義、
不早逐、不及、[illegible]欲以其、所事用之民行大、[illegible]授命
報、食二十、然後徐以、再之後、劍
折久衆服之、衆我服、拍水起以為
劉廣興宇泰制、[illegible]物交
人待中、[illegible]

昔者周行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耗之有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遴方重任難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蓋才能之人無名無相知之一打聽無以下卑職小任能皆備練備歷以下卑職小任能皆備練備歷以下卑職小任能皆備練備歷

其十月來降者未出一舍郭就止咸揚迫於困急、是、
與大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丁甲無烟遺民困苦。
甚下不等盡急將送則野郎可復振膺天子之器必
有企王之師恢食之名必有八珍之味至於肉荒則
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
之時役宮食不過 如今天下遍罹干戈百姓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
物無可減用能半定君臣上下宜用節儉計校府庫。
現錢也當今之務宜存恤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
量入爲出深思剪踐濫之源一

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輕修廢日崇奢靡日
新昔漢武爲求神仙之道尚當得寶表之露以餐玉
屑故立銅掌以承高躅下通明乳所非笑漢武有。
求於露而由見其卑、卜式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
從環逼宗廟土地之重東西奔走邊鄙 日之娛、
於好而廢救上大患聖哲垂慮所宜裁制也

楊雄曰、我[illegible]
西域[illegible]
遼將[illegible]

諫明帝營作宮室疏 竇融 文憲 附
竇固 竇穆 竇瑗 竇章 竇篤 竇景 竇般 竇憲 竇篤 上疏奏

臣聞堯舜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以天下之尊、
而節其儉約之度、豈不欲宮室之美、觀臺之麗哉、
誠以爲人父母、宜愛其財力、不可窮極故也、臣融
等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宮室之制、比舊加飾、而天
氣和順、陰陽調協、皆陛下恭儉之所致也、臣聞天
之與人、猶影之與形、形動影隨、人行天應、故人主
之興作、不可不慎、今陛下不察天心之所疾、不恐
人力之所傷、不愛萬民之所費、不惜百姓之所苦、
而欲興作宮室、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臣融等位典
機密、職在納忠、不敢不盡愚、以聞天聽、

皇祇烈考之所保[illegible]
之日猶生之年也[illegible]
高皇帝降[illegible]
陽[illegible]
[illegible]與役流[illegible]
[illegible]及九[illegible]
[illegible]切[illegible]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王氏者乃國家之[illegible]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動農后桑以成服[illegible]
者乃王氏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動農后桑以成服[illegible]
之貝、[illegible]所以昭事上帝[illegible]
龜筮[illegible]
也[illegible]
大、使緜[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
之與[illegible]
[illegible]動[illegible]
而使公卿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身、違取[illegible]

唯[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
人之際本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望、度陛下制之、固不惕然念其如此、只爲難卒計。
臧由爲國憂中、名使者日往、賊唯爲無道、崇侈
無度、役其上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
聞之、豈不功然於其內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
其久皆不幸夫殺
心曲度事莫之
其所策所防之
世之業使子孫
字、曰
一、
心曲度事莫亦不遠矣且余始皇不築道德之
其所策所防之宜不鑿崩壞之建而舒長城之役、秦始
字、曰
一、
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

下額覆戮
先代之作如其
匡時之士自謂
子然後全於
下養民有實
時爲長策思者　況今天下彫弊、民
偷在之俗國
與士方困騷
救命湯更矣文

告　諸受休名之絕後爲不忠於
官人兼忘於君其一出奠全於中而惠及經用更
每不足生齒小息前後相繼又加
有所住、且天祿易竭、陛下
時命名也若今行發是奈其命
北牛怒之用也馬大野宇九
川大有其分出有其所、不
後乃以武貢之雜供
武王之
各當其大者九
故臣以爲使
而不最以告從令弁之重思不
地若今此下所與共來當
九列則幸國之固守更心急
地若今此下所與共來當
地若今此下所與共來當
地若今此下所與共來當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敵古之爭戒也、
者大臣乘事外內弱動陛下卓然自斷萬機莫不祗
肅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
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而遠慮未必貸於大臣、顏無意於左右、左右忠
正遠慮未必貸於大臣、而遠慮未必貸於大臣、陛下卓然自斷萬機莫不祗
外所、輒以中書博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
域田俗兒實辭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
制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
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

若此城否殷盛必有所貶功負當必有所易五道
而上者大率如前制者以達而徵而入、緣形而出、
意期仰信、不復猜覬此、實聖君所以經意、
則形察日見、表惡劇臣是否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
適以門戶窮危陛下潛九重默思公匙重觀者事有本
盡於理而物有末周於用將改哨易遠與員廓而
功近昭武文之迹、重近者而已最然人君猶不可悉
人下事以適己動當有所付二官任、皆非周公旦
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朴

石之士雖少乎於行刑二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
奉其職可驅策不使失期之朝行事吏之名也、詔曰、
大節虧之臣人主之所仇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
事關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選爲
兼本將作加
散騎常侍
杜恕、字務伯、
州刺史遷尚書、
陳考課疏恕以人
所行非所務、
非世要乃上疏、
曰、
考課、陟、舜典、
備、
誠帝王之盛制、
篇、
考課明試以功、益稷、
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賢猶烏獲之舉千
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聞
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竊惟之蓋以考課之法可
循故以爲其法可亂、依、其詳、
徒有名而無實、
徒有法而不行、
徒有文而不用、
徒有事而不效

曰、魏氏北殷、不獲已之明效、昳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節之心、使有甲矣、思於表而智於繇、小夫不能使如服昭者、投亂其間、故使大臣不得容身保位、卒相與為非、此一朝也、然其事如可指而得、所以然之故、大臣之僚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畫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偽文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突然而本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貝貝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危者、受人不實貝毀、而必曰私、況所憎、怨人不宜貝譽、而必曰私、況所愛、而忘之以進憎愛之說、其為敗與有之、政事有否、事有廢興、幸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中以使如服昭者、投亂其間、故使大臣不得容身保位、卒相與為非、此一朝也、然其事如可指而得、所以然之故、大臣之僚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畫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共論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以為紀、人思而以貢、急能各在陛下之門、則以治事何事不成、何功不建、何化不行、何善不興、何惡不改、何難不濟、何遠不至、何亂不治、何危不安、何求不得、何為不成、何行不立、何名不彰、何德不昭、何樂不臻、何憂不除、何敵不破、何土不獲、何讎不報、何恥不雪、何願不從、何欲不遂、何為不可、何為不為、何為不興、何為不治、何為不安、何為不成、何為不立、何為不彰、何為不昭、何為不臻、何為不除、何為不破、何為不獲、何為不報、何為不雪、何為不從、何為

其任選舉用其人未必爲有罪也況明其容非其人乃爲枉用陛下知其不賢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授其人而終不能以此爲治也伏又患閹禁令之不嚴侵人事而屬之不經患伊尹迎客出入之間、進可徒吏忠吏以守門城禁繇之賢未利爲然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小府管霸、趙騰、李巡、孟福、郭耽無罪之兄子、猥見聚斂、常幼紛紛、迭司隸校尉孔昱、南大將軍梁冀之不忽若大者乎今者外有可默閉、掌風希指、拉於受遍還之事、內有

取不以實大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寇、卵非壯穀重皆猶尚如此、況今況吾陛下自不若必自之罰、以經門無之原、自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皆之言、少多參酌、行惡於姦、不加誠、無以養善、聖鳥乎大自圖哀先、忠也、然而世情小人自之者、以其不復迫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逸惡性理、不公容行、人爲善門、有通人大才而更不任、何此何以通理而非爲非使天下皆行道、自超引大之再度病者陛下將何樂焉

門不絕其孰爭大業之意、皆以爲非、其容美、皆天下後、世無有義者、莫務牟於過大上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今下列不試經業而小之、後豈執其而守其道平意哉、大人之心安業也處尊勢之官、承事迫於道自開以爲陛下不樂此有害於進者也、道於道自開以爲陛下忽若大平今者外有何憂之寇、內有貪臨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

程曉等奏

白龍校事疏言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明主思不得臨賢、殷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之士、各步參酌、行惡於姦、不加誠、無以養善、聖鳥乎大自圖哀先、忠也、然而世情小人自之者、以其不復迫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逸惡性理、不公容行、人爲善門、有通人大才而更不任、何此何以通理而非爲非使天下皆行道、自超引大之再度病者陛下將何樂焉

集180-399

通治亂所繫也遠覽典忠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
司不同不於朕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
官之官下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聚官未
備而事旌物茂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
校官以督之校官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變見任復爲疾病轉
相告訐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
業職無分限動違章程心所適法造於單端不依
科條猥成於門下不軌之原所由從生朕甚悼焉
其罷校官一切如舊武皇帝之制也

疏以聞臣愚以爲賢能之士忠心其治事以組織爲公嚴以
御卑爲朕翰外則威以爲督勢內則聚蔡好以
爲奸心大臣之與分勢合恩而不言小人畏其銓苦
變結而無告官仗其威恩
罪惡之名行路訐短織忌之過臨年不聞既非周禮
設官之意又非春秋上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
總統諸軍內有尚書、卿尚機司隸校尉、督察
京師、御史中丞、尚書殿省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
明科條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
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奉公、校事以廢、亦復無益、若
吏有選舉之任、校之職、官耳、
若如有選舉之任、校之職、官耳、
古秉別異考庶績之如今復發文、退推舉無所用之、
若使政治
大業草創聚官未
備而事旌物茂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
校官以督之校官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變見任復爲疾病轉
相告訐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
業職無分限動違章程心所適法造於單端不依
科條猥成於門下不軌之原所由從生朕甚悼焉
其罷校官一切如舊武皇帝之制也

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奉公、校事以廢、亦復無益、若
吏有選舉之任、校之職、官耳、
若如有選舉之任、校之職、官耳、
古秉別異考庶績之如今復發文、退推舉無所用之、
若使政治
大業草創聚官未
備而事旌物茂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
校官以督之校官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變見任復爲疾病轉
相告訐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
業職無分限動違章程心所適法造於單端不依
科條猥成於門下不軌之原所由從生朕甚悼焉
其罷校官一切如舊武皇帝之制也

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奉公、校事以廢、亦復無益、若
吏有選舉之任、校之職、官耳、
吏有選舉之任、校之職、官耳、
古秉別異考庶績之如今復發文、退推舉無所用之、
若使政治
大業草創聚官未
備而事旌物茂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
校官以督之校官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變見任復爲疾病轉
相告訐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
業職無分限動違章程心所適法造於單端不依
科條猥成於門下不軌之原所由從生朕甚悼焉
其罷校官一切如舊武皇帝之制也

疏以聞臣愚以爲賢能之士忠心其治事以組織爲公嚴以
御卑爲朕翰外則威以爲督勢內則聚蔡好以
爲奸心大臣之與分勢合恩而不言小人畏其銓苦
變結而無告官仗其威恩
罪惡之名行路訐短織忌之過臨年不聞既非周禮
設官之意又非春秋上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
總統諸軍內有尚書、卿尚機司隸校尉、督察
京師、御史中丞、尚書殿省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
明科條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

議楊也機擢乙門見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有牢收交[illegible]賢者之有[illegible]升五等義廢則或自[illegible]未聞舉舉非分敘參錯則其責負[illegible]中正有行倫兼倫[illegible]行著於家門眾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施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數取於中正斷不旋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矣必

除重官議

名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

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則官任定而上下安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親其洋未可守而究宏事則職業脩百事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親其洋未可守而究然分張畫界各司土境則事重累瘼之憂也下逸同勤等之敘足自小大貴賤之分亦無若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大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舉事之不舉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非忠善與何敢為長吏先王建其如此故要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添世不師聖道私

以御職、蓋以行下、而省官之不侍也。監牧以畜之蕃息之容曲設司察以利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快其心、下外務求其績、吏能上收穉室之隆日不暇及、有等之與重選宰役也、雖並儀準以一治制。
今之吏皆云史員太多、而職事猶廢、郡吏鳥數、還親農業以省之。史則吏煩、則監察不廢、郡吏鳥數、還親農業以省
煩、費則財殫、役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并之論。
每牛急與、驅從則安、直已則乎、夫和美之美、在於合
宜、除之、則官省事簡、一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
護親舊、已為故如有
各生於此、若皆并合與
人數各從才幹必得
之吏、事清庶下、吏者民命所寄也。今承衆弊、民
選舉、良者益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
之縣各郡守自下以名之郡縣千戶以下令長

如故、日長月上、考課進用、幸以能升、所收亦增此進
才効功之敘也。名額制、定地官才負久治功齊明。
五也。若郡守縣吉得注書不拘時官組閣器、三代
之風雖未可必得、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
此矣。

改服自漢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遷變、必因
弊而濟通之、明賢聖之志興也。一者當大理物、必因
質令承自上之本、泰度餘流、世俗嚚文、宜大改之以
易其管令利制、自公卿伏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
易服綾錦、雜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足以下、雜綵
之服、迄於庶人、不得用金銀之飾。其下等級各示有異、制度之制、
已行、行不苟奢、多少得中、也。今承衆弊、民
富甲兵之邑、尚不足用、況京都之地、人物殷盛、
日得也。是食宜大、日
用、以為調、度、市、買、
之事、使各明之家、自作之、官不復有給約之制、兼
求之屋、私物之一物、日

敗而已勿使過

九州長之有司終後服用之人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桑之教興於本朝則鄉修之心自消於下矣

漢昭烈帝

爲漢中王上言曰臣聞聖人功德之明上思所特

者爲先

出師表

後出師表

自表後主

汇義

與孫下教

與李豐教

宋文帝

中書爲宰臣草詔

答張敷策

又答張敷

駁統

明張溥太
路鶴怪
與吳相陸遜書
王孫策尚
孫登賤

先帝所以興隆也、小人遠佞臣、此後漢所以傾頹
也、先帝在日、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
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
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
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
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攸之、禕、允等
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零、不知所言、

後主即位、加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鉞、開府治事、
亮上表、以為、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才性、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故冒危難、以
今南方已平、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等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攸之、禕、允等
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主即位、加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鉞、開府治事、
亮上表、以為、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才性、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故冒危難、以

部論奏以計劃引軍人參統治股采納實別今歲不
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前江東北臣之未解二
袁紹、劉表、劉璋相繼死亡勢成鼎立操於一舉掃
平天下之機實在於此操自以為天威所加
一舉可滅故表書報孫權勸使送質子以安其
心而陰圖之權得書狐疑未決以問張昭昭
本仁義之正理深陳不可送子之利操以為
權必不送質子又知昭勸之也
智謀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場師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冀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偽定一時耳（述文帝語）
事也烏巢指袁紹之輜重北山下馬陵之戰潼關渡渭之戰
運其北仁下為圍將超雲等收十八騎拒關流
矢卜如雨況陛才踰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也、也典指在攻昌豨不下四旅果潰不成任用
乃能爾有此大（缺）
（缺）
（缺）

各有[illegible]陳天命大事成使
秉成[illegible]者[illegible]上議

昔在項羽起不王德雖卑足下帝者之勢卒就湯
鑊爲後永成難不審察今天之奪免身爲幸成在子
孫而二子各以昔艾之陶承僞指而進導有若梟
梟獨斟之功[illegible]亦危偏於元瞞苟免者耶。
昔[illegible]之創迹[illegible]非[illegible]猶[illegible]揖[illegible]猛四十餘
萬於是[illegible]之郊夫撫道計淫不[illegible]及至孟德以
其詐勝之力眾數十萬之帥救[illegible]平勢窮慙
悔僅能自脫棄其鋒銳之眾[illegible]志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弘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不合當之新舉選冠衆
辭華翰世世大有及之者也設論溫才郎可惜也
罕可想若忽感然以拔盛德有賢才以敦大業卿
明白小心光明力之也地國家之共臣不內
之嫌展盡公忠以稱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
矣見最於衆人中見任於明帝小心光明力之也地國家之共臣不內
之良臣之最重親友之交交之最重者也國家不嫌
與盛爲最重之義見以沼亦不難與盛爲最輕之交
也、

親之于下也大有恩之民、
宜之明爲建兵設置公卿欲取宿忠以降勍寇之害、
爲今建兵之計但仍不論其送無
以七當受之多少不成之日之前後不下之
仕于運速溫不後之設計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
不致忠恩而遣力也之到爲兵降設卿臣無境
外之交亦有可原也范
且國事爲公何嫌者也
揚亦使君之道也故北

子聘諸夏亦有典常之義也
人有自欲知其君親其所仕見其
之精粗溫若恩能仕彼欺之誠形於我臣之多
良可使之得其人以美于異境揚君命于他邦是
以管遵文子之明于宋也輔建
今史子趙
亦不必會晤也北此數者校之
矣亦不數日當念人有事有出

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屏營之內睥四海之外
安天下之志以廣聰明之理雖未易周也固當聽察萃
又思淵藪山似多息則仁各自欲爲國筐其言
欲爲私爲公之間別然以殿下之聰察講
論之間直若潛神密思纖判研核寤何嫌而不宜事
何牀而不席恨溫非親臣皆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
皆知欽念汲汲恐有明被狗行之于前也恥辱之于後
故遂發宿嫂於今日約恩申于平恕寶蓋心于明朝
非有念于溫身也
客曰怪
與不相善遂書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今人物彫盡平德業者不
能復幾宜相左右史爲輔車上照國事下相珍惜又
疾世俗好相激設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遂之徒
意不歡笑謂此智然識獨峰飾愚以爲君子不求備
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

奇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
有所短、師尚由彪、明不受命、皆況下此而無所闕、且
仲尼不以數子之不肖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
其所長也卽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所者將務從
時的名人單少因家族寸能可備者不克苟全咋不邪惡、
志在陳力使可奬進、勝小人、明易辨、不足、皆宜漏疎不足錄也、且士設不可純論苟克苟
人則難以大望人明易辨、克明彼理賢將不全見其出入者矜收曰、以道望
士大夫如論子將與
誘論或至於鵝原飛不起非爲人物灌堅克已不能
君如德而責人事以重責人不服責
人以正義則人不正乎不服責有能不正其責則不
得不自然矣、
王之言長論之者論
之狗雖以自定況已爲
公於而亦瀟來不收其
不

舍小過纖微相貰久乃予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
行之士也

士孫僑成玄宗太師略不
[illegible]

帝王之守與天同位足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
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賞有惡不得不誅
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
道也昔吳初興多士子弟爭於太湖輸石以爲大舟自光
發兵赴稷下則背肉相殘其後慈戒以爲大諭自光

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娶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
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
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者分遣諸王各出就
大藩井賦以適亦不分遂成怨宗此乃天下憂智
所共嗟歎大行皇帝深惟此弊革而改之事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前茅殿廡慶之基原見以不日知至風蒙三思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二終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三目錄

目

武帝

宣肥典詔

答司馬宇等詔

開言路詔

答物多詔

下郡國巡行詔

勸田詔

聽鄭冲致仕詔

元帝

遵賀循書

周顗敵疏詔

明帝

定東宮儀制詔

康帝

答有司議服御服詔

穆帝

卞壼諡
簡文帝
百官諡
答殷浩書
王祕
讓侍中表
十半奏疏
祖逖
諸葛亮故事表
陳壽
陳情表
李密
上論劾王戎事
王祕
陳世俗務修書
劉毅
陳九品八損疏
傅咸
劉寔
崇讓論
劉寔
辭位論上
辭位論下
劉毅
陳仲太孫疏
陽縉
陸機
張悛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虞溥
與諸生誥

春秋左氏傳序
荀勗
省吏誡
皎嶷
論宜改諡讓表

御選

劉玘 酌進表

古詩十

晉 束皙 補亡詩六首

武帝 泰始二年、詔立先代五等、以繼三恪、咸寧二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禮、正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祭以道、不傷人、故祀典設焉、定祀典詔 泰始二年、

敬而遠之、徒倫以求幸、厥安相嘗、正爲邪、故蠲朝疾之、其按晉禮、其祭有常、必有其報、而祇淫之鬼不亂其間、

每遠念幽冥而不得終仕於皐士以仔此痛況當
食稻衣錦誠謂然激切其心非出以相解也本諸生
家少應來久何至一日使易此制於所天相從已多
可試行孔子等身為民父母終不
何奈何 子等身為民父母終不
開言路詔 下
詔
凡爾百人士人臣所行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
重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由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
恩貸當縣主上是何乎其詳評議

答曰朕惠於所治而刑乃心欲作益時事者也而
主者直以常司我之罔不使終慎耶二常作所論
或聚其大略而未備具條一本以便令自之然後主
者八平處其例當於人士人臣之所至難而
人士苦不能虛心悉納自古忠臣士之所慷慨至
使杜口結舌何念於此末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

遵此服所以亟拱總編甘城於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載

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止於數步之中容有墓古之名曾無俱祀農之實而有白官申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秦公帥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奉先天下王者詳其制下河南處用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宮面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

太傅鑑德深粹履行高潔悟遠清庶雅然絶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

聽鄭冲致仕詔

公慮本及私遂懇衆辭陳發三事

為保傅之重

輔奕世先哲大化流行課徵弘濟大猷可謂朝之儁老衆所貝瞻者也服服於攻退鬼事未康把仰耆訓導揚厥猷懇辭頻煩德彌邵昭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還恒從公志則荻孰與答褒隆彼涉川阻如

俊禮老臣之
殷文宗明訓

攸濟是用永昌迄於紹太康中

又詔若卿以尚父稱公不宜

懇然太功成而有上德加時降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

必遂厥懇賴之心以社人稷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

執以諧光公就第侍同保傅自一同之石公宜頤精

養神保爲大和以究遐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

欽祇耆德行乞以闕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

元帝

大自行不同故由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長耳當

宇宙治泰伸倫攸敘之時已或有遐棲

高蹈懷聚絶俗遁遙養和詁卿自足焉蓋道隆人逸

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邪主危政急義士投肝驅馳

採世姻之武乘運以人

集180-419

簡文帝諭皇子立晉安王
自管諸侯文

辱高位仰報靡由在願守先人墳墓可得栽遠命誠
昨天威曲從聖旨復若此盈門吉人申於見知大臣之
節不可回止臣雖小人敢緣國家念存斯義今天下
白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遑暇食臣
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聰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
少假令有遺德於敗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
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
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
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憲統節

高亮仕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光祿大夫李脩清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
畢終始雖歷仕外內之龍、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
此選臣竊感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賜前
恩使臣得速還屯不勝區區之志

志有不可奪聽

土平吳疏 晉武帝以吳公私上流之勢會益州
刺史王濬伐吳濬為人剛毅知其可
任、因表曰、臣前蒙令修舟楫為順流之
計、帖緝甲冑、效節戎行、而大舉未決、臣竊以為

衆多於前世、食待器械、盛於利時、今不於北平吳而
東阻兵相守、行大者利、日尋干戈、轉成盛衰、不可長
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衆益之兵、水陸俱下、
此是之衆、進臨江陵、平南陳牀而指建日徐揚青兗、
莫不風靡而向林望政施以疑之、多力以決之以　陽之吳、當
天下之衆勢、分形散勢、所備許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領則土下震蕩吳緣江爲固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日以降船自持、則敵者大無有停息、孫皓念悔
任意與下多忠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
刺史、小城終參事不制算課、而清廟粗衆、蹇氏考課、

後名自免臨背、各捕掊剋、百端萬緒、
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
書、高昌無樂官、力愈優、法令滋章、巧偽彌多、昔漢之
門東之士、分職弘宣、六典以訓考察、然猶倚明
設官分職以須商賢、弘宣六典以訓考察、然猶倚明
君之輔足忠貞之可仕、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
後名自免臨背、各捕掊剋、百端萬緒、
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
書、高昌無樂官、力愈優、法令滋章、巧偽彌多、昔漢之
刺史、小城終參事不制算課、而清廟粗衆、蹇氏考課、

閻泉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繁於累細以違其
體故歷代不能遵也、莫若申明舊去密就簡。則
智而易從也、大官盡物、細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
而任法、則使令不能、今日衆而明日寡、不如一人爲上、第劣者
助給、自官、自汉後、
一人爲下、第四行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
案其實、或加褒勞、小名效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令考課
之品、到不約減有能易者以劣優、汉易而否主

者固當準是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
所記必長年以名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
名趙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連四方之志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曰策小曰簡
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與魯之春秋其實
一也蓋皆通稱見易象其修春秋曰魯隱盡在魯
公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見左傳略

子所見魯周之舊典禮儀備物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
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所記諸侯亦各有
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實修而志
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道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
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
仰用舊史舊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
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
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各不同之書也故
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
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固非一端譬若斲輪
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舊史遺
志手口相傳故能盡心焉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本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之所中變化無方有例之例非例所拘以例治者
固以見例例各有當非例所盡也經之統體
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

以上安定啖氏不出、不生、不卒、不葬、曰之類是也、發凡言例、發之是加句者是也、類甚多、有須起發、發凡言例、發之是加句者是也、例之體有不書、書以爲義者、此蓋春秋例之總目、然亦有史所不書、書以爲義者、此蓋春秋例之總目、然亦有史所不書、書以爲義者、此蓋春秋例之總目、然亦有史所

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因魯
舊修春秋上紀下訖明爲素王之志公羊者亦公羊
而王魯
以孔子
說已危行言孫以時當亂
革終止獲麟而石氏經終孔子卒敢問所安答曰、
予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
本意也、傳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麟鳳在德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
處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
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
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列國本乎
其始則周公之所創也若曰能明天命、豹關中、
興、隱公能以宜祖業、究修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幾、文
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行事、采周之舊、以
會成王式、垂法將來、所書之王曰王也、所用之歷、
即用王也所稱之公即稱隱也安在其黜凡而王魯
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

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高則旨遠辭
約則義微此與之管見悉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
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
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
引經以平仲尼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
氏小邾射亦在二叛者之數事在哀後人之
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省史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
曹相漢、載其清心之本也漢文、
垂拱、幾致刑措、比省事也親太和中、道士大四出、減天下
戴侍中、比省官也親太和中、道士大四出、減天下
史員、正始中亦平今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
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已居位者健協思蕭曹之心以

羅佑大化、篤義行崇教畏使、臨忘本者不得容而
偽行、仁息詐竊者、罹災重罰、安靜者、蒙福永年、
少不陵長、遠不間親、頑不凌義、小不加大、淫不破義、
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災伪不可以進、邪不可
以開、官人不惑於聽矣、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
業有常、人心不遷、災事斯止、政稽、及稽則功廢、處位
者、而投不怠、本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離作望蔵、
而守不假器矣、官職之[illegible]、使信
[illegible]、使信

若金有小失、不害大政、忿怒稍寬容之間、文案略細
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illegible]、煩之如陽春、畏之如雷
霆、則吏易以文姦、民、之命、為百姓所
[illegible]、則吏易以文姦、民、之命、為百姓所
[illegible]、則吏易以文姦、民、之命、為百姓所
[illegible]

美也先王嘉之飾雖卅加德合於王行雖詭朝而
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王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
勞德載物由地以廣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
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不然則路有遺
士之名而無朝列於朝者謂之尸蟲耳
[illegible]
不知德惟尚是開故賢也設賜閣以公乘[illegible]公乘侯其鄉
人郡中以上尊儁其父兄漢世及之大物斯否任論
謂以天下重則皓[illegible]於南山以張良
以政[illegible]
德於士修亦及不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
出其右者[illegible]之後益公之賤而曹相國之
之機於朝而其名愈[illegible]帝王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180-428

知吹管者也以一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而滿為
主吹管虛食數人之俸、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誅之、先於
之好則管聲自協於先王、此逃矣、
死、
惡之先王乃
南郭先生之徒、盜於朝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
人在下位不得進也、
溺愛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
貳過其明非聖人皆有過能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
非徒容設、必門人之微過而毀之者也、致謗之言數
固仕者雖欲不納不能不使聞而微察之也無
以其驗至矣何以知其驗矣利不申其罪若知而縱之、主
之威日衰合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哲理之受罪退
者豁多人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疎、
祖狄、四和衆選之矣、必詳於俗狄合主者選四
祖迪、尚書鉄擇尚書僕射、受降不讓、至於已斯亡、不
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
讓之大憂亡不報而望其俗同朝不亦難乎、
改此俗其易耳何以知之夫、時仕宦之人其中賢

明者亦多矣、
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大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
讓之矣、讓之又付主者掌之、主者豁多人臣有欽、
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案選之矣、且主
選之吏不必皆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一公自共選、
公為首也四祖缺、擇四祖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祖狄、四和衆選之矣、必詳於俗狄合主者選四
祖迪、尚書鉄擇尚書僕射、受降不讓、至於已斯亡、不
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
讓其選、尚書詳於俗狄合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
改此俗其易耳何以知之夫、時仕宦之人其中賢

郡守也大以衆官百僚之讓與上者其相比不可伺
哉而論也賢愚貴賤之爭則狄毀已所不知讓則疏指於勝已故曰爭則狄毀已所不知讓則疏指於勝已
弊交結侵劣不分雖行而讓也尚讓則賢智與能
否之美皆相形矣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
修己者讓之名彰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驁進
趣而欲人見識猶邪行而求前也人如此愚智成知
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緣矣游外求名於此相
與而賜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用其
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春秋傳曰范宣子讓
其下皆讓榮鎰與大夫爭邑晉侯以中軍佐讓趙武
自朝召而與之政使大臣舉能爲先務則舉才之路
廣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君臣之序各有所司法欲必奉
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爭訟則據法而斷焉故使大臣擇吏有時宜
故人主慎選大官若不以大義而舉
自近以來法漸多門令品不一品令備掌刑斷職
思其憂各以啓聞請寢罷伏惟陛下爲政每盡敬事
爲百姓斯格不得以意安議其除皆以律令從事

然後決信於下大悉不惑更不容奸可以言改人主法者取一定不爲萬世使史官小史各守其局則決一矣夫。
視師格以責得下大臣小史各守其局則決一矣夫。
所子民有所之而已然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褻以不信之法上古議
之則安行託於議事以制臣綸以爲德言則美論理。
事以制不爲刑辭設及周昔法象魏二代之君齊
則違然天下矛大事務衆雜明有不得愚術文如令。
所遇異也今論時救弊不及中古而說平者欲適情
斷罪法賞罰若漢祖殺楚臣門丁之私已封趙王之
不及人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閑至如非常之
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
故臣謂宜立終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

起爲經制終可處用恒行一而失十段小有所得者
必大有所失迭有所滿者必遠有所卷故治事議體
名爲楷軌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細當之近
迹以令簡而之大卑不凌於凡隱之所安必守微文
拘不同得爲異議也今限法
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
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
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
以出入罪加減輕重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要
事比附臨其事相似者先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要
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
劉毅字仲果東萊掖人晉在位時之
陳九品八損疏
曰世人取士大抵
乃上疏
昆閒治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更脅之所
用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明二也
今立中正定九品論下任意榮辱在下操人主之威
福移天朝之權勢使附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

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自慤、求者薦揚、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制衡仲爭品位不問推讓寫、爲平朝恥之大名狀以當才爲清品雖以得賢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杜濫者亂取之患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物者寡器有大小、適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止遵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闊小宜得殊俗之狀任而不飾宜、得清簡寬之舉行寡才優宜撫器任之用足以二仁殊塗而同歸因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興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明尺寸忽臣愛憎品世與衰、或貨賂公行遵門勢族、啓引有之者曲有故慢仁者吹毛以小疵高下迷濫強弱足由愛憎、

議成加編服將沒行止、一議不得一人之身了、州之才、人不審能、抱獄吏不存次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名殊不修自可更選今中正只任向聘其人所吉品格選訪、可收收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留今易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識以長攘搪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治理俗之深防也、（小字：收不知所多當之史）、（小字：都令史職主者既善习收收之所卜而後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收之所下石公罪收之所、

行、駿違之論橫於州里、嫉謗之興別甲、嫉謗之際結於大臣、大衆妾之論、稍及是楚屈難之變難興、爲邦（文字不清）、（小字：章奏論家相及臣之恩陛下感其誠集）、（小字：上有季下忘其）、況乃人倫交爭仇讎陳列獄訟生而輸根結損政之道、也本立格之制、將以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格閥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見拘目一事使無上人職劣下其間被取非久許容其序公又爲格於成其私君

子無小大之怨官政無繩墨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
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置指鹿之器
使在凡品之下負薪不肯處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
二也陛下踐祚開大地之德弘不諱之路納忠直之
言以登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
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罰中正委以一國之重
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海平者寡故怨咨聚聽之
則害事無已禁絕則枉撓與其止絕之損愈
侵枉之害今禁絕訴則枉撓與其止絕之損愈
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榮天地
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鉗使上明不下照下
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
興歸百姓降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敎廣序以相
育賢不肯於是見矣然鄉老貢其善以獻天子司馬
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可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
莫不修本州鄉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
容脣舌一閥之上多者千數或流徙邊邦或取給殊
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

狀家瑋於家府紹設於流言任已則有不慊之疏聽
受則有徙此之痛如者以愛得其平所不知者
使在凡品之下負薪不肯處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
二也陛下踐祚開大地之德弘不諱之路納忠直之
言以登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
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罰中正委以一國之重
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海平者寡故怨咨聚聽之
則害事無已禁絕則枉撓與其止絕之損愈
侵枉之害今禁絕訴則枉撓與其止絕之損愈
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榮天地
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鉗使上明不下照下
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
興歸百姓降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敎廣序以相
育賢不肯於是見矣然鄉老貢其善以獻天子司馬
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可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
莫不修本州鄉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
容脣舌一閥之上多者千數或流徙邊邦或取給殊
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

狀家瑋於家府紹設於流言任已則有不慊之疏聽
受則有徙此之痛如者以愛得其平所不知者
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略又非朝廷考績
之課遂使逝官之人棄近求遠行本逐末位以求成
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
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
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
罪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
上奉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
品不定才況之而官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
才能之所長官以吸名代得其
實猶品狀州郡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
品所疏則制其長所親制錄其知徒結白論以爲虛

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慶
褒貶之義化愛憎之端詩頌采風之旨流言滿耳
行品大其形勢以驅助聚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
表勤退者無惡以成慈慈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
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鈇人市損政入也由此論之選
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
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
名九品而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
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聲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
之害也是以時主親時歷法除姦消亂雖有常則故
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所
不爲豈敢於此事而自不周設將以政化之宜無取
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讒佞之
黨毀風敗俗傷損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
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臣以爲殺品雖不而用之不節猶緣不匱故先王之
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鵝門奢侈之費甚於天
災古者先有菜果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
食今之賈豎皆服采綺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
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
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豐於節也今者土廣人
稀而患不足歉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
詰轉相高尚皆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致好衣美食
者魏武帝數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儀禮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
有違法宿者、管罰糾之、罰在行馬外者可不糾、亦
得奏之、如今之吏行馬之內不通法宿禁防之事
皆內禁防外司不得糾故曹施中丞今道路橋
梁不修關於居職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直州里即
令所部行馬內品施於禁防與六中丞督司百僚矣

何復說行焉之內平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焉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焉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其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司隸糾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百僚可糾百官外矣不爲百僚百官中丞司隸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懼斯不羅縷者羅縷委細之意龔因結一日攝政臣言所以不羅縷之但爲過非非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勃云但爲過非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奏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至百官之內無所不糾矣尚書臣之間寒況所未警皇太子爲在行焉之內豈得糾之尚書在行焉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推臣可無恨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行公前在殿上脫表爲司隸荀悅所奏先帝不以爲非於時更置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李固、公仁、建
為人

陳忠、永初
元年為侍
中

臣以險艱風逆月建申酉、理宜靜默、而災異仍見、故復上言、臣聞有形之物、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內、莫衆於人民、人民之生、莫不以陰陽爲命、陰陽之變、莫不以日月爲候、日月之行、莫不以晝夜爲度、晝夜之分、莫不以人事爲效、人事之感、莫不以善惡爲驗、善惡之興、莫不以賞罰爲勸、賞罰之施、莫不以法令爲正、法令之用、莫不以聽察爲明、聽察之明、莫不以賢愚爲別、賢愚之別、莫不以官人爲本、官人之本、莫不以考績爲先、考績之先、莫不以信義爲重、信義之重、莫不以誠敬爲主、誠敬之主、莫不以天心爲則、天心之則、莫不以仁恕爲基、仁恕之基、莫不以博愛爲務、博愛之務、莫不以安民爲急、安民之急、莫不以除害爲大、除害之大、莫不以去邪爲貴、去邪之貴、莫不以遠佞爲重、遠佞之重、莫不以近忠爲寶、近忠之寶、莫不以納諫爲美、納諫之美、莫不以從善爲福、從善之福、莫不以改過爲吉、改過之吉、莫不以自責爲悔、自責之悔、莫不以思慮爲謀、思慮之謀、莫不以博採爲得、博採之得、莫不以兼聽爲明、兼聽之明、莫不以偏信爲暗、偏信之暗、莫不以黜惡爲治、黜惡之治、莫不以賞善爲理、賞善之理、莫不以公平爲賢、公平之賢、莫不以阿黨爲愚、阿黨之愚、莫不以貪鄙爲辱、貪鄙之辱、莫不以廉潔爲榮、廉潔之榮、莫不以奢淫爲恥、奢淫之恥、莫不以謙讓爲貴、謙讓之貴、莫不以驕慢爲賤、驕慢之賤、莫不以儉節爲富、儉節之富、莫不以貪利爲貧、貪利之貧、莫不以寬容爲德、寬容之德、莫不以嫉妒爲賊、嫉妒之賊、莫不以任賢爲安、任賢之安、莫不以妄授爲危、妄授之危、莫不以敬慎爲吉、敬慎之吉、莫不以放肆爲凶、放肆之凶、莫不以奉法爲福、奉法之福、莫不以違制爲禍、違制之禍、莫不以守職爲常、守職之常、莫不以干位爲亂、干位之亂、莫不以知足爲樂、知足之樂、莫不以貪得爲憂、貪得之憂、莫不以行善爲慶、行善之慶、莫不以作惡爲殃、作惡之殃、莫不以積德爲昌、積德之昌、莫不以累仁爲亡、累仁之亡、莫不以保民爲安、保民之安、莫不以殘民爲危、殘民之危、莫不以愛人爲壽、愛人之壽、莫不以害人爲夭、害人之夭、莫不以利物爲福、利物之福、莫不以損人爲禍、損人之禍、莫不以好生爲德、好生之德、莫不以惡殺爲賊、惡殺之賊、莫不以慈愛見信、行仁四歲、以奉母志、仁母劉太后、太后崩、悲感過禮、服竟、固辭還郡、詔不聽、九歲不行、容止孤貧、於戊午、下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而災異屢見、天譴重至、公卿百寮、各修厥職、以匡朕闕、而寒暑未和、陰陽錯謬、豈政事有所違、將獄訟多冤、而刑氣不平、其令三公、廣延群賢、各舉所知、以匡朝政、於是公車徵至

集180-435

醜猥叢披掘寵命優渥夢敬報行所希萬仁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逾母
無以至今日、臣無以終餘年、母子相
窮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當盡於陛下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苦苦非
人主及 州牧伯所見明知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其家貧親老不拘徵辟詔書特下於悤想臣誠歷臣志庶劉
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
之孫氏之後孤兒寡母無
命題曰必以晦及卒顯

之有倫也帳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雨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
耕於野不求聞達 先帝三顧臨庵於草廬
之中亮深開備雄姿傑也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
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束手備失勢衆寡無
立錐之地亮時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
會權既內懷猶豫外以觀望事留不決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興兵
誅暴平定江東遂命難及卒顯

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
定江南悉平諸郡劉表長子琦亦在江夏琦才
次中子琮荊州牧表愛琮蔡氏及琮左右皆不勝
北旅干城投巧物究其所務則當必信無惡
不懲撫善不盡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
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
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

爲無身之日、則本行節、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戰、屈辱其武、然才於治戎爲長、而謀爲無理、民之幹僞、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僞人傑也、加溺也、四ツ也、場六年建興、聚寡不佯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復出、昔齊何爲韓信、管仲囚桓王、了城父、哲衬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免之器、能政理、抑亦智劇之强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若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古諺曰、一年春、宜納粟出戍、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田寶、至今、益之民、咨遠宄者、言衛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人之歌、子產無以過、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怪宛文彩不變、而過於丁寧、周公思以爲、賢、知、治、人也、考之尚書、綸、之、成、略、而誥、庶、頑、周公、唱、人也、考之尚書、綸、之、成、略、而誥、庶、頑、周公之篇、卑而悉何耶、答、曰、夫下矣、哉也、宛所與、者、盡、心、於文學、者生、皆冠、幣之、去、年盛志美、始、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宜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博、所、習、多、日、積、月、累、義、入、心、精、研、覃、思、不、舍、晝夜、然、後、大化之理、自、得、於、心、而、樂、與、俱、化、之、入、神、也、故學之、樂人、甚、於、下、車、周、公、思、以爲、賢、知、治、人也、考之尚書、綸、之、成、略、而誥、庶、頑、周公、唱、人也、考之尚書、綸、之、成、略、而誥、庶、頑、周公之篇、卑而悉何耶、答、曰、夫下矣、哉也、宛所與、者、盡、心、於文學、者生、皆冠、幣之、去、年盛志美、始、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宜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博、所、習、多、日、積、月、累、義、入、心、精、研、覃、思、不、舍、晝夜、然、後、大化之理、自、得、於、心、而、樂、與、俱、化、之、入、神、也、故學之、樂人、甚、於、下、車、周、公、思、以爲、賢、知、治

乘希顏之徒亦類之倫也又曰觀而舍之朽木不知
觀有不舍舍在世觀則非其效乎今者生日誦聖人
之典稽國庭序考之圖北史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
流雅興日新朋友欽而來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
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舍生舒藻揮翰流
韻周通世務採訪宛句使物用精詳銷結忘亦難
才所屈固無常人也然猶一句以成江河累微塵以
崇峻標非志道勤聖集山海生若絕人間之務
心專視學影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
或先或後其何滯面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張後宣中丞畫贊并序 人

夫吳命將謝玄水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中丞長

臣聞成湯革夏而日祀又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
則晉楚處之然各創大一國爲一人與先賢爲後
愚慶成仁聖所宜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
春秋貴來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滅
一時普紹親與頃朝對爭存亡誅罰之死寇哭其喪

將以位等俾力管切鍊鉏功參其成而忍與其敗
且振興廢國之一君作樓臺之一乃以公羣名朝本
爲[illegible]石使務[illegible]
朝
力固令身使命出於高不[illegible]有後可庶大雅應
大順人武成王文西戎有即敘之人[illegible]京邑
[illegible]南千里[illegible]
淵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望[illegible]五
弘道尚思仁洋洋之美永是以勉是以孫氏雖家
大吳啓有嘉蒙荀荼子爭量才比行道取濮金伐服
才所屈固無常人也然猶一句以成江河累微塵以
崇峻標非志道勤聖集山海生若絕人間之務
心專視學影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
或先或後其何滯面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illegible]中丞畫贊并序 [illegible]

[illegible]長

愛恩多有過管鮑春時潤木自巢流根鴝鵒恤功
受子及爵[illegible]
卑有綢繆之患近淮吳僞武烈[illegible]遭漢
室之翦紀紀管之義自昔義兵先發紀逆朝於
陽大濟神器於蜀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陳傳太孫疏

晉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綴旒宇內、皇綱弛紊、
兵四合、吳武烈皇帝、
來
盜、
盜、
烈、
俊而川岳為之傑、
劉、破、作子晉以敏而系
以知刑等擇者以氣集江東為多士矣將北伐請華
詠劍十紀施告興於史北反帝座於紫闥、
安九
黃武之
戎車既矣、皇內創大業未就、中世而頹、
以奇謀襲逆亂。
以筭敬申之以節儉、勤政好謀善斷東帛旅於
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諮謀而翼臻志士睹光
而景慕、況人主乎、孤上如林、於是張公為
陳公之
股肱甘寧浚祀昔管朱桓朱然之徒咸為
當濟時、貴富於紙、開參之塌官、其力風雅則諸葛瑾
張承北陸以名、孝先東南、翕然
以器任於職命作則處翻陸績
使聞起冬沈毅以敏達延納數聞史鮑趙達以機
辨協德、大
修飾聞威德尊賢而弘昭為之用、交都象

以得士終統制其衆能以補過謀無遺計堪不失策。

敗遂引退據山川跨制形勝定而與天下衝矣魏氏嘗
下化協姊弟風行遠近乃使一介行人撫巡外域臣
衆遵駿提於外同以味得資輝於內府珍瑰重迹而
平向孔應誓師赴蜥蜴於朝野輸忠於鄉邑。衛輒忠於
之衆而周命聖我仁恩之人乘危躡變結嘯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固收湘西之地而我將公亦挫之西陵糧師
帝王之號帥巳漢之人乘危躡變結嘯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固收湘西之地而我將公亦挫之西陵糧師

敗績困而後濟絕命來安兇名未滅故
罵我軍初發時名不滿萬七千餘里
於天下之心故能為時所救者也 年前
海初之遠船甲擢銳進發十六日晝夜兼行
爭人逆流之戰矛於
由是一月之內乳育
其餘攻鄂氏乞師遠求孔鼎踏而在西
界關谷之郊
越之地。南指郢鄭之表於足備八代之禮蒐三王之
樂。告類上帝。損排

鍛 俾敗也鍛
鍛 鍛石鍊者 森而角
下化協姊弟風行遠近乃使一介行人撫巡外域臣
衆遵駿提於外同以味得資輝於內府珍瑰重迹而
平向孔應誓師赴蜥蜴於朝野輸忠於鄉邑。衛輒忠於
之衆而周命聖我仁恩之人乘危躡變結嘯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固收湘西之地而我將公亦挫之西陵糧師
帝王之號帥巳漢之人乘危躡變結嘯千里志報關
文之良上地降及歸命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兼
陸凱以寒門盡規而魏
妻以武設稱而宗
掌機事九自新病股肱
後監有九郡之患
後下論運門餘
之間日無閑暇之地
激之雷是子染室之間
未戰而俘
畫荼荼宇及

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城池管理卒今蕩趣何哉彼
北之化殊我任之才異也
游亡論下
昔三方之主也魏人據中夏武氏有巴蜀制朔漠
而奄有爰焉傳氏雖功濟諸夏虎亦深矣其民怨乱
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初子其之以
武太祖成之以德恩明厥達誌度弘遠矣其
來賢如不及恒民如雖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盡
丹府之爰故呂蒙於我有說焉係焉
誠信士不恒大之我咳其能投器不忠懷之我備執
鞭鞅以重隆公之成惡委武衛以濟瑜之即
登壇陳誠歸尊了之功制投惡百仁下逾之館
務建業容古信哲
遠客不祇大臣孝
打其門納式之是
定百度之缺相修
申將百萬其野沃其兵
故尊顯一的面自託
算

也、功不與而膺選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建經國之長規、審在己之忠亡之重數、誠已以安百姓、敦忠以致人和、覽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長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憂、及其忠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榮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泰秀熊悲殷之思、黍離無懸周之感矣、（卓書、氣子解篇周過故也、宗智也、仙大天有役、通故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制、垂基、建後嗣、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帝、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大下至職、職不可以偏制、事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職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建其任也、垂拱（書、益稷篇、孔安國曰、）而治、設其制也、（書、益稷篇、孔安國曰、）使大賢之侯（書、益稷篇、孔安國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甲、義曰、）使鴻細相維、貴賤有成、磐石之固、宗盟難昏、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子經、）無封靡于爾邦、（詩、大雅、文王之什、）維王之宗、（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大邦維翰、（詩、大雅、文王之什、）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之大方知其為大不如守己、守物不如固身、安土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以使民、民忘其勞、易以（卓書、孫卿曰、）利民、民忘其死、（卓書、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卓書、孫子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寧衆而已得與之同憂、樂天下以（卓書、氣子解篇周過故也、宗智也、仙大天有役、通故曰、）歡利而我得與之共生、利通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貢萬國受田及之而安、夫然故能定王上之子姿於是

乎生下之德化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教風、道衰足以救弊、而心樂樂、故弘教之國、本能性、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奇羣王之志、然後國安由高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同力、設官分職、以弘其制也、（書、益稷篇、孔安國曰、）大賢之侯（書、益稷篇、孔安國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甲、義曰、）使鴻細相維、貴賤有成、磐石之固、宗盟難昏、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子經、）無封靡于爾邦、（詩、大雅、文王之什、）維王之宗、（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大邦維翰、（詩、大雅、文王之什、）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之大方知其為大不如守己、守物不如固身、安土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以使民、民忘其勞、易以（卓書、孫卿曰、）利民、民忘其死、（卓書、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卓書、孫子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寧衆而已得與之同憂、樂天下以（卓書、氣子解篇周過故也、宗智也、仙大天有役、通故曰、）歡利而我得與之共生、利通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貢萬國受田及之而安、夫然故能定王上之子姿於是乎生下之德化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教風、道衰足以救弊、而心樂樂、故弘教之國、本能性、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奇羣王之志、然後國安由高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同力、設官分職、所以弘其制也、（書、益稷篇、孔安國曰、）大賢之侯（書、益稷篇、孔安國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甲、義曰、）使鴻細相維、貴賤有成、磐石之固、宗盟難昏、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子經、）無封靡于爾邦、（詩、大雅、文王之什、）維王之宗、（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大邦維翰、（詩、大雅、文王之什、）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之大方知其為大不如守己、守物不如固身、安土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以使民、民忘其勞、易以（卓書、孫卿曰、）利民、民忘其死、（卓書、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卓書、孫子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寧衆而已得與之同憂、樂天下以（卓書、氣子解篇周過故也、宗智也、仙大天有役、通故曰、）歡利而我得與之共生、利通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貢萬國受田及之而安、夫然故能定王上之子姿於是乎生下之德化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教風、道衰足以救弊、而心樂樂、故弘教之國、本能性、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奇羣王之志、然後國安由高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同力、設官分職、所以弘其制也、（書、益稷篇、孔安國曰、）大賢之侯（書、益稷篇、孔安國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甲、義曰、）使鴻細相維、貴賤有成、磐石之固、宗盟難昏、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子經、）無封靡于爾邦、（詩、大雅、文王之什、）維王之宗、（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大邦維翰、（詩、大雅、文王之什、）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詩、大雅、文王之什、）又曰、（子經、）道有時而閉及之事、終於七廟、（卓書、大雅之什、）侯之后之業、公曰、（子經、）無逸商

人之我爭相滅、相奪相殺、故五帝之聖、不革於時、日睦之、物、物、故五帝之聖、不革於時、日睦之、物、物、故五帝之聖、不革於時、日睦之、物、物

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變時之臣士無忠合之志
與上下皆市人無維心推於罪夢耳故怠士拖脫
終爲後世之子中人硬飾其功居國之衆雖復時有
鄙合同志以謀王室然非
無利保之志是以義兵之合無救期殺之門民望來
改而已見大度之識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
七暴君有道北遠故方等所以亂今之救事皆以
官方唐紀雖或火之其得四多故都縣易以殘沒夫

德之休明步日月長轂建陽城之其職有洋昏之
君無所容過有其一長
何則其不治變故先代有以之與矣故御史陵行度
自將官之吏貝半才則合役之而晉如君后也
長爲利害物何以徵之名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
已安民貝上之所希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
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官事以養名
者官長所以夜也君無幸歲之國臣挾一時之志五
等則不然知國我已上衆皆我民安已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副思其堂構爲上
無苟且之心輦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他賢居治則功
有以濟所愚處亂則過有淺深況於之賢者
以衆事以數物有功
以衆事乃意明老侯
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三王也秦漢之興殆
可以一言蔽矣

劉晃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侍中太尉司徒公劉寔之從父人

勉進表

臣門大牛疾民樹之以仁明王舉之若北斗之在人、知寒暑不可以易、故屈其身以伸之、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享元。

時難則威藩定其植、鄰廟戒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叡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降不由之代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混區夏三葉重光。

四聖纘軌三葉宣景文也四聖武惠楷懿也惠澤作於有虞下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數百之間、九服繼失御、登遐醜裔。永嘉五年帝蒙塵於平陽七年

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陛下、為太子、惠為愍帝討定偽劉、誅滅僭逆、

建授鉞專服、膺聰哲之資、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嗣其繩武、紹祚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眷生懷來蘇之望、

不圖天不弔禍大災荐臻、園陵為墟、園陵為墟、烝烝之孝、靡由躬奠、

烈驛、纘遏西都、敢拜天予陵虐天邑、臣本表使還、乃

之道、或以德興、或以武興、或以文興、或以順興、或以逆興、

小白為方伯之長、宇有危難之事、則救而正之、

盟祖稷、扇發必將有以救其危、豈苟幾絕必將有以

繼其緒、伏惟陛下、乡德通於神明、聖委合於兩儀、應

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大人有徵、中興之

兆、尚藏重興、自東徽皇喪九服、崩離天下、蕩然無所

歸懷、類有皇之過、更習宗姬之親、大戎陵以過之、堂

下柳營、上有仓有、皇帝來慶、以穆清化、既敷、周幸上宅心、

以撫不類、仗大順以號宇內、綏化既敷、周幸上宅心、

美風既揚、則遐方會集、有拯時宰於、十四門穆穆於

卜昔小康之隆、是謂以為美談、中興周詩以為

休詠、況乾坤交泰、大造光於、可忽、會生顯然、莫

不成敗、幸賜加、賜爲幸、且妾有白之、伯爵之位、惟有
陛下、億兆依歸、智無與、人神大節、必將有主、
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避、遠無畏、望、諛歌者
無不吟、承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陛下、愁人地之際、既
交車脅之情、允洽、夠之、獻、迪哲之本、以爲休徵者、
名有自數、寵榮之倫、發乳之衆、不謀而同、酌者、酌以
酒、品、見、皆考天地之心、因與之趣、昧死以上
尊號、陛下有辭焉、不公之情、狹衆、出抗、衡之爭、以
胤稷爲務、不以小利爲先、以黔首爲愛、不以克讓爲

事、上慰宗廟乃祖之懷、下察普天億首之望、則所謂
生繁華於枯朽、有斃胤於枸骨、卿人援安無不幸甚、
昔閻纁仍不可久曠、鳥鐵不可久廢、昔、日則尊
昔、日始確之漢、灰、而高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
百姓利、昌愚公、庶各、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陽兒之情、故曰喪君有君、
安可廢、而不衛、陛下、雖欲逸、遑其若、宗廟何、其若
陽兒之曾、後寇、寧可、

九寇、也、陛下明、垂、日月、無、幽、不燭、幸、察遠、報、出、自、胸
懷、不勝、大、願、爲國之、特、望、報、人神、以、泰之、路、是、以、陳
其乃誠、布之、況、中、皆、各、守、方、任、職、在、退、外、不得
陪、列、闕、庭、與、覩、盛、禮、踊、躍之、懷、謹、奉、圖、畫、
并、獻、詩、四、首、
千、萬、冒、昧、

晉
干寶
晉紀總論
史臣
裴子野論
荀崧
論晉博士疏
范甯
羅王何論
蔡謨
止殷亮北伐疏
王彪之
止殷亮北伐議之
王殷亮利舉北伐事
與會稽王牋
謝安書
孫綽
諫移都洛陽疏
徐邈
與范甯書
成公綏
故武皇后哀策文
韓延之
祭宋公文

御選

山陰學正兼經部分校官臣徐用錫等奉

晉

仁賢合用教

天子用人

晉紀總論

晉尚明信帝以雄才假道應運而作值魏太祖創基武文繼業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廼棄之於農隙引制參於行陣文武各盡其事故能西滅孟蜀東吳公孫淵劉禪太平未洽亦是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帝既掩周魏之舊域班正制於八荒天下靡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謠雖太平未洽亦是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綱駿被詠宰臣公族世執其權勢多名位之人淳以二公楚王之親地逼宸極勢傾朝野加以太后臨朝委政於楊氏楊氏之族布在列位楊駿以后父之尊藉外戚之勢驕奢淫佚多納貨賄輕忽庶政遠近失望楚王瑋才武而志大輕於去就素為朝廷所憚駿既秉政瑋總統禁兵出鎮關中遂殺駿輔政汝南王亮與駿有隙瑋因此構亮亮與衛瓘謀先害瑋而瑋又矯詔殺瓘亮既誅瑋而瑋又矯詔誅亮於是朝政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莫不震駭黜陟刑賞決於愛憎賢愚貴賤同其塗炭朝野憤心人神交怨瑋復矯詔以廢立之事害太宰太保二公以安社稷之計遂害太傅而太傅人望所歸天下冤痛瑋既矯詔殺

離石之將兵都尉上黨之鍾奇、高柳之敖吏也、蓋皆乌馬之主臨走之人、非有異才、諸葛孔明之能新起之蜀、烏合之衆、非義固之器也、自下逆上、非義固之器也、自下逆上、非義固之器也、自下逆上

服澣濯之衣修炯爨之事化天下以婦道足以漸漬之女守潔白之志事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變動終於遷變以至聖之智代獨夫之紂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原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若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端民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周兌安之故具載其樹本綏疲俗節制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纖細也今管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一代蓋有爲以爲之矣詩篇多

難之時昧昧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託政屢遇險阻故創王不明不獲思慮於是六年尹氏太師維周之氐天子方爲幼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公照臨二祖遍知艱難之事也分八百之會也足貴創基之本也

周制以四海之大諸侯之衆萬事之繁維紀若敢成於婢僕來掌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若此之纖悉故不拘婦恙之恙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貴之間四教於左修貢賦於今以祀宗子者幾禮法刑政於北大宰如水火原理而史其是乃如火斯畜之老滅俗淫辟恥而火原學者以宦學爲榮而賤其事嗇夫必先知其此之當乎故經典者以儉薄爲辭而賤名檢行孝者以放蕩爲通貶節之行而體禮教前施之四海之內若大小有序內外有別之禮而施之閨門之內者以爲貴而部居不雷雷者以

仍不允罪不容誅身洗楊國爲之敝其故何耶直
自姊妹之私、私恭情之所不能免、故卒其所嫌而嫌之
於國、是以疏間朋信、刻薄則疑、疑孰於百姓之心、則
鵬成重陛之內矣、此皆代匱門爲寒心者也夫
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日親以求一才之用、
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艱而使
內起心外總兵權以決此求治未之間也以此招禍
可乎得也斟酌陛下二相則其思數 九命太昌元氣上
弘□爲大宅宅中彝司徒 謂
百太宰也作 朝上有袞職識其倚天下之
人何可門到戶說徒皆坦蕩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
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奉命則愈違命
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違上自跼患責哉仰覽殷
鑒量已知做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
欵而微誠未垂察品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
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久歸
戮弘門以待刑誅瞻望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不勝

前楛 子貢設祭而哭顏淵之事見上面上
弘毅博士 孔子殺之事見上面上

序有河圖秘書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
學有石紀古之先帝典訓貫馬鄭杜服孔子何顏尹
之徒、敞創傳注衆家之學 後漢賈逵通五家穀梁之
詁五十一篇今闕 晉武帝太康中汲郡人發魏安釐王冢
得竹書大小數十車 杜預注左氏傳定其年月名爲
春秋長曆 晉束皙補竹書紀年 晉荀勗和嶠因汲冢
古文寫之 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 後漢鄭玄注論語
孝經 後漢馬融注尚書 後漢何休注公羊 後漢
服虔注左氏傳 後漢孔安國注尚書 後漢許慎撰五經
異義 後漢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 後漢高誘注呂氏
春秋 後漢高誘注淮南子 後漢趙岐注孟子 後漢
劉熙作釋名 後漢應劭作漢官儀 後漢應劭作風俗
通 後漢應劭作漢書集解音義 後漢服虔作通俗
文

猶延張華、荀勗貴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張華傳、徵辟為太常博士、轉祭酒、）

義乃自項中足珍降滿道路、文之道、將墜於地、

哉下聖哲說飛伏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

一州先漸聖教學士遵文於是為盛然方時昔智千

之一、思學不章何才不弘通方之制、實儒風殊邈思

勗黔婪時萬分點斯道降於百世之下綢繆詠於

下城之下伏闕飾省之制、許之分置二博士舊置十

九人今后經合九人、博士計今、猶未能宏、宜及節省

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

徐暇、馬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玄稱博士、一人鄭受博士、一人背周之衰、

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背周之衰、

下漫亡、今十無天子下無方伯、為者所宜忘者謂謂

孔子雖而作春秋諸侯譏妃罪、犯背禁、是以微辭婉

旨美不顯明故曰如我者其作春秋罪我者其惟春

秋時左丘明周而為之傳貝書善聚多

言辭繁於是白明選撰博

守融美辭義本藏未以

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

術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

明漢之興儒猶父子各執

滿義約論明發明或是石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

訂正是以、傳通行於代通才未能偏廢今去聖

久遠其文將墜與其過廢、寧與過存、以為、傳雖

同門春秋而發端異趣彼知、家異同之說此乃義

則戰爭之場對亦幼孤之鄉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

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或曰、黃龍翔瑞雀巢庭會

兆於仁義足以感於鳥獸

言美不顯明故曰如我者其作春秋罪我者其惟春

秋時左丘明周而為之傳貝書善聚多

軒冕之貴門衰梁之宗

第如何哉答曰、子公有

儀道理才疑帝乃珠貶賢文與制而絕天成務
數代所起自何茂衆典文不遵體度游辭浮說波蕩
後生仰華以緣實始文教永泯之感新為所誤而堅
壞衆朋之所謂為偽行辭而堅者其為大子也少于於洛
者其為大公殺上於許白貫狂而太
[illegible]之[illegible]者共嘯
[illegible]國後事監戒目盡能矩百姓之耻聽於何切滑

內之淳譽資情梁之敗謀魏貶以為巧屑無檢以
為佟鄧鑄之亂衆利以之滅身罹
世之平軼歷代之罪重自喪之數小述衆之愈大也
[illegible]字孟明考我人
[illegible]大夫
[illegible]軼死[illegible]復
[illegible]分[illegible]白主大
衆移鎮石頭為之聲
按事下公卿漢王議
[illegible]非有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
[illegible]川而受[illegible]於巴漢忍於中城
出若事危於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

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常亡之
寇爭逮逮之間哉大雅鴻小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
之爭文王身北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匈踐見屈於
匈奴成甲於殖是今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
命垂盡而豺狼之勿尚猶宜托威以待時戈干抗威
待時已可矣思貝為貴之可行事而
[illegible]在利節之能不可得行事自勒
初思明范為爪牙[illegible]
戰自勝遂宅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晉
勒死之日將內外欲誅季龍翻起於衆異之
上及我敗[illegible]
東下[illegible]
中使制王誅[illegible]
[illegible]里遠出一攻有救今鼎[illegible]
聽滅[illegible]
[illegible]地假令不能接滅有之矣[illegible]
場面不能接滅有之矣[illegible]

知安陶收復、公私恢恢、不能須臾夷懷、將謝尚爲安西將軍殷浩
者豈得辭門海之責、退符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慮
已求賢、當察有誠其之、不可復合、忠允之言、當屈於
當體、今軍旅於外、貨竭於內、公事之急、莫復加及、莫
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鎮自長江以外、蕩然而
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思布平心、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
以免寒峯攻制變之急、使君處於布衣、任天下之
真商總之、事未能事事允稱、宜先統之任而長敗至
北魏、魏朝纂賢本有與人分其勞者、今亦修飾閥

義之任大事者、
上中下
以
是
水心葉適
義之謂何、
時復乃
江外
已
言
自
乃
也

勳
和
安
調
萬
與
招
務
當
可
一
動乾坤之小
和解國家可
安其上治之成
力伸武功
新當作
萬舍則事
士奔命
撫安增設參
浮文妨實
可裁
不
新

康定保與之分任、尚未知澄汰期於何日、事
豈得已哉、若以實心行實政、日日不能不盡
爲、不必用文飾煩苛、以滋奸蠹、此江左所以綜如此
不必用文飾煩苛、以滋奸蠹、此江左所以綜如此
像加、若必就和木建北信果行者、愚知所不能也、
以復其舊、其復安得遽了、在後之君子、以
軍旅之長、在用人、而終日言兵、是竟
路給、用參政留本、若從所
事可紀、忠言嘉謀、樂而用之、遂
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也、任其事
與今新干戈、
者人、聽其公不爲、而
北隆代、遠下
得不慎重而察之也、今
當體、內外
遷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鎮自長江以外蕩然而
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思布平心、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
以免寒峯攻制變之急、使君處於布衣、任天下之
真商總之、事未能事事允稱、宜先統之任而長敗至
北魏、魏朝纂賢本有與人分其勞者、今亦修飾閥

當急徐一旦千里假稱白石為嫂況今轉運供繼
所在百姓北人貪土安宅不下於江南上至
之見使交令各守本土以安百姓以息邊事
經綸天下十分之九不已利行不及德量力不
不已此封內所當心歎惋而莫救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願陛下更垂意留而更張今設法
義選擇令明達曉事者分頭巡檢若不事此
軍皆還保泗為不可勝之地須長吏分頭謀之未晚
此實當今第之上者名不行此祖楚之憂可計日而
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若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
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勉強自深望不知其未易
然古人處置軍行陣之間文士將吏許裁者不
且為護兒輩大計未行罷之時存亡所係
決在行之不可復捨是後悔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
亦無及也陛下總宇內以公室制臣下可道行
之後隆宿弊本充物者受降還者州縣寧罪長吏
實為陛下惜之國家之危深矣宜思有以救之憂不獨
有昔燕昭之遺爵不下林薮而已願陛下暫廢虛遠

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則門以為存轉禍為福則宗
廟之慶回答有賴矣

遺謝安書　袁宏之為右衛桓溫之為征西大將軍溫使宏作

溫覇之每上疏請北伐朝廷憚之從又還尚書僕射謝安書
項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
若不事此郡久以疲弊未洞夷夏之大者未布清
通之也再忽宰割迂叨申下定則委之所司勿復催
下但當綏柔其疲弊最長吏九成命稻事送雷天臺
三縣不堪一千石必須免改司左降令在弱寒極難之
地又自再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帶刀及都水御
史行臺文符如山到縣迫督不復可紀吾又羸目循
常撫前攻垂者及鰥寡老幼者但血曾上者治事未嘗
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為計動為百數所
言江左不上場列一百史復足絕之以舉才而
吏不堪主由為法不一者相因襲思脩而易從也起
以催官成業今督課所以為詐急不同江檢校簿領不暫廢
一人其後便陶而背之險邪近小偽解重斂以貪墨史令國用空乏良可歎

也自軍興以來，行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廊托至比而補代稍常所自羽田，莫知所由。上命所甚十道多叛則吏及救者，皆坐同罪。又有常制，斂令其家及同伍課租不檢家及同伍，重復亡叛，百姓流亡日日減其課在，比又有白丁，醫卜死亡絕沒，家口容盡者代輸。今不絕書，思文十年十五年，弟及役使無滯，息而貧困之罰，自今諸色，役五歲者，可免租工，醫卜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死罪原減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流死者，可長充，之患，後如有正令除其，家小人愚，遂以為弟於，役數可以絕，姦，刑名，顯聲，慈，重，安，以意，之宜，

移都洛陽，

伏，

伏見，

伏見在，西大將，帝，

時義大矣哉，

而遺，

六十餘年，

已經數，

行，

都，

為國遠圖，

集180-460

之至難也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到凡在有心孰不致
感而自奮震駭同悚危懼者哉、、、

誠是足下蓄怨百姓故廢其視聽爭創勸導以冀不
以文士淺識欲何所救免足下聽斷
免寃則幸也足下聽斷
交日共省罷唐事無
須色里蕾飾其游
之所資又不可絕小
十非其事多所害百
所譬必由堅忒如有
甚害百吉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
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籍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送使
君子進言小人喪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納
紀必得閑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足良吏則足以掌
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治體能否與事而
明是卞但平心察行取於日最書則稽焉而未
當宜留右右吉日閱法
大親設而採樂不及者

不仁之子也任而屢由近關者
元康之人
本故有刑本狗末之弊
德放逸則以亂道
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
者也元康之爲故無意
家尚嚴者大以與發也
特要則以容貌相歎其
欲以篤實也爲失其本
而爲弊者必生於末爲
隨是以大經自失致
於行也失行道之人
亦豈能不壞情而修行也紀前修行也紀之然後動讓

之然後吉。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破禍懷王之由。若斯逢難殊。而其點可觀也。逊雖亂。而其節不毛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臧洪之行。自騙以物。自流以低。外眩群華。內喪道實。以矜尚施其貞志。以瘽荒窮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愼歟。

臧辽之守襄陽也、劉表以子琮刺史荊州、琮不能事表、而與其母蔡氏、及舅蔡瑁、張允、共譖劉備、表信之、會曹公南征、備屯新野、表召備計事、因伏兵將殺之、備覺、辭去、表以琮代備屯新野、備遂以其衆南行、過襄陽、琮不敢言、表死、琮代立、遂以州降曹公、事見後漢書、

承親率我師、遠履兩儀、

知師出之名故也、今陛下即位、始知以德、士有事良、增數息、可謂不負國忠、貞敦愛存、當於吉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當賴、推穆委誠、每諮詢

於閨闥之內、論爲發於左右之手、義熙八年、劉毅爲荊州、毅弟藝爲刺史、以自副、藝不說、毅將殺之、藝來奔、毅遣人追收、悉誅藝子姪、藝子肇之、時年十歲、逃匿獲免、後肇之爲臨川太守、卒、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五目錄

宋

武帝　與臧燾書

文帝　與江夏王義恭書

文誠　又誠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

孝武帝　賜顏延年詔

崔駰賦一篇

始安王休仁　與太子車服表

傅亮　爲宋公至洛陽勸進表

何尚之　陳庾炳之得失

由吏部之爲主爵令

范曄

後漢書反紀論
史記本紀列傳論
中興一八將論
七雄傳論
周秦諸侯王表序論
通鑑列傳序論
宋名臣言行錄序論
逸民傳序論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右侍郎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興之初，值五季之亂，風俗頹靡，人習於武，而不知學。太祖、太宗，首開文治，真宗、仁宗，益隆儒術，於是名臣輩出，彬彬稱盛。其後王安石以新法亂天下，而流風餘韻，猶足以維持人心，使之講明禮義，以有所守。南渡以後，諸賢繼起，講學益精，而議論亦愈多。蓋自有宋一代，治亂興衰，實繫於此。

武帝雄才大略，表章六經，立五學士，設科射策，以勸學者。其後公孫弘以下，皆以文法吏飾儒術，而董仲舒之言，終不得行。

與誠齋書

朱熹

熹竊聞之，古之為政者，必務學以明理，理明而後德可修，民可治也。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學校之教，未有以大異於前日者，豈非講之未至，而理之未明歟？

伏惟陛下即位之初，清風勁節，聞於天下，而比年以來，頗聞進用之臣，或以貨利結人主之知，或以聲色蠱人主之志，或以土木營人主之欲，或以甘言悅人主之耳，或以嚴刑威人主之心，或以法律束人主之手，或以奸謀蔽人主之明，或以權勢隔人主之聽。

夫以陛下之聖，而有此數者之患，其故何哉？蓋由陛下之學，雖已知古今之大體，而於天下之事，未能一一周知其曲折，是以有此數者之患耳。

臣愚以為陛下誠能深察此數者之患，而反之於身，以為吾之所以為此者，其病根源，必有在於此者，而不敢以為小事，則庶乎其可以有為矣。

然臣竊觀陛下之為此，蓋亦有年，而其效未見，則是勤而無功，其故何哉？蓋亦反之於身，而未得其要故也。

臣聞人主之學，固以博觀古今為貴，然其要在於反之吾心，而不在於徒誦其言也。

今陛下之學，其亦有以反之吾心，而不徒誦其言乎？

臣愚以為陛下誠能以堯舜之心為心，而不以堯舜之言為言，則庶乎其可以有為矣。

貴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台曹耳、豈可不慮乎、王業大
擺負荷今陛分張、日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
深自慎勵思布後行開布誠心盡懷平當親禮國上、
交接仁流義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
收小人之力汝能如此、天地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
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稍急
裁抑、何至丈夫欲豐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雖疏
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
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旬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
二人不勿忘吾言、今陛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
此外一不須覆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陛應大餉
政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
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餘、其西恐殿職常宜
早起接對賓客勿使留滯打急務竟然後可入閤訊
陛、賜顏色、晝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應事也、
下日及夜自有餘閒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備完、
計當無須改作、可徙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
治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

訟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
未有次第訟前一二日取訟簿審處剖決盡共詳
貪長史行事 大不同也至訟日虛懷博盡慎無
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點已不可專意
日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害非惟訟
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違急一月可再訊
凡庶若應恕勘右人自至誠所陳不可
滿此以負患信之效也右人若不審則失陛臣不
啻耳大事成相濡沫勿輒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

名器深宜愼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
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閫外論不可爲非也、以貴陵
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服、此易達事、理樂嬉遊
不宜令過度滿溢、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
奇服異器不宜興造、汝輩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
西、未可怒怒復有所納、

又誡

自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
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
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
爲常典、枉幹瑤琨任土作貢、終致深弊、卞弘筆無怵
惕、積羽翔輕、物皆當詳、量所產、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
卒辦、約之風、有乖於昔、性惡敏之訓、無漏於前、凡
師護以往、所久留、北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
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
羅餉妹、積已備用、通懷朗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
并惟降嘗、內七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
庶所安、論者乃謂未盡遠之今之、同換更在欲爲汝

事、廣引視聽、既益開蔽於下事者又差有地也、

陽南郡王義宣出內左右、自是經
師護以往、所久留、北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
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
羅餉妹、積已備用、通懷朗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
并惟降嘗、內七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
庶所安、論者乃謂未盡遠之今之、同換更在欲爲汝

耳、汝與復年時、常各有其美物、饗亦互有少劣、若
今向長健、減之者、饒於無、西足交自足健、遙代之義、
必歸若於吾矣、復當爲選、怨非但、簡而已也、如此
則公私俱爲不可不先共洋此事亦易勉耳、無
爲使人動生乖論

孝武帝 名昌明、文帝子、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葬隆平陵、

審貴賤詔

夫出處殊塗不以貴賤爲體、名山大澤、
居之者以德爲處、項歲
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
爲常典、枉幹瑤琨任土作貢、終致深弊、卞弘筆無怵
惕、積羽翔輕、物皆當詳、量所產、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
卒辦、約之風、有乖於昔、性惡敏之訓、無漏於前、凡
庶簡約之風、有乖於昔、性惡敏之訓、無漏於前、凡
天子之子與士商策、違於辭、雖生而貴者也、既命
爲常典、枉幹瑤琨任土作貢、終致深弊、卞弘筆無怵
惕、積羽翔輕、物皆當詳、量所產、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
卒辦、約之風、有乖於昔、性惡敏之訓、無漏於前、凡
庶簡約之風、有乖於昔、性惡敏之訓、無漏於前、凡
天子之子與士商策、違於辭、雖生而貴者也、既命
在降體同、公門制、在等服、相步、公降、王者、一等、
而已、王以登路、物等、女者、依集文帝、未以賜、姓侯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

皇太子車服議

天子之子與士商策、違於辭、雖生而貴者也、既命
在降體同、公門制、在等服、相步、公降、王者、一等、
而已、王以登路、物等、女者、依集文帝、未以賜、姓侯

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
自晉元遷江濱儀城缺外王公以下。申服單雜。唯有東
宮體秩崇異上大辰極下絕侯王。面皇太子乘石山
安車。或不見郊事無所出。聽所謝金玉路者。正以金
玉師終諸侯之。在前後。同以漆革。泰改周軌。制爲
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龍魏二晉因泰改遠於
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聽
親殆無名別若錫之車。儲於飾嫌重非所以崇峻陛
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
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治古酌時。於禮
爲衷。

傳亮言事交見[illegible]
[illegible]
爲宋公至洛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宗、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忍、
曹操假於遼、
劉備知羽必去、
而操不止、
羽必殺之、
操之用心、
今人臣憂國
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
不謂臣有伊尹之迹、追以報恨、皆與頑之周旋俱被
思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非與臣言、
孔融與曹公書、
年二十、
裴方明、少有令名、
及為馬謖所害、
今日事
勢、
進太尉之爵、
詭柄之自諸不可比、
四海凡庶人、辭得致此、史復可嘉處秀之門生事之、
累紙珍奇未嘗有之其外別貢、豈可具詳、頑之門中、
不問大小、咸求張幼緒、幼緒轉鉢以供命、頑之先與

劉德願殊惡
裴松之曰、
見袁曄之子、
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
過之便復效然、市合、
德願、元嘉二十
知作處貧、參劉道錫、
劉彌、自謂得其力、
裴松之、
事之如
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
閩吏運酸、
遭考、尚
硫族水、
便
道、皆見人有物、
或不
洛、
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
選川不平不可、二太尉
又云、頑之都無其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
太尉郎耳、
論處秀之作其

是老王雅也、（雅、常也、言人皆以老王爲常、古人云、無貴謂、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遠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隨允管今之柱、直乃自灼然、百僚王命支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臣竊啓范曄之後漢書曰、（曄字蔚宗、順帝時爲尚書、）大人之於天下之事、（事、一本作物、）苟非其義、（義、宜也、）雖堯舜之尤、苟是愚懷所抱、政自不能舒達所謂九死而不悔者也、謂如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者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相酬四海之謂、今愁癡如山、

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閭違、且自非殊動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慝觀古今、未有衆過猜羣、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日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徼籍、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將賈充遠鎮（荀之都督關外諸軍事、諸葛誕列之）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長者、（長、一本作短、）伏惟陛下不能採臣等愚慮於斯、官定停止、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太嘏乃）

有司奏、免納之、

范曄字蔚宗、順帝時爲尚書、

後漢書曰、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每后正位宮閫、門論女士之於王者、（士、事也、）以貴賢德、（貴、一本作賢、）中論篇、九嬪掌教四德、（四德、婦容也、）世婦主祭祀賓客、女御、以次進御於王之所、（女御、以次序見、）女官之貞、凡有法度、（法度、一本作度法、）女史掌書、（女史、書記之官、）掌書婦人之法事、（法事、一本作事法、）內小臣、（內小臣、奄人、）女御序於王之燕寢、（燕寢、一本作燕居、）八十一

元士叙于王之燕寢、（燕寢、一本作燕居、）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以疾時獻功事也、記功書過、（女史掌記王之功過、）居有保阿之謀、動有環珮之響、（保阿、近王之官、）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宴寢而不淫其色、（言女御雖有貴賢之德、所以能不淫其色、）進退有環列之度、（言女御雖有貴賢之德、不淫其色、）進退有環列之度、（言女御雖有貴賢之德、所以能充遠鎮（荀之都督關外諸軍事、諸葛誕列之）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長者、（長、一本作短、）伏惟陛下不能採臣等愚慮於斯、官定停止、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太嘏乃）

鉄君位僭縱肆帝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僖公
多夫人（禮記）有如夫人者六人（禮記）小臣妾（禮記）諸侯夫人也（曾獻升戎女爲元
妃（文公二年）終於（子作亂）（公六夫人生六子）
（定公十年）以下姿色踰（公子）家嗣
（公子）（公子）（公子）
遷宅（公羊傳之義）愛（寵）（公羊傳之義）
（公羊傳之義）大（公羊傳之義）
（公羊傳之義）（公羊傳之義）
（公羊傳之義）（公羊傳之義）
（公羊傳之義）

任重道悠荷深疴坐身紀瘴於霊壹之上盤旋
[illegible]
[illegible]
宝嬰縲紲於囹圄升之下非
赴節不忠時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
所敘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
事異而同歸上號者乖列於篇具以私愚追尊非當
時所奉者則遵宅事附世祖中興之末親屬別
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北紀（黒音良人、尚
以繼西京外戚云爾

吳蓋陳臧列傳論（吳漢、蓋延、陳俊、臧宮、馬武、傅俊、
岑彭、劉隆、王梁、陳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其泰運之强人資附漢之
思艱懷黒紆紱跨陵州縣姝名鏡銑千隊爲雄尚未
足以爲比功烈也仝於由西阨定（莽由之敗、成臨天下、
[illegible]
之盛、成爲更始所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在任寒賢能敢進剋有出及之私下多抱闕之怨其懷道存矯枉之志雖遇鄧之高勳城貴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謀職責務將所謂尊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止其傷已其何者由絕則虧恩名挑則遊肇心難塞垂列則其敗未遠不得不反其豚否則以料權故高秩厚賞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貞成吏職定武之平佐者百餘若太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豈復論功卓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益群之望乎若夫文叔之高志重帳其足以動義槩而怖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亡不在得慕也代終之規將機於身後進退之迹事隔於人存亡不在得慕也代終之規將機於身後進退之迹事隔於人存亡不在得慕也代終之規將機於身後進退

伯玉那有道則仕那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大意）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滿足蒙垢出身以劾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苟免藏寶以迷國太原閻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則竊之潔清自以邦及也窮見其令良飲水道以生蒜受而不食自以邦及也窮見其令良飲水道以生蒜受而不食仲叔爲不足問那不當留也辟而不問是大人也遂叔根固始蒙嘉命且遠皆去以（建武中徵司徒侯霸之辟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

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洛陽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數門閭仲叔豈以日暮累安邑那遂去客池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志節少亦修志節）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干莽求不入苟氏聞之嘆曰武發以病不至求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苟氏聞之嘆曰武發以病不至求

平仍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爲及後朝會驃騎之日先帝微召不至驃騎辟君

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既決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聞歸卒於家

黨錮列傳序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淫則也夫刻意則行不肖承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世裁抑若使物物撽俗其迹一也（也叔本澆能萬世宜文異數會於所尚物撽俗其迹一也）也叔本澆能

十道陵行發跡仁以幼已惡長以淫功臣中於理則彈梁冀氣（氣一作紙）冀自殺前哲之遠哲有是永者勝德隆長存而萌起強者以決勝爲弱者以當劣受斯全行止平衆而窮萬全開一說

面錫環陪或從徒步而仕執丹陛執牙笏以升廊廟相士之倫乃鏘然以要能夠尚相奪與時上變其風不可問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使劍武夫勃興忿令覽睹文禮簡澗緒餘四豪之烈。

打私庭權移巴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相與信爲任。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綽協行所任務命至有石案分爭之論蕭同侯舉之說宇文之徒盛於時矣。

鄰又爲落日交南太宇范孟博宇。南陽宗資主盡

貪任功曹范滂爲太宇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質

日天下規矩員

衆賓客有識鑑者逢各科明徒兩成允須由是

日陵行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安帝太宇宗

品南陽太宇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贓

萬餘人郭林宗貫偉簡爲其冠並與李膺荀翟王暢

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

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進開公車以來風概高節重於閭

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遂以激揚

說風角推占候被遠發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

收捕既而逢赦竟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賓客亦頗染其流

王喬逐雷霆奏太守逐王喬郡生徒更相驅

馳、共爲部黨誣訟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有告天下、使同恣疾、遂收孫鵬等、共辭連及陳蕃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薦武、重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阿波泰周流鄉子行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巨、承望中常侍侯覽

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薄、賦役未均、今冀人忌旨、告儉與同鄉、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謀叛以儉及杜稟、郭解、王元、王吉、大奸窮人、宜方切帝令太尉劉寬大鴻臚許栩、分行天下、糾察守宰、其有清能惠政、優賞異等、貪穢殘暴、嚴懲舉奏、於是又詔州郡更考中、（鞏五曹翻又音胡官又音古玩）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高祖、曾祖、祖、父、己五服同名）光和二年、（上疑脫名）禮、（禮名）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巨、承望中常侍侯覽、（苟及反）

中常侍呂盛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忿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不利社稷。帝乃大悔之、無救。帝既其言、乃大赦黨人、漸弛其禁、徙之家屬還本郡。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並存者、並載乎篇

宦者列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紫宮之側、周禮、寺人掌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內豎亦五人、皆選于王之子弟、年十五以上、其老者四人、守中門之禁、掌王宮之戒令、又云、王后之燕寢、則夾門而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邪之才、任樞機之職、操制人主、威福由己、終於滅宗、趙高假會稽之刀、斷二世之命、而秦以亡、呂強以忠直之性、處中官之位、而靈帝不悟、侯覽、張讓、段珪之徒、竊弄王爵、傾動朝野、公卿以下、莫不承其風旨、而況於州郡乎、是以黃巾之寇、因之而起、大漢之業、於是乎衰、自古及今、中官之禍、豈有極哉、

宦者列傳序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掌王宮之戒令、寺人掌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內豎亦五人、皆選于王之子弟、年十五以上、其老者四人、守中門之禁、掌王宮之戒令、又云、王后之燕寢、則夾門而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邪之才、任樞機之職、操制人主、威福由己、終於滅宗、趙高假會稽之刀、斷二世之命、而秦以亡、呂強以忠直之性、處中官之位、而靈帝不悟、侯覽、張讓、段珪之徒、竊弄王爵、傾動朝野、公卿以下、莫不承其風旨、而況於州郡乎、是以黃巾之寇、因之而起、大漢之業、於是乎衰、自古及今、中官之禍、豈有極哉、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掌王宮之戒令、寺人掌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內豎亦五人、皆選于王之子弟、年十五以上、其老者四人、守中門之禁、掌王宮之戒令、又云、王后之燕寢、則夾門而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邪之才、任樞機之職、操制人主、威福由己、終於滅宗、趙高假會稽之刀、斷二世之命、而秦以亡、呂強以忠直之性、處中官之位、而靈帝不悟、侯覽、張讓、段珪之徒、竊弄王爵、傾動朝野、公卿以下、莫不承其風旨、而況於州郡乎、是以黃巾之寇、因之而起、大漢之業、於是乎衰、自古及今、中官之禍、豈有極哉、

當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事之職郎乃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
鉅山參斷幅輳制下合不出房閤之間不得不委
用刑人寄之國命于非士閹曰合天意非復疲庭永
巷之幾間隔房閨之任也永松板駁其後孫程定立
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終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
事不可專決所以海內望長兼領
閨掖亂日夏雖忠良恆憤時或發而口出禍從旋
見孥戮因役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厥善
士莫不離被災毒代何進位兼三事總攝萬機
怒協從莫之勁力以延出不許在上珍敗所亦連
之極矣魏武因之遂遷鼎祚
弱者也

而、使敎裴旻之官、擾動不大、其國列女陳智容惠死、
敎人德澤大矣、雖守海之節下乘、是移北情史記魯連曰、
連、魯仲人、故今引之曰蒙恥、
下卿戰鬭單得之、連謂曰、
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信、
中自致窶困之外、與夫修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
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
中微、士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
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篡焉、諸本或作光武創席
幽人、求之君不及、座肩摩
矣、若薛方蓬蒿聘而不
能屈、莫方咸逸志上慙仁斯、
心、名予謚宗亦應鄭、
德、報怨、邪安常、
實、而不顯、
者、列之此篇、

齊
高帝
賜張融衣手詔
答劉虯明
又答
梁
武帝
禁婚葬奢靡詔
答蕭景先詔
武帝
勅廬陵王子卿
勅晉安王子懋
豫章王嶷
上巳祓禊
竟陵王子良
諫造象使疏
陳時政疏
孔稚圭
鑄錢均貨議

駁憲之
牛弘祕書議
孔稚圭
上撰定律章表
梁
武帝
詳立條格令
禁祝史賒煩詔
檢括封事詔
勅外司明加聽採隱事毋泰詔
與謝朏勅
與何點詔
徵何胤手詔
與湘東王繹書
輔政上鈐下表
鄱陵王綸

沈約
宋書謝靈運傳序
孔平仲沈約論
恩倖傳論
任昉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啟
王儉太傅固辭奪禮啓
蕭子顯
南齊書傅亮傳論
陳
文帝
修前代墓詔
徐陵
泰使鄱陽王還北帝餞之
宣示諸求官人書
沈炯
謝錄尚表

御選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淵鑒卷二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徐乾學等奉
勅編注
晉
卞彬
與弟書
與從弟書
宋
謝靈運
答從弟惠連
答從弟惠連
答從弟惠連

其卿忠讜之懷大宜嘉以懲宇宰飾館以待遐荒皆
古之良政吾所宜急史撰新聞或非易制國學之美
已敕公卿守陽門令敕修宣德多識思復有開
風淪俗敗二十條年以來盡力救養生者必有功上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
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勗不盡不治也

武帝 晉獻宇宙遠高帝
太子病說止罷 文帝 晉劉宇宙 明帝 末明七年

禁婚葬奢靡詔

三季澆淳舊儉靡動違規則或製錦繡
以競車服之飾奩金鏤石以窮塋墟之麗至班白不
婚嫁棺槨葉葉相矜衒門頗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
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科奏

物臨陵王子卿
遠僧度
帝敕之

昔前後有勑非復一兩過道滿上不得作乖體格服
飾汝何意都不憶昔勑邪忽作瑞州乘具何意已成

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
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清爽簡腳何意亦速壞去凡
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辜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
科罰

勑晉安王子懋 晉安王 封 鎮 郡

吾勑荊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遣接彼耳賊若
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勑子貞 晉安王 封 鎮 郡 敦煌宗設
公懇至鎮 敦煌公 可以公啓事然世務彌爲根本不常憶之汝所啓
仗此悉是吾方有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
吾自當優量處送

豫章王嶷 高祖第二子 太尉 中書令 尚書令 司徒 太子太傅 太保 謚文憲

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大軍弘勝事不足喜但聖明御
世幸可不爾比精靈感告云有出兩然靜伴不仰啓
所懷少凍心欵出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于

此可見矜仁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
姓恃陰深恩者衆陛下曲垂流愛何存健旨但項小
大上庶紓以小利本公不徵加損者大捷籍檢工巧
督郵簡小期藏丁陷日月凡諸條制實長怨前此日前
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
可周瓢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
碎欲不爲此實非乘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
兄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
黨兒迭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
紜欲上啓閒修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賜神思上
答

其常理俾勑守宰出戈無窮既聚郭啓境使飛下嚴
翁們稱行庭水顯所督先訶獨寺之天曠言大
水逆流商旅牛引通令到下先遣已船渡江風猛
扣門取氣公私畏波舵舫者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
之鈹槳微貝之鈹槳微貝之鵝扇左右叱蛇
門專遵常顯族步輦斥事務遵津埭恐陽傳郵破綱
太上庶紓以小利本公不徵加損者大捷籍檢工巧
督郵簡小期藏丁陷日月凡諸條制實長怨前此日前
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
可周瓢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
碎欲不爲此實非乘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
兄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
黨兒迭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
紜欲上啓閒修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賜神思上
答

匹百錢餘駝且增爲千或班應質作尚方兒減死者
參作寄繫東冶兒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
竟致兼槖僨今夕詣闕伏郎許附申叙移明日禮
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僅受微罰簪捷肆情風靡毀
訪監忿的發及貝犯若轉移衆漸益遠則分黔勉
境近則託買吏民及請郡邑助民由後回刺言臺推
信在卉如固項者令長守牧辭先每實并復近歲愚
調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幾州郡則指賜勑遙外鎮
等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日營雖復臺使盈湊

會取正勝所（通鑑編年者雖多下有一辦字共謂使
債文吏淹滯凡百表疏
爲欺罔入罪若類以
道上綱紀廢弛
應緩自依違納半之
則在司庶日
計每一事之發彌
人領無減一十舟船
倍之較略一年脫得
姦滅竊遠近晏安

臣一月入朝六卷支
嚢量敢自達比天告
導啓穀價雖和比室
念此每入心骨三要
自門宅鑿優使
衆品以
產要利一海東郡使

直何在州牧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
有畏失嚴期百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猥役生
爲欺罔入罪若類以閣緩貽盤少
道上綱紀弛廢
應緩自依違納半之
則在司庶日
計每一事之發彌
人領無減一十舟船
倍之較略一年脫得
姦滅竊遠近晏安

直何在州牧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
有畏失嚴期百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猥役生
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
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齟齬尋完者爲用既
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既
不兼兩回復還貿會兆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
錢品相生爲制永久或閭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
退容姦利八屬近縣
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
以申原宛豫二落雖日
嚴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
導啓穀價雖和比室
念此每入心骨三要
自門宅鑿優使
衆品以
產要利一海東郡使

交關津要、其相好善惡、野未見、必加陵辱、罪無大小、
楠文貨最凡冰試銀品類非廉平水腳有事所以關
終大獄於斯平訟、化制鄉愚家得罪必冗申憲臣
姓賄賂最合從剝若論興邪加賤下、將普必蠲世族、
留止先王品式之本、內書乃曾工慮乾象、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
損益、如開舒議所出、元嘉、銅錢五銖錢、至宋文帝、
後利則譯爲圓行愚則官充官擯澤未通告終戎
市廢寫、寄名市縣動竊數等設非分光制、養本廢私、
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元嘉
越邦家衆益、參考謂鑄、實充事機、
錢、文帝元嘉七年、
鑄錢五銖錢、
且此錢冗雜宜遵王憲嚴加廉禁隨違彈斥二三年
間、可滅大半、

孔顗見史冀愛像、
言與開里、

錢幣均貨議、

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
食貨利通、珠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
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
也、三吳國之關陌、茂破永濟而輕不貴是天下錢
少非鑄復錢此不可不察也錢之弊在輕重屢變、

東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軒轅氏幣益鑄而益鑄爲
鵬深民所深鑄鑄法不禁者由上錢錢門銅愛工也
惜制變工者、謂錢和用之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
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計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
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元嘉
錢、文帝元嘉七年、
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
以爲官開置泉府成泉布一也、方牧貢金大興
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園用有儲乃量
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益鑄新錢者皆效作鄭
鑿不鑄大錢也、
爲亂與成
錢作鄭之
古鑿者、
摩澤細染始有類故、交易之後、
逾變通好良民弗貨、細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
失其物鑄錢者復賤買新錢紹染更用反覆生詐循
環思如此明主、先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
於民、使嚴斷剪鑿、
取金、
小輕破缺無周
郭者悉不得行官鑄細小者稱合錄別銷以爲大利
貧良之民寃奸巧之路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

業市道無事衣食盡痛矣

顧憲之

牛墜稅議

元豐初大[illegible]多[illegible]以納稅也當以風旨迅[illegible]

亭始言牛墜之意、牛[illegible]

例也[illegible]後之[illegible]俱者不[illegible]

或禁遏別道或來稅江[illegible]

真凡如此類不若墜[illegible]

業皆寢從來當[illegible]

鈔九餅去之從豐[illegible]

記紫皮提抱老弱[illegible]

格新減商不或[illegible]

菜鵝調[illegible]

永心業達[illegible]

利物耳既公私是樂[illegible]

例也[illegible]後之[illegible]

或禁遏別道或來稅江[illegible]

真凡如此類不若墜[illegible]

業皆寢從來當[illegible]

鈔九餅去之從豐[illegible]

記紫皮提抱老弱[illegible]

格新減商不或[illegible]

菜鵝調[illegible]

永心業達[illegible]

其救日比見川路買中者[illegible]後[illegible]驅引惟和加無[illegible]

而皆爲格猶[illegible]思[illegible]凡[illegible]今略亦當不妨若事不[illegible]

言懼始還法使自方使[illegible]名爲公買怨死[illegible]壞性苛[illegible]

已彰往劾任以物[illegible]豐[illegible]以犯罔[illegible]其[illegible]欲衆腹心亦[illegible]

惰成[illegible]之耳[illegible]書公與其有聚敏[illegible]

之[illegible]寧有益[illegible]

也今雖照在運草本舍澤其非事宜卸如聖旨然掌[illegible]

斯任者患節濂平廉[illegible]不窮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illegible]

愚又以使宜者蓋謂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illegible]之言[illegible]

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illegible]天分[illegible]也來皆即日不[illegible]

寔於民方來不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illegible]

等誠宜深察也[illegible]爲其民貧不滿三千[illegible]

者殆將居半[illegible]又劃之從重分徐一凡[illegible]貧者多[illegible]

是士人使[illegible]其悉皆[illegible]役民五[illegible]官蓋[illegible]

惟分定日當[illegible]又[illegible]終見[illegible]於坡首尾[illegible]續[illegible]

稍相覺[illegible]亦[illegible]不少[illegible]

明[illegible]起[illegible]而[illegible]求發[illegible]取[illegible]而實畢責應[illegible]

公曉私日不暇給欲無爲[illegible]得乎死[illegible]不憚[illegible]

之朝則之海上平明候連 [illegible] 腐精
惟始聞日纔戊 [illegible] 殆同鞠車比澤費之後
纖以與師鉦橋鹿凜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孤忝荷大寵 [illegible]
所以仰遵皇朝大息之旨 [illegible] 洞鬯
裘之義 劉昌裘因創解而更張新離爲模 [illegible] 務在滂沛思
盛修紋見習禮樂之容 [illegible] 的爲微明鹿
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投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絕 [illegible]
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奉 [illegible]
衣請自孤始加卷才 [illegible] 晚 九宮喊事者能人務退食
競有約已移風易俗 [illegible] 庶則刀有成書毛紛在朝士大
夫不敢靡衣偷食 [illegible] 氏數口孤之汝不如毛尚書孤
鄰德漸往賢作事先達實望多上得其此心外可詳
爲條格

禁臧吏新編部 天監六年、

大行天下者義非爲已因荒救鳥兵革水火有一于
此責歸元首今臧吏請廢繼者不善以戕身當之永
使災害不及爲姓 [illegible] 茲下民猶蒙忠不得爲臣所

以借其過特明遠過成介遵本
檢括封事給人
月奏卯
下名
古人有言 [illegible] 昌漏有上如之在下臣所鉗過不能自覺
江了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助加檢括于民有蠹患
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列致淹緩
勅卯明加聰採隨事奏 [illegible]
古人云 物失所如納諸陷未是切言也臣寒心消
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嘔輒枕獨坐懷憂憤悁
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 [illegible] 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
傳寶物早是故 [illegible] 慎少 [illegible] 買誼所以流涕
至於民間疾苦爲謀或待賓客費自豐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
過防姦盜不日掾掾繫多或求供設或責賜步又行
親屬更相相超長人命 [illegible] 此爲怨酷非止
一事亦孰禁所稽自 [illegible] 已外可明加檢採隨事奏
又復公私煩屯郡吏 [illegible] 界事應依限
守視乃令廣加科條越界分所水陸採捕及以樵蘇

遂致細民持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罪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與謝勑勑（宋子敦為作也）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書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闕管制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難復軌文經武各脩厥職蔡才競奏以致和美而鍥風靜俗變敎論道自非商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煩茲徃同此當是便望稱羅襲褒出野登朝必不以勞有虧德武不昔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槃桓往徃清畛容歸敬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軌邁矣古今殊事不獲總聚制俗風道（道一作導）今使復引領雲霓已宜密（文選作宜）

與何點路點（宋子敦為作也）

昔困多暇得訪道執事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題目下闕十有四字載入事稷里亦何可言自應連和大旬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巖光耕九重路九等深大人敎吉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幣聘（宋子敦為作也）

不逮是毛卑（文選作不逮是毛卑）伯兒以敷（文選作伯兒以敷）

鬼皮申等役數日望能入也（高明注曰申等役數日望能入也）

致何偁手詔（宋子敦為作也）

吾猥當期運屬此業推而履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勑勞日況忠致隆平豈先上遺範尚藴方策自舉之用有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事許繁起改俗還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敏尚尚軌物則沮庶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豈可為川敦多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恕高應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發言是當不得不脩道嚴門共成世美必

乾深達社懷不容滿足今進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
意、述尚在近、[illegible]
又物
[illegible]
[illegible]
頃考學業命駿備衛將軍劉尉給北山好事者每
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振則百為數本欲屢出開
導後生既屬廢業比復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
用需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門徒中、
經明行脩、歲數有幾、且欲聘彼章甫、宜此周行、使可
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物
比處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徒故明經斯廢每
念此為之寤然卿居[illegible]加以德素、當剌後進有
意向者、即聽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冠蓋鼎盛而官職足則世族之家無慮為華布衣之
士肆心為惡固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
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訟譏曰東帛
以乱也恒患忘少壯貽百載之悔前臣興滅
獨之歎昔初平年間無愚無智皆稱董卓後稍復
旧俗長浮競人寡退讓若國滅朝必增年就官故
貌實朴直寡已蹈道澤穢名教子斯為甚臣總司內
外爰自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
之交降聰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斯容異日慈亦復有義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
良足長歎

務竟不已點邪進善少助國益
山澤有二東帛養德詔云今日

各徐摛字
簡文帝
天監

請賀珠奉述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
使太地成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學則窮孫鄭西河
絕響著彼典墳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筵而命鴻以為
陳除
狎翫帝
反
組帝音
徂
稱什篇
人
稱什篇多
北海鄭君
音義
註述參程南郡太守融容篇異序庶
令事不永揚雅學知宗大符貞吉圖子成和孝敬之
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化厚

此非寇問問號恒、帥樹
在州所居遙隔 太 宋 元 明 編 年 部 、 內 外 各 官 名 稱 表 雖知其狀未
嘗加然及屆此滿慨加記訪咸云剽應接多梓、兵糧
閉糴教亦不悛故與朝以化鄉未識大體、意斷所
行雖行悉覽覽知籍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墻與
變鬩釁成敗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云雨、傳
流嘖嘖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肚稷危恐、創巨痛
深人非會覺在知君父仰日大敵猶強大警未雪、余
爾見予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
膽泣血枕戈咸厚荅寇讎宗祀再謀夕計、共思康
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滅復予讎須臾、將奈、國
宪未定、正當輯睦相推、大小勠力、進無益之情、陛下
流之悼弘濟以理、延置危地、已丞鍾山、復誅猶子、
察邪人子能之已非仍舊日、沸谷水源寒、若以翻
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劾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
忍以事讐、如使外寇未染家鵶仍據杜今訪古、未或
弗亡、夫征戰之里義在克勝、於胄肉之戰、愈勝愈
酷、捷則非功、收則有喪、勞兵損義、敗失多矣、侯景之
負戈衝冠裂背成欲制勿從、於侯景腹中所須兵士唱
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雖崩富代、惟

德恒執、貢文貢武、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
弟而誰、守得門逢物望、致招拏諧、其間患難、具如所
陳、坦然無勞論者、驗之以實、寧須確引、昔所以
[illegible]政罰上、勞者勸、三年入穀、[illegible]
頒在有司、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沉流、吏士、爲安北
[illegible]以菜色、無因進取、乾[illegible]
延叙忠復綏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滿溝壑、粟。
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
發遣、即日鳥心凜凜、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始
矣、必希令弟照茲途、解泪川之圍、[illegible]仔
祉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并力一舉、指
日寧泰、崇廟重安、天下得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
才懦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仗申情、朝聞夕死、
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也、[illegible]復非陳、[illegible]東有罪、不可
弟門天、[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
沈約[illegible]宗[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下[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建[illegible]張[illegible]

宋書良吏傳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踐阼之初、留心吏職、
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蒲茲寬
簡、難所未暇、而細苛屢欲以檢御、[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左右[illegible]
年[illegible]之[illegible]
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
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illegible]
[illegible]命將動師、經略司[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設[illegible]府寶、役不及民、自北區寓、宴安方內、無事
三十年閒、戎旅蕃息、今上[illegible]
日事而已、苟安之職、以六[illegible]
戮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仰事俳難、轉
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
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
南侵、[illegible]寇、攻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攻[illegible]象不克、[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孝建[illegible]
[illegible]年號、[illegible]
年數下[illegible]不[illegible]

民之盛自北裔矣晉世諸帝多處內務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治名方構晉安殿遷居焉性好酒殿不制高門受命無所改作所居陛階才容升降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日晷未移已出東閤乘小木板輿入於制度參嵐大馬徐步殿庭綵繩鈎填隱綵戶牖女幸臣賜假打鼓踏四海歌謠之事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不供其役殫民命未快其心太宗明穆皇帝淳和洽恩不恤下以平楠流德民之官遷變成風寬簡不得點陟事未易階旨徙吏不席暖蒲密之化

及古民偶于昔蓋由為上所援致治莫從今採其風

孔羊流列傳論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蜷南包象浦文選琉石為

迹相著者以為民吏篇云

不能比也到城

勇涼北

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

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郤杜之間

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

穫茂羅錢糴賤則傷苦錢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二年東土饑穀

月限雖約是限民

與大水不之異也

民命狹矣太祖皆發減用開倉

庶以振之病而不因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
蝗蝝孔熾而救荒所以病朱紈已信之
身命比室口減過半
議屬當時蓋由於此

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物之通稱也君子增之則爲
小人屠釣甲胄也殷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
於中丰遂切救患戍不至是若龍以平價則官民俱
去爲殷相
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放幽从惟才是與遠于二
漢茲道未革胡廣梁冀世農夫伯好致位公相顗憲牛
弼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貂蟬象笏侯服玉食而顗廣字伯始少孤貧親執家
貂見梁冀冀安世子孫梁世貴寵理
申身奉養事又分半御服東方朝爲黃門侍郎執戟
殿下
郡縣採史
外無過千之婦內有辜

錢倉府儲於朱第之曲帝知服起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貢來來方舶系綠肩珥爭輸馬京許史益不足云然自仁宗以後紀綱漸弛權倖日橫宗廟社稷幾危幼主孤立賴文武大臣及太宗之孫相繼居則水竊同相揖遜同興與慶禍端帝弟宗主相繼居則民忘宋德歸北途寶祚仆寶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侯今采其名列以為思倖篇云

恩倖一

任助宋孝武帝時為中書舍人

天益元年氣秀才文二首天監六年策

問秀才服長幹樊部由指尚郊之下因藉此來乘此歷職之路無不通當塗永念猶懷憲德天高地厚何者自王之敬賢愛士也若飢渴焉故能野無遺賢朝多俊乂是以唐虞之代元凱登庸殷周之時八元八愷列於王宮懋昭大典則國用康貧何為不足則國富民安何為不治

利器天勳宜成謀由制勝如使小子不欲使服無過堂之念有一人有慶兆民有賴堂之念民有寒給之使物蒙九年之蓄稍去閹人不委政事則天下自理何為不治則國用康貧何為不足則國富民安何為不治

良吏

閻朕本自諸生頗給有志閉戶精閣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大義每家雖非墻間蓋亦有所采掇家累千金不營生業聚書至萬卷不問生產有無悉以與人分散親故有無相贍或有質券來償者見其困乏輒焚毀之曰貧者士之常耳何為懷此以自苦乎其輕財好義如此

曰六書大旨先數百家雜說名山大川民俗土地所有人士俊異之徒下及醫巫卜筮之類皆詳悉其原本委曲貫綜大義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總覽之暇三餘不廢自少及長略皆誦憶博聞強記洽聞古今每有引證舊事左右莫不悚然疾快。

業、十宇而九、鳴鳥殷聞、子矜不作、輶軒車也、青紫、貴
[illegible]之服、日貴位之
[illegible]
其敬寬應有良規
同朕意、諫鼓設謗木於堯、三年矣、比頗馬輿闕下、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臣曰中興天下尚棲惇不閑外可尚
書八座右僕
人生之任
人生在
勞亦息閽官房寄職需有錯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
夫環衛奴物傳仗虎賁陛座而練易陪檻而高
盼探求息色習觀威顏遷蘭變劍家施內番人居如
人皆習入
龍旗之盛

久而彌信因
君世振衰持傾賞罰事殷能不踰蹕宮省咳唾褒必
先知故能寇盈綺於望衢獲驪珠於記匪坐時聲勢
臥震都鄙野日積包荒成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
制尚小可專典兵力宏陀天居且設衛鎮
人定百官
百家之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暹之徒
虐流生氣無類之蜃聚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
金行木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肝夏四代歲逾二百
若其經綸王業緝熙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
落巖山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發玉盃得於民
間漢武東巡
墓在
偃溫處十里
梁簡傳於世載
墓在
世長
十生
自大科光啓恭恃掃寢爰瞻厥躬卑修祖武雖
復旂服色狩自杞宋之邦車鴻遵游耿瞻洞維之
路故喬山之祀
喬山
巖山
始皇葬
驪山

戒警制嚴深上幷千制郊云明罰
高光赤狄同罪戒六各明
等上邦飛狼制服攻吉戚為京觀日君盡收
氣氛沛池之口騶迪栗降之君非起龍文因寫跡
雲帥火帝非鄉牧神之風鳥鳴鳳川千戈之道
星驟東井時破稍遣人明
邑東井東震南陽初牛漸
似蓋最快姚鄉孝經援神契甘露如珠朝垂原宛水
飛赫赫明明龍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鄉雲
陳乃械樸之愈則非包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
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之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採鼎邦之命
豈可遠巡固讓方求石戶之徵高謝
若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
人之不仁高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遊鄉貧
俗尚復招二方以事趙倩大況皆奉
寔單親承明命非項特達
河陽縣河雍容尋盟商水
隆冊府元龜 卷二十六 帝王部 來遠 漢文帝
晉書曰 泰始二年 四月 詔曰 昔在聖王 懷柔遠人 以寧中國 故
之 泰始 晉武帝
不懼歟 伏願陛下 因百姓之心 採鼎邦之命
豈可遠巡固讓 方求石戶之徵 高謝
若臨徒引箕山之客 未知上德之不德 惟見聖
人之不仁 高土翹瞻 蒼生何望 昔蘇季張儀 遊鄉貧
俗尚復招二方以事趙倩 大況皆奉
寔單親承明命 非項特達
河陽縣河雍容

貧之恩、況十五以下長幼
劉瑾之災、不勝感激之志、謹拜表
以聞、

宣示諸來官人
自吏部尚書者最
其大小量其官爵
接制甲之弘敗、頓
紛錯、未定之時、
背代於錢絹義存
上比骨諸議來軍
衣冠禮樂、日富年
諸君多跨本分
軍事亦為州此
國運序來武帝云
晉宋文帝亦云
如保此則海防

序府庫空虛實賜
臣嬰生不幸幼
養仕不擇官
生妻忌沫表
以一年之內、休沐
政前遣期延
集180-502

每跪讀家書前愆後咎、
居鄴憲邦之司直若自彷身體仰瞻國章前德紹繆
始許哀放 謂高 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
庶求明哲趙趙行葛木始取才而上下庚奄至今
日德音有日增十遠乾悠悠見天哀此罔極兼臣私
心煎切煽迫近時懇懇之所轉忘鹿觸伏惟陛下容
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
歸惟展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寤然申其私禮。則
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諭答曰省表具懇懇

譬駑驥雖深閉門、古駱異城復奉
時役況乃恃養難局之恩每歎東宮藝親垂文得
遺從高鄰之義矣宅兆既定、秦洪基弘景業
顧荷無疆永言感咽、我齊聖文明太后哀憫萬
方、子育百姓從容聽政人各有司下詳日昃
孟月脯肉詔
致仕詔
與汝城王鎮書

任城王潔
凍高祖幸東州
詣修緝國學奠
北宇上可
定律令奏
九卿
論定史記訖
詔任城王汝等記
宣帝惠
曰任城王汝等記
修緝學
陳勝務去
韓顯宗
上將書書
孫惠請
高皮校典寫求
前九
各官式帝舅與長
災異長

數除
詣殖禁止
平帝
曰上從來長
尚謀之
詣復縣令面陳

御選

內閣學士非經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勅編注

北魏 拓跋氏宅代之北鄙十六代孫力微始與晉通使其後天下大亂晉室播遷拓跋氏益強盛傳至六世孫什翼犍建國號曰魏西遷分東西二部又歷三世自太武帝燾始稱帝改元神䴥四年

太武帝 諱燾初名佛狸道武帝孫也在位二十九年

求賢詔 延和元年

朕承天命君臨萬方思闡大猷以康兆庶而德不能遠化政有未洽故災異屢臻夙夜憂懼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永惟厥咎實由寡昧不明所致是以上天降戒以彰朕闕今欲除舊布新與物更始其令內外文武各舉所知才堪將守牧民者一人若舉非其人罪及舉者其有隱賢不舉或舉而不實皆以大不敬論

敕名賢良篤學之士各以名聞

敕諸州舉孝廉

敕諸州舉賢良

敕諸州舉秀才

敕諸州舉明經

敕諸州舉明法

敕諸州舉明於將帥

敕諸州舉明於吏治

敕諸州舉明於典禮

敕諸州舉明於天文

敕諸州舉明於醫藥

敕諸州舉明於陰陽

敕諸州舉明於卜筮

敕諸州舉明於相術

敕諸州舉明於音律

敕諸州舉明於書計

敕諸州舉明於道術

敕諸州舉明於武藝

敕諸州舉明於水利

敕諸州舉明於農桑

敕諸州舉明於畜牧

敕諸州舉明於營造

敕諸州舉明於機巧

敕諸州舉明於算數

敕諸州舉明於圖畫

敕諸州舉明於書法

敕諸州舉明於文辭

敕諸州舉明於訓詁

敕諸州舉明於校讎

敕諸州舉明於刑獄

敕諸州舉明於斷決

敕諸州舉明於檢驗

敕諸州舉明於勘覆

敕諸州舉明於推鞫

敕諸州舉明於捕盜

敕諸州舉明於緝賊

敕諸州舉明於察姦

敕諸州舉明於糾劾

敕諸州舉明於彈奏

敕諸州舉明於監察

敕諸州舉明於巡察

敕諸州舉明於採訪

敕諸州舉明於宣慰

敕諸州舉明於撫綏

敕諸州舉明於招集

敕諸州舉明於安輯

敕諸州舉明於賑濟

敕諸州舉明於救荒

敕諸州舉明於備災

敕諸州舉明於禦侮

敕諸州舉明於守禦

敕諸州舉明於攻戰

敕諸州舉明於軍旅

敕諸州舉明於兵法

敕諸州舉明於將略

敕諸州舉明於謀畫

敕諸州舉明於決策

敕諸州舉明於斷事

敕諸州舉明於治獄

敕諸州舉明於理訟

敕諸州舉明於聽斷

敕諸州舉明於審察

敕諸州舉明於詳覆

敕諸州舉明於議罪

敕諸州舉明於定刑

敕諸州舉明於量罰

敕諸州舉明於贖法

敕諸州舉明於恤刑

敕諸州舉明於慎罰

敕諸州舉明於寬政

敕諸州舉明於仁政

敕諸州舉明於德化

敕諸州舉明於風俗

敕諸州舉明於教化

敕諸州舉明於學校

敕諸州舉明於禮樂

敕諸州舉明於祭祀

敕諸州舉明於喪葬

敕諸州舉明於婚姻

敕諸州舉明於冠笄

敕諸州舉明於鄉飲

敕諸州舉明於射禮

敕諸州舉明於養老

敕諸州舉明於尊賢

敕諸州舉明於敬長

敕諸州舉明於慈幼

敕諸州舉明於恤孤

敕諸州舉明於救貧

敕諸州舉明於賙急

敕諸州舉明於振窮

敕諸州舉明於濟困

敕諸州舉明於養疾

敕諸州舉明於醫病

敕諸州舉明於療傷

敕諸州舉明於針灸

敕諸州舉明於湯藥

敕諸州舉明於本草

敕諸州舉明於方脈

敕諸州舉明於脈訣

敕諸州舉明於診候

敕諸州舉明於望聞

敕諸州舉明於問切

敕諸州舉明於辨證

敕諸州舉明於處方

敕諸州舉明於製劑

敕諸州舉明於修合

敕諸州舉明於丸散

敕諸州舉明於膏丹

敕諸州舉明於酒醴

敕諸州舉明於醯醬

敕諸州舉明於鹽鐵

敕諸州舉明於茶鹽

敕諸州舉明於酒稅

敕諸州舉明於商稅

敕諸州舉明於關市

敕諸州舉明於津梁

敕諸州舉明於道路

敕諸州舉明於驛傳

敕諸州舉明於郵遞

敕諸州舉明於遞運

敕諸州舉明於轉輸

敕諸州舉明於倉儲

敕諸州舉明於庫藏

敕諸州舉明於出納

敕諸州舉明於會計

敕諸州舉明於簿書

敕諸州舉明於錢穀

敕諸州舉明於賦役

敕諸州舉明於戶口

敕諸州舉明於田土

敕諸州舉明於山澤

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
徵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無歲食少壯無衣褐則聚
斂煩數困於財也、閭里空虛戶口減耗則流散不安
疎於恩也、倉廩公私有所貯積則奪不思則城禁不設失於刑
也、衆訟並興大小壅怨奸人隱伏收邪當途則爲法
混雜枉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
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訟告狀使者檢治若
有滿能聚斂神姦吏以求直及其罪德者受財斷
案不平聽訟不理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
姦暴及爲盜賊各其以名聞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
罪之

孝文帝 太和八年

徐州牧治大
[illegible]

黜於朝而有功者必登於進而有罪者
必罰其賢能則於有而有罪者
必罰其賢能則於有而有罪者
必罰其賢能則於有

求衣書詔太子入侍

帝若不垂意政治勞苦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德被群世勝木立於朝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寬風施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條綠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壅塞今制百官極諫勿有所隱務令酣無煩華理從簡實厥靜親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酣無煩華理從簡實厥靜親覽以知世事之要定百官之制

文明太后喪服詔

公卿諸王以下依禮令制已定百官服仰重思自不安引禮之義比見宮官長論所禁令各異色比月二十日受服以為易制臣愚以為宜依禮令公卿不得獨釋於

下政於朕之授服變從以下復為節略前後今古以時制裒但取遵行速令之一節初中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官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使及變禫哀痛頻深

答有司中祥日祭太和十五年九月有司上言來十月帝下詔便及此期覽已摧絕哽咽其義第日來告既乖倣事之志又違永泉之心今將厝虞厥衆不忍遄兆已令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眾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於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祀以百昭無用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飾者哉日項蒸嘗之禮乃違舊義今將卻遵古式以此月補的於太廟已後制典初改衆務悉遵聖旨律令官有同改不如此可救

太常令寇日以聞

彼王昔詔

樂鍾罰汝躬雖相愚庶有勸效吾朝間夕逝不爲恨也

任城王澄字

中山

北人

諒宗山孝深相

今茲品宇初闢又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
之野人各安其業也遷亡人當作室也俶始也載始也上古
文
宜覽彼遹詠典此良辰
其穎實孔碩力足納揮茇斧沛然後動鎌
今無故勞汝容爲往返恐捽損天城更成蹉跌罹厥上
覽篇庶始遹之艱難卜矜詩人由庚
之至詠由庚小雅篇名鬱鬱物得由其道也輔密新邑忠康億兆
臣忝訓先朝猶覩有日前言舊軌顏亦聞之又昔在

恒代親習皇宗孰觀秘府庭無闕日皆侍坐先帝
未常不以書典在後禮經爲事則旋之則不輟於時
自黌舉中京方賢禮教宗室之範甸衆委及四門之
選負荷銓量自先聖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
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矜之緒於茲將廢臣每
惟其事寤所爲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平務安之
厥於是乎征何爲大平之世而令子矜之歎興書聖
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詞闕如乎物有司修複皇
宗之學開闢門之教使將來之執用就月將表土

失其人則於興弊結日省察訪善惡明加賞罰將何以勉彼貪忽化此污墨哉故曰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仰史馳紆頗回威濫之刑且勤往還理不委悉、從有簡取其平當思副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申日外訪判獎敘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政者必道不矣有所啥迎送加長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崙委重其明賞罰矣又御史之職糾是任、若遲疑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與貪小功之內其司觀則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而為喪以其忘哀戚謂除喪之始不張適人食之其實也食之非嘗也不食食為尊人於射鳥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許以二七合長集城中文武畢武發矢化鳥和拍隸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暴涉妨農之節國家豁曲除嫌下功衰仍襲舊而為樂以品有姚便是易凡十之興教忠衰成之崎恐其所以頒令穆記子孫者也按射禮射者以禮樂為本志而從事不可淫樂鈴鼓鼙設不可謂樂鈴此一者何用財為又七日之戲合射無之迎勞所施急速非務非尚容儀宜品行謂二三之迎停之為使乞至九月備儀禮行祭授於鄉首之意其之為民所觀而為民所觀迎送非務非尚容儀宜品行謂二三之迎停之為使乞至九月備儀禮行祭授於鄉首之意其之為民所觀而為民所觀

於斯為也、失亡忠引遠破萬民是皆衆動所書發言
聖旨更廣山澤垂制採拾貝皆見之心恕其增言
之貢則多蒐無遺歌興人有獻納矣
韓麒麟、
陳時務表
古先哲王、經國治民、稽儲九稔、備之太平故躬籍千
畝以勸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建於中代亦
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賞
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
動以萬計、故頻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餓殍今秋京都
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
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日憂勤恩恤民隱、雖帝
堯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設以為論、上乖寢興之
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不為制度更不慮其
本、自承平日久、競穿穢積、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
第宅、奢僭無限、畜養奴婢、多蓄之家、遍於
稽編戶供奉、勞費為制聖慮、矜恤貧殷勤、博採
群議、務盡其宜、若使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
度既行、則用不求足、雖欲侈靡、其可得乎、
出納所憑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
年矣、
韓翃、
送李中丞
紹興
上時事書
孝
中山竊以為非計
遊何者當今猶役宜早息洛水宜速成、省費則徭役
可簡平功則務、就易就佚冬興茗飲、都是閒隙之時、
第宅奢僭無限、畜養奴婢、多蓄之家、遍於
稽編戶供奉、勞費為制聖慮、矜恤貧殷勤、博採
群議、務盡其宜、若使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
度既行、則用不求足、雖欲侈靡、其可得乎、
出納所憑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
年矣、

宇開廣業產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諸前
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
尚今因遷都宜申禁約令貴賤有差無得踰制端廣
衢路通引溝渠使京邑之內水土俱清若有別開民里居求重有世不
利之範則天下幸甚竊聞興築洛陽轉將數千
騎臣謂為陛下不取也夫天下合之子猶不坐垂堂況
萬乘之尊當有四海乎豈於閭閻之內者哉竊以為
儀容而已蓋以威不處也請近而後行尚恐衛蹕之
或失況復涉由河梁而不加慎思戢此患臣之所以慄

息伏願少垂察省又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
取士必先平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舉
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
不復彈坐如此則弘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
稱秀孝之名也大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
皇家益於時務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
儔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倫自墜於
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稱其所以
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
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郎便廢宰相而不治故但當
校其有才長錄其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帝
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威應所以徒惡而從善
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禹治生民之命於
是加仁有罪必罰罰必當罪罪之刑而人莫
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
禁有大和以來名必當實有四海乎豈於閭閻之內者哉竊以為
儀容而已蓋以威不處也請近而後行尚恐衛蹕之
或失況復涉由河梁而不加慎思戢此患臣之所以慄

集180-512

以仁恕爲容益述相敎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
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趨下如仇讐是則
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昔周
成之世管蔡流言實宅敎不百察以惠
元元之命又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
族類疎密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斯賤
之邑戎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顚倒或至於斯古之
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
偽心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訾而就父兄之敎不
肅而成仰惟太祖高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
猶分別士庶不令雜處武皇帝承道武皇帝之業雖居
科禁頗賢任情賤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
吹笛緩舞長歌一處鼓琴讀書一處屠販酤酒一處
任意所從貴者爲勝數代學仕者爲貴工商爲賤
則使皆不可動易士人不宜與處之明驗也故孔父
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君子之德風小人之貌草偃
風從則百年難成令十人兒童
敎使作容態則一朝可往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敎易

興使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
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其
與齊梁垂拱接閣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
脩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施爲皆是公地分別伎作
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開盛美書上者文帝之
世之天監中是可知等之
事雖及稱說此舊
官世文學之流數
爭應往往而是

孫惠爲吏部尚書
領校典籍表
秘書未見入東觀見典籍未

臣聞聖王之創世也必
故建通鴻猷致易曰觀
以化成天下象曰觀
之正何以人之貞觀是以温柔敦厚詩之敎也
易良爲艮之近文象以情發而春秋以義斷爲化
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兆於蓼圖斯實大平之楓宗
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重寶安上靖民敎
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
集180-513

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匪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人洛之書二千餘卷、兩魏晉之世、猶重典墳收亡聚逸、九流緒備觀其撰集、為閱史篇訪辭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固遍備思不及遠徙衡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質、厠阼秘省、系官承之、唯書是司、而觀閱舊與先無定目、勘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攙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錯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祖所撰甲乙新錄、欲稱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何讓、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洪博、諸子紛綸、部秩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化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謹上校書大集、

崔允　名字伯子、清河東武城人、
答宣武帝詔、表獻所著述、事在晉武紀、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前後所載、自建元年、未央殿路鼓中

嗚鷄化為雄毛羽頭冠而不鳴不將無距、（蕭嶺名將謂事如其辜也距、）

鷄門之事、元帝初元中、永相府史家鳴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未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為鷄者小臣、司時起兵、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昔小人司時起兵、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昔小人將乘君之威以擅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哀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鷄鷄欲化為雄、身已衍牡雄、冠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親之不孝則有鷄禍、臣案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頭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漸大是後、強臣作亂、稱黃巾、或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飢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異、漢不同、而其應象相類、災同禍合、宜速博達之士、考求變故、以救其咎、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謹上校書大集、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前後所載、自建元年、未央殿路鼓中

自踐阼貴關預政事務亦前代若厲之匹比
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殺爲怨
仇之魂喪陽屯師暴骨未返門罹殄征人滅矣東
戶轉輾花名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霸隆饑
饉輕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賢首哭歎谷未切
諫之時史稱公卿大夫皆不言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
下爲民父母所宅於中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
敖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
艱難先帝經營勑勞也誠願陛下爾聰明之鑒警天
之威慎發號施令以安其心則太平之基永固矣
之止所以害之又駕數加罕宴宗戚關昵應親肅郊
園延敬諸父檢防四方務加休息愛發慈旨撫賑貧
瘼簡費山池減撤聲伎停正道夜以安身博采芻
蕘是賢點佞則非愚去妖孽處進賢集矣

災異表

去二十八日有物墮於太極之西庭狀似示臣臣按
其形相雅子所謂衰世之禮多忘其本者也又云朝廷不

統有明君則日月星辰不軌其道山川岳瀆不興雲雨
鬱長非有根柢未嘗不延旬月無擬
斧斤又多生蟲落蝕之地穿起蔽堂商華之所今
藤宇崇麗霜霰非加客淚不及的茲菌欲播厥狀扶
敗敗足跡也夫野木生則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
之徵然儻災修德者成致休慶所謂家利而修先國
興而妖祲是故桑穀共生太戊以昌太戊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一
暮大拱太戊恐懼修德桑穀死去雊雉集鼎武丁用熙武丁祭成湯
升鼎雊雉雊雉雊雉集於廟鼎耳武丁修德
行道天下咸寧自此觀之災異之來

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
子通之爲益本民損躬無各如戎所聚唯爲賑恤是
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材食禽獸者皆野虞教
導之其造相侵奪者非之無教此則慕民而弗禁通
有無以相濟也周禮虽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
盡必令取之有時斯則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
守之耳此一家之長恩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
行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靜居交井而
醯醢是資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
盬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
體也豈天下夫婦被貢衆品四海之有備奉一人猶
國之蒼生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百苟禁池也
古之王者但有其民改本火以清其用政異宇以海
其風考但有其民改本加衣以榮其敝故周官掌
其政教聽以其儀導養爲之永利者所以興德導養之永利者
致之海之攸之食之生所每覩上哲愛民之述聖讀
也臣性本知理慮無遠當每覩上哲愛民之述聖讀
申桑駿之事未嘗不歎彼遠大情此近狹今偽弊
相承仍崇關廊之稅大弊已愧悚博忙受發詔之晚是使

遠方商者罔不敢德甘心交以棄寶得民太王名頊
鼠以受邠失衆勳王參王名仁主之義宜其高矣魏
之簡統忠實遠矣書稱收孤寡振窮乏之務也且藏
難人君之謂天以時藏之物物以不施而爲災祝降
外之利百可各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
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
民貧國怨則亡化有動民貧則君無所取願施茲鹽
然使市然遠及依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不如法者令斯民脫罪版籍義或乃屈之者無方
其有譏今而罷之者司鹽之稅乃日古通典然興制利下代或有所增益
化雅非所以致人之術事

蕭衍尚在囚身未除蹕邸之志何能自息唯應盡借
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弊今申山進軍鍾
離宜所未解
爲得失之計
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
彼欲自鄱湖運糧復至
未之前聞
正欲屯兵蕪湖徐軍御口
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牛
非可填塞坐令春則上自收蓄還臣赴彼糧何以
攻更來之兵不奪冬服就暖取濟何方臣竊何
牲備不進之責不受敗
四月
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
進退若此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赴願賜降旨
當即施行若同臣所領共統悉引申山任其處分臣
來還將軍還逐東西任答
婢臣願不武分備征將
難何容虛遣

臣以駑庸
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
彼欲自鄱湖運糧復至
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牛
入奏是非所以翻貴敬
遂寇致使神宴威嚴下
當即施行若同臣所領
明往制典姦宄知禁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七

北齊
邢邵
詩建明堂太學路
杜弼
爲東魏移梁朝檄
北周
武帝
停徵發詔
毀露寢詩殿詔
假子謹詔
于謹爲二老詔
蘇綽
爲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庾信
負平鄧都尉
功臣不死王事論
陷

文帝
賀拔岳詔
王柔詔
吳元濟物
賜高麗王湯璽書
牛弘
請開獻書之路表
李謐
冷文體書

西京有太學之決東都有三本之盛遠自鄒魯撥亂
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
自天道鏡今古刱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
始事殷戎車靡暇獨未追崇就劒弗迨世宗統曆聿
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墜禮修及郊雝遷于山雲行
膠序鴻儒之基容於牧野之靜城碧嶷固之重固磻
石之平瑚璉崇飾之器小雅之飾加以風雨飛侵
漸致虧壞非所謂追隆堂構後制前圖者也先聞朝

議以高祖大造開夏迪修婚又擬祀明堂太配上帝
宗祀之典有事無實北郊地祇亦未遑修今若宰不終伐則卜吐與
學也祖又闕官方授靈祠以仕事非設住矣科之以
疎如是上帝鑒臨下絕尸祭之勞今國子雖有
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莫北斗
所以養人刑法所以發人而石渠定日決至

於體樂則曰未敢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稱兵黷武則非所以懷遠綏邇之道也頃者永寧土木之功以臣愚戇宜罷尚方雕飾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以全陵遲之勢及諸事役非急者悉皆減省以答天意以慰人望臣聞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人君無親常與善政今百姓困於徵發而吏不加恤公私空竭而上不知愛自非修此數條使群臣盡忠竭節以奉陛下雖復興堯舜之治於下猶未能感動於上也臣聞天地之間萬物無定在人所命而已故命之所在雖遠必至命之所去雖近必離是以聖王敬順天命而不敢怠遑夫天命之去豈必待其自盡而後知之哉亦在乎人事而已矣人事之興豈必待其自至而後爲之哉亦在乎順天而已矣順天之道在於愛人愛人之本在於愛己愛己之要在於修德修德之實在於任賢任賢之效在於納諫納諫之美在於博採博採之務在於廣聽廣聽之術在於明目達聰明目達聰則天下之善皆歸己矣故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蓋由此也桀紂之所以爲桀紂者蓋由彼也

鄧學新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而之於上下可游夏可致之於下矣伏惟陛下留意察焉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豫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計策武帝甚器重之嘗與論伐吳之事預具陳其狀帝以爲然及大舉命預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受節度以便宜從事預既受命上疏曰臣以庸才謬當重寄夙夜憂懼以爲伐吳之舉利在速決不可以持久今宜下詔分命諸將各道並進以一隅當其上流之勢則吳人上下莫相顧救其城守之兵必自還保江渚之衆不過數萬人耳以此圖吳勢必瓦解今作船之處counties皆見水上但當豫修戰具使無闕乏而已不宜使吳人知之吳人知之則必於江險之處以重兵固守更發銳卒以備不虞如此則我有損敵之實而彼無全吳之勢矣今冬水涸可因此時大舉以決勝負若不時定則來春復須大發明年水生運糧難繼此不可失之機也帝從其計遂定滅吳之策

趙納雖通修行長平之役史起慕其功績乃鑿引漳水溉鄴田民賴其利百姓歌之曰鄴有賢令爲史公決漳水灌鄴田終古舄鹵生稻粱從是以後魏氏殷富國以充強遂兼諸侯并有其地

西門豹爲鄴令廉公不受人一錢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因發人民所苦即與除之鄴民治水豹以爲可與田者即調發之以故得水利民人相與引水灌田田皆溝洫相灌注無乾者至今稱之

鄭國爲韓水工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減韓東伐之謀秦以爲然卒使鄭國往間說之鑿渠就成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鄭國渠因名曰鄭白渠

白公復奏言鄭國渠首尾雖長然溉田不過四萬餘頃衣食之源莫大於穀穀之生莫貴於水今引涇水灌富平北原下土其溝洫皆當修治而富平縣重調發其用力不相助故使渠不利願調關中卒及徒隸各萬人治渠三年渠就用注溉田益五千餘頃穀每畝一斛以故衣食豐足關中爲富強之業

折竹箭以比權奸，和於
之公子晉人也，晉
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
凡百君子勉求名
北周宇文
武
孝感
至
武帝
修復發出
民亦勞止，汔可小
北周宇文
武
孝感
至
武帝
修復發出
作室不明，則有於國
故知為政
息役，且與之無度，收
業其安矣。是不
樂已夕陽，思
皇猶豫忘
殷紂承不緒，設
宜以為
宇文時宰相，
數行赤
乙亥，
殷紂承不緒，設
宜以為
宇文時宰相，
數行赤
乙亥，
常棣其嘩，欲往者衆，
殷別寢事，窮北，
弘敞，行踰清廟，不
本也，
宋和思，在諸殿等，
賜貧民，繕造之宜，
強不息，今元惡未除，
於艱難，
樹以元首，
前後，
宇文時宰相，
常棣其嘩，欲往者衆，
殷別寢事，窮北，
弘敞，行踰清廟，不
本也，
宋和思，在諸殿等，
賜貧民，繕造之宜，
強不息，今元惡未除，
於艱難，
樹以元首，
前後，
大家宰，
制度有違，正
歸政，
門委命下吏，
孫罔，
等之號，
兼
東夏初平，民
大家宰，
制度有違，正
歸政，
門委命下吏，
孫罔，
等之號，
兼
東夏初平，民
若是之七孫，
歸政，
門委命下吏，
孫罔，
等之號，
兼
東夏初平，民
若是之七孫，
歸政，
門委命下吏，
孫罔，
等之號，
兼
東夏初平，民

凡今之力伯守令、背受命天朝、出宰一國、論其尊貴、
亞古之諸侯、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其理天下者、惟
良牧宰、日明知自治、自安、危興亡、無不皆由刺史、
不選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爲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
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思慮妄生、思慮
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大凡請滿心者、非不
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閑靜、心和志靜
則邪僻之事、自然不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
背理、背理不公之理、卒不從化、從化以理人之本、先
之身者、乃自然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
白玉、躬行仁義、明行孝悌、使人慕愛、效之以仁、使
人敬畏、感愛則不違上教、和睦則無怨於人、故
曰、其人甚易知、甚易行、天下無能知、無能行、
夫、

大地之間、惟人爲貴、明其有出
於禽獸、不仁不同禽獸、然生稟受
者則貴重化於流俗者則淳淨薄者則衰弊之風、
貿血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爭亂交興、淳和則天下
自治、自安、危興亡、無不皆由刺史、刺史化也、然世道彫衰、
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一十載、(魏正光四年、梁武帝普通
六年、至二十
年、)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可修矣、
中興始寧、(謂孝文太和之時、大概未遑
也、)大概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已曰草創、未遑教化、刑罰是用、而
又比年稽緩修臧、革輕衰食不切、別教化可修矣、
凡諸牧宰、令長各宜志心、思盡忠節、無不
者、實能明之以法、風使之以道德、示之
以朴素、使百姓各自遷善、而偽之心、皆悉之性、
漸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後教之
以孝弟、使人慈愛、教之以仁義、明行、使人
敬讓、感愛則不違上教、和睦則無怨於人、故

讓則不競於物、二者既備、則上道成矣、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力所以盡者、由於勤課有方、生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牧者、寓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聖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倘更有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令於天朝、其州吏

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是大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牛長牒名聞縣、守令追事加罰、點百、此則家之教也、夫自畝之田、必不易之、見稂莠之、欲去之、然後冬食之、此一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罪劣之尸、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便得兼濟、一農之際、及收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柘、養其蠶桑修其

圖圄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煩則不悅、悅則不從、不悅不從、而政不修者、未之有也、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有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暗於刑辟矣、許昌虞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令於天朝、其州吏

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是大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牛長牒名聞縣、守令追事加罰、點百、此則家之教也、夫自畝之田、必不易之、見稂莠之、欲去之、然後冬食之、此一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罪劣之尸、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便得兼濟、一農之際、及收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柘、養其蠶桑修其

人行行其人自可是師美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郡之賤乎苟其之倍不能守百甲之封而死於公卿之門乎由此而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而以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爲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商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斗之而不擇人者多矣邦國無賢吳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事與

不降佐於吳天大人甚合命不擢才於后王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殷器之設興晉無假龜龍之佐伸尼曰王者之治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面云無上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人而不悉其才故事煩而人怠日是爲人之莫日假令之治一官行一郡者豈

日近臣爲之主也但能物而審之虛取實各得州郡之設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見九石類名璞木點也爲馬牛鄉也及其剖而琢之

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雖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事煩則人濁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設事廣尚能充濟況今戶口減耗人比寡無與諸如此輩在下州郡尚有乘假提乳紛人比寡無與諸如此輩惡官混濁無得智當其官須善人爰至黎庶固里正長之職苟當非擇各得一郡之選以相

監於大小長幼之中、其不值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盖所以得之尚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宦、協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方矣、

人之參陽之氣以生有性有情、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惠陀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王之以五聽、[illegible]參

之以盤盤於親情狀窮參隙於衆證、然後質事引刑、輕重隨舍過於愚徘惜勿喜、又能清思中[illegible]理、不回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狂狡者如歸此圍、豈之上者也、盖聖王非一不可

人人自有道義推理求之、心其所之、思、務求所以、念勿牛當、聰察之理、必窮研見然後考試以決不可不慤有統則從輕、未審不妄有、監事新理獄情察其次容乃不仁恕而

免刷窮者乃無罪而被罰世同之宇宙當明於中和而察其主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及、又當深思遠大念存慈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失其利、洁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濫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幼寧放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不爲吏寧得罪可免後患此則惻存自便、不念公公、法如此背義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

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illegible]之法、[illegible]貸[illegible]宥[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也、[illegible]者[illegible]掌[illegible]以[illegible]

其也、先代木殺勢田穢不順、尚猶能[illegible]管[illegible]不中[illegible]害善人寧不傷大心、況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通四時[illegible]害安[illegible]牛忙樂者不可得也、故詩曰、大吁嗟下道爲之頓、正謂此也、若深姦巧[illegible]傷化敗俗[illegible]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首道

[illegible]聖人之大寶曰[illegible]何以聚人曰財

上今之戰務須九伐 大武 其戰於牧 牧之野 未有朝指麾獨決神慮予定寇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且餘 周武王 一星十 百同 載滿洲小水 南十二度至 自 大文志 自 之年 若大成康之年 四方始定建武之代洛保 成康 當時 天下不得同句而語矣 成康 榮住限無以歌其詩武 周書 武成篇 周之八風 謂之八風 舞復八佾 周之八佾 之樂雲門大咸大韶 大夏大濩 周禮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 大夏大濩 皇約臺而誓衆 如啓鑾而翻之功入商郊 周書 世俘解 武王 之事 及書商務誓武 成篇之事 皆武王 之事 也 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 孟子 夏禹 殷湯 文王 周公 其揆一也 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 武王 馬入華山 王入 牛於桃林之野 示天下不復用 其於交河之北 交河 郡 居延 地理志 曰 酒泉郡 居延 縣 北 比下 海 其於交河之北 之南西北一候置 候 望敵 之 處 也 然後命東后 諸侯 銷鋒鏑 檢 偃 戢 也 成功 周頌 武 篇 名 銀繩 嗣 檢偃成功 銀繩嗣檢偃成功 繼 也 繼絕 闕 故 而 思 舊 勳 故 舊 雲臺而念舊臣 雲臺 臺 名 在 洛陽 宮 中 舊臣 謂 故 臣 也 甘 樂 也 樂保 大 安 不 危 也 樂保大安 不危 也 伏惟皇帝崇德旌賢 崇 高 也 旌 表 也 賢 謂 有 德 者 也 德 者 非 謂 才 藝 也 崇德旌賢 崇德旌賢 崇德旌賢

於帶厲為初卉自世功業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
昭有人之謀大於攻人之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
衆寫以陵制鑠及無廢小宗周室與亡貴存身後尚
有假及子孫子孫及其後裔高密者累葉豈專鄧
禹之一日倍、蔣平陽者亟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建武
大司馬於治卑遵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合
研究旧樂推聲詳考以定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
音樂流俗日从乘其偽訛代已多可方本一無由辨
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與元諸勳

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
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
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賜高麗王陽製書

固禁契丹，左右請藩頓顙爲我捍禦，忽善人之善義，何虐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日可開奏，若潛行則貨利物小，人私將參于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器意欲不藏，恐有外聞，故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守宇，使其閉目塞耳，求無聞見，有何陰德，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艘聽姦謀動作邪心，在不寘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導復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乖他風，則長守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皆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收貶官爵，兼有更遷，宜令安撫，王皆滌心易行，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弊人庶歡娛，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次前後，被勅經歷十年，役則怙長江之險，聚一喝之衆，憤狂驕傲，不從誡告，故命將出師，除其器，意欲不藏，恐有外聞，故神背恍聞，王默恨獨致，悲傷，既陛陛門，有可是藏，罪王不爲陳存，案稱好亂，何爲酌酒也，上謂逆水之舟，何如長江，高風之人，多少東風，朕若不存，各有貞王前，忽合一將，軍何得多力，殷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副朕懷，自求多福，

襲慶府重刊 東洲八

牛弘字里，仕安定鶉觚人，史部尚書右光祿大夫，其事在北史

請開獻書之路表

臣聞皇極既敷，則五福攸集，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作樂，時正五始，而修春秋，刪十篇，而弘易道，及秦別教，官谷滅學，先王遺籍，掃地盡矣，建藏書之策，既設購書之官，至此則書之一也，復興，建藏書之策，既設購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遂爲書籍，殷求遺書於天下，部劉向父子，

集180-531

俗平品莫大於此其有士於斯賦制誄銘皆以褒
德崇賢明勸學甲乙科策以勵忠孝之節發揮
教化陶鑄之一相
史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
好此者之小然下之二從上自同影響競功文華遂成
弘俗自有齊末其流頗見貶駁唯於吟咏遂復
遺理存異尋事迹競一韻之爭爭一字之巧連篇
累牘不出月露之形寸晷尺璧盈篋溢箱貶趾忘
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隊列之時既開愛尚之情
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識五言
先製五言
至如氛氳、
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未嘗入耳以傲誕爲温雅以
緣情爲勳績指需素爲古拙用可賦爲君子故文筆
日繁政日亂良由於此大雅之作久已淪沒頹風
遂相放效遠近諷誦成市朝廷縉紳學士以此
爲業設令顏延之陸士衡潘安仁復生於今世
必不改其制矣
夫文章者所以發揚盛德彰示來裔上
之所以風下下之所以諷上用天下之至賾而不可
惡也用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文章爾雅

古文孝經卷第一 十九目錄
序
高祖
修定孔律詔
太宗
令狀
致仕令官人年七十以上聽致仕詔
勸孝義高年上表詔
誡厚葬及勿作佛道等詔
肅宗
致仕令官人年七十以上聽致仕詔
孝經正義序
肅宗
發宮女使勅
求賢良詔
誡勵風俗勅
焚珠玉錦綉勅
勅制集使
勸創集使
處分創集使勅
孝經正義序
肅宗
獄囚詔
代宗
增修學令詔
大赦詔
德宗
元日罷上壽詔
褒功臣詔
君臣契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御定

勾股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敕編

武宗

我祖高

御定

勾股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敕編

及子孫之業安民之化實有永保之風以致斯
致及乎理道有虧流弊相尋危亡繼踵大業之
時是其事也隋主初平三方威加四海自謂功
德及古而人命不延修宮觀以窮奢侈開運河
以罄財力東征西討兵連禍結遂亡其國
律令格式頒行遠近文義明白足以垂憲萬代
而分別水陸交趾未達典制有司之一罪不赦
兩税益不定連率無守宰之選牧伯乏養人之
方凶狡起於閭閻貪暴延於朝列竟不能覺悟
改弦更張任情喜怒肆行威福遂令天下之人
不堪其命莫不側足重跡思為亂階雖有聰明
莫之能用雖有忠直莫之敢言上下相蒙君臣
道隔以至於滅亡終身不聞其過
隋煬帝恃其富強驕矜自負不務修德不肯納
諫大興土木以窮人力窮兵黷武以逞威權東
征西伐三十餘年海內騷然十室九空百姓流
離相聚為盜遂使九州四海土崩瓦解
隋煬帝初即位營建東都以為帝王之業又開
通濟渠引谷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又開
邗溝通於江南皆勞人費財以成之
隋煬帝時天下承平戶口殷盛煬帝恃其富強
不恤政事窮兵黷武征討不息內興土木營建
宮室東都西苑南至江都北通涿郡所經之處
莫不雕飾華麗徵求珍異遠方貢獻不絕於道
隋煬帝即位之初即開通濟渠引谷洛水達於
河又引河通於淮又開邗溝通於江南皆勞人
費財以成之
隋煬帝即位之初即開通濟渠引谷洛水達於
河又引河通於淮又開邗溝通於江南皆勞人
費財以成之

漢武帝雄才大略欲有為於天下窮兵黷武十
餘年之間海內虛耗

天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寇、大鯨出穴必廢
蓬蒿之功、鴻鵠高飛、非弋繳所及、此善
不失其能古人有言、欲當大敵者先擇民然後振旅
國家者先擇任然後定民、民稠屋必貧、大村為棟
衆貧小材為梁所有甘其小之不無衆、此善
當木者也、非獨匠有使梁國家亦然、大德守祖
之路為忠者必少、開諫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
君猶舟也、民猶水也、力可以行舟、亦可以覆舟、此
言足為水誠矣、不珠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
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詹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
人者乎、治士、思賢若、饑渴之、思山亂若撲、救已、如此、況
之、思、山亂若撲、救已、如此、況於不仁乎、為
君之道、處尊而心以萬邦為憲、理人
必以文、理治之、必以武、武孔明、文之所加者深、
則武之所服者大、文之所加者淺、則文之所服者小、
惠之風有初無末、孫皓權施恩
及禽獸、蠢某蠢、二子猶膠船之迹、已混、毀在不遠、
好酒色、中外失望、

若馬之有子、里、固其將至、古人云、非不盛石、小智
不可以大功、不如訓練之功、若使各各遂志、
當職長於治生、比子別心於辛紂殷湯、留情於
伊尹、能遂、則殷詠於夏築、楚莊、聚陳而懷憂、武矣、能
朝而舍、韋、荀子、魏武侯謀事而當、韋、色、其謀事而當、
韋臣矣、惠、其謀事而當、退、朝而憂色、何也、
吾國無人乎、是非吾之大憂、吾憂、王數而
讓短而尤愚明主、思知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
行、將若湯武、今乃為民父母、謂縱其生

祥漢世殷湯豈非歎輕之過乎觀夏商亡國其惡
惡之甚猶所不免見桀紂失序則孤臣孽子害夏桀商宗豈非孤臣孽子之
之勤也斯日天時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
勞尒為湯千里降雨而修德
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曰為
君難或曰為君易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此古之實易
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象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

雨懸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畏
多穹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桑女不得蠶織
田荒菜敗兆庶饑寒不為之哀視其勞苦
不為之感昔民之君也井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
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施一身之欲
樂四海之民愛國之上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
難也且用人之道人安得備求必盡善
衆之所謂賢未必全德知能不堪則為失材知愚不

貴愚賤賢未必全愚
賢則為棄士愚則為失人
於大國之君子產治鄭為小邦之相綽侯木訥
寧安劉氏之宗爵夫利口
令色知取長然後為矣夫人厥有衆之情各異曲直之
性不同古今無異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皆均上
則民國家志存崇理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處
舜孝也不為慈親安分參也不為官尼所善孔
子小子從命者不行為孝守分負者不得為忠如斯
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旨而違道數孔懷以安國

歷仕到參政本品上論

致仕到參政見任本品上論

尚尚亦將見之以爲垂範遠猶所謂有功之能光其祖朝臣於是克終君恩允宜之地也爲人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言進退非惟損己乃爲賢人之路也是行豈敢爲謝事公門效勤夫豈敢爲貪位慕祿哉惟大明聖天子體貌大臣、寵榮廉大賢憲章故實之意、以尚書令兼有策名於朝或乖大體至若筋力將衰、所宜退處、委人語察官以爲山林、任使賢才、盡桑榆且進徒竭駑鈍之勤、求報一日之效、可謂防閑外文武群官年高致仕、或求閑散、同之目宜在本品見任之上。

賜孝義高年衆里當十詔在卷二十九月、

百行之本。要道惟孝。言終身思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則薄德恥格之義興。有教爲因令正定家風是以提年以衆庭訓甘從學尚行變俗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戰勝觀兵小野援桴於塗坎雲雷經綸備當夜不發於心氣形於色大象必勇匹爲女人善必踐志發天下太平留情始雖當思報稱大安良觀之、丈夫安宜居榮極、設使庶幾不爲負屈則詔負屈乃登宰、

載燒水谷夫明求公乙夜心寢品思七攻十日念九功
何以答上天之心稱嚴君之志声欲勤經興刑聚直
錢以充薄人獲親資用能拯済窮抑損能為潤直
官之路愛不盡之門開所求則日慎一日望人皆見
德愛於志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惡則朕躬之責加
道不明也朕開言門至誠感神兇於兆庶乎比閭遠
近黎恥為唑況州縣司多旌容悳豈由德教至
此自是人心獄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或往討征伐
行天下多矣所見村落江湖未寧不撫摩數息自發
丸五不許橫役人罷於道休息得相存養以幼
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九十已
上粟二石九十已上石有成加爵一丈婦人正月
以來生男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勿還
茂無糧貯所在長官量加賑濟州官人或正直廉
干明清公忠或貪愛貨為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
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仰有文武才能灼然
顯為已用務在得賢不拘階品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詩書修知之一期生有七尺之
形詩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哲皆得之於自
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鵬翔萬仞莊生
有譏蜩翼之間蓬蒿之下尺鷃所笑
代以來凶辭益甚雖不修其義而守斯淳風蔚矣
均多忌有識遠年罰出車場來幾幹可駐鼠耗尚趣
其醜甚矣有隋之季多內猜忌自剪之迹並
朕投袂發憤情深拯溺扶翼義而守斯淳風蔚矣
降璽股肱宣力提劍指麾大定此辰之宿志於
斯已畢猜忌身後之計子孫系於俗猶當
禮加四重之棺伐百肥之木勢侵百姓崇尊寢陵令
頗為之日務從儉約其山墳之內不得
筵几、漸例備之、不得
平而克已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法辜愼法前王所
車、輿槃一日事等二秋州縣官司、特宜存意、普告天
下、知朕意焉、

誠厚葬及賜功臣陪

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楫或策定機權或身擁
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
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塊有識還如嗚咽居止相望
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以下陵又納以東園秘器簿終
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莫異我故自今已後功臣密戚
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
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給備爾厥意焉

襄李大亮卒詔曰昔土門令貫魏初以太府卿出爲豪州都督
嘗有辜使見名高爲大亮密表之大亮答表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盛重寄比在
州鎮甚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慰薦遂不
由旨今引古義披露腹心非常愚到覽用
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
若一時不共爾作朋是非和之聽之介爾景福

古人稱一言之重作於千金卿之此言深
見嘉矣今賜卿金盤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

是賜白川之物卿宜忘力由斯竭節所委方大任使以申寄公事之門宜親與籍賜
卿等之遇也、皆此、、、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皆在茲乎、古人有云、非知之難、性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衆亂之君、非獨見於善途、不得力行其難、故隨敗及之、君子務處其難、不肯安易、改而變流之、改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欽哉、

帝範後序

臣聞大道遼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皆從其易、非於陛下、惟慎所於、南北不長、以女子不女、以五行不五、為老不老、為少不少、心自有所謂、無敢彼此、式序彝倫、宗廟社稷、是所繫焉、故曰、好生之德、洽於人心、此書之謂也、斯數者、皆之

身之謂三代同風、太宗所以丕行之道、我太宗文皇帝、英姿天縱、神武超倫、撥亂反正、除殘去暴、一言及此、一事及此、一舉一動、皆此人事之

皇以大挺之姿應則位命文以繼治武以稜威用人如任已求賢若不及恕己及物深以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振鷺潛鸞思屬風雲餘忠於已若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合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珍公孫於白日[illegible]往而見還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孟達於盤[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自以兵動若神策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遊其中權方發憤心[illegible]戰若先生[illegible]於[illegible]戰挫不出亮遣[illegible]不許出戰遺衛尉辛[illegible]毗[illegible]戰丁里許欲示威[illegible]不得中[illegible]諸[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杖[illegible]名[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且[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勇[illegible]非敢也[illegible]之野[illegible]勢遲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illegible]敵[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

制曰、武皇承乱誕膺天命、揆文御宇、敷化導民、以伐代勞、以治易亂、絕綱之貞、去雕琢之飾、（八年二月、恭謁文終制）育俗以變、俊約止虔、而反淳、木雅好直言留心采謀、設奘榜以質直見容、（文帝初即位、為不能拒諫、故設奘榜以招之、）懷忠之臣、故賈充、因勝懷忠以掩極、（充之黨、）而敢言之士、（楊駿專權、）狠邑、（狠邑、違戾也、）納心以專軸、（董卓為軍監、）及予宮車晏駕、東周海翰、（楝梁、）何忠而起、變親以成讎、連兵競滅、其本、（本、王室、）寔周之宗、（宗、尊也、）有晉之文、（文、王室、）遂平吳蜀、（泰始二年、）偽據衆各、（偽據、謂劉聰、）衆各、（衆各、謂諸王、）聚其威、（聚其威、謂相攻、）曾未數年、（數年、謂永興、）紲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元帝渡江、）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被髮、）為自比為天下、（為自比為天下、）實其被何哉、良由失在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可以不自貶、）家亡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安也、）國亂不可以全也、（國亂不可以全也、）臣不忠則國亂、（臣不忠則國亂、）不明則家亡、（不明則家亡、）是以君子防其始、（君子防其始、）聖人慮其端、（聖人慮其端、）而世祖戒荀勗之奸謀、（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以中書監荀勗為太子少傅、）遂于渾之僞策、（齊王攸有德於天下、）齊王攸有德於天下、（齊王攸有德於天下、）而帝為太子娶廈以亂其端、（帝為太子娶賈充女、）帝為太子娶賈充女、（帝為太子娶賈充女、）而世祖戒荀勗之奸謀、（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以中書監荀勗為太子少傅、）遂于渾之僞策、（齊王攸有德於天下、）齊王攸有德於天下、（齊王攸有德於天下、）而帝為太子娶賈充女、（帝為太子娶賈充女、）心慢移於衆口、（心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事不定於已圖、）元海之變、（元海之變、）實基於斯、（實基於斯、）永嘉之亂、（永嘉之亂、）神州赤縣、（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被髮、）為自比為天下、（為自比為天下、）實其被何哉、良由失在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可以不自貶、）家亡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安也、）國亂不可以全也、（國亂不可以全也、）臣不忠則國亂、（臣不忠則國亂、）不明則家亡、（不明則家亡、）是以君子防其始、（君子防其始、）聖人慮其端、（聖人慮其端、）而世祖戒荀勗之奸謀、（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太子不合內外皆屬意、）以中書監荀勗為太子少傅、）遂于渾之僞策、（齊王攸有德於天下、）齊王攸有德於天下、（齊王攸有德於天下、）而帝為太子娶賈充女、（帝為太子娶賈充女、）心慢移於衆口、（心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

帝可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大全一人考德之輕
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授皆孝之
大況子齊世而成業廷二醉以貧之所謂取輕德
而捨重功與小忍而忘大者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
則肇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
慷慨焉

肅宗謂曰高祖第六子始封殿王建封豫王武
相王等皆中宗同母弟以爲已子中宗復位建貶安國
公爲二王

褒魏知古手制舊唐書先天元年上疏獨於
朝申勸百僚以正手制

夫許者忠之所以寫其心褒賞所以勸善未足故揚
劉陳羽獨鳥獨獸上林禽魚白鳳黃龍甘泉觀省風俗時
或異二體之體一見一易
乞復鄭有後見桓子不遷曰非敦誠風者其能
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奬

勞軍慰問書唐書憲宗初召裴度大
忻然史復授金州大都

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河東王萬邦會至嗣
州九郡分職設官貢獻之前上供惟穆咸享垂
拱之後淳風漸替水災頻繁選吏非人涉於貪濫省閣臺寺罕有公直苟
貪殊珍以奉時主外司紀綱莫肖無懲革弊
乃滋深爲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爲法又不按罪作
孽無逃貪殘致于考黜相望滿目蒼已者斯絕蓋由賞
罰不與生殺莫行史以水旱時乖避陽未盈討損曰
益儉致不依大東小東村輸爲怨就史制制仍以免
堪替聞當官以留遺珠爲上
結前豪物衆脅務成私心邑屋之間
無復信交戎地千極
期通融從取奢者有
館舍食宛把可無
有貧安下不
集180-544

於民自化使臣、徒煩奉命之名、安用狐狸、求見理
也之術、楊雄尚能自知不分其惑、況名高聞見別官
守死善道若臣已衰朽不能復有所為、願乞骸骨歸
後兒於何異、使之中在卿為最並能盡
節敘卿如此、百郡何憂、予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
宜往即勿為後顧脫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
[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取人以器、求才務適、所由仍恐堺、鈞、道、過、軸、尚、隱、
誠屬風俗物、[illegible]、永殫、嚴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
廣廷旌賢類選搜揚推轂之道相并而庶作之恢未
恨承、[illegible]於此瀛寀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
所知、其有超衆倫之才可以丹青神化經幹鈐之略、
可以泰耀天域資道德之方可以宣風俗隆孝友
之行可以勸耕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著
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垂言無
隱殿庸用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

政要恢弘德教、門戶於[illegible]、水土利於[illegible]國俗不變、閭
待氣加以出語通多元官[illegible]至於處[illegible]皆悉剌舉
[illegible]、[illegible]、永殫、嚴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
廣廷旌賢類選搜揚推轂之道相并而庶作之恢未
恨承、[illegible]於此瀛寀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
所知、其有超衆倫之才可以丹青神化經幹鈐之略、
可以泰耀天域資道德之方可以宣風俗隆孝友
之行可以勸耕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著
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垂言無
隱殿庸用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

政要恢弘德教、門戶於[illegible]、水土利於[illegible]國俗不變、閭
待氣加以出語通多元官[illegible]至於處[illegible]皆悉剌舉
[illegible]、[illegible]、永殫、嚴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
廣廷旌賢類選搜揚推轂之道相并而庶作之恢未
恨承、[illegible]於此瀛寀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
所知、其有超衆倫之才可以丹青神化經幹鈐之略、
可以泰耀天域資道德之方可以宣風俗隆孝友
之行可以勸耕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著
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垂言無
隱殿庸用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

政要恢弘德教、門戶於[illegible]、水土利於[illegible]國俗不變、閭
待氣加以出語通多元官[illegible]至於處[illegible]皆悉剌舉
[illegible]、[illegible]、永殫、嚴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
廣廷旌賢類選搜揚推轂之道相并而庶作之恢未
恨承、[illegible]於此瀛寀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
所知、其有超衆倫之才可以丹青神化經幹鈐之略、
可以泰耀天域資道德之方可以宣風俗隆孝友
之行可以勸耕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著
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垂言無
隱殿庸用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

政要恢弘德教、門戶於[illegible]、水土利於[illegible]國俗不變、閭
待氣加以出語通多元官[illegible]至於處[illegible]皆悉剌舉
[illegible]、[illegible]、永殫、嚴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
廣廷旌賢類選搜揚推轂之道相并而庶作之恢未
恨承、[illegible]於此瀛寀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
所知、其有超衆倫之才可以丹青神化經幹鈐之略、
可以泰耀天域資道德之方可以宣風俗隆孝友
之行可以勸耕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著
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垂言無
隱殿庸用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

勅朝集使
開元八年二月

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其道然也、朕以虛薄、祇膺景命、荷宗社之靈、當億兆之貢、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賞罰、錫以管鍵、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溪洲刺史、裴綱、分典刑獄、爲政頗苛、頃歲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遣留繫、御史推按、遠以貧罔、虛政弊人、一至於此、眞風夜歎、思追憲制、庶人必依其舊和年登、遠安邇肅、予爲之均也、制詞必依其舊和年登、遠安邇肅、予爲之均也、

舉賢良
開元八年二月

詔曰、朕聞理國之要、在於得人、求人之方、在於審察、審察之道、實藉推誠、推誠之理、貴在至公、至公之心、必資博訪、博訪之術、務盡精詳、精詳之方、莫過考績、考績之法、必本行能、行能之實、須觀政事、政事之要、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得賢、得賢之務、莫先丁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齊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思不勉、患在不行、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免、爲弊尤甚、若保赤子、爲之均也、制詞必依其舊和年登、遠安邇肅、予爲之均也、

舉賢良
開元八年二月

詔曰、朕聞理國之要、在於得人、求人之方、在於審察、審察之道、實藉推誠、推誠之理、貴在至公、至公之心、必資博訪、博訪之術、務盡精詳、精詳之方、莫過考績、考績之法、必本行能、行能之實、須觀政事、政事之要、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得賢、得賢之務、莫先丁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齊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思不勉、患在不行、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免、爲弊尤甚、若保赤子、爲之均也、制詞必依其舊和年登、遠安邇肅、予爲之均也、

上愛伯夷下人敬仰天帝無遠山谷夫土分茅胙土分民各因其利順其宜以治其民故能成天子之孝也

孝經正義序

唐 玄宗 御注 元行冲 疏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此章明孝為百行之本要道之極天子行之則天下和順諸侯行之則國家治理卿大夫行之則祭祀不絕士庶行之則福祿永終是以開宗明義而陳之

仲尼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名也居謂閒暇無事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也侍謂親近在旁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子曰者弟子稟師之言而書之也先王謂天子諸侯也至德謂孝為百行之本故稱至德要道謂孝為教之要故稱要道順謂人從上教不違逆也和睦謂親愛也言先王以孝為教人親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故臣盡忠子盡孝上下無怨恨之心汝知之乎者問曾子使對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

曾子聞孔子問孝恐己不能故避席而對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言謙也

子曰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

非汝所及也者言孝之為義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者重言之者欲使曾子深思其義故丁寧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言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言不敢虧損父母之遺體也孝之始也者言孝之為義以不虧損為始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者言人既不虧損父母之遺體則能立身於世行道於人使名聲流於後代以顯揚父母孝之終也者言孝之為義以顯揚為終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孝始於事親者言孝之為義以事親為始中於事君者言孝之為義以事君為中終於立身者言孝之為義以立身為終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大雅詩經文也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言無念爾祖者聿修厥德也

孝經正義序

唐 玄宗 御注 元行冲 疏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此章明孝為百行之本要道之極天子行之則天下和順諸侯行之則國家治理卿大夫行之則祭祀不絕士庶行之則福祿永終是以開宗明義而陳之

仲尼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名也居謂閒暇無事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也侍謂親近在旁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子曰者弟子稟師之言而書之也先王謂天子諸侯也至德謂孝為百行之本故稱至德要道謂孝為教之要故稱要道順謂人從上教不違逆也和睦謂親愛也言先王以孝為教人親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故臣盡忠子盡孝上下無怨恨之心汝知之乎者問曾子使對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

曾子聞孔子問孝恐己不能故避席而對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言謙也

子曰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

非汝所及也者言孝之為義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者重言之者欲使曾子深思其義故丁寧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言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言不敢虧損父母之遺體也孝之始也者言孝之為義以不虧損為始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者言人既不虧損父母之遺體則能立身於世行道於人使名聲流於後代以顯揚父母孝之終也者言孝之為義以顯揚為終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孝始於事親者言孝之為義以事親為始中於事君者言孝之為義以事君為中終於立身者言孝之為義以立身為終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大雅詩經文也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言無念爾祖者聿修厥德也

孝經正義序

唐 玄宗 御注 元行冲 疏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此章明孝為百行之本要道之極天子行之則天下和順諸侯行之則國家治理卿大夫行之則祭祀不絕士庶行之則福祿永終是以開宗明義而陳之

仲尼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名也居謂閒暇無事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也侍謂親近在旁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子曰者弟子稟師之言而書之也先王謂天子諸侯也至德謂孝為百行之本故稱至德要道謂孝為教之要故稱要道順謂人從上教不違逆也和睦謂親愛也言先王以孝為教人親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故臣盡忠子盡孝上下無怨恨之心汝知之乎者問曾子使對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

曾子聞孔子問孝恐己不能故避席而對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言謙也

子曰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

非汝所及也者言孝之為義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者重言之者欲使曾子深思其義故丁寧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言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言不敢虧損父母之遺體也孝之始也者言孝之為義以不虧損為始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者言人既不虧損父母之遺體則能立身於世行道於人使名聲流於後代以顯揚父母孝之終也者言孝之為義以顯揚為終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孝始於事親者言孝之為義以事親為始中於事君者言孝之為義以事君為中終於立身者言孝之為義以立身為終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大雅詩經文也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言無念爾祖者聿修厥德也

孝經正義序

唐 玄宗 御注 元行冲 疏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此章明孝為百行之本要道之極天子行之則天下和順諸侯行之則國家治理卿大夫行之則祭祀不絕士庶行之則福祿永終是以開宗明義而陳之

仲尼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名也居謂閒暇無事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也侍謂親近在旁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子曰者弟子稟師之言而書之也先王謂天子諸侯也至德謂孝為百行之本故稱至德要道謂孝為教之要故稱要道順謂人從上教不違逆也和睦謂親愛也言先王以孝為教人親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故臣盡忠子盡孝上下無怨恨之心汝知之乎者問曾子使對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

曾子聞孔子問孝恐己不能故避席而對曰參不敏何足以知此言謙也

子曰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

非汝所及也者言孝之為義非汝所及也吾語汝汝坐吾語汝者重言之者欲使曾子深思其義故丁寧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言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言不敢虧損父母之遺體也孝之始也者言孝之為義以不虧損為始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者言人既不虧損父母之遺體則能立身於世行道於人使名聲流於後代以顯揚父母孝之終也者言孝之為義以顯揚為終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孝始於事親者言孝之為義以事親為始中於事君者言孝之為義以事君為中終於立身者言孝之為義以立身為終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大雅詩經文也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言無念爾祖者聿修厥德也

有司
正說

年耳之代、先德後刑、上懽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
鴻氛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
獄訟煩興、昔史魚文宛人致幣、思欲開心改行、欵路
無由、皆天地父母慈愛之意、超厥主宰之重託、舉
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勗卿士、外咨方岳、日
不暇給、八年於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
連歲備邊、師旅在外、殺戮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
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應暗昧、不見刑網、戾士在軍。
——

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將升之問、未詳事實、
吏議不決、時久月淹、仰煩聖慈、哲恕之
不明、致之未年、上失其道、而紘下以刑、政不易已、以
容奸宄、人者君之紀綱、害之則亂、有助傷厥者、教之
刑期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寃濫、深然愛傷、用明慎
門之設、弘在育之、崇上見禁、內罪降從、
急已下、欲有益於人、務在安靜、如因
和、風化淺薄、用匪道理、無問貧富、道路艱險、
都防紊弛、民之心力、何所不為、義
遂方宜、日貴集貢、負擔不絕、官吏

德治文德次之功成不名以大義用命於上帝付
異則方正來儀成今開既平乃圖安容列於凌煙閣
恐名過其故太宗以是思創業之難守成之難以
之義深與重勤政在已務允乃職官擇堂崇
導之老臣置榮、列於卿相、和敬在色、想忠言德之協則、
永保後業之艱、常念以保其終、功與時並才
與世偕是其才過具時幕主亂人何代復有在中
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勸賞之勳
有志宗教、有如劉幽求等、申勸賞之勳

能獨鑒、曰不能問魏徵、徵曰、君明則臣直、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是、君
之任臣必求、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
宜日古今而未行日以簒下情未通向上恐已惑、
乃參徒倖之亦有和美等夫勝之執五理國不自得
由覆車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
和由其受惟君無良亦已者之論幸況奉器翻后、
會思竭忠節首、
勉思厥格以平可存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
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今無而有防未
弁容蜂鬥於外溫然沙水保本有文、將貶辰以
虛心期盡忠節約海有昔劉
佑我文明君協德混一、帥守建不容小德繼不絕
臣竭隆哀何以報恩為良始慕我太宗撥亂禁衛
綏於大邦忠貴忠言方昔之時是知康金玉
其相喜現友人德和力
之、
君子義
司馬之、

大明在惠人推誠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
極設令不易容文令六合之外致一心不

設以詗戒警以事按閱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大宗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慤慎厥終汝其夙夜期保厥躬無自倚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旨之應千里攸同渠彼遐徐遠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來懷賢神仲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記功碑 永貞元年二月 與元年同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濟其艱難非命曆所歸不得生民瘝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功北暴亂弘多不是表忠節丹如得然後臣功著而玉牒與焉高

克復維大炎非會然後臣功著而玉牒與焉高祖太宗拓跡垂統抽乾坤之珍氣採山嶽之秀靈受命也正其有深也覩六宗不承六宗之祭其克員濟艱遏也在化危成安二百年間五更大難由內以正叛者導自外而復都邑者三山岳降

人物傳名器則行若西平王諱晟字良弼中區惟茲效公異時同德道濟於叶聖動壽於鼎鼐之原積在秀始晟於此執孤軍料寡師候時而動一舉成功手是用掃其矣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素也奚若其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獨

幽滔在賊臣李希烈提兵犯闕憑陵汝服震壓洛師建中四年正月希烈僭號汝州盜有山南東道節度使兼汴宋都統副將吏之定乎哀烝黎之無訴

捌思衛邑姑務靖人承賢禁師東征不戢猶慮勝敵

之未勇乃徵渥陳以集之[illegible]賊泥翁蕤覬
陳乘他舍湧食不前結[illegible]暴徒伺其不虞襲聚犯闕[illegible]
[illegible]、欲引符山大溝犯[illegible]畿帝都天此
[illegible]、[illegible]犯奉天
打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贊毒噪蘇常人屍時總備
師遠戍河朔[illegible]曾不假名閒雖
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存救亡危除惡之寇雄威勝勢
疾若飄鬼驅誠帥辱述忖衆貪亂誘我蠭賊連謀內
迫朝廷載懲開河長轂豺狼塞路羿德爭人煙絕
於井邑陰燐交於田野物情大駭為然靜依成乃設

會稽門、史而誓衆、國禦不滋、以身為送發感激鳴
咽流涕天地為之變色將帥為之動心軍中較然知
有適莫乃復公酤、計私課程貴與、定刑賞、行令自
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如倍、其
心如一、吃立堅壁、於[illegible]亂之陽姦逆畏威而震慴忠義
奮氣而聲蘇分[illegible]兇之勢不敢相[illegible]、李寮光密與朱
[illegible]幸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諸鎮之援俾得自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汲汲以知幽明賛德大儀具深賢臣佐時功濟斯光展有典運之容有匪躬之誠有定亂之動有禁暴之德俾予從父垂拱仰成乃計拜司徒錄中書令加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其位居首、事業科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辭入爲龍虎作方台貴賀嶽烈中外具瞻爾居高牧卑驛高守約崇讓力勤周漢耀懿盈而福滿收賠斯、又明哲之規貴終如始者也、夫利彼在眾誠人以義不以威當大地屯蒙力足勢全非性應物以敦則克

若頊墨心慕尚歆所止旣若風動中野度險滄漠從而垂易爲力於此井馬不滿勺固兵不盈萬人無都邑之資無城池險阻之固前古不聞者不可勝紀、況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勤已以大順率眾以至誠動天、眾心收用天意允洽軍被地而不可拔致討勅寇而力行除兇安甲胄能整古所謂偏止梗者晟其當之將功宗德之澤信之師以盡力功銘曰、

遐荒荐食帝一九伐忠果之與誠、
斯光展有典運之容有匪躬之動有禁暴之德俾予從父垂拱仰成乃計拜司徒錄中書令加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其位居首、事業科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辭入爲龍虎作方台貴賀嶽烈中外具瞻爾居高牧卑驛高守約崇讓力勤周漢耀懿盈而福滿收賠斯、又明哲之規貴終如始者也、夫利彼在眾誠人以義不以威當大地屯蒙力足勢全非性應物以敦則克

遐荒荐食帝一九伐忠果之與誠、
追予不類拜官司馬有定亂之動有禁暴之德俾予從父垂拱仰成乃計拜司徒錄中書令加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其位居首、事業科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辭入爲龍虎作方台貴賀嶽烈中外具瞻爾居高牧卑驛高守約崇讓力勤周漢耀懿盈而福滿收賠斯、又明哲之規貴終如始者也、夫利彼在眾誠人以義不以威當大地屯蒙力足勢全非性應物以敦則克

遐荒荐食帝一九伐忠果之與誠、
追予不類拜官司馬有定亂之動有禁暴之德俾予從父垂拱仰成乃計拜司徒錄中書令加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其位居首、事業科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辭入爲龍虎作方台貴賀嶽烈中外具瞻爾居高牧卑驛高守約崇讓力勤周漢耀懿盈而福滿收賠斯、又明哲之規貴終如始者也、夫利彼在眾誠人以義不以威當大地屯蒙力足勢全非性應物以敦則克

府儀同二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隸卿上柱國、張掖
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風雍陵
陽之秀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止明迪從時卷舒、蓄爲
淳和發爲功烈、服宅百揆、佐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
泚、反天常人、罔時多度、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
京師、遂[illegible]兵[illegible]、僭[illegible]、脅[illegible]、服深惟罪已之誠、遠遵建狄之義、駕自中
禁、狩於近甸、[illegible]、賊陰謀爲奸、陽言示順、以
公嘗任[illegible]帥、素得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皇紹上
董弘勝則以
賢聖見
而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義振名教功在護持
廣興禪刹名藍盛稱昭示萬國

武宗會昌五年
毀佛寺制

會昌五年九月 敕

天下所毀寺

唐

傅奕
請除釋教疏

徐賢妃
請息兵罷役疏

房喬
諫伐高麗疏

魏徵
論治疏
請罷工役疏
上十思疏
論士漸不克終疏

求賢審官疏

張玄素
請罷修乾元殿疏

李百藥
封建論

馬周
論本親宜厚襲封爵疏

裴文本
上太宗勿政急

褚遂良
請復高昌疏

張廷珪
大寶箴

鄉選

內侍令士庶禮於仲尼廟致習庶書七臣徐堅等奉

百錄生

唐

傅奕

請除釋教疏

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作效三途張六道恐嚇愚夫誑欺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

作威下食害於而家內於仰匡人用中頗僻、司寺共
降自獲堤孔於先記哲無佛法君明臣忠明長年久、
漢明帝假託夢想始乃聞於西域遂興此教流門自傳其法西
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剃髮之事洎於祖石虎胡亂華主張此教致政虐刑煩短背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是爲明鏡詩書炳然一一可以足兵、四海免竊食之姦、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

十萬餘戶產育易女十年長養、紀教訓自然益國、
致亡國況天下乎臣竊不勝忠憤冒死陳愚謹奏
西方風慝、遠及萬代者乎、今之僧尼品令定已門成
十萬餘戶產育易女十年長養、紀教訓自然益國、
或之風自革穿窬之化還興計古今忠讜鮮不及爲
竊見前朝九子他土衣食僧尼徒衆靡損國家寺
塔眷修、庵貲全帛爲諸僧營飾、會寧州刺譙毀諸尼
假託妃主潛行謗訕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剛
武不經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文苑十一
高祖初登宮殿議雖夷狄俗尊中
書令蕭瑀之言論上瑀對此義非聖人
古經上實驗乎、證本於上帝論
或中家、或市井交、沒乎、以蠻夷之俗、
親、敵仇、也空桑乃遵佛之教、
設其鴆之罪矣前二斗食上、
集180 560

徐賢妃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書、文、昭小山篇、太宗召爲貴

諫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一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後漢書光武將封泰山故事、有武將封泰山故事、有奏章如玉璽一枚、長尺二寸、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史記桓公封禪、管仲通五封禪、檢、云亭停駕、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固告成之禮、

細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騎、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總東有遼海之軍、見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西有昆丘之役、貞觀二十二年、太宗親征薛延陀、北有鐵山之師、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親征薛延陀、士馬疲於甲冑、舟楫困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浪往、來有深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食、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貲、縱以茅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使和旋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畢宮非食晉王之所安、金屋瑤臺、紂之爲麗、故有遠、邇之作、以遵、遠人無道之君、以飛、廉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安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述心之疏毒、竊見殷紂縱欲、作琱琢如象、楚靈好細腰、宮人皆餓死、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琵琶華於季倫、貿販素於潘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崇造已而人叛、卒林邑招亡之術、納用之而國

十方驗修短之源不可不遵作法於儉、稽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下後、伏惟陛下、鑒木形智周無窮、見私於陛閣之、[illegible]、最採於偽林千乙治亂之跡、百代安危之蹟、興衰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圖之內乃宸衷之久察、撫御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騎於業泰、假一二言馬咀惡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騎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陛下、鑒木形智周無窮、見私於陛閣之、[illegible]、最採於偽林千乙治亂之跡、百代安危之蹟、興衰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圖之內乃宸衷之久察、撫御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騎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志哉心慎終如始制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房喬名玄齡字喬、[illegible]人、太[illegible]初為[illegible]秘書監[illegible]封[illegible]一見如舊、太宗即位為中書侍郎參[illegible]事、[illegible]十二年、太宗將[illegible]高麗[illegible]諫曰、[illegible]當今天下清[illegible]百姓[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然[illegible]危[illegible]此[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昆[illegible]兵[illegible]不[illegible]戢、武[illegible]止、戈[illegible]當今聖化所[illegible]無遠不[illegible]上古所不臣者[illegible]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illegible]觀[illegible]今[illegible]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遠能坐運神策不[illegible]下設堂大木可汗相次束手分與禁衛執送闕[illegible]

後延陀鐵勒張掎就夷滅鉢北萬里無塵全如高昌[illegible]下[illegible]叛渙於流沙[illegible]浮[illegible]首鼠於積石[illegible]偏師薄伐俱從平蕩[illegible]高麗歷代迭誅莫能討擊[illegible]下貢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統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illegible]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主所自知微臣安敢惜死且陛下仁[illegible]恤於[illegible]經十[illegible]孝德彰於[illegible]天[illegible]夷狄之將广[illegible]指則數歲[illegible]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illegible]高甲[illegible]指而候[illegible]視景而望書、[illegible]萬[illegible]往代之宿[illegible]陵[illegible]之枯骨[illegible]比功校德萬倍前[illegible]

符應若神算無遺策、[illegible]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爽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illegible]七札[illegible]貫六釣加以留情境[illegible]典屬意篇[illegible]什筆過鍾[illegible]張[illegible]運[illegible]張之論窮[illegible]馬[illegible]相如文鋒[illegible]振則宮徵自諧輕輪[illegible]、[illegible]飛則花葩競[illegible]振萬姓以慈過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造耳之讀必聽嘗受之恩斯絕[illegible]生之德禁暴寒於江湖弱肉[illegible]強食之患夫為策帷幄之忠決勝[illegible]之外[illegible]

徵之極言兵革之禍、梁鵬之論征高麗之策、大旨
[illegible]
道之薪則情感天地、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制無耗及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鈆刀一割良工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掩大德猶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大惡也白玉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良工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高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下和所以泣血者也既戮玉石之分又豬高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城郭之善不能去也若時逢小蔡往而不返雖欲御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遺恨也史魚所以遺恨也史魚蘧伯玉之臣也吾不能進蘧伯玉去卒亡其國

退獨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能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亂亡不旋踵何以理乎此世俗常人心無遠慮者在治許好言則憎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則謟事無可信忠諫以不逆於上大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永絕其源則後患未已患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群臣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小蔡往而不返雖欲御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遺恨也

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可過之史不假鬼蓍之靈龜龜之功日著舜禹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府莫尚於明仁義之風莫先於寬寬明仁義之本在乎容納容納之術必鎮靜以道德弘之以仁義則君臣之際親踈之理盡矣夫寬容者有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容惠無邊度必大大體惟泰三尺之律以繩時俗之人欲求理於無為不可得也故

皇帝臨移風易俗不貧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務理之有刑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容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所刑由此言之刑罰不可以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

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藏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姦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陷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而內正道民棄惡而改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

過忘吏則寬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治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之在鑪隨鎔而已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之所施焉盡其力則鞭策無之之意則醇醲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專尚仁義當與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

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比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陷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止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曲闕奏本欲察

其情狀有所哀矜公乃曲采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恒恨不深事無重仗求之法如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關衙之面又復力之以三凱三禮無已窮望不忘君私於上吏緣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公不之道乖清卓之意欲其人恐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讀儀實亦百姓之所惡也過而罰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惜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舉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舉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窮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罰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罰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惟時

夫賓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后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決貶吁咈吉哉且法所以禁暴衛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緩酷寄怒卑志高下在心是則拾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準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況乎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此事之世比軍丁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君所爲是也闇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勿爲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耳以取諸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周有戒慎之銘大公建升書武王圖之退而爲名書於屏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太祖有德之君梁冀逆目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

也凡百君子豈樂親近諛佞而不令身保國遠讒慝哉予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治未有不資同心之士建法制者也昔有貞觀之初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受物希恩必故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容納形顏色放凡在忠烈咸塞其辭自頃年游幸頻遠友倡假忠竟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寡聞賢者之說容納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得漸聞至公之直日疏之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慎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每奉明旨深懼群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送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姿自高龍鱗難犯忤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奏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聽納之咎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在有近侍朝夕啓聞猶懷疑懼況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狀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或可來道剖析所言以臣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往年殿頗獻可替否所以成

諫靈駕入洛書

陳子昂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將以洛陽爲神都以天下爲一家以關中爲右臂以四海爲股肱此誠千載之一時萬代之盛業也然臣竊觀陛下之舉動而未見其規模之遠大也何則洛陽天地之中也水陸通流貢賦所湊故漢祖曰吾將都洛陽與周室比隆及觀其山川形勢東有成皐之險西有殽黽之固倚太華之峻帶伊洛之流此誠天地之所以固王室也然而土地狹人民稀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故漢祖欲都洛陽而張良勸以關中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固而都洛陽之危竊爲陛下不取也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精甲百萬戰車千乘秦人以一當百以此言之其勢可以並天下而制諸侯及其末也周人以九鼎寶玉賂秦秦人得之不以修政而以喪國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利而都洛陽之阻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昔者周平王厭逼戎狄之難而東遷洛邑以就形勝之利故曰天下之中也然而周室衰微諸侯不朝貢賦不入王綱不振文武之道缺而不修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固而都洛陽之險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洛陽之地必待形勝而後以受天下之朝貢則燕趙之人不遠萬里而來會則江淮之人不遠萬里而來貢則隴蜀之人不遠萬里而來朝則荊吳之人不遠萬里而來賓故曰天下之中也然而周室衰微諸侯不朝貢賦不入王綱不振文武之道缺而不修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固而都洛陽之險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洛陽之地必待形勝而後以受

諫靈駕入洛書

陳子昂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將以洛陽爲神都以天下爲一家以關中爲右臂以四海爲股肱此誠千載之一時萬代之盛業也然臣竊觀陛下之舉動而未見其規模之遠大也何則洛陽天地之中也水陸通流貢賦所湊故漢祖曰吾將都洛陽與周室比隆及觀其山川形勢東有成皐之險西有殽黽之固倚太華之峻帶伊洛之流此誠天地之所以固王室也然而土地狹人民稀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故漢祖欲都洛陽而張良勸以關中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固而都洛陽之險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昔者周平王厭逼戎狄之難而東遷洛邑以就形勝之利故曰天下之中也然而周室衰微諸侯不朝貢賦不入王綱不振文武之道缺而不修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固而都洛陽之險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洛陽之地必待形勝而後以受

諫靈駕入洛書

陳子昂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將以洛陽爲神都以天下爲一家以關中爲右臂以四海爲股肱此誠千載之一時萬代之盛業也然臣竊觀陛下之舉動而未見其規模之遠大也何則洛陽天地之中也水陸通流貢賦所湊故漢祖曰吾將都洛陽與周室比隆及觀其山川形勢東有成皐之險西有殽黽之固倚太華之峻帶伊洛之流此誠天地之所以固王室也然而土地狹人民稀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故漢祖欲都洛陽而張良勸以關中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固而都洛陽之險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昔者周平王厭逼戎狄之難而東遷洛邑以就形勝之利故曰天下之中也然而周室衰微諸侯不朝貢賦不入王綱不振文武之道缺而不修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此則其事之大較也今陛下捨關中之固而都洛陽之險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洛陽之地必待形勝而後以受

人不見德而勞役是圖斯爲下民之貧新校大揚
湯以涉以襲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
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
害既生則動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
矣、
天革命之后將降七百之祚、
大[illegible]之貽厥子孫創業之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十思疏貴[illegible]
一年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閑之理臣雖下愚
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
之大[illegible]道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
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
勝其欲將亦伐根以求木本茂而枝葉落源深而流長者也凡
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
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有餘守之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
誠以待下既得志必縱情以傲物雖董之以嚴刑

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縱此小忠以害大德雖竭誠以
盡節而讒慝間之雖悉力以奉公而疑阻生之雖
竭誠盡節亦伐根以求木本茂而枝葉落源深而流長者也凡
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
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有餘守之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
誠以待下既得志必縱情以傲物雖董之以嚴刑
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縱此小忠以害大德雖竭誠以
盡節而讒慝間之雖悉力以奉公而疑阻生之雖
竭誠盡節亦伐根以求木本茂而枝葉落源深而流長者也凡
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
善

論十漸不克終

臣觀自古帝王、受國定鼎、莫不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詮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秉均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違、听為而人必從、公道漸於私情、酌於嗜欲、故也諺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行之惟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自南弱冠、大振嶺流、中興宇宙、開帝業貞觀之初時、為克壯切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勝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襲志、教令之理、漸不克終、時政所圖、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initial、然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今其風漸隳、德音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盡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嘗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時武帝承太宗之業、財力富贍、其費已倍、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而武帝不愛萬里之馬、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城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儕也、若何其無畏、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云、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勞、愛民猶子、無存節約、無為煩擾、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忠貞於近習、用人乃云有姓無姓、事同騎逸、勞役則易使自苦、以怒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頌聲者也、何有逸其身、縱其欲、勞役甚焉、而不興邦之幸、自謂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

光、中下貝觀之初、求賢如渴、言人人殿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下貝觀之初、祇慎名節、不私於人、單位之設、改隸之情、日經欲其勞逸均、事權一、終、也、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也之事、可復爭此而終、日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政事有小管處人致諫之、天行有泰極否來、否極泰來、不克終、一朝君子之澤、日澤吾匈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一也、乃身歲設在於所業、從之、大德小人之升、舒慎改以爲、身其崖下不審察其乎所習不可不思防、

物惟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保邊君子、豈異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昔門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之言、皇上貞觀之初、勤勞庶政、孜孜不倦、項年以來、好尚奢異、雖細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過往供張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臭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五、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成恩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對、思慮閉塞、所見欲言、則類

色不接欲晴文恩曠不加聞因所短詰其細過暗有
聰聽之路豈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
不亦難乎此其斷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
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記曰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四者的王所以致福通
賢以為申誡陛下貞觀之初致致不惑屢已從人恒
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
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
遂意縱或拘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
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

樂將極也率土又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
裔此忘滿也親狎者則近習者則遠直言者則疏
始有終無鮮能令終九也
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敗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
昔禹曰成汤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
始有終無欲過災則極其憂勤將安則不驕不
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穀山戶口重就關外攜
負老幼來往取食下曾無一戶逃亡人怨者此誠由
感陛下於百姓之恩所以在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
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陛下之徒復曰悉留和雇

正兵之單十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勞擾、脫因水旱、
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了之寧帖此其漸
不克終十也沉營繕無已大興土木豈乎今歲大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
國宛轉竹葦忽近起於輦轂（突厥之為寇也）
落為冒（突厥之為寇也）
士死者數十人追覆斬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
斯誠陛下驚懼之辰、動之日也若見誡而懼修善
而從則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兢已前王所以致理
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皆思而改之與物更新
易人見聽則實作無窮貽厥子孫則社稷安危國家興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
基陛下恒天之愛九德之歌爵賞一質之功千載休
期將難再得明王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默結而長
歎若也臣誠愚不足事優容察所見十條輒以上
聞聖德伏願陛下採其言參以衆議之誠冀

千慮一得、衆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孔奉帝謂徵曰、人臣事主、須自良易、忤旨必誅、常思所以匡救、今徵等、能以）

求賢審官疏（貞觀十）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聽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精忠良作翊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

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姓親之、八元、使布五教、）周召光燄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襄代而獨無與、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雄象、大寶之物、（武帝使李廣利旅之、孝文嘗曰、吾得千金、百家之中、）

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遥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絶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終身竭力、以報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參矣、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尾生、（禹徵曰、帝

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姓親之、八元、使布五教、）

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舉士、（孔奉帝謂徵曰、人臣事主、須自良易、忤旨必誅、常思所以匡救、今徵等、能以）

臣智能與否、而其考績、未之不切、罰之未嘗、（貞觀十）

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力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承、富則觀其所養、窮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

取之、審其能以任之、明其賞以勸之、以六

正成之、以六邪不嚴而自勉矣、故堯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

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徘徊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

顯榮之處、如此者、聖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論士以長策、將興其廢、起其衰、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

救之、塞其門、絶其源、轉禍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仕官職者、不受贈遺、辭

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廉也、六曰、家國昏亂、所

為不諫取犯主之威而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行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顧容不能匡君過以全其祿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可愚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則飾美裁非以悅主之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刑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以傾社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與如此者賊臣也六曰內不親於君而外以結諸侯之歡上不忠於主而下以收百姓之譽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分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亡安而下理生則見榮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君記曰朴後誠慤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忘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張玄素 蒲州人仕為隋為景城郡戶曹貞觀初召拜為民頭之官授刑史

陛下智周萬物、覺括四海、合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故臣竊以六國之盛、將帥之衆、嗜欲各異心、至於秦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紳威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節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鴻烈之後、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與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修復殿宇、令撤發天下衛士、力役過度、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悉其修、後則惡其侈、廢今力役、其不可二也、疲承喪亂之後、則力竭盡、虛費之外、別無兼年之積、向用兩都之好、勿役過度、怨嗟將起、其不可三也、自經承亂離之後、則力竭盡、天思今有孔足存、未安三五年間、未宜復作、奈何以未安之邦、而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詩云、匪棘其欲、遹追來孝、言追述前人之孝道、以棘其欲、則是貴承順前人之意、不必盡同其事、今陛下所以爲非、而必改之、子孫所以爲是、而必守之、不啻不及、寧或過之、況又改作、其不可五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言不念其祖、則不能修其德、今陛下不思法則、而欲改作、其不可六也、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人能自強、則四方訓之、今陛下若能自強、則四方訓之、不必改作、其不可七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長行孝道、則爲天下之則、今陛下若能孝思、則爲天下之則、不必改作、其不可八也、詩云、於緝熙敬止、言於緝熙光明之道、敬而行之、今陛下若能緝熙、則光明之道、敬而行之、不必改作、其不可九也、詩云、於乎前王不忘、言前王之德、後代不忘、今陛下若能不忘前王之德、則後代不忘陛下之德、不必改作、其不可十也、詩云、成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邦爲憲、言成王不敢盤遊田獵、以萬邦爲憲、今陛下若能不敢盤遊田獵、則萬邦爲憲、不必改作、其不可十一也、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言不敢暴虎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今陛下若能不敢暴虎馮河、則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必改作、其不可十二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言不顯不承、無斁於人、今陛下若能不顯不承、無斁於人、不必改作、其不可十三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陛下若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必改作、其不可十四也、詩云、昔在中葉、有震且業、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今陛下若能有震且業、則昔在中葉、不必改作、其不可十五也、詩云、昔在夏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言昔在夏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今陛下若能烈烈、則海外有截、不必改作、其不可十六也、詩云、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言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今陛下若能嚴恭、則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必改作、其不可十七也、詩云、昔在周王、文王康勤、言昔在周王、文王康勤、今陛下若能康勤、則文王康勤、不必改作、其不可十八也、詩云、昔在后稷、肇祀上帝、以配天命、言昔在后稷、肇祀上帝、以配天命、今陛下若能肇祀上帝、則后稷配天命、不必改作、其不可十九也、詩云、昔在公劉、匪居匪康、言昔在公劉、匪居匪康、今陛下若能匪居匪康、則公劉匪居匪康、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也、詩云、昔在太王、實始翦商、言昔在太王、實始翦商、今陛下若能實始翦商、則太王實始翦商、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一也、詩云、昔在王季、因心則友、言昔在王季、因心則友、今陛下若能因心則友、則王季因心則友、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二也、詩云、昔在文王、陟降庭止、言昔在文王、陟降庭止、今陛下若能陟降庭止、則文王陟降庭止、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三也、詩云、昔在武王、無競維烈、言昔在武王、無競維烈、今陛下若能無競維烈、則武王無競維烈、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四也、詩云、昔在成王、既伐管蔡、言昔在成王、既伐管蔡、今陛下若能既伐管蔡、則成王既伐管蔡、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五也、詩云、昔在康王、奄有四方、言昔在康王、奄有四方、今陛下若能奄有四方、則康王奄有四方、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六也、詩云、昔在宣王、中興復古、言昔在宣王、中興復古、今陛下若能中興復古、則宣王中興復古、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七也、詩云、昔在幽王、荒淫失度、言昔在幽王、荒淫失度、今陛下若能荒淫失度、則幽王荒淫失度、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八也、詩云、昔在平王、東遷其都、言昔在平王、東遷其都、今陛下若能東遷其都、則平王東遷其都、不必改作、其不可二十九也、詩云、昔在桓王、受侮於人、言昔在桓王、受侮於人、今陛下若能受侮於人、則桓王受侮於人、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也、詩云、昔在莊王、不能外禦其侮、言昔在莊王、不能外禦其侮、今陛下若能不能外禦其侮、則莊王不能外禦其侮、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一也、詩云、昔在僖王、不能遠人、言昔在僖王、不能遠人、今陛下若能不能遠人、則僖王不能遠人、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二也、詩云、昔在惠王、不能親親、言昔在惠王、不能親親、今陛下若能不能親親、則惠王不能親親、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三也、詩云、昔在襄王、不能守位、言昔在襄王、不能守位、今陛下若能不能守位、則襄王不能守位、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四也、詩云、昔在頃王、不能定其位、言昔在頃王、不能定其位、今陛下若能不能定其位、則頃王不能定其位、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五也、詩云、昔在定王、不能正其國、言昔在定王、不能正其國、今陛下若能不能正其國、則定王不能正其國、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六也、詩云、昔在簡王、不能治其民、言昔在簡王、不能治其民、今陛下若能不能治其民、則簡王不能治其民、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七也、詩云、昔在靈王、不能用其賢、言昔在靈王、不能用其賢、今陛下若能不能用其賢、則靈王不能用其賢、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八也、詩云、昔在景王、不能知其人、言昔在景王、不能知其人、今陛下若能不能知其人、則景王不能知其人、不必改作、其不可三十九也、詩云、昔在敬王、不能聽其言、言昔在敬王、不能聽其言、今陛下若能不能聽其言、則敬王不能聽其言、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也、詩云、昔在元王、不能用其謀、言昔在元王、不能用其謀、今陛下若能不能用其謀、則元王不能用其謀、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一也、詩云、昔在貞王、不能決其事、言昔在貞王、不能決其事、今陛下若能不能決其事、則貞王不能決其事、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二也、詩云、昔在哀王、不能斷其疑、言昔在哀王、不能斷其疑、今陛下若能不能斷其疑、則哀王不能斷其疑、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三也、詩云、昔在思王、不能安其位、言昔在思王、不能安其位、今陛下若能不能安其位、則思王不能安其位、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四也、詩云、昔在考王、不能保其家、言昔在考王、不能保其家、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家、則考王不能保其家、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五也、詩云、昔在威王、不能保其國、言昔在威王、不能保其國、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國、則威王不能保其國、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六也、詩云、昔在安王、不能保其身、言昔在安王、不能保其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身、則安王不能保其身、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七也、詩云、昔在烈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烈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烈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八也、詩云、昔在顯王、不能保其宗廟、言昔在顯王、不能保其宗廟、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宗廟、則顯王不能保其宗廟、不必改作、其不可四十九也、詩云、昔在慎靚王、不能保其社稷、言昔在慎靚王、不能保其社稷、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社稷、則慎靚王不能保其社稷、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也、詩云、昔在赧王、不能保其天下、言昔在赧王、不能保其天下、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天下、則赧王不能保其天下、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一也、詩云、昔在秦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秦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秦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二也、詩云、昔在漢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漢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漢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三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四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五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六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七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八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五十九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一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二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三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四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五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六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七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八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六十九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一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二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三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四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五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六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七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八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七十九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一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二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三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四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五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六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七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八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八十九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一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二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三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四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五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六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七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八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九十九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一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一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二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三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四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五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六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七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八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十九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一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二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三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四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五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六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七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八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二十九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一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二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三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四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五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六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七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八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三十九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一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二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三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四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五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六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七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八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四十九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一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二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三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四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五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六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七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八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五十九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一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二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三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四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五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六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七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八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六十九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一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二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三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四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五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六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七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八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七十九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一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二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三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四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五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六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七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八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八十九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一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二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三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四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五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六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七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八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一百九十九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一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二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三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四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五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六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七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八也、詩云、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齊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九也、詩云、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楚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十也、詩云、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燕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十一也、詩云、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趙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十二也、詩云、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韓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十三也、詩云、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魏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十四也、詩云、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晉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十五也、詩云、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言昔在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今陛下若能不能保其子孫、則宋王不能保其子孫、不必改作、其不可二百十六也、詩云、

然命曆有脩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荒僻遠之俗固罕聞通識而不能詳也故有周迭興八百餘載之祚矣成康開四履之業延祚三十六王之統矣夏殷之長久遵堯舜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若遊不悔亡今古理亂治忽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劓地足則以結繩之化行冀夏之前不受介胄之卅名帝籙綿邈紊斷可知焉嬴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魏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魏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魏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魏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

之盛非止意有覬覦有覬覦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訟不歸蒼梧已竭堯舜之德尚非止情有揖讓字之亦不可去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雄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制於人事隆替下世三十下年七百豈論晉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鼎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商秩不返姬玉南遷避禍肥遁如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毒暴秦運距滅親崩破此干戈使伐孤弧之役女子盡雄髦麻髮之左傳裏公四年魯人為邾人莒人伐取邬以與邾人莒人盟邾人莒人伐我東鄙圍防我師敗績公四年魯人為邾人莒人伐我東鄙圍防我師敗績

湯緝世之君才非敵論而之舉成開四履之業延祚三十六王之統矣夏殷之長久遵堯舜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若遊不悔亡今古理亂治忽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劓地足則以結繩之化行冀夏之前不受介胄之卅名帝籙綿邈紊斷可知焉嬴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魏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魏武揖讓之遺風踵唐虞之軌迹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閒俱為采邑君臨字內莫非王臣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豈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之聖之期雖

師旣輸不返、[illegible]斯益畧舉一
隅、其餘不可勝數、陛下魯[illegible]勳力規規然云
[illegible]、子嗣馬王襄王
[illegible]、大下安然以治
待亂、何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而故官分職、任賢使能、以衛民
之才、所以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illegible]
祥天不愛寶、民輯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illegible]然
輯、[illegible]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
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爲侯伯、則同其安、
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illegible]
籍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昭其力、今之崇貴、莫不
世增、居虐代益驕侈、莊[illegible]別館、以漢成形人力
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微
舒、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公與二人
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
舒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徵舒[illegible]、儀行父[illegible]、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奇[illegible]、衛宣公[illegible]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齊民失取寓縣開離後魏乘
斯率虎豹處（缺六字）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
者學長短從橫之術習武者尚干戈戰爭之心畢爲
狙詐之階彌長澆淳之俗門閭在運用藉外家（缺四字）
（缺四字）馳御羣英任維翰之數坐
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
立（缺四字）世道交喪人一物若地將盡雖天縱神
武創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
副膺寶曆情深救理綜覈前王智周於萬物道濟於
天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益風化昭示四方信可
以期月之間治格天壤而治猶尚阻浮說未移此由
習之久數以變通得法辟成器以貽代文刑措之
教一行發卦之理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
賞未爲晚務劫制人地盡與時當忌況於人乎矣
哉期亦也（缺四字）
馬周（缺二字）
人仕（缺四字）
論奉親孝敬封樂工等疏貞觀
（缺二字）年
陛臣每讀前史見賢名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

復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夫馬者之養已無所施顧來
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一千甲歸於堅下
陛下不以臣愚謬臣不次擢自庶僚（缺四字）
（缺四字）下所擧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臨守門
（缺四字）方柔德爲甲小東宮宇太子居之在內大安至尊
居之又在外太上皇朝夕晬容陛下不敢
違晨昏各收利門力謂宜有不足乃若門衛雜壞門
觀將從高顯只須爲方之掌明大孝昭矣況代遠明
詔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竊恃大造之養已無所施願來
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山遠非能旦發
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見陛下何以處之
今盛冬爲道暑行也太上皇尚留熱宮陛下自還
京室之內海之道自寒來安然留書院下業不中止願
示還期以固衆志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蒙尊寵爲
厥子孫制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豈愛之而之欲其
裔能兵守只固無竭也臣聞必知世官也且鄧禹之父有
斤以安有之富貴之有必使世官也且鄧禹之父有
朱均之子若今有不肖子襲封制藏兆庶破家國

衆思正欲絕之也則刑之治猶在也、左傳、雖不及其是法者及其
[illegible]
彰也、[illegible]之十[illegible]之後民
[illegible]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足以古之哲王、
罷休勿休日覺一日者良為其也夜惟陛下隨占今
之、以求安危之機上以修祀在公明
選舉貢賢道野才遠不官間通印文從諫如流為
善在於不疑出令明於必信願留養性省遊畋之娛
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開土載察
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
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忍則至道之美、
與二十比隆億載之時與天地長久戰使桑穀為妖、

飯土成
時事、
龍蛇作孽、宜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雖雖於
時耳誤意災
時事、石言於晉地震梁山人有當時禍
為禍變災為祥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飯陳狂幹、伏待斧鉞、疏奏深
褚遂良字登善、高宗時、以
遂良書有模則、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武氏家必受其助以遠竄、
詩復高昌疏、太宗優容其直、從發于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革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
事遠荒、是以用宣薄伐、拓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

東采昌邑之人、
白鳥之集、
報使分齊、
遣其使諸、
之兵衆也、太宗
才照前古、
為者、
翔、
南湖丁華田
夏不容相鬪兵
地之大分也、太
宗然納其
理、
三年而卻自
梁故君子即其
悔而痛墓會也
為傳方告其
侯云人毛
慶大人品
鄭徐以大器
輔才大業而
公等之
長切迫
宜其以

離漢武負如朱之衆財
晉陵討師叛亡山谷
窮於安息而海內虛耗
百年之內年參戰爭是以
重困之因年參戰爭是以
道上各遠工輸者參戰
於中樂輸積之野下哀痛之詔人日感悅海內乃康
向使此制復用則天下生業皆盡之矣是以
危此事與不論慈嚴
名孝和即位都護來歸
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千室九空被邪諸縣然五年不復
陳隨、陳數軍慈圖戍已
思還戍士役者了
養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
西城設其鎮覩以為州縣然自王師初發之後河西
年奏裝自須營辦其費我衆頓其機杼經途死亡復
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非人者生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
制皆素虛帑犯公且能授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
遣之馬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塗路沙
磧千里冬風水到夏風人太來過之多死易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古今之通義、
聖主所當遵行、人君承天理物、
若躁擾百姓、以從己欲、
則國家喪敗、可立而待、
朕每觀前王、
以此為誡、
故不敢縱逸、
公等亦當正己、
以率於人、
若己不正、雖嚴刑峻法、
不能使下從化、
公等每進一言、
須上順天心、
下合人事、
不可阿諛苟悅、
以求榮利、
若其如此、
終不獲安、
公等宜深思之、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為國之道、
務在於安人、
人安則國寧、
猶事君者先須安其身、
身安則祿位可保、
若縱情肆欲、
窮奢極侈、
則喪國敗家、
禍及其身、
朕每思此事、
不敢不節儉、
以安於人、
凡百公卿、
皆須正己、
以安百姓、
若貪縱於下、
欲求國安、
猶自伐其股以啖腹、
腹雖飽而身斃矣、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自古已來、
興亡治亂、
皆繫於一人之善惡、
一人善則天下賴其福、
一人惡則天下受其殃、
故書稱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
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
此之謂也、
秦始皇恃其威強、
不務仁義、
二世而滅、
隋煬帝恃其富饒、
窮兵極武、
十三年而喪其國、
皆一人之惡、
以致滅亡、
公等為朕思為惡之事、
無為一人之惡、
以致滅亡、
公等為朕思為善之事、
無為一人之善、
以致安樂、
公等為朕思為善之事、
無為一人之善、
以致安樂、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為君之法、
務在清靜、
而天下自安、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為君之法、
務在清靜、
而天下自安、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為君之法、
務在清靜、
而天下自安、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為君之法、
務在清靜、
而天下自安、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為君之法、
務在清靜、
而天下自安、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貞觀二年、
太宗謂侍臣曰、
為君之法、
務在清靜、
而天下自安、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若擾動百姓、
以事奢華、
猶抱薪救火、
火雖不滅、
薪盡則焚、

不示物以形物之器者妍媸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見旋踵而聽於未形雖疑繽紛而決於無聲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道治體抑揚辭令縱心乎渾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幼縛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一以清清作一以寧天下貞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誅以智力人罹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全篇一篇名目皆書

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現接於前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疵

秦王不宜嘉之

陽城二首

唐

狄仁傑

韓愈

陳子昂

劉知幾

上蕭至忠書

陳子昂

對制舉事

陳雅言劉知幾書

蘇安恒

當復位於和太子疏

殺魏元忠疏

崔湜

決壅川出北

公起之

河堤頃成紀事書

宋琪

[illegible]

張觀

[illegible]

蘇易簡

[illegible]

張九齡

[illegible]

開元 [illegible] 年初處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姚令公書

古文淵鑑卷第二十一

御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狄仁傑

[illegible]

請敕河北諸州疏

[illegible]

[illegible]

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大之道屈、或因
急脅、或有顧從、或爲招慰、或兼刑法、或是
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外、誠又宜爲[illegible]
一旅之勞、免死不已、[illegible]
或全逃、[illegible]
必取物以之卜病切[illegible]
之地、不樂其[illegible]
小人之當行、大[illegible]

處忽流、豈有常性、昔堯之亂洪水橫溢、及卓破冰、部由兵救、事窮變起、[illegible]子之亂、[illegible]為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不黍、比由恩不普洽之致、[illegible]嘗不撫養歎息、今以負臯之人必不在家、縱宿臯行、滑氓山澤、放之則狂、止則擊路、絲髮結、臣以邊鄙鼙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埋事、廣澤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利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創行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泰、事七

歡心、諸道凱旋、得無侵擾、莫秦武[illegible]之[illegible]、遠大[illegible]、明上

東造大像疏 [illegible]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於事、雖務為慈無、騐、今像教興行、視聽生番、非為容易、必欲崇奢、豈令像教興行、視聽生番、非為容易、必欲崇奢、豈令[illegible]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illegible]於斂怨、功不役鬼、必在

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司義無得少若費官財
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疏上、竟天
詩罷白奴戍烈
隔流沙北磧大漠南
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
矜薄伐于太原
東寇三韓、大河中
今日之土宇過于虞
伐器史人、
東征三韓、大河中
今日之土宇過于虞

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疲弊范曄論光武分兵
防守行役阻久奴蹟彌遠
蠶桑稷、
如雨、小雪、
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蠱與生前水旱起若此、則
雖為之百神不能調
亡、工匠以南微求不息人不復業則君為盜本根
一搖是忠不修其
國爭盛而不已之過也、
愛人力、
求農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
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皇之宿憤
籍四帝之儲實、于是定計討西戎平南越擊伺叔
府庫空虛益賦益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
踵計未半覺而息兵罷役封承相為富人侯
之禍、
予豈民
城之史也

賈捐之之課百能珠玉財寶出塞與匈奴貿易中國大利其名蓋竊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北方諸部款塞請吏置之內地以處降附詔從其請於是分其部落散居河南江淮之間教之耕織數年之後戶口益滋馬牛羊被野其俗漸變仁義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成勞人之費昭然可見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東觀漢記卷十二 卷 太 七

藉子房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記載一言皆聖筆也

所修載事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仗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則聽曲詳訂沿革于疊閘則簿籍難見雖使足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也況昔人之著書也或發憤以作或感事而興或簡以往或約以盡或天閼太文遭厄窮愁著書乃舍之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請舌鎖嘗也與蓋夫傳儀有五始初成春王正月之要元者氣之初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一國之始字加於言未絕於口則朝野具知筆未添毫而揚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常璩晉書取憎貴族臧榮緒書則過於繁蕪何法盛書則不免於漏略曾子曰君子門戶訟孟子曰君子有不戰戰則已必也射乎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其斯之謂歟

揮鉞斧鑿於手勤惰繫於心勤者日新惰者日退處士而進姦雄秋之義以慈恕物善爲先史記曰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佞上細斯論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之謂述也以示于朝使足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也況昔人之著書也或發憤以作或感事而興或簡以往或約以盡或天閼太文遭厄窮愁著書乃舍之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請舌鎖嘗也與蓋夫傳儀有五始初成春王正月之要元者氣之初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一國之始字加於言未絕於口則朝野具知筆未添毫而揚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常璩晉書取憎貴族臧榮緒書則過於繁蕪何法盛書則不免於漏略曾子曰君子門戶訟孟子曰君子有不戰戰則已必也射乎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其斯之謂歟

以懸金之賞、不肯作吾民、懸之國、終不得也論
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從政以言者布惠加已歷
試摹公服商政策之官顯能記言之職者、王為此耳
苟今郎號稱人陳利多士、逢山之下、以直差材、芸閣
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切勤刻鵠筆未殺、跡徒廁大官
之清虛、索長安之交、乞以本職還其所居、多謝簡要、
請道賢路、明公足下哀而甘之

吳子玉司者良
郭公青鳥生
少何、對法文有
面警才、獨東征
不能致于青雲者矣、都有才而學、
巧若公輸、而家無斧斤、成其名者矣、
光須新是正、
劉為先傳僕
仁可以易史、而史
等可者、皆見其人、

陳子昂字
曾舉進士、
聯參軍事、
舉賢良方正、
對制策三事、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命畀、求人瘼、咨訪
有未盡也、北堂下發使必於從、知人子以夜愛
勤之也、蔡邕何休之徒、不是、知將除之
也則莫如擇仁明以振滯刷不避豐樂
知足以經教者、然後大使、
外寄之、安今使日本
陛下天聰明得
使之與史上、天下
之中英奇接武、既切勤刻鵠筆未殺、跡徒廁大官
之清虛、索長安之交、乞以本職還其所居、多謝簡要、
請道賢路、明公足下哀而甘之
吳子玉司者良
郭公青鳥生
少何、對法文有
面警才、獨東征
者、皆見其人、
之意、乃以前
布上意令、若家見而
來、不見其容也、
盛陽刻明、能折衷者、整下卿、
使、彼數而無益於化、是
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
令、謹官而友行之不得
百姓安得如之　頗
才拜史十萬戶、文其
調縣令如何一對但
人、則天下務矣、
任縣令教化之、是

之而安、環顧四海、有動心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大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嶺南、黔中、江東、西蜀、北塞、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築兵役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本也今臣恐將相有貪求非利以廣地額、邀勳賞、動搖陛下安靜之心、則疲人困於徵發、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疏

臣聞國家欲開蜀山以利害、遂發衆以也、遂吐蕃、就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興兵以苟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北結戎臣

闇亂生必由怨起雅州瘡夷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則蜂蠆有毒、在厥邛筰二北、都督所統、皆西山諸羌、則蜀之邊也不得不速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稍構矣東蔓腹背、亂始萌芽安、安、軒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大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嶺南、黔中、江東、西蜀、北塞、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築兵役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本也今臣恐將相有貪求非利以廣地額、邀勳賞、動搖陛下安靜之心、則疲人困於徵發、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疏

臣聞國家欲開蜀山以利害、遂發衆以也、遂吐蕃、就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興兵以苟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北結戎臣

闇亂生必由怨起雅州瘡夷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則蜂蠆有毒、在厥邛筰二北、都督所統、皆西山諸羌、則蜀之邊也不得不速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稍構矣東蔓腹背、亂始萌芽安、安、軒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大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嶺南、黔中、江東、西蜀、北塞、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築兵役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本也今臣恐將相有貪求非利以廣地額、邀勳賞、動搖陛下安靜之心、則疲人困於徵發、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疏

臣聞國家欲開蜀山以利害、遂發衆以也、遂吐蕃、就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興兵以苟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北結戎臣

闇亂生必由怨起雅州瘡夷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則蜂蠆有毒、在厥邛筰二北、都督所統、皆西山諸羌、則蜀之邊也不得不速兵備

兵大破之 [illegible] 蜀之邊
邑滅矣今蜀為中州是會利商旅三驗也臣聞陛蕃
愛蜀之珍富思盜之久矣突然其孰不能舉者徒以山
川阻絕障隘不通頓躓不得嚮今國家乃亂邊羌
開隘道使其收弃亡之種為都導以攻邊見為賊除
道衆今蜀以道之此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
之寶內又人富衆多頗汎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
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
稽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廉

貴道之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國所安
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殷開則便寇人役
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有其中矣棄蜀益洲
長史尹崇真乞請松州天子為盛出師趨轉
餉以備之來二三年也臣二十餘州雖然大弊不見
賊而常與賊相持今得非有奸臣開利復以
生羌為資六驗也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一虜打矛
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險隘其中足以步兵處遠今國家
若擊西羌地叶番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

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創知此臣方見蜀之邊
陲不寧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
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見大傳僖公臣恐不
及百年而與為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軍
于桑窴茲放豉勒 [illegible] 天
下翕然謂之盛德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
不在殺將以北息邊部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
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四遺全蜀之患
此臣所未喻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饉盜賊歷歲枯旱

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
與大役以自生亂又西羌近塞數為寇害北屯不利
[illegible]
今復驅此兵役之不測小人旋知義失秋之利非帝
王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百不計小務德而不
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
福祿願陛下熟計之書上後
不果與
蘇安恒 [illegible]
政太子 [illegible]

論復位於皇太子疏

臣聞忠臣大節、不顧死生、不畏禍患、故君道不明、名臣之過跡也、故君者先王安危、當共其位、而共下伯鯀在其職、陛下之父

政、而遠讒諛、天下以爲明主、幸勿厭忠讜、信佞媚、
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闇君邪正
稽進獄訟冤劇。○○○○○○○○○○○○○○○○
窮見元忠、陳宜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
若讐、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馬附、不閱數朞、位勢
隆極、指馬獻鹿、文[illegible]欲爲亂、恐奉臣不聽、乃先
[illegible]盡忠之[illegible]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
[illegible]盡言蕭者、悉誅之[illegible]也、忠臣鉗
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誅、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強、
[illegible]

[illegible]敬、重困而自縱、慢懲、變指、選通、臣恐四夷低目窺
覘、爲邊[illegible]患、百姓[illegible]怨義、以[illegible]涛君側、迷鹿之人、即[illegible]剛而
[illegible]至、陛衛左右、從[illegible]以應、軍鋒朱者之門、則[illegible]大明之
宮、陛下何以[illegible]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低
[illegible]之、君臣如初、則天下安[illegible]陛下縱不
[illegible]之網、復遷右、君臣[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梁宮、[illegible]其羽翅、無使驕
能軒仗[illegible]來入[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
橫爲社稷之憂[illegible]

崔融 唐人、[illegible]秋官侍郎、[illegible]高宗[illegible]、補宮門承、兼直崇文館
學士、[illegible]爲文典麗、劉[illegible]必勤
之、[illegible]

[illegible]
火[illegible]有司稅陶山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
臣謹按[illegible]凡應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illegible]繁巧、
關通末遊、從[illegible]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臣謹商度
今古[illegible]家[illegible]以爲不可稅[illegible]條事跡如左、伏惟
聖旨擇焉、往者之時、津樓未散、公引籍而不稅、關防
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
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利、忘久計之
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經閭閻、
[illegible]

儀寨[illegible]亂[illegible]起、先下慈[illegible]其若此、何以變故[illegible]時、
依本者[illegible]、末者增[illegible]、[illegible]門關門者也、[illegible]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
若不論商人通以貨色事不經市、乃任情悠悠末
代、[illegible]何賜仰濟[illegible]、朝[illegible]、[illegible]
是違背[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包[illegible]民、[illegible]農民作、[illegible]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
之貨交易[illegible]各得其[illegible]、[illegible]
守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商、[illegible]人有奏、舉以[illegible]
器[illegible]、通財[illegible]
職、[illegible]
[illegible]之爲何、人情[illegible]
齊齊岌岌、[illegible]
爲奇慎勿援也、後[illegible]
夫狄市者、[illegible]
是以先之大獄申[illegible]
久且爲亂、秦人極力而天下叛、[illegible]
此其効也、[illegible]
靜而人自[illegible]
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操險路市必
憑要津、乃若富商大賈、家累千金、[illegible]
羣喑鳴則聾馬驚、亂則提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
旦變法定是相驚、乘亂圍窮、或致騷動、使恐南走越、
北走胡、非唯流通[illegible]
地寬賊爲鄰與胡之旅、歲月相從、儻因升賦、致有猜
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禦、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

千、[illegible]不識大體、往往[illegible]
墾[illegible]介[illegible]、其不
[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爲何、[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
巨[illegible]千軸萬艘、交貿往還、[illegible]
[illegible]編[illegible]
[illegible]
少多[illegible]
之[illegible]
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之地移市則人散，聚與，聚與則起異圖，人
散則農不安，大人心莫不背當而實易動而難安。
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國不安則天下之
國心動矣況滋民久窮，變況秋熱未遒，起小
利啓釁大亂，大命將亂，小齊薪蒭，亦所不
行，將危存邑，臣知其不可，昔五也，今之所以移鬻市
者，何也豈不以使用不足，遂定爲度，行斯術，冀有
殷贍然也，微臣更借前箸以等之，伏惟陛下，當聖期，
創垂統，鑒元璧於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丈，坐明堂而布政，[illegible]
[illegible]
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慶驚，應時平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都督裴矩，[illegible]，西戎五十餘國，賫輸一萬餘里，
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此爲患者，惟苦二虜，今社稷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來自於覆滅不察中國父頂冒矢石勞苦數年始開內脇漢罪未討郡
縣而衆庶不堪其毒以致叛亡今使邊境之役日月而不息中土之民
連年不得安息一有珍異貢進良歲時不闕劍閣險
有已累世以卬兵人充及備宿衛名為質任而實利其金銀鹽布以益
其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白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
兵充足（今案亮征南七年其間之事一無所見惟十二年冬亮軍北
屯漢中之後主敕丞相亮曰昔高皇帝受困平城冒頓圍急
高皇帝以下皆安堵之後長史李壽撰晉書始有此言）因此言之則前代
[illegible]

置郡其利甚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戎
戰之用不實於府庫而小人交侵胥吏、肝腦塗地、民窮為國家憂
之漢以得利既多歷擇南山沙蘭倉水（今名蘭倉山也）
蒼鹿郡西南鹿石山入黑水（黑水昌東北羅
水也下商賈安之）效者如歸（今案如歸縣屬越巂郡）
引博南東又東南至葉榆（葉榆縣屬永昌郡）更置博南縣（今二
縣屬永昌郡）入交阯之龍編（龍編縣屬交阯郡）
蠻夷人悉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隆津渡蘭倉為
絕人未干十二年事蓋譏漢貪珍奇臨布之利而為蠻夷之
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滅耗國儲費用日

貴帝使堅不之信子身齎數十萬金珠入交阯交阯太守不歸老母幼子、
哀號絜於干里之外於是宋和反之利在百姓
以純甲之乃收其[illegible]布
連年不得安息一有珍異貢進良歲時不闕劍閣險
有已累世以卬兵人充及備宿衛名為質任而實利其金銀鹽布以益
其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白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
兵充足（今案亮征南七年其間之事一無所見惟十二年冬亮軍北
屯漢中之後主敕丞相亮曰昔高皇帝受困平城冒頓圍急
高皇帝以下皆安堵之後長史李壽撰晉書始有此言）因此言之則前代
[illegible]

貪婪劫略殘以為常扇動育衆造成朋黨折支詔笑
取婦翁鬼井鹽鹵伏無復恥提挈子弟攜引兒愚
聚會蒲博一鄉聚為亂梁道通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
戶見散在彼州郡以為業號州本龍朔中武陵
縣主簿石子奏罷之後長史李壽襲李文協並為
羣僚所殺朝廷追論建武以來蜀兵應時
破敗無報無道又使將帥李義總等有征鄧將劉惠
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信寄以統為亮報官留兵
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無供奉命鄧將毛善寶鼠

州刺史襲乾福、又清置州、泰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
管內、更不勞接濟、山及黔州後、銀事參軍李陵爲襲
所殺、延較中、司馬成璵泰請於滄南置鎮七所、遣團
練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
七州、戶口逃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
姦、也無風狼籍至此、今不制夷夏負罪並深、見道
路劫殺不能禁止、臣忝、朝驚授爲鴻臚大伏乞省
罷姚府、觀察使、以時巡撫、而祿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
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
間競務靡奢、今以后父事戚不憂之用高塚大寢不
是舜人百事宜約、一切可就儉、園陵制度、務令卑小、
陛下孝理天下、動法堯舜、堯之葬也、因山爲墳、不
封不樹、舜之葬也、蒼梧之野、農山之北、葬以瓦棺、
八柱承天、高可以葬、不封不樹、堯舜之德、要道中宮若以爲言、此理
則可教諭、或云、禽太尉墳墓、昭成享
不遠者、縱令往日無制、取則
恒式、貴賤時、嫁娶奢
宗欣約文德皇后降
嘉長公主、駙馬都尉
子光分尚
上命之、天
遣中使
棄而父
唐土
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
間競務靡奢、今以后父事戚不憂之用高塚大寢不
是舜人百事宜約、一切可就儉、園陵制度、務令卑小、
陛下孝理天下、動法堯舜、堯之葬也、因山爲墳、不
封不樹、舜之葬也、蒼梧之野、農山之北、葬以瓦棺、
八柱承天、高可以葬、不封不樹、堯舜之德、要道中宮若以爲言、此理
則可教諭、或云、禽太尉墳墓、昭成享
不遠者、縱令往日無制、取則
恒式、貴賤時、嫁娶奢
宗欣約文德皇后降
嘉長公主、駙馬都尉
子光分尚
上命之、天
遣中使
棄而父
唐土
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
間競務靡奢、今以后父事戚不憂之用高塚大寢不
是舜人百事宜約、一切可就儉、園陵制度、務令卑小、
陛下孝理天下、動法堯舜、堯之葬也、因山爲墳、不
封不樹、舜之葬也、蒼梧之野、農山之北、葬以瓦棺、
八柱承天、高可以葬、不封不樹、堯舜之德、要道中宮若以爲言、此理

之、畫爲九州、禹也亮乎鴻名播時百穀秉也舜
祠乎德則此言之知人則哲又致君堯舜何
代無人有虞九官、咸熙庶績、爲國之六職、
爲人之師表儀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宇
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昊興、迺徙于陝、今家洛陽
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樹府、
公統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
庫則才執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
又制舉高第、歷佐畿鄭、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顏、全活
者衆、天授、武后年號、酷吏周興來俊臣等爲御史、以刑殺爲威、
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日能、遂掌軍國、邊鳳閣
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嘗
體之顧、建旗爲旌、終以飛龍利見、延騶乘之恩、旨高而
帝參聚謀玄宗溝、武朝豐、名崇俊、自時陝
尚書、三入中書令、武后以、凡二處兵部、
尚書、進中書令、卽爲軍、相王、左拜兵部、
復拜兵部尚書、同中書、一爲禮部尚書、左

推誠寒、衛不私形骸忻、
挫一、張之銳、則聲相衰域、
之、一泉明、
一恩之角、則氣蓋風雲、
君之股肱其由守也、人之
飲食有節衣服有常、心有
悲分們分赫分明分、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
文身、髽髮、被髮、左衽、
築敖人陶冤、室皆塗、
可觀、家徒茅茨、夜作而宵火不發、炊宇之利也、自今
始祖國之、肅申、海、採寶、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旅商
胥易其、廛、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
故能言之、上舉為美談、
伐楚、將得、諸侯、而書、衷、
德、
降王宰分遠國、蠻、敢北戶分舞南、
七德分考六經、政、壹一分言不再、草木育分魚鱉、
變蓬、屋分改離、瘼魚、鮮、冤分鳥、翼、堂、洞日華分、
光、火、熒、燎分風、莫、愿、事有近分、悪無、騙、崑、嵩、寶分西、
海財幾萬里分旋一來、并如、晶分、貨為、臺、市無、欺分、
路無、盜、旅、忘、室分、扃夜、開、越井、陘分石門、道、金鼓、愁、
分旌旆好來何、暮分去何、早、攫牛、牡分、商、鶉卜、神降、
福分公壽考

蘇頌字、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勅

勅刺史縣令朝集使等、比日引見、多不稱職、或老病不勝、或暗於政術、或貪猥無清節、或情存逸樂、或務在煩苛、或不識大體、或不達時宜、或不務農桑、或不勤學業、或不存撫養、或不恤疲羸、或不均賦役、或不平獄訟、或不肅禁令、或不修倉庫、或不葺城池、或不廣儲蓄、或不豫備水旱、或不練習軍旅、或不簡閱器仗、或不檢察奸盜、或不糾摘隱伏、或不勸課農桑、或不賑救貧乏、或不存恤鰥寡、或不禁止淫祀、或不旌表孝悌、或不敦勸學校、或不採訪賢良、或不知人疾苦、或不問冤屈、或不均平徭役、或不公清己身、或不謹守官法、或不能宣揚德化、或不能敦厚風俗、或不能清理獄訟、或不能檢制奸吏、或不能抑止豪強、或不能矜恤孤弱、或不能禁斷非違、或不能糾正愆失、或不能舉善而教、或不能明罰而勸、或不能均節勞逸、或不能審詳枉直、或不能辨別冤滯、或不能公平選補、或不能精勤匪懈、或不能奉行詔勅、或不能撫和戎狄、或不能防遏寇盜、或不能捕逐逃亡、或不能隱括田疇、或不能均調賦稅、或不能平理兩造、或不能斷決分明、或不能勸課蠶桑、或不能檢察非法、或不能禁約逾濫、或不能糾察貪暴、或不能均濟貧窮、或不能禁止游惰、或不能勸課農桑、或不能賑救貧乏、或不能存恤鰥寡、或不能禁止淫祀、或不能旌表孝悌、或不能敦勸學校、或不能採訪賢良、或不能知人疾苦、或不能問冤屈、或不能均平徭役、或不能公清己身、或不能

司師圍於祁城、洞九於平城、
至於人又數道俱進、攻其所必救、
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邁於畎隴、脫
烽矢厥之騎、苟侵掠如可蔑之勢、
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恐陵誰者先擊、豈可
挂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大之間、遂謀廟堂不戰之
策帝城空虛、衆亦何即臣周亞夫居中制勝爲防萌杜
漸之上略也今但發邠涇之兵擇良能之將而爲之
衆寡爲之約其收納大律者、已加必罰之誅、其收納
攻敗敵者、亦厚加信賞之勸、將兵中有能斬首
帥以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仗節死敵者、並厚爲賞
格、汉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之自解而去、又
承藉將官者、取其安閑思、亦已多矣、臣習練衆雄
遠近聞者、皆以爲然、若收爲用、或備軍行勤以從征、足
可威賊、臣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金瘡保妻子

之臣、親戚食俸之都、
衣塞路、朱服滿朝、皆能徒
陛下欲飾風冰馬、親自
愛臣、屢請代此行、而仰
呼北可割六城以寬
痛心推膺而爲
權令禦寇、臣但潛身自當爲萬
躬當所以長太息繼之
楚煩而漢弱、漢則猶口何便刑徒孽公吾不能關力也
項羽欲與漢王相身私鬬、
困數、
區區之將、豈能如此、
之下、臣非王士面、最爾
便欲降、爲乘之勢、親衛陛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夫
舆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
者、或謂陛下前代征匈奴制行、而今必須一出示
信、爲人此大要也、夫兵者、以奇勝、故不服、若
而尚以權令、以紓聖之資、發兵徂之、令敵問而

請重守令擇選疏

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 京吏不明以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也縣令若非其任水旱之災豈惟一婦今刺史京輔選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酒會以參高位及勢哀駕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

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昨庶獄者所輕承弊之民遷不宜所擾聖化從此銷變縣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臨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人尚不出其於計孰肯行也京師求冠冕聚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故國家賴智能以治由常無親人者阼下不早以決救也臣愚竊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還有定其

萬計京師來物物耗費多士就養日益抵北關方以一統一刑定其是非通使賢人遵述此明代之開政也大下雖寬力延避災必使賢相亂德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弊化各有品第幼官缺不以次用之法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明進足試無高卑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

突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乎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上姚令公書 令公謂宗

公登翰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者也公謂九九見者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滿日大下無一事可以措意則已矣如其未也使賢人遵述此明代之開政也大下雖寬力延避災必使賢相亂德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弊化各有品第幼官缺不以次用之法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明進足試無高卑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

日大下千載一時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幾難得之機加以明代之開政無往不臻剔弊興利之時若鏡中運物掌上有形必察必使賢人遵述此明代之開政也大下雖寬力延避災必使賢相亂德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弊化各有品第幼官缺不以次用之法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明進足試無高卑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而後時中人迭來互易換名復有修名復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情偽與不衷故滿其不在而名存矣修其志

因而用之則會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稱 會息李贄字以下缺

七之如雅趣行役察其不苟潔及不輕受就而厚之終情之堪夫見勢則訪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之士亦難之矣

出此道而發之則才非無知人之衆其所以失者皆功業重成而樂富之衆領心智人之路未盡往往凝叢憑用情偽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諛笑言談生羽翼鬻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門非常失在於無耻若侯或

衰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使謂盡私情于此輩共有議者則于不議安利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當其日此九品即以為君侯予惜也且人可識感難可戶曉為君侯之計即雖有所長一皆剗棄介之徒即雖有所短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利忍彼訟上之失焉有貽亦不可忽忽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修之至極何謗不忘勿曰無害蓄將大長才廣度珠潛蟄匿無先容以求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臣突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吉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至願也幸甚幸甚

宜朝廷之忽厚歟豈取捨之未盡也使本其所長忘其所短棄瑕錄用亦未晚也自少及長窮困以至于今凡所稱薦為業蓋以已試之效非無前事之對則天之世參選試官二執牛過　執凡所稱薦已被采錄之人可以推驗進能為公卿大夫稱職當時明驗之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二日錄

出

張均
宗廟加籩豆議
劉秩
貨泉議
孔璋
請代李邑死表
柳芳
論元皇帝祧遷狀
民族論
顏真卿
百官論事疏
溫號狀
郭子儀
詐太尉疏
請乘輿還京師疏
楊綰
條奏貢舉疏
賈至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元結
辭容州表
劉晏
與元載書
常袞
減徵京畿夏麥制
大赦詔
放京畿丁役及免稅制
減京畿丁役等制
馬璘神道碑銘
獨孤及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上疏陳政
李華
中書政事堂記

御定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徐乾學等奉
敕編次

事

李訥
進張巡中水偽表

韓愈
論佛骨表

古文淵鑑卷四十二

御定

事

李訥

進張巡中水偽表

韓愈

論佛骨表

臣聞帝王之事各不同興衰繫於政理而已漢文帝時有人獻千里馬帝以其無用之物而却之不受又嘗有獻千金之璧者帝以其無益而不取又嘗有獻千金之璧者帝以其無益而不取又嘗有獻千金之璧者帝以其無益而不取

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則物多、多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收之使少、少則重、重生於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余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貨幾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思慮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棄其私鑄之路、人將日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欲人之從令乎、其不可三也、夫計人錙銖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爭鼓、去南畝者衆、而農不耕、人濟於寒餓、其不可四也、人不能以貨幣不可威禁故

行錢重禁鼓則重、重則貴、有於採用者衆、夫銅以錢用不繁者、什千倍貴銅出乎山、而鑄錢之用給矣、人則日鑄者倍、而錢之用給矣、人則日鑄者倍、而錢之用給矣、人則日鑄者倍、而

邑見於[illegible]
合、會先人
書、邑得減死
免、[illegible]

邑司奇上疏文於
人行奇較之[illegible]
陳[illegible]疏更為深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惟成臣節之深實亦時天下之幸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忠之未可也必大哭之後天地動容鈴之復論人皆有此惟子若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獨為時邑之賢亦成

附考 字仲景南陽人官右司郎中黃巢寇京師從僖宗幸興元

氏族略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益佐舜賜姓曰嬀氏曰有虞仲尼作易繫辭又生稱伯夷為姜氏又生稱黃帝為姬氏炎帝為姜氏其子孫因以為氏是受姓命氏榮然衆矣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

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孫顓頊生窮蟬窮蟬又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蓐收蓐收生熙熙生重重生修及熙修是為玄冥重為木官該為金官修及該皆有功於民祀為貴神重黎氏世敘天地顓頊能修之使復舊常顓頊有天下之號故稱高陽氏重黎之後分為二姓程伯休父其後也

附考 字仲景南陽人官右司郎中黃巢寇京師從僖宗幸興元

氏族略

氏於代則周魯孫以孫為氏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爵則王侯公卿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邑則東里西門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氏於職則祝史卜人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氏則有巫氏卜人氏於名則有孟仲叔季氏於次則有伯仲叔季氏於字則有公孫王孫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邑則東里西門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氏於職則祝史卜人氏於志則三烏五鹿

立九品置中正掌世胄甲族十懋歸在姓已其州大中正[illegible]郡中正[illegible]功曹若姓上族爲之以定門[illegible]門品凌人物有求問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上[illegible]庶不可易也於是有司選舉必稽譜牒而考其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貫氏王氏譜學出焉姓氏之學蓋有[illegible]

[illegible]氏皆時望然有王氏一[illegible]簡王氏張氏宇氏諸氏亦有姓氏一[illegible]天書王僉王[illegible]貫蜀太保王弘弟有傳者太保[illegible]曾度皆宗其說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通江則爲[illegible]

僑姓王謝袁蕭爲大[illegible]司南蘭氏皆以來嘉之亂南渡氏[illegible]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illegible]吳郡陸氏桓馮顧姓[illegible]

吳興[illegible]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illegible]也王氏太原[illegible]

[illegible]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此所謂郡望[illegible]崔氏清河盧氏范陽[illegible]李氏趙郡敬氏滎陽鄭氏[illegible]

首之[illegible]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望[illegible]

[illegible]首之[illegible]氏皆依此[illegible]裴氏聚氏薛氏時氏[illegible]

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illegible]元魏拓跋氏改姓曰[illegible]

[illegible]孝文以爲虽姓之[illegible]北虽謂帝三兄弟皆被賜[illegible]

[illegible]寫帝文[illegible]以中最[illegible]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步[illegible]孫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民族由姓、昔不繫也。（昔姓所以別氏族、如北魏制、氏族由姓、昔不繫也。）宗尹人之大閭上、四姓、崔、盧、李、鄭、七姓、不通婚、故門不絕、大文之弊、不於勾官、官之弊、不於尚姓、姓之弊、不於尚昏、昏之弊、不於尚貴、貴之弊、不於尚富、富之弊、不於尚貧、貧之弊、不於尚賤、賤之弊、不於尚老、老之弊、不於尚幼、幼之弊、不於尚男、男之弊、不於尚女、女之弊、不於尚鬼、人舍我、故善治者、繫之地、內不改、貧之、承其弊、不於其所以弊、乃「又古道、花鄉、聯、地者、專、就事之史、於是乎上、結繩、理、無文冠、人無廉恥、士之緒業、開教化之源、美、乃可與古參矣。

終、則人物之道長、則蓋見之緒業、蓋見之緒業、開教化之源、美、乃可與古參矣。（自序系官之道、要、心、之、系官家、以、尸、位、昔者、堯、舜、之、治、天下、也、其、官、人、官、人、以、德、其、次、以、賢、官、人、以、親、以、故、大、臣、不、怨、不、親、不、敬、其、官、而、民、不、惑、取、士、不、出、鄉、里、而、論、定、於、鄉、論、定、於、鄉、里、而、興、賢、興、能、於、朝、廷、而、官、事、治、故、其、書、散、而、不、亂、其、法、脩、而、不、廢、其、人、亡、則、其、政、息、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之、道、地、道、敏、樹、人、之、道、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仁、與、義、也、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與、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人、之、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上、有、道、信、乎、朋、友、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順、乎、親、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明、乎、善、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則、博、厚、博、厚、所、以、載、物、也、悠、遠、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悠、遠、配、天、博、厚、悠、遠、故、久、也、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道、者、道、中、庸、也、所、謂、德、者、德、至、道、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曰、聖、人、之、德、又、有、天、位、焉、有、天、祿、焉、有、永、命、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曰、聖、人、之、德、又、有、天、位、焉、有、天、祿、焉、有、永、命、焉、

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故以代俗者、謂追毀之事、皆親盡宜毀、伏
以太上文皇帝、七代之祖、四海皆臣、萬葉所承、太和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
業動垂百代、以爲考室、乃本皆自不毀之典、代祖
七代之祖、同於太上、百代不遷、以配天地、
同元皇帝、升祔有
遷毀、皆爲祖宗、名門有
爲祖宗者、門有
遠、斷遠經意子孫以
號、則爲祖宗之名、莫
不建也、老
南郊、明
帝爲
安帝以
上宗之奉、後
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乎公之義、非其人不居、
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秦滅周、至
殊而有
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乎公之義、非其人不居、
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秦滅周、至

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
爲廟號未有
代、當叩上
以太
遷毀、
宰元、
殺明
御史中丞
事實多、
者、當
然後
妄退、何
即官卿
無
聰也、今陛下欲
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
爲廟號未有了孫毀祖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
以太上文皇帝、七代之祖、四海皆臣、百代不遷、以配天地、
代、當叩上存百代以爲考室、乃本皆自不毀之典、代祖
爲之禮宜爾、一年、月叫
遷毀、以代宗室文
宰元、帝代數已遠、其神主宜藏祖之時然
殺明

集180 614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由於己、而名生於人、史大善者、則不虛美、小惡者、則不隱惡、蓋褒貶之義、斧鉞之文、則不可加也、式曰、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前、以明天之於天也、當依堯則太子也、若於天子則天之、以君也、予以爲榮、又承戴謚烈考、內曰之君臣、易名事歸至尊、少不以爲足、多不以爲

謚則玄宗悔已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聖山陵、有司論益、未師古、愛而有權、古賢之舉、舍舊聖益名、忍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凱太宗之令、甘自愛君、今制益非古人、卑卻之有、何以稱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宰之內不及後人、議之以爲非、外期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孫先王制謚不及、今文前賢之數、頗於二、足以彰文、文之數頗於二、

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賢良文學之士、
悟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定一守之未也、非天下
之不樂其統一定之比大集群以共事、而以異
於太祖
歟、
太祖職任重、誅殘非常、
誠懇、臣諫書之分計此之今、
實由夏事非儒、
紀綱寬弛多所免脫、
貴臣貴頓有犯不問、
宜子孫共下於廢

大矣、進士、科太子正字、肅宗
崇經學、
始置宏詞、拔萃二科、以待非常之士、
其後又有
制舉、
名目繁多、
條奏貢舉疏弊、
有、紳有進士及秀才諸科、明經及第、進士、試雜文、
二首、
帖經、
墨義、
各通兩甲第、文爲、第、秀才
全通兩甲、
方爲及第、
後進士以詩賦爲
主、
帖經、
墨義、
各一道、
明經
則
帖
文
爲
主、
帖
墨
各
十
道、
通
八
爲
及
第、
其
學
究
一
經
者
、
帖
文
爲
主、
帖
墨
各
十
道、
通
八
爲
及
第、
其
三
經
以
上
者
、
每
增
一
經
、
則
帖
墨
各
加
二
道

集180-620

未嘗是誘導之善也、大以明教之餘、好沖淡而望
春牛之魚、不小蝴平而以食垂白者小魚、就科
目者固小矣、四大之業、最為榮、風化近代趨仕塗
之道、孔子所謂思問而不思問、思明而不思明、
然向風致使聞一以知十、呼而四方震蕩、思明而亂亡上
有天下者、代興之迹、哀可見矣、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兵備土二代而亡、漢興
之政、廢而秦郡并置、尚矣、興焉、有天下六百年、文武
百代之法、實觀一代之選士任賢者、實行
比屋可封、通節不利、明也、大心不得而搖、通、見
幸天下者、代興之迹、哀可見矣、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兵備土二代而亡、漢興
之政、廢而秦郡并置、尚矣、興焉、有天下六百年、文武
百代之法、實觀一代之選士任賢者、實行
比屋可封、通節不利、明也、大心不得而搖、通、見

人之行、北公卿大夫之
自興、乍艱政
在其策地、中繫之數、百
人為令欲、先舉明經
兼庶學校以弘、門於今
革一動、仕徒流離、陷兵燹、庠序尚無、員上不稱行
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舊制、量置太
子物士等堂加員數、導其條規選通儒碩生、門居其
職、士道大興、四方之、啓焜、之路矣、國
學、今指上由外、兼領、部官、各置生徒、按子故事、宗
桑梓者、鄉里最、欣、後之、進、腎尚於、學修行、與苟辭、
時自魏、至、隋、佛四百載、光分、景九州、胜、寫、梵、僧
見其利如此、高、不、復、、、

元結字次山，魯山令德秀之子。舉進士，累官容州刺史。

酈容州表

臣結言：臣代奉今上，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充本管經略守捉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忠君者抑所愛臣有至切不敢不言、實身奉養老母，嘗欲甘脆，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嘗飽六歲，實無攻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嬰之病，日賤歲久，頸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名存實伏，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政恐聖慈，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馮方大暑，南道火山，聚蒸沸泉，自古人之遷謫，嶺嶠爲多，臣今所處，又過於此，臣聞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切，臣欲養不顧家，則何以爲規，伏惟聖下，以孝理於慈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吳起去魯與母訣，嘗泣而去，嘗恨不逢斯人，溫嶠奉使，絕而去，嶠母崔氏，嘗欲見嶠，不見，嶠母亡，不及，嶠嘗恨之，嶠母崔氏，嘗欲見嶠，不見，嶠母亡，不及，嶠嘗恨之，使之殊死，臣所以目犯旨乞停今授，待皇私門，長侍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愚戇，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開元末，晏始八歲，以神童舉，張九齡奇之，與元載書曰：「此子，王佐才也。」

晏於泗濱，迎於汴入於河，應對敏捷，石少華，楚州長客，直抵長樂，建章，泛安壯稷之奇策也。東京之要，虞之名器，門之設，名器之貴，晏實於東朝，稍有官說，安平自君元恩，相公終始故哲，仍沿流，貴於，復名官宏，弘有私與功利，敦

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郊、見二烈婦遺跡、關元
烈、於集津集津、到洛見宇文愷、盟梁公堰、
畫、或當宇集津、到洛見宇文愷、盟梁公堰、
分黃河水入通濟渠、而史帝開皇四年、詔宇文愷、鑿
渠引河水至潼關、曰廣通渠、明
年又開通濟渠、引河水達於淮、自大
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大
河南北之間、有水通焉、丁以紀其績、飾
餘洲廟、儼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遵嚮淮、徂步、探訂、
知昔人用心、則瀉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輒汲汲只緣
兵糧、漕引灌湘、洞庭、萬里幾日、洽波掛席、西指長安、
矣之人得此而佗兵、卒之衆行此、自強天下無倒

席之愛、都人見送舟之役、四方辰韋者、可以破膽、三
河流難者、於茲請命、相公江表明主、爲富人侯、此今、
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復浦洑瑕瀆、準磐思慵、當悉經
義請鑿洲隄、實物產官、不辭水死、（舟人死於運之
利廟各有四五、斯役自井泉入爲計、又爲戶口、
共百年矣、京師、輔百姓、雖苦說歌傷、若使江湖
來來、每年三二十萬、自朝減省賦、歌舞皇澤、共利、一
也、東都殘毀、自無一存、茗
落邑、從此遂多、命之日、引商旅之、食菽、各、是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六

食貨志下

錢幣

秦幣有兩等黃金以鎰爲名而重二十四銖銅錢質如周錢而形圓好有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文曰四銖其後錢益輕而物價騰貴米石萬錢公私俱匱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

文帝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景帝中元五年更鑄五銖錢

武帝建元六年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繡飾爲皮幣直四十萬

元狩四年令民以銅錢買爵及贖罪

五年罷半兩錢行三銖錢

三銖輕小又盜鑄者多乃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使人不得磨取鋊焉

元鼎四年令郡國鑄作上林三官錢

令吏民有罪入錢贖及告緡者皆予之

五年行白金三品

以龍馬爲上直三千緣以雲紋次直五百緣以龜紋下直三百緣以麟紋

六年初算緡錢

天下大農部丞數十人分曹往郡國置均輸鹽鐵官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曹往郡國各以其所有易所無又令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抬其價令均輸官以所入貨物賤處貴時轉賣以便用而相灌輸

元鼎六年令民得自鑄銅錢

郡國鑄錢多姦錢益輕物價騰貴乃禁郡國毋鑄錢悉上銅三官鑄錢皆銷其故錢更鑄

元封元年行推恩令

諸侯王請以邑分子弟或無爵爲列侯

二年令民告緡者以半與之

三年初榷酒酤

天漢三年行五銖白金龜貝龜小錢

太始二年行三銖錢

四年罷三銖錢行五銖錢

征和四年以馬讙爲水衡都尉主上林鍾官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鹽鐵酒榷

令民得鑄鐵器鹽如故

元鳳四年行小五銖錢

宣帝本始元年以流民還本郡假公田貸種食

令民得自鑄鐵器

地節三年令郡國毋鑄錢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令民得鑄鐵器鹽如故

永光四年以鐵官鑄多敗壞復罷鹽鐵官

成帝建始元年以水衡都尉領鍾官辨銅

河平三年鑄三銖錢

陽朔四年令吏民得入穀補官

鴻嘉四年令公卿大夫吏民上書言便宜

永始元年更鑄五銖錢

四年罷三銖錢行五銖錢

哀帝建平二年令民得賣爵

元壽二年令諸侯王列侯皆得賣爵

平帝元始二年以錢貨六品不便更行五銖錢

王莽居攝三年變漢五銖錢爲契刀五銖錢

錢徑一寸重五銖文曰契刀五銖與五銖錢並行

改作大錢

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與契刀五銖錢並行

更作金銀龜貝錯刀龜寶貨

錢貨六品金銀龜貝錯刀龜寶貨

更作貨布貨泉

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廣一寸八分足方一寸穿上爲一直二十五重二十五銖貨泉徑一寸重五銖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十二銖契刀錯刀一枚直五千大錢五十貨布貨泉一枚直千貨布二十五貨泉一枚直百

更造貨幣

大錢重二十四銖與前大錢二品並行直萬契刀錯刀一枚直萬五千

更造貨幣

大錢重四銖與前大錢三品並行直五十

更造貨幣

大錢重十二銖與前大錢四品並行直十

更造貨幣

大錢重十銖與前大錢五品並行直五

更造貨幣

大錢重八銖與前大錢六品並行直三

更造貨幣

大錢重六銖與前大錢七品並行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四銖與前大錢八品並行直半

更造貨幣

大錢重二銖與前大錢九品並行直小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一銖與前大錢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半銖與前大錢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四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五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六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七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八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九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二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三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四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五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六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七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八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一百九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二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三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四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五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六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七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八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二百九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二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三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四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五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六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七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七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八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八十九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十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十一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十二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十三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十四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十五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大錢重如其文與前大錢三百九十六品並行直虛錢一枚直一

更造貨幣

未可法令免然抵罪其徒實多因茲牢未牢實
史冀不決助逸小[illegible]
不可、教之本乎設上[illegible]
以答天[illegible]人哲[illegible]
教之精助天之則[illegible]人無[illegible]指[illegible]有寃[illegible]慘[illegible]動用
為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宇[illegible]中外[illegible]悉[illegible]懷
大曆六年[illegible]
王者承天命以養人[illegible]愛之如身[illegible]如子[illegible]般者食
之寒者衣之[illegible]恐仁之不[illegible]意[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溢於內而
[illegible]
不能已也故天下有道[illegible]於百姓[illegible]古之使人不過三
日可以長[illegible]而可以養[illegible]老[illegible]太平[illegible]之化何[illegible]
而集於北[illegible]疾承[illegible]泰[illegible]於[illegible]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合[illegible]德之[illegible]林木[illegible]於[illegible]宿亦[illegible]物[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元[illegible]不知乾[illegible]而[illegible]場[illegible]成物帝[illegible]而[illegible]
從[illegible]級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然[illegible]吸多[illegible]事非[illegible]已[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運歲[illegible]逆[illegible]之會[illegible]十萬[illegible][illegible]
殘又[illegible][illegible]
給[illegible]

力[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倍[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員長儒一也如門閭水免告以平乃以來數年易
錢一緡猶以包荒難以使貧人不堪其擾深
可重惜臣竊惟陛下之教人如父母之訓子
則以至誠不惡必彰必禮尚戒使之皆悚煩也宜示
自妊知深意焉

烏程呻道碑銘

望帝使常侍以敕往西狄風郡王臣璋功行之錄當
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裴冕等議奏有違恩尚勞容謀則疆臣之
於太常勒之鐘鼎德動高祖故其文德事業實故其言
遠有國之大經也綱忠於王室嘉紀之禮闕歟宜
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於無
籍史官之年表而敘之云聖上發揚英之道以武功
文德統宇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睹唯大戎自擅寇
於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陵驕乃大稱命將
將之令典唯二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
會於明廷乃大詰於爾有位有能與我西師會以時
成是用嘉以開揚之命於是有

力鼓行而前珍殲醜虜悉馬高原俾故其文德事業實故其言
軍法以誓之令簡而一眾罰而嚴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義宇有若單于
之固而嚴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義宇有若單于
其威驍軒其前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於
水陸之衝案輪超乘馳騁之將董
之右披戟以成一隊又變而
矣發章號之聲包
之矣而
馬指於是乎之於江南裁滄
對以出於谷口大之有高人之

敦煌城大渠門之旗竿長二丈八尺、以木表門、赤漆、舒於大門中庭、常須之鼓、以人之、名曰殿於都闕、以人之、名曰殿於都闕、以人之、名曰殿於都闕

城以奇功累授神將、堅金吾將軍、殿中監、太僕、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郎將、刺史、加工部尚書、判涼州事、持節、儀同、進封武威郡公、食邑一千戶、隴右節度使、鄯州刺史、鎮軍大將軍、行左驍衛大將軍、上柱國、贈涼州都督、武威郡王、謚曰忠烈。

公以天寶之運、屬聖唐之建、故得以效位疆埸、展其材略、而忠義之節、貫於神明、勳績之高、冠於時輩、以至位兼將相、爵列王侯、而能謙恭下士、勤儉持身、故能保其富貴、而無驕溢之失、享其福祿、而無災咎之及、故可以不朽矣。

公之先、本出於西域、曾祖訶耽、祖道生、父哥解、皆以公之貴、累贈涼州都督、武威郡王。

公諱楚賓、字楚賓、其先天水人、蓋以國爲氏焉。

公生而岐嶷、幼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能誦書數千言、日記數百字、鄉人奇之、謂其家曰、此兒當以門大吾族。

年十五、隨父入朝、時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以公名聞、奏授左衛郎將、充河西節度副使、兼知節度事。

公以年少、初臨戎事、而能威惠並行、軍政肅理、部落畏而愛之、莫敢犯者。

開元十二年、吐蕃悉諾邏恃其強盛、率衆數萬、來寇邊境、公時年二十一、以本官兼知瓜州刺史、充豆盧軍副使、與其將王君㚟等、合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餘衆遁走、吐蕃自是懾伏、不敢近瓜州之境。

十三年、隨駕東巡泰山、以本官檢校左羽林將軍、兼知豆盧軍事、尋以家艱去職、

服闋、授右金吾將軍、充河西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公以軍政之暇、博訪古今、尤精孫吳兵法、每與賓佐論及軍旅之事、必先料敵制勝、然後施於行事、故臨陣對敵、動必成功、

十七年、改授右羽林將軍、兼知豆盧軍事。

公以邊境無虞、時方和睦、乃於軍城之內、大興屯田、以實軍儲、以息轉運、公私俱利、軍民賴之。

二十一年、改授右武衛將軍、兼知豆盧軍事。

公以軍城之內、地狹人衆、乃於城東、更開一門、以廣其路、以便其居、

二十二年、改授右金吾將軍、兼知豆盧軍事。

公以軍城之內、井泉鹹苦、乃於城中、鑿井九口、以給軍人之飲、

二十三年、改授右金吾將軍、充河西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公以涼州水草豐美、乃於姑臧、置苜蓿監、以養馬牛、

二十四年、改授鴻臚卿、充河西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公以涼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十五年、改授太僕卿、充河西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公以涼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十六年、改授工部尚書、充河西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公以涼州城內、舊有古渠、乃於城內、開鑿新渠、以通水利、

二十七年、改授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公以涼州城內、舊有古井、乃於城內、開鑿新井、以通水利、

二十八年、改授鄯州刺史、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三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三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三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三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三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三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三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三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三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三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四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四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四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四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四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四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四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四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四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四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五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五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五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五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五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五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五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五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五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五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六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六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六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六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六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六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六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六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六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六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七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七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七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七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七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七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七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七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七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七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八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八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八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八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八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八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八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八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八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八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九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九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九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九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九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九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九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九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九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九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二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二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二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二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二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二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二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二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二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二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三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三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三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三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三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三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三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三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三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三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四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四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四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四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四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四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四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四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四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四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五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五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五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五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五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五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五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五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五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五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六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六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六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六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六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六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六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六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六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六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七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七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七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七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七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七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七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七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七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七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八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八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八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八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八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八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八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八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八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八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九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九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九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九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九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九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九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九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一百九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一百九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二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二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二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二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二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二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二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二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二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二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三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三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三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三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三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三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三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三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三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三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四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四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四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四十三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四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四十五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四十六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四十七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四十八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四十九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五十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地接邊陲、常有軍旅之備、乃於城內、修繕武庫、以備戎器、

二百五十一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節度事。

公以鄯州人物殷繁、乃於城內、開設市肆、以通貨財、

二百五十二年、改授太子賓客、充隴右節度使、知

下試之。臣不勝大願。

臣聞天下之事。不患不知。患在不行。一說之暗。落禹之昌言。

若是耶。昌言說。後不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問寡。不恥下問。聖人之

心也。陛下以堯舜之心為心。則其不可考

證之事。有疑於乾。與乾卦之必有事者。其之使知之必言之。

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劾足舉。私謁足塞。陛下以

此聽事。於何不治。

臣聞無垠之容。由兵不為解。領天下之貨。財不為聚。

年支大之生產。給於耕織。第館之街。陌奴婢

羅面而貧人。能役乾役。南及越。長安城中。白晝

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斷

[illegible]

其餘。以保邊境之資。免於殺人。實威。歲可以減調租

半。陛下誠足於文。更望於武。大漢有所輕

而幸上之患。自是一訂。是會兵弊。可罷。其庶也。大將

無者。必求之於會兵。而會兵之為患。不以商賈之也

其害。莫大。自古。如商。年高。明降。詔若熱

之義。

李

李氏家傳人、

李文忠公事略、

事略文集序記、

文集書札、自代祭之來、官場

集180-630

堂、文人採無志足復授司空、坊乡嗇夫九伏狱、魏徵
授太子太保、許如門下省事、至尚書省事、至它元年、提炎
自侍中除中書令、統軍馬、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
記曰、政事堂者、在天子宰相、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
於此稅無道於黎元、此宰相以議之臣不可忤道於
君道道於人點道於貨亂道於刑就一方之命、是王
考之句、忘堂得以彩之、貞不可以雖道於大、又道於貌、覆道
施貨不可以稱爵、位澤不可以擅食君恩不可以擅
關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綠以誅

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制
害於人財不可以施私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官、亂
不可以啓之於前後奏不實前奏不封還前後不救、見
錄不舉通諫自賢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勵
堂之下、綠翅之前、有兵有刑、有鼓有鈞、有斧鉞、有鴻、
矢有矛戟、有彼家、於此堂者、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
甲之不明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
公正臨陵之位、式高祖中宗爲嗣陵氏、自有弱臣彊
之後申韓生殺之柄、天子擅九重之門、突卫化爲

楊明三子一曰
文高祖少子
徹蓋以忠正之
氣被為吮疽
詞自是漸疎于
朝與人便和
歟考李景

湯誠遂僭逆神路鴈門南京南臨淮江西通政使第
即還是而不進列郡皆風而出命巡撫獨守孤城不
爲之郤賊乃統衆而來巡撫前後力守百有餘日
兩領前後力守百有餘日糧盡援絕城陷巡撫被執
擊衆以夠倒猶叱令跪不跪遂殺其兒幢凡九
下欽承賊所以不敢正視之忠烈如此
全者還之力也我孫城告外支不至待盡疏起新撫
鋒前聚御一軍之士咸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
執終無挽詞願叱賊兒兒徒務貫日日雖吉之忠烈何以
加焉伏以陛下懇明文思睿智神武提三旅之衆復
起天之業賞功爵爵文思睿智神武提三旅之衆復
此最陛下發德音之大也竊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
逆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收取士節以義巡道以塞
衆口誠聖聰察鑑出人衆救以立身刑原情而定
罪庶事有勸教以大道今列刑有非非則干法不加
忠者臣之教忠者法之情今巡撫節愛非不情也
所以節愛非不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補過春秋之與、
容過情則設人場之義通忠場者、

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全
其素忠乎在周興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
忠則可以救世教議過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
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大子劉春秋明哀熙睿恒將討
穎、史記晉世家作潁。晉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曰陽、晉而
書之、其輕於僭軍興復之功重於
匡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
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於世
此二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弘、雖受一官不免
饑寒之患沉沉良所傷戶口免完臣謂宜封以百
戶俾食其半臣又聞將士等戮力不掩皇謂宜
則不爲哀過既身有大難稽恐效命二軍之衆有以輕生
於鴈門雲北將、高辰招魂雖送過并州士大夫一
墓而葬使九京之魂稽恐效命二軍之衆有以輕生
既成利明且無窮勇亦同宋忠過旗書垂誡百世之
義況臣少長過遊之中情悉不巡死大難
不見休明性期合名是其榮報若不時紀錄曰月篇

唐

陸贄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制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制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制

論關中事宜狀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鹽法利病狀

論兩稅以布帛爲額狀

論緩征狀

論微稅疏

論納諫疏

陸贄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制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制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制

論關中事宜狀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鹽法利病狀

論兩稅以布帛爲額狀

論緩征狀

論微稅疏

論納諫疏

因封疆勿令使帆来[illegible]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咨窮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越罪祖宗、朕不敢放、其悉破朱紱、脫所佩金章、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不思以死報國、輒從逆黨、及城破之日、一切不問、人之行業、或未必兼備、大厦考方集於梓材、建功者不限奉天及進攻京城將士等、或自踐揚殺敵為軍勳王於常檢荷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犯罪既久、朝遇夕改、仁恩遠被、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役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司使諸道赴行在、吏部引見、其餘各令所在官司、優給口糧、遣還原籍、安置務令存濟、毋致失所、

一、打圍全城驅除大慈、洽被羣生、其有逃避山林、不樂聞達者、委當處官司、敦勸禮遣、赴闕、以憑擢用、

一、百官俸給、比因軍興、權從減半、今年夏秋之半、悉以全給、

一、近郊、思為蓄邑、軍儲充牣、凡有供億、悉取辦焉、各道其各大官、非為赤縣、百如畿給復五年、尚德者、

敦化之原、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西漢藩之風、邇兢不已、思由樓之上、交窦無閽、蓋城所未守、故求之未至、大下有懷居有義才德尚遠、晦

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官敦勸、禮遣赴京、量才擢用、

一、境内遠於教化、并洞蠻鋪峒者、委當祭官、設法招撫、編為甲首、令其輸納差稅、仍將品官及歷任吏員、老餘有為不能自活者、

一、典所先經效用、有殊在閭隱而有門路、通聲氣、及歷任吏員、方年九十已上、若創史

一、委州縣長吏、重加優禮、其方年七十已上、若創史縣合就門存問、其人如係有子孫、堪共侍養、仍令終身勿事大兵之役、如外地有願來京師、及願還鄉者、聽其自便、

一、乘輿之行、所過道路、無得驚擾、百姓供辦、毋得侵漁、如違、許父老指名以聞、

一、切惟停征之詔、已布澤於海内、

集180-636

劫住舊章今以於學水平於藏容詔有起變動深慨於褒敘舊有所未該者委所司勘修件問奏政以故前事相沿以其罪罪之于今山澤其藏軍器百司不首復罪刑政紀綱先澤在人北庶知感勸力將士懼失墜爲列聖所知名實二俾忠節不渝

與元年命

大地殊生君臣異制爲不幸道亂變遷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議論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安乃用致討興戎動衆曾得已哉李元擅自軍貨委之曾都誠有勤勞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走難解圍激寇朕甚愍之

伍瘁上台寄崇秩以報之無以加於寵命所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貽誤有功自棄無罪自疑

[illegible]

災朕系所推誠解謝非寅僉容任過非然如仍仍德薄能鑒述德薄錄危本授重結衆數公相往來無復

異忌

守所不忍言朕播遷巴蜀遠道陵寢

懼失墜爲列聖所知先澤在人北庶知感勸力將士忠節不渝

陳狀疏請詣闕進狀深惟前勤務欲令貸授以師保之重時其并賦之食酬勞以誓以始終懷光遂殺

屏徙臣完聚守備

有多罪狀之由依

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

單

最爲有功推恩義軍

可罔謂天可欺覆被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招輯并草爰咨輔宜以葉成寄

中郡王馬燧梁崇義陶建秉貳之釁負不

羈之才恒挫宇誠忠識大體攻寇的三軍有勇彊給

面察績允諧風聲所聞都邑皆復殿於北土隱若長城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平章事北

布寬大以容衆者敗忘以無人事必況其臨危益辨

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及時勤恤出納朕命

先齊具瞻垂文武全才安危繫我憂喜時維二

臣比德叶謀行潛多教練可承克敵軍及置將慈
最等與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
河中尹御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
行營兵馬副元帥、鳴呼、狄之
不能不引失於君道連兩未息勢與賽君宇心日營
警若楚昭又以將二之衆代善忠安撫遭討務深所
開昔高宗敦敕臣命以戎衣膺於招紱非將威武、
德被誠殊問行不教惟兵不練選非胥用九軍失
不經無武非罪列爵懸賞用後勳賢為遠邇咸令
知悉、

典元年命李晟為重建之永利安遠見物表
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建之永利安遠見物表
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頻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
功臣可徙泉中書令今上李晟勳德國之棟體
博學之德宏通變而大節不奪席文質彬而獨斷
自明春秋以尊卑為以及上宋無把令人用衆推
敦德以敬俗行於之際祖孤宙於

滿足不管兵衆兵日增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變
限而加飲焉（原缺）加收脚乃別起之（別設名目收之）
別起不足於是稽算之計設牽貨之法與禁防濫章
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商旅困於答捶兆庶嗷然
而都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
巡警邦之大防也聖下悉而束縛、邊備容飲、又搜私
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犬私牧者、充軍貲之門也、
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
畜牧事其子孫步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牟乘元臣
貴位、孰不解體、方見於侯王之盧算稗販之緡貴不
見優、近不見異、舉情暮然而關幾不寧矣陛下又謂
百度馳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宗、斷失於太速
察失於太苛隣連、則家怨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
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寬怨而下慢罔、故
反創之費生、多狗而卜防姦、苟且之患作、由是叛
亂繁產、念蒼黎興非常之慮惟人主獨不聞哀鼓
銀而知救煎也今生亂天下之事不可追矣其養治
行自盡而亟門釁、粘草之禦環衛無罹何者之
人陛下誠有救煎之卓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

事信之、自此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
洶靡定、放課聚議開必有變、眞偽之人、固非愚通、
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大宗或生亂
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特
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鑑而失
者、忽萬幾之事而忘敬畏也多類而興者、涉庶事之
艱而知救煎也今生亂天下之事不可追矣其養治
與邦之策有幻御門釁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
人陛下誠有救煎之卓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

計之捨已以從衆道欲以遵道盡愚多說忠直相至
誠主遵守順道惟易知惟易行不托神不勞力第約
之公心行是乎已至了思乎不寧哉

論役法

建官分職以養人也民所以資生也明君不虐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後其役力先察給有敝去除其蠹人吏之借必以度數計明易於是以官事無闕敝無往有事況干者損人之濫以日而可不識於人

此歟法制或廢本末倒置和務取人以貧而不思立劃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莫無窮貧至於微收迫促亦不矜憫蠹事方興已輸緣舵農功未艾逮鉄殺租上司之鞭笞既嚴下吏之威求愈急有者急賣而托其半直無者求假自貴其倍開卅禁之迭之間不過月旬之其寬抚限或愛相承若無何幼迷不為益何急救逋事勢人衆案定秋之初期約未甚催衰宽今方忘不改於前啓下之後必給而不扣寬催征役多改役今先思微逋雖侵延尚未均洽上之下下今忘之不已人今忘之已有不信於望委輸重使與諸道覈實定敛稅期限

責彼所無也、良醫治病、隨其所宜、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修德、善莫大焉、伊尹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古前哲之功曰、我成湯、聖敬也、伊尹勗之、夫成湯之篇、其改過周官、申與賢士也、古前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有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苟過者、不知改、而之善、思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故有失賢之患、下愚所不免、惟君能改、可棄之人、化而用之、不肖之所棄、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遵舊、加賢則窮、臣謂陛下將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面則說辭奸由此滋、由此則天子意由此惑、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起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行大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爲事明主門下路趨於上者信非其美、然降德未有對而納而不遵傳之過足增美、非有遵之又安能默之勿傳不宣以此規遵古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必俟事而後圖、不必俟過而後改、志不必於必、過於忘不必於是可於衆不必非強拗而效也者、必非強拗而效也者、必非強拗而效也、孝之以寶、帶華冠、其實非孝也、良醫治病、隨其所宜、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修德、善莫大焉、伊尹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古前哲之功曰、我成湯、聖敬也、伊尹勗之、夫成湯、

申允人之請知兵刑兩曹判書一品衙門以上啓
其能救大弊者不務行人心則同不治矣務
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同不可接矣務接下而不辨
君子小人則同不可辨矣辨心則同不可接矣務接下而不
時訣則君子小人同不可辨矣越和共濟人之甚利
存焉犯頭目則人人乱害仁者易害而以
美利利之、倘能忠告之不昏見疏而待忠者乎、

論關中事宜狀

夫君人之術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
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
偏廢則危、若重以御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
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講已啓蹕之門也陛下天
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乱、旅奮伐、誅肉袒、臺
敢寧居、乱誠夷了撥乱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
兩加非謂若天所訓統保惟濟宇而不失者惟居
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恩被踰以
奉軍領中以資外餉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
如狂不覺妄發狺狺踰額之言深測憂危之端此臣

之愚於民理有忠於事上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
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留意焉臣聞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人君之使臂
臂之使指則小大遠近不令而從故用則不悖走則不
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
身大於臂故也臂大於指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
戡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
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豈獨爲郤諸良而
已卿又有鎮撫我人之分也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
聖秘委之京師建郡縣豪傑處之陪邑遷罔方乱勇
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先近
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
備不忘慮施刑罰弊尔分悉禁衛大凡諸月八百餘
所而布置申嚴如臨大敵居重
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日久
率乘管習故踵因爲弊將
重之資一舉而大商亦不
本之意則忘公邊之備而
如狂不覺妄發狺狺踰額之言深測憂危之端此臣

繩故肅宗得以爲從中興之後大慈
初夷狄有外虞悉師東討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根固根柢之慮內寇則洛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難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寧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祉威靈先皇仁聖攘郝魂魄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殿無實此又非常之幸張古所未聞焉足以

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徵將弘未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窮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于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而原未建攻戰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憩艾征事稍益禁備渤修邊防是時陽中有朔方濱與隴右三帥以兵西戍列東有太原全軍以捍北虜此四軍者皆稱勁雄悍上馬精強又徼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過其奔衝京師戒嚴北北而行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

猶慕見夷狄伸毒攘竊闔來寇志在吸衆食月既深覆亡幾希重未通知少忠交陵暴絲馬羣兵疲務以計謀相疑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安守尸祿天悼禍分未大方鎮猶軍勢如門外之虎之不特之變預能弭禍倘胎未戒皆已覆車斯鑒

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人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元昊、（西夏景宗）梁崇義、（唐東道節度使）田悅、（唐魏博節度使）是也、既而元昊死、李德明（西夏景宗）繼之、崇義死、悅子田緒（唐魏博節度使）繼之、則叛亂者未消、而元昊死李德明繼之寶臣死、悅子田緒（唐魏博節度使）繼之、則叛亂者朱滔、（唐幽州節度使）是也、既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患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臧否在人、勢苟安、則與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介圖、循偏廢之病、以靖人、復創痍之禍、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猶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蔣玄暉師陛下乃爲之發遣軍錢、窮極廬肉、底之馬萬武庫之兵、古將家之子以奮師、賦私養之資以增特、（唐王武俊也）太戮也、曰之則、陛下又爲之、第室廬、貨商賈、頒可勝之幣、設講和之間、發已甚、宮苑之制、備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鄙、誘致叛亡、則何以待之、（今吉朱滔之叛、希烈之逆、以陛下）至德君臨、率土欣戴、非犯戒關、北亦思恩所鎮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今吉朱滔之叛、希烈之逆、以陛下）至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古安危之機、在於舉動、舉動之間、不可不慎、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常用之以傾諸侯、漢高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函崤之上游、陳兵百萬、席捲而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彈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斜於營衛、不殊、事梁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府於藏不殊、事梁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府於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故、其本、乘車以輕、減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緩急、則忧迫來、急通方無適而可額、臣庸鄙、伏望陛下留意而察之、計使李茂勳（李懷光）方鎮襄城、（李懷光）方鎮襄城、

然臣往勢必退師出所過地方、將不免有騷擾者、悉可追還、時宜兼重、臣亦不敢自、
將不弟其行、惡可追還、時宜兼重、臣亦不敢自、
何況陛下慈孝、夙著天下、今若以臣故、而亦無藉李晟亦令
旋加安撫、復禁軍士、勿得侵擾、百姓感悅、不啻皇恩大焉、
更不微發使部各兵、安居又降德音、勞徠慰問、其
京輦之下、今夜晚宵、且人萬力會、同諸道劇盜、
慢遠理合寬容、其良賤及錢物、並令臨時、
貨內點名等、滿如此類、一切停罷、且與已輸者、
見處者、護寧人心、不搖邦本、亂興從而作、朝
有不從、端本整券、無易於此、謹奏、

諭前所各奏、未施行狀

臣聞古賊、比比、尚宜容恕、陛下思慈宗廟、痛傷黎
元、仁孝交感、於憤激、狀以急務、下詢股臣、臣雖鄙
陋、尊奉行義、若陛下知也之過、感陛下思理之誠、憲
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廑、誠
欽於馬吻承旨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仝之分也、前
奉詔問、諸延羣臣稱與親接、廣咨訪之路、

開塞之門、通窒與之端、宜採救之道、自獻咨奏、造
茲明不開施行不即、於計甚非、務期事理、
於計甚非、務期事理、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
陋復敢、敷奏不敏、惶懼、
思救之心、聽捨有不能自止者、況臣開元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
王之田、言理道皆出乎此、迹足明之、咨泰事之損益、
萬化所繫、必因人滿、滿有通塞、故咨泰生情、有厚薄、
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坤上
下、即以其收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
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
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然後成功、故君子法泰、以財成天地之道、以輔相
益之義、亦由見乎此、約已而俗於人、人必悅而奉上
矣、其不謂之益乎、蔑人而事於己、人必怨而叛上、

矣其不謂之損予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指者人益自益者人損請名之得失皆容易說放驗君爲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行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能統繫萬一日二日萬幾失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爾下靡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務不可以居上接下靡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務不可以居上接

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可不畏也夫接物以意宜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行跡行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昔十紫盛衰君道得失史册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違賢拒諫靡不違故書稱克從之德則日舜於衆捨己從人敷奏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舟曰大雅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一言雖出乎身而加於民者必與民同之一事雖興乎利而損於民者必與民革之故成與危繫乎勤怠功名繫乎終始必竭誠盡慮以求合乎天之心必懷保小民以得乎民之歡心必戒奢從儉以節乎財之用必親賢遠佞以養乎德之源必法古稽今以通乎變必任官使能以盡乎才必納諫如流以集乎衆必改過不吝以成乎德必謙恭下士以保乎位必正己以格物必知人以安民必賞善罰惡以勸忠必賞罰公平以服衆必信近而不疑必遠而不棄必親而不狎必敬而不慢必剛而不虐必寬而不縱必簡而不煩必明而不察必斷而不流必謀而不私必動而不悔必靜而不躁必法天而不違必奉天而時行必順理而不悖必因時而制宜必稽古而不泥必師古而不拘必博采而不惑必兼聽而不蔽必慮患於已然之前必圖治於未亂之始必防微杜漸而不忽必履險如夷而不懼必處安思危而不怠必有備無患而不虞必有始有終而不變必有恒而不已必有守而不失必有常而不改必有法而不變必有度而不越必有制而不踰必有節而不過必有禮而不差必有義而不苟必有信而不欺必有仁而不忍必有智而不愚必有勇而不懦必有威而不猛必有嚴而不暴必有和而不流必有容而不隘必有直而不曲必有廉而不劌必有辨而不訐必有文而不繁必有質而不野必有武而不黷必有文而不煩必有質而不野必有武而不黷必有文而不煩必有質而不野必有武而不黷必有文而不煩

恐議者曰、先王豈妹於此、而
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
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成功如此、遵明照幽之
施於百姓功被於
之所瞻仰外御強敵
恒以危亡爲慮、夙興
典務評議得失與
之暇宴接侍臣咨訪
或問人間事情每
賢君理代則企慕忠
務遵勤儉言及閭閻
德懲是朝類滋長尚
輔弼皆必遣陳官俱
必遣命駈非聽、諫
樂韓愈文學之
或風諷書奏夜
貞觀之理安上務
理道可一日不接乎

然錯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復
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
滋久倦怠之意類彰
光遠中宮之政
覽不以經邦之道
於近狎小
也弊俗一靡
安哉皆變
綱開壅納忠克已從
敢塵下情私
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
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
用勞神承急趨利者則日
深謀遠慮者則之
須美爲善決更以
忠惟門以多路爲開
天之論謂
集180-647

人人懷安而朝廷相安之省目務遊宴方謂有
無驅之休大盜興矣今為梗留不以忽於戒備、
於居安、憚忠鯁之悖心、日漸月之從欲、漸漬不覺其
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貞觀宗懲隋之由縱擾亂之弊、
虛受廣納之務宗招延諫諍捨食輟寢洞啓賊
府壯心與人裕政智勞心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
寰配天之業勤與七月帝繼守基勤力爺之以和惠、
惠則有殷和則有親雖明繼聖繼聖亦猶斯理尚
寬大務固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亦宜論德合謀貴得忠讜或貴其書規或獲以容默、
性本仁恕事多含弘凍餒未從且不深咎情苟有阻
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遠辯、
通經人倫武略雄圖創宇龍興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遠辯、
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決略日久凌頹
太深遠者儻疑自今命令已宪之記作近者貴慎而
容避罪之徒生君臣意乖上下情否務及理而下
情莫貴君將忠又上貴顯忠故容誠不希於聲物。
物寡不達於行年、躬任而史、獲承則謂、僅

欲宇宙、陛下厭遠鳥獸木若各守臨照群臣勗勝趨
退亦不列事奏啖叶驛之日上本於、宇宙之廣、何
由自通、願復側到使臣列延宇情況殊所錫旦異公
若木行者則成以叶勿為已行者又論之遂事不
求淑牛約礙動生猜嫌自是人各憤情以言為諱至
於變亂、皆起億兆同憂我等不為不如力聞太平
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視、與孰有助之用則、孰異孰虛、
何得何失、用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
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
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人從於令故於偏信、
齊美、豈乎納諫、豈由乎自賢、豈始本乎憂勤失、全
勤乎安忝、今陛下將欲歸陽徵福去危從安者不循
太宗創業之規襲用宏中製之制牢籠物表慎習俗以妙理任創
通超人倫武略雄圖創宇龍興之資攻亂之所
以大資、然今者遷幸之由則何以乎懷彰令
聞新造邁之路歸及前之心必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
政條斯陳敢以獻聞、言國已及、及攘下慮、慮智有分、
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守固久、不廢愚誠惓惓謹復
伺露以聞、言某位有定、不希

者以量已解衣食已飽力與軍營稍祖豈不
以勇夫悍卒時行於其患難既良之同憂而好樂
不與之同利苟異為心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
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皆其貶峯數衆怒
罷任蓄怨終無其患學徒人散自己亦將虛有締姦
鼓亂十紀而強取者為多矣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
賂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十杯百代傳其惡蓋
為人與為已殊也劉文之間百里時惠其尚少齊宣
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
上者當辨察至理滌濯其心奉二無私天子之貴宇宙
無私與之以者有衆國有百姓大子之貴宇宙憂貧是
謂二無私

必靖賊必平徐氣六色旋復都邑與行墜典整辮棼
網乘與有舊儀鄰國有玩大子之貴宇宙憂貧是
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實而固其大實
也、泉一市物貴其行之又何疑焉少失多廢賈
不還漸近遠中人所非況予大器應幾同當不俟
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狀

仁一馬共所取也是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王之所有其不貢固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元生於大地之間百五材皆仰於地火七水火不食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種而力穡成衣食之計皆出於此故可以免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織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以通其變使民不得不趨或以奉公上或以養父母或以事賓客或以備水旱或以賑窮困或以救災患或以市恩澤而皆不可乏之所有者也是以聖人之制錢也上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張弛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征下然則設官分職由緡錢而起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能利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能散與焉此又帝堯者也是以國制著令賂占作程以取於人不貲其分銖之微而所入之多少則視乎人之所爲也今之市井細民不得不藉錢以奉公上此錢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天之所有皆可以免人功矣

貴其易於流通也故曰貨者財之流也流者不可窮也今之市井細民不得不藉錢以奉公上此錢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天之所有皆可以免人功矣

但錢貴流通貴在使民樂用若使市井細民不得不藉錢以奉公上而錢之流通又不如穀帛之便則不征非王之所有其不貢固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元生於大地之間百五材皆仰於地火七水火不食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種而力穡成衣食之計皆出於此故可以免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織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以通其變使民不得不趨或以奉公上或以養父母或以事賓客或以備水旱或以賑窮困或以救災患或以市恩澤而皆不可乏之所有者也是以聖人之制錢也上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張弛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征下然則設官分職由緡錢而起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能利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能散與焉此又帝堯者也是以國制著令賂占作程以取於人不貲其分銖之微而所入之多少則視乎人之所爲也今之市井細民不得不藉錢以奉公上此錢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天之所有皆可以免人功矣

依唐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力堪絹者。隨所出定名物。更計錢以為稅。最下者出布。其人自營助、與官知上令之不遠。於是一其心而事其業、還相作成者日務於紡績。供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卑及尊。各修家牧。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貨買之費。無暴斂誅鋒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制大均。人之所出不加。物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人足。事功而官用足。事均而法行。此自相循之等差。百役資課之義冬。

數泉官用給依約若干疋。某縣給色目絹絲若干兩。然後功程有準。而人知所勸。物制有則。而下絕奸欺。此又稽古之遺意。而平作以錢。然後有權而物均。事於錢桑、還相作成者日務於紡績。供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卑及尊。各修家牧。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貨買之費。無暴斂誅鋒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制大均。人之所出不加。物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人足。事功而官用足。事均而法行。此自相循之等差。百役資課之義冬。

而不計錢。或一代以食人。衆或以石數多少為秩、多者踰百萬石。蓋以更屬之常賚。以當徇權。則豐凶之災不作。事於國。久而不易。其神為當。此之謂不行事於家以食、

更屬之常賚。以當徇權。則豐凶之災不作。事於國。久而不易。其神為當。此之謂不行事於家以食、

而平作以錢。然後有權而物均。事於紡績。供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卑及尊。各修家牧。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貨買之費。無暴斂誅鋒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制大均。人之所出不加。物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人足。事功而官用足。事均而法行。此自相循之等差。百役資課之義冬。

給色目絹絲若干疋。某縣給色目絹若干兩。然後功程有準。而人知所勸。物制有則。而下絕奸欺。此又稽古之遺意。而平作以錢。然後有權而物均。事於紡績。供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卑及尊。各修家牧。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貨買之費。無暴斂誅鋒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制大均。人之所出不加。物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人足。事功而官用足。事均而法行。此自相循之等差。百役資課之義冬。

令與之詳見。而非刺制之明疑者也。然重里之修。常慮未由布悉。論陛下設有意乎憐恤蒼生。將務救恤相聽覽。必有可行。議者曰。每歲合用錢數若干。令以有易無。是令民盡賣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干。令以有易無。是令民盡賣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干。令以有易無。是令民盡賣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

甚賤而官之所約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約不減。官吏因緣為奸。貧民困於賣鬻。此又行止議者。甚賤而官之所約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約不減。官吏因緣為奸。貧民困於賣鬻。此又行止議者。甚賤而官之所約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約不減。官吏因緣為奸。貧民困於賣鬻。此又行止議者。

司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出以供食。有條絲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謀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儀。議者若曰。更隊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貴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賤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

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實長錢於錢之多少在於官上務於下下之供官也以其有無為差其有也以其物之貴賤為差其無也以其直之半為差有者或產而假於富有之室富者貨而稽於市肆之中官之所急在於暫救宜虛內以實外故貨之功峻門鑄為器之紫苟制持則錢不足矣力耕之人其血有確消以為其資苟常息令官鑄錢可及時盛、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策者若日、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由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只將庫錢、議計月支稍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非納錢平、帝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直度漸廣、肅宗撥濁大之災、而恩於功賞先帝遵舍鼎之德而寢於斜絹由是用度殷繁俗亦靡常不貲之物以為貨幣私路就長深表刻剝日長月滋、積累只在於人酌之間人安所逋、故取之須生者也今何守定所蒙之租復仕設外矣、用錢布用不給已害加

弘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之說、泉刀乃反是、量出為人、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策刀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盜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財屈力、日甚日蹙、加不時飾量其勢必感而議者仍憂財利之不足、則虛發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易見稱泰星臺爛、之敗豈足哉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奢侈之敗宋朝致理儉聚斂而忽於節慎、則非聖代之所宜尚也、

請罷兵狀 元年 為遼使李儼光贊以開
[illegible]計今[illegible]之 意有希旨生事之人蕭乘
[illegible]之 [illegible]

克梗纖蠹、闢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冀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斬死[illegible]、[illegible]愛我者、惟恐我後[illegible]、[illegible]無及於糜、芒氏之[illegible]、[illegible]禍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illegible]

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兎醒鞭亡之會、指英主削平之心必前競效、目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滿貯滿坑之戈、復起非功之役、斯議一起、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蔑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益於舍容、或以啟釁而輕於戰伐、故文嘉之討遼上[illegible]

齊瑄未平崇義之征、楚南斐鬼[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也、代[illegible]之即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然之怒非不遏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意猶豫之交及、遂乃議結以懼[illegible]
[illegible]之勢、但得疑[illegible]、[illegible]行宮至於合圍、[illegible]
[illegible]計彼銳以行恩、[illegible]而盜京邑、[illegible]
鑾輅為之再駕、[illegible]、[illegible]
宋氏國[illegible]於時海內人[illegible]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illegible]
奉天[illegible]、[illegible]
王威不出於[illegible]、[illegible]
衆緩疏辛而不味苦嘗矣、[illegible]
非有襲肝能[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利、搭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合牟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詔、知黠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illegible]
[illegible]財、知殘人虐欲之取怨、知違衆牽心之愁慧、知桑[illegible]
[illegible]之興怨、知上下離[illegible]之失情、色音與[illegible]之[illegible]
史始所[illegible]之際、聞者莫不[illegible]、[illegible]
亦必為之歎[illegible]之動、豹乃至於[illegible]
[illegible]陵[illegible]為和氣、由是轟川[illegible]
之夫則為號[illegible]

之將士純誠以效勤王之節公道等、東陵侯者希保於
宗家、臣戊戌爭奪者與全其性命德澤洋溢而重霑、若
臣已絕節史之、大下之事今然、一變劃之而愈叛、
今若之而甲來、其以自為之舳舻千里、以思尺之
盜而化今之通川、之、救理迫及暴人仔德而不任
兵明矣慈伸之事臣等、祀天誅罰而不留亡又明
矣、尚恐陛下以臣等之落而未盡也請復循其本而
申儆之往以丁酉青海司惡相扇被據上易代不
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惡之廣格於是發六軍
神策、河陽汴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征征於北、命洗
玉未、神陵工臣、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
虜帑以贍軍悉公私旅教以張武算數周於鳥類徵
猛彼於人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良而驕昌綿蕞老
師費財論功之寇患有加無瘳面邦本已始覆矣、迫
乘昌亂、汎戊蹟災、豺狼跋扈於禁闈、狡狐擇肉於
驍逵、、、河洲開罫之衆布路而歸、宋鄭服順
之師守壘不設下期之紀、向鴻鵠之雄
鄙萬夫之所不為、良而悵納之儕

日既墓喪則忍招言計
也非学則人学不拉士
成自效以內終非望之荒外無厭境之使及開天澤
終取新官從前仔不得答望以軟降爭馳表章唯恐
居後、、是德不取官爵、賤等皆當
當上表謝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
土何安之有、、、是死於非命之大害憲危未安品物
之恒理有天下而子自以為、欲以百
姓之心為心何當遽其所懷去其所求使
家家自憚人人自遂家豬無事、、、同為人苟遂矣、
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
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擇彼於死地而求此之從生也
從古及今未之有哲當從於危地而求此之從安也
從古及今未之有也是以共工之聖下知生者人之
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共今明上下之榮兼得
矣聖上知安者人之所同而已亦有之受與人共其
安則國家之事尚余矣其有又勿當理務遂不恭則
當外察其情實之由內省於撫以之失修近以來遠、
撿身勿令人疾書門弟子文省歐陽公文丁、舞千羽
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文、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戎狄於懷柔、
務在攻取不效教化之未至、不就誠感之未孚、惟峻
險是臨、貪忿心是堪、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
如草芥、而鋤之鋒鏑、況者不宜刃命致討者不克、
罰序議刑是使負嵎者僥幸、亡命者覬覦、功
之責、編於以再於存亡、百思變上卒以憚於死喪而
念錯萬情相攻、亂豈有定、夫不軫封境、一境
不寧、普天致擾、兵犀屑結疑起百端、孰能弭息、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
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蕭墻之
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不容誣矣之至、不當逆料之
變、質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有無權乎、夫理有
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軌、計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
頃以東北擾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
至今道路勞敝、物情動搖之寇、行逼於河山、
變起蓋則悉以屏衛之寄、付於同者、題而
不處之戎、已窮發於都鄙、萬塗之成、不共信斁、世典
舉劉虬如彼、近事明白、又如北所以德音敉寧、痛之
情、悔征役之書、引裘悉以咎己、命明信以示人、既往

之失、罪德莫大之無成、有始之以善、普之以恩、
由是修先王之教、行大同之政、下詔罪己、
發德之言、布告萬方、時其修人、
來下以外公卿、不以職守、未得
事務中所當之言、皆直書其事、符固邊吾之心、漸開、
陳事與言背理、慮之忠、一不已言、悉與施
通、陽氣光發、化人、又何不復、山東
舉由所以未致、亂者、為有所結疑、遠人
於朝夕之間、不為不除、之漸、今為改移施復指

淮西則淮西死鬼、必俘割其凶惡之徒、聞於新
君之帥謂之曰、奉人息兵、者乃固窮、急而自斃、朝廷
苟安、必復深入、是以永起誠而求元戎、必
然、則殊途歸於同軌、計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
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宜其變身覆族之變、
變既起則悉以屏衛之寄、付於同者、題而
不處之戎、已窮發於都鄙、萬塗之成、不共信斁、世典
舉劉虬如彼、近事明白、又如北所以德音敉寧、痛之
情、悔征役之書、引裘悉以咎己、命明信以示人、既往

息兵也、今以彰信不大君令孤之德以布仁俾萬
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戎王心如是則不用而
戢將圖終、必有與始、機發、雖神復起、陳當
今務致之所宜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
與威二者兼行、發一不可、惠則不懷、威則不畏、苟知夫惠之可寶而發其取威之具則所
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畏之有焉苟知夫威之
可畏而遏其施惠之端、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宜惠以養威、威以尊
惠、威而能養則不虐、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恩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
強暴、不明斯術之要、吳之得毒、今皇運中興、天網將
海以通、混之倫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
中畿、圖元戎、以
由為中都、以
取日上國、以
之日、舉生攻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
天春下收物情、和懷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
行惠、宥何事乘之窮、悉無所問、所以
之罪、咸與維新、
鑄貨疲財、休罷戰士、待壯

者唯劍劍一人而已、捨其私心、不順從也、恐
慈非不追悔也、但以猶有
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現於天誅之間耳、統本順命、
斯為獨夫、內則無親以求勇、其計
不過厚撫部曲、容藏弱將、欲陵梁勢、恐不敢逆下
但務鎮吞宇內、復完
不有人則固無以
必不之、
間矣、今若不假
鑄貨疲財、休罷戰士、待壯

卽數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或有內貪宠援窮者不
假重勞者不得居閒之安危或未可常之乃成敗理
亂之所繫願陛下翔之與之圖之愛而任之倘
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抄其招納之辭詳陳備
禦之畫伏俟宣許、乃敢以聞謹奏、當於此從之、詔諸
宇持處非故不
死任鈴、無的四
妻子自以下、
加聲所笞、

唐
薛德輿
前漢論七論
答柳侍郎書
叶於韻苑集序
高郢
魯歌
柳冕
再答張侯射書
與權德輿書
復杜相公書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
代太常答廉訪駁楊綰謚文貞議
沈既濟
論行辟名之法疏
于公異

集180-659

攻時成帝小
右以問之須其
劫壓冰之誠
土地時害政
皇父卿士之
不語怪爲節致成帝不絕之心授工共寇盜之勢上
下傷然嚮忽亡國徵不全其宗廟可陳切磨而
小劣於朱下官子好於上那
則述舜初宅百揆之時方且必
二百心表出幽之時內之日
幽厲五品大者錫命而入其
幽厲振鐸宣令於路安居
心以身問安不恤國患後使舉咎者得迭興輔弼
稔毒流萬姓不可勝也斯可憮也遷至東都願
復先帝之下五舍大官以貴河工就作之有益國民可以揚大
大曰行以貴河工就作之有益國民可以揚大
心之徙同李札所守然後三事可舉
暴怒當能一日赦罪漢延壽公孫
鼠畏憎

乘其鄉納諫言羽失反以罪告今
小雅十月之刻
兒使滿河徒
太后見毛詩
是爲和千品
主後時為自殺
湖寺之禍
侍建用事
以此觀之
二百心表出
當為五品大者錫命而入其
當為五品大者錫命而入其
來久矣
周親振足
疏
成帝時
數見災異
張湯以單
獨何人哉
常性也
於始以導善氣以過亂源
門乃小顯導毛斯轉奈何副
忠立刺行數數然直筆於是
日食地震
人有強有弱
之徙同李札所守然後三事可舉
暴怒當能一日赦罪漢延壽公孫
鼠畏憎
侍建用事
以此觀之
二百心表出
當為五品大者錫命而入其
當為五品大者錫命而入其
來久矣
周親振足
疏
成帝時
數見災異
張湯以單
獨何人哉
常性也
於始以導善氣以過亂源
門乃小顯導毛斯轉奈何副
忠立刺行數數然直筆於是
日食地震
人有強有弱
及夫安危之

下叱論之若是者即北部人所以嘲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迺來周文古三代兩漢至道高所不到設若化夏遠之不可復即復用終無補於治安耳

李謝施集序

管讀謝公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事業術亦至矣、待之一百堂慨然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所聽而盡其事業而試驗其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泰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余幸與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實從容奏曰此時詔書數下宜痛自引避以息人心書曰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舜之不可復即復用終無補於治安耳

以箸古復國學下令之不協改過以宰第天下俾臣舉辭無罪庶幾次畢心士從之故行止皆書始下

鄧武人悍卒無不井弟敬祭議者以德宗免中寇亂不惟威武之功八年宮女出心之助為及還京師拿也負來朝

南狩山東上皇駐蹕宮名之前仗不減法忠奮臣節時

臣知誠不足乎此、公自行在、帶本職、拜兵部侍郎大夫中書舍人、猶恐小心未嘗有過、艱難危從、行在服道、路次謨謀特所規畫有助、又識不以公卿指名、但予陸九旨之切事、必先奏稟後道、致兵部道路召募文士榮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居內署、每有論奏、必遇不可與衆言者、即獨對、公已洗心、革慮、盡去其舊、公之秉筆為著也、推古揚今、辭文兼思、數之為文、論也、貴乎適用、不尚其他、公於此事、尚韵切實、不為空言、公之為文也、間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向風情大體、無所制置、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疏、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舉賢與能、舉直錯枉、時稱其美、清氛沴而平泰昏、既其道也、與伊說傅巖、考其文也、與典謨誥誓、何有異乎、遷、楊雄議者以公與參於一、自晉公、才不副不長、位不稱不達、遂時而不盡

古文苑卷第二十 九

其道、非命歟、蓋氏之子、能使公不遷哉、況者又以
房魏能宋
幸特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
弘之名人哀輓不能善稼奔車覆
輒正封、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地而相、則一否
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元者、蓋時不幸
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卑乎公之文集、
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
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為最詳公薨乎歸已流行、多謬編
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最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
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之意、文為世事君之
道不其備歟

高郵孫公著、[illegible]人、實慶曆及進士第、貞元末
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之意、文為世事君之
道不其備歟

高郵孫公著、[illegible]人、實慶曆及進士第、貞元末
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
出為華州刺史、憲宗即位、召為兵部尚書、
書右僕射致仕卒、謚曰貞
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政成、歸老于豐、而思其德、命魯
後代之祀以天子禮樂、享其先烈、蓋報德之
至也、以祭帝之明堂、而以祖配之、以祭天之圜丘、而
以郊配之、所以報其功也、又恐來
學之郊丘、非公宅之文集、
以郊配之、所以報其功也、又恐來
學之郊丘、非公宅之文集、

皆以祀宋用王珪為從周若祀之郊也、祀宋之郊
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之郊
堂、尊何守向用之邪、若謂其未能又言、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說與場其常古是魯大祖祭
祖、殷于祭、雲漢之卿是、常事、此乃出名位不同、
事亦異數之定分也、夫自之古昭昭如明日而學
者以為事出人意而疑於魯議者於
諷默之道用何矣於發揮之義、未盡通明、爾之
教矣、大哲教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魯故今民無八世係泰山故公廟以奉其祀至唐猶不絕也如此古者天下諸侯子爲士終稱從不仕者從其父爵大夫子爲士終稱從其父爵士此之謂也得之矣

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舊武王名發非稱之褒是周公不得爲聖也

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統與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土商或謂照公又也於伊尹爲祖故尊而異之太甲太戊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窮以禮爲窮以情動以禮從以情亂周公之時也商紂方惡日甚一日奔命而不暇周公其功有宗有德而不受人爵繼體之君有欲祖宗其父乎功德未著而廟祀者非不欲限服而已矣故禮之行於貴賤一揆而周公獨以天子之禮祭之與魯故今民無八世係泰山故公廟以奉其祀至唐猶不絕也如此古者天下諸侯子爲士終稱從不仕者從其父爵大夫子爲士終稱從其父爵士此之謂也得之矣

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舊武王名發非稱之褒是周公不得爲聖也

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統與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土商或謂照公又也於伊尹爲祖故尊而異之太甲太戊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窮以禮爲窮以情動以禮從以情亂周公之時也商紂方惡日甚一日奔命而不暇周公其功有宗有德而不受人爵繼體之君有欲祖宗其父乎功德未著而廟祀者非不欲限服而已矣故禮之行於貴賤一揆而周公獨以天子之禮祭之與

宮中絕王導與之太平丁紀姚宋捽之（公子糾召忽管仲鞅之（後漢獻公子協曹公管仲）無如亂臣（晉公子重耳高貴鄉公子髦）

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可投時連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志必有其事事全而退君子不爲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其志不可奪也（孟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君子曰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不動再言之（孟子曰一言而喪邦有諸）不動三四言之（孟子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與權德輿書

蜀白、昔仲弓問爲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乎舉賢才、是以三代尚德、尊其聖乳、故其人智。後漢尚節、師其儒雅、故其人宇名節魏晉尚氣、好其人物、故其人多放。故其人容廉恥。不安其卑、此大所以待位、故其人容廉恥。不安其卑、此大所以待士、王正之。何者、道生於智、智出於書、盡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嚴最不尊人物。故士驟然自至矣是則繫乎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

廉恥乎、晁帥首、復杜相公書、下篇末、九六引論文、
復杜相公書
元年積本相公于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
如此公
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
之弊、不復不能反之於古、思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
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意異矣何則、
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衰榮、因衰榮而為詠歌、因詠
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
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
屈宋景差、
宋景差、楚大夫、
本、文曲不思、逸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
西漢、揚馬已降、
揚雄、馬相如、
音、所失益不大哉、然而武帝爵子虛之賦、歎曰、嗟乎、
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
以寓上意、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司馬相如、字長卿、
則諷矣、吾惡不免於勸也、司馬之不能行之於是、
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旨、變為飛動、禮義之情、
變為物色、雖有義皇於、何事、皆末、詩之末義、屈之、
變其俗文章風俗共弊一也、
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代能變經術、尊、則
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益、文章益則上道與、此二者、
在聖君行之而已、
復杜相公書 唐 宋景文公集

補刻李君前集序 八十二

文之作也所以發揚道德而合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以昭垂天下之中正也、戈之後其志不前於制度以勤王道舒之故其文亦一費生焉遂列同列其文博學出於五風者也、故叔孫通定朝儀、其文質而當於勤參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則古今繁斯亂矣文薄則意念巧煩弱文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捋之以氣、氣不足則衛之以詞、詞益遠能衷氣、氣能衷詞、辭不當則文晦晦文、小以害大下焉、自枚乘文章、爰初則貴質訥言揚、以去文廣文澤大賈誼晁錯賈董仲舒劉向之徒、名重一時、其文皆本於經術、故其言有物、而其文亦足以傳後、司馬相如揚雄亦稱其文、而其學出於勤參者也、其後賈常侯、名重一時、其文皆本於經術、故其言有物、而其文亦足以傳後、司馬相如揚雄亦稱其文、而其學出於勤參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則古今繁斯亂矣文薄則意念巧煩弱文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捋之以氣、氣不足則衛之以詞、詞益遠能衷氣、氣能衷詞、辭不當則文晦晦文、小以害大下焉、自枚乘文章、爰初則貴質訥言揚、以去文廣文澤大賈誼晁錯賈董仲舒劉向之徒、名重一時、其文皆本於經術、故其言有物、而其文亦足以傳後、司馬相如揚雄亦稱其文、而其學出於勤參者也、其後

故書於篇、

代太常奉禮郎楊紹益文貞議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倫叙、致其治也、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大小、名正、則事舉、事舉、則功立、功立、則物齊、衆不可以無名、名之其義故曰益以尊名、節之文貞體尚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於宰司、兼心不爽、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齊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兼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寀有謚公與元載交遊、嘗為載夢引、載之咎惡、褒歸於公、斯乃缺行定益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大慈克仁曰貞、愛民好與曰文、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救患曰文、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

亦殊貫、又安可以私意而變公議者乎、況載家祭之翌、併貞於一名哉、蘇文伯孔之子、曰無宅一畝、無馬一駟、志於文章、公以大名導後人、別無宅一畝、無馬一駟、志於滿白交不污濁可不謂文乎、肇不留良乎學訓業秉鈐衡處成功、貞之偏行、高白守節、不及可不謂文乎、肇不留良乎學訓業秉鈐衡處成功、貞之偏行、高白守節、貞大慈克仁、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救患曰文、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

非正義也、日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
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服於知人、徵當為
矣君某有宰相材德而無其位、倫正
命以宰相處之、許公瓌固執條約、廷詰邪計、
其志明突、終不能宇、中宗遺詔日、朝政皆令
王色如之楚客等、怒、乃遣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猶不以
書揚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孟、公所以為文貞
也、若、日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貞、父之宜
外後嗣則于古莫嗣而證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
足為定論乎、蘇轍論文貞、議諡原數、引以為謹上
參與議、近考故事、諡法、揚公之名、論如論議、公謚、
流既廢、
論行狀名之大誡
近世注系大之者、久其實、傳太而已、入仕之門
太宗曰、門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
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其選用之法、九
流常紀有一、并流也才也、德也而今選曹皆
不及焉、是、吏部之官、但知有資格、而已、德也才也、功也而今選曹皆
升及焉、若、資格之法、行於偏伯之間、侍

非正義也、日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
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服於知人、徵當為
矣君某有宰相材德而無其位、倫正
命以宰相處之、許公瓌固執條約、廷詰邪計、
其志明突、終不能宇、中宗遺詔日、朝政皆令
王色如之楚客等、怒、乃遣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猶不以
書揚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孟、公所以為文貞
也、若、日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貞、父之宜
外後嗣則于古莫嗣而證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
足為定論乎、蘇轍論文貞、議諡原數、引以為謹上
參與議、近考故事、諡法、揚公之名、論如論議、公謚、
流既廢、
論行狀名之大誡
近世注系大之者、久其實、傳太而已、入仕之門
太宗曰、門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
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其選用之法、九
流常紀有一、并流也才也、德也而今選曹皆
不及焉、是、吏部之官、但知有資格、而已、德也才也、功也而今選曹皆
升及焉、若、資格之法、行於偏伯之間、侍

是以萬方憤怒、九服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
爭鋒刃者不期而會、
賊仰關歎除、貧兒謀
既被雷霆之誅、遂暴刻之命、臣是用祇承廟算、恭
行天討、
領師徒、直趨都邑、
施宇宙之恩、
威蕭鉞、而珍兇渠、臥
略定、諸將各
戚師多笑為、
勝風於大旗、
振肅、先庶而軍令
實賢之、
五月二十八日寅時、
於牙旗之下分麾於鼓門之外、

直通於中禁設成衆成之心脅既之作撟（新書改誠代本下爲）
（心戶改、改本爲成、誠本爲）（沈原刻）
策也舊書作成誠沈原刻
係頭求活投艾降前隊於奔奔之間（一作通奔者一句爲通）者、
震慴於旌麾之下也以此
實守人拘忠心之如列將敗士化門如一蚊合言等力
扞王師退而復合忠乃諸
守青穴、白卯以及拒來
河湛鼓譟之氣寇而復攻誰衆之降山傾而
（一作個）（一作之）（一作希借）
（一作既）（一作民）（一作寫出官）
午日、相公來誠皆驚表、和屏翳發向敵之風、屏翳、
（一作風呼）回

誠扇摩原之捐、句踐、
大產、馬遷未止（一作傳）、張老圍邵亮、及
右援桓面旗、為遷不（一作宛）（一作戰於城東大城破）
不覺上、遷入南陵、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前、竟與尸
而折首易師六（一作龍）（一作戎）（一作兵）
雖七九、有（一作為）而（一作兵）
部尚書唐臣等、俱（一作為）
（一作甲）攻其池河、（一作成合唐）
（一作實、十於）（一作野其特武庫之
五兵、（一作器）如之為雖及
之鋒、（一作則）（一作遷之）（一作之）（一作兵）
（一作六月）（一作已）（一作已）（一作已）
（一作已）（一作已）（一作已）（一作已）
（一作已）（一作已）（一作已）（一作已）
（一作已

自於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謹奏

其下第四第五行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宮

諫用皇甫鎛李巽爲相疏九和十二年憲宗

判度支皇甫鎛李巽依時俛仰其宰數進

鎛巽皆錢穀俗吏依巧小人陛下一日窮之相位中

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奉以聚斂收刻與爲務中外仰給

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接捄江西糧料幾至潰亂

程異雖人品庸下外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

臣右不退天下謂陛無聰臣右不去天下謂臣負恩

今退陛不許又不聽臣去是同列私惡不察聞恩大小

可惜者在西蜀定河北底寧承宗敍手削地

于鴉鼻溝及敗德棣承宗與朱克融

臣竊聖德無以加焉除今文武勇略之士已八九何必選自

今境使四方解體乎

論魏弘簡元稹

臣聞主聖臣直今陛聖

寒非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荷獻替之可行何性命

之足惜臣某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

業光啓雄圖方珍頑人之風以立天下之事而逆豎

構亂震黷山東

提亂國政

陛下欲掃蕩鯨鯢先宜肅清朝

廷何者爲患有人小

東榮固幹臣必亂人下

者能寧與治道或小

陛下憂惟無出除今文武勇略之士修中外萬品有心者

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以備方爭奮用方

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鬬已及不爲國

計而爲身計者甚也

罪惡如山怨詬如雷大計若必已決一日以四

方雖事爲擾且道路公行待其貿盈忠

自古農人最忌旱乾、救旱莫如引水、引水莫如決渠、渠成而水流、則千頃萬頃、悉成良田、此百世之利也、臣昨過涇陽縣、親見涇水東流、直注洛川、其旁古渠、皆可引用、臣請興工作渠、引涇水溉田、中渠以上、可灌田四萬餘頃、收穀二百萬斛以上、內則足以供國用、外則可以濟饑民、變斥鹵爲膏腴、使數年之間、亦富秦之一助也、臣愚不習水事、初建此議、中間或欲改更、或欲閉廢、或欲分流、或欲直達、或欲引洛、或欲引渭、或欲多作小堰、或欲深開大渠、或欲回曲其流、或欲直截其勢、此皆臣愚思慮所及、故前後興役、不敢自保、今者興工已來、時有建議、或以爲渠成之後、水流地上、填淤不及、無益於鹵、臣聞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引涇水灌田、一年之後、皆成沃壤、長老皆言、涇水自古及今、色濁而田獨肥、此其效也、臣又請鑿涇水北山、傍東注洛、以通漕運、此臣之大願也、若渠成而用水不利、臣當坐欺誤之罪、伏受重誅、不敢逃避、

戰國策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河、以制天下、

退皆受羈束、意見悉遵社稷、復與一二臺按回辭合、力或合兩道招攬、遲留旬時、及遣前行當擁護日、月俱欲會皇所、使臣無成、回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忘、爲臣事君、全於此日、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咸會典午、亦有但論脫是得任使何、獨如大臣思見若有事如急者、則別遣賊、雖平益食臣伏讀國史、即代宗之朝、蕃戎侵陝、直至畿甸、代宗不知盜破程九歲舉敗幾百騎攻當將柳侃

乃太常一博士臣猗抗長陸單、爲國除害、八六時官官非九振、

所事人當先、此當先、故當先、

臣所仁兼總綱相、當可坐觀寇邪有聽日月臣不勝

感恩感惡之至、謹冒

永昌郡之元傳之、

者然下、

時來居之、

至襲重統之、

其別書增前

實如不下等其

爲小人明主

水經注

戰如臣之策、先即制禦、悉、

退皆受羈束、意見悉遵社稷、復與一二臺按回辭合、

力或合兩道招攬、遲留旬時、及遣前行當擁護日、

月俱欲會皇所、使臣無成、回天下理亂、山東勝負、

悉不顧忘、爲臣事君、全於此日、陛下前後左右、忠

良至多、亦咸會典午、亦有但論脫是得任使何、

獨如大臣思見若有事如急者、則別遣賊、雖平益食臣伏讀國史、即代宗之朝、蕃戎侵陝、直至畿甸、代宗不知盜破程九歲舉敗幾百騎攻當將柳侃

乃太常一博士臣猗抗長陸單、爲國除害、

別事人當先、此當先、故當先、

臣所仁兼總綱相、當可坐觀寇邪有聽日月臣不勝

感恩感惡之至、謹冒

水未可斷之、

元傳之、

者然下、

時來居之、

至襲重統之、

其別書增前

實如不下等其

爲小人明主

其何學之盛太學今有二萬人宜先聖之高弟當代之將相名臣德行道藝為時師表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小學建武今太加儒術增置生徒各上博通經學明義訓之引矢明古制使有德勸拔萃出羣成往往探頤鉤深之論講論有集義之名風教大成儒吏備具觀之興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復親講之經故太學與廢從古主今皆興於理化之時盛於衰亂之代所以

俾風俗趨本而背末好虛而忘實若由國學廢講論之禮生者盛頌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學亂遂作甚而民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煩穢前代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載獲前代所不能有而陛下有之化垂承德風加德盛迹光為領宇化大合而思學之道未洽斯儒學之官風頃自獨胡

始悉及北伏惟陛下提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申延頃仍選士禮獎宮博士備徵入下名德碩門之上增領學中岸宇加顯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引矢明古利出使有德勸拔萃出羣考察之以漸廢業怠教者罷之以刑自然循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益太學之制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羣清禁使師兵教德不獨美于周時兼復三代之教橋門觀書復興于漢日

計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陳弘於教化興稗聖教以勛皇風

論裴野進銀器狀

臣伏以市井之間不能分而貴賤下賤之物不能分而貴賤之物所不能分而貴賤下賤之萬物所不能分而貴賤其

陸贄
答佛學人
論今年權停選人
原道
守戒
論今年權停選人狀
師說
張中丞傳後序
爭臣論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與孟尚書書
與馮宿論文書
送石洪運使序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五　目錄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詩
韓愈
諫佛骨表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

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百歲而崩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湯在位亦年百歲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成王在位年亦百歲周公聖人也其後歷數亦但不啻百歲周史不言其年壽所極但其年數久長而已在位百年以上蓋以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以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

時始有佛法明者、有能十八年不其後乞相繼
至者不長未能老味
佛者八年前後、度化身的佛、宗廟
之外、不用中夏日
所通風化、未及佛
觀之、佛不是中夏
當秦漢之時、其事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
觀、陛下常以為朝廷之忠、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
即行盡去之意、且令限其、今每年進
於後園禮拜、漸漸以漸、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
這至愚、必知陛下不
正為、豈人采納人之心、
殿乞、其不安有民
姓愚冥易惑難曉、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

焚頂燒指、百十為福、解衣散錢、自朝至暮、
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斬截、
況乃身為
非細事也、大佛本夷狄之人、
殊裝、不、先王之、出身
若臣之表父子之情、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一設、賜衣、襲、對
死已久、枯朽之骨、因緣之、
敬鬼神而遠之者之、
以規規然除不祥、
也、
緣起之、
報、
絕根本、
聖人之所作為、
最佛如有靈、
苦、不怨天悔、

折中以為殷祖列于
上皆自為帝又其人數已遠不復於之故太祖得正
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而不易以紀一時
之宜非仲於後代之法也子貴父祭也景帝追太上也尊於祖經則了
然孫也當時吟之明嘉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
昭穆之列以興獻帝、子孫以「祖」稱之、「祖」道豈遠人情、
又常祭甚衆合祭其實則是太「祖」所當之祭至少所
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殿祖之祭不亦顛乎、嘻、

石伏奉令月五丁酉、復議
令則殺人者死物五、自古王殺有此異同必
查論辨實合都省集議開奏者、月東照白尚書職方
員外郎上駟都給事中孫承宗兒於春
秋、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微法
復讐狀 九年六月人衆帆舊父
匿名書投之、後人年九十、每十歲人衆帆舊父
父、後人、臣故手書其事、死則殺讐發大、
死則歸白皆
不知、不知、不知、

宜考子得復讐也上召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子復讐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自殺之謂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我之無罪也今陛下自意與讐思古定制有司之官橋孝子之心小不自申法誠難改之名讐同、而其事各異臣竊愚以為復讐宜相避官吏宜相避於今者又周官所載不可行於今者、或為官所記如公羊傳不可以今律復讐先書於士則無罪者抵罪疏弱拘徵忘於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繫旱而停選果是使人

而伺陛人之使忘不能自於官水可以為隔於今也熱則殺之寒殺不可一例宜定其制凡有復父讐者陛下當詳其事申尚書者尚書集議參酌其事各異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案說事、晉南鄉侯見於紀、列傳下缺為傳寫太宗宣是也、後魏者、人部書二、不泉者門被其一也、

論令有權停舉選以絕其爽者

右侍御龍、龍出為州刺史部並在十九年外、

右侍御史臣令狐楚等言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傳說、皆云貞陛下垂拱永臨之人慮其乏

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爽者臣伏思之竊以為十日之寒徒之只二人於食未有勞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衆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共簡徵旨時不暫來的有數分之一只一日之家計之減大為不易況今年豐大勢商貨之家必不坊畜退者皆待食期只有易無求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虛實深一則遲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祠巳大失職於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繫旱而停選果是使人

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恐也臣者恣也恐則致理恣則敗亂陛下為君臣為臣君臣之間不能自已者陛下當先有上御之象然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陛下而心勤於下為甲有君無臣之理是以久旱以望之憂以為宜求德行之士清純之節愛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歐太公齊桓公之拔管賤漢武帝之取公孫弘倪寬之比則陛下化行於時景貺自至災異消滅非朝官、餘時賜召問必能知當工化行於時景貺自至災異消滅非朝官、月受俸錢故令其有所不敢不、陛下亦不敢不、陛下亦不敢不、陛下亦

四庫提要辨正　卷十五　小學類

原道　韓愈撰　愈有論佛骨表已著錄是編大旨謂老子之學絕仁棄義而其言道德又多剽竊儒書以自神其說故愈推本其意而作此篇其文雖不及愈他作之精而大旨則已明矣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德爲虛位而道有定名道與德爲虛名而仁義有實指此數語實爲一篇之綱領其曰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善惡之分此數語實爲一篇之關鍵其曰老子之小仁小義非絕之也其見者小也此數語實爲一篇之眼目其曰大小者非大小也設以喻道德之廣大而已其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此數語實爲一篇之結穴其曰老子之所謂道德其言雖美其所謂道德則已離乎仁義而言之也此數語實爲一篇之主腦其曰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德之亡仁義也此數語實爲一篇之警策其曰其道其德虛而無仁義之實也此數語實爲一篇之總斷其曰其所謂仁義者人之仁義也此數語實爲一篇之歸宿其曰其所謂道德之說出於老子之學絕仁棄義之後此數語實爲一篇之餘波其曰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此數語實爲一篇之餘論

人、所欲聞於長道德之說、其執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名也、不知其未性怪之欲聞也、為民牧者處其一令之教者處其一令之教者處其一令之教

士請問此何如人也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之謂士也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朋友切切偲偲子路樂之

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貢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其甚於孤陋窮也已。嗚呼、朗知而不爲之備、
乎。最貧者之不改、魯鈍之不如、蜀鼠之不技、
不知己之不足、不如禽子之必予、今人患之不文、
舉爲之舍者爪牙之利不同、孤惸之資殊也、而、
如之何而備之曰有得人

師說

吾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
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
不復可知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
問之、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
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
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
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賄而蚤與巡死先後異耳、而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庸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大譽中、巡子[illegible]、
忽[illegible]、
[illegible]、遠城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
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
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城語以國亡主
滅、[illegible]、
巡士[illegible]、
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
守、人相食、日盡、猶愚人亦能[illegible]、遠見救
不異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豪鬼聽求活
雖在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
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西自遠、東分始、以此語
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府必有先
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
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
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
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

致棄城而逃、逃爲上、不能守、雖逃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乃日窮也、將其劍戟疑之、餘雖欲去、必不達
二公之賢其謀之[illegible]、
城孤天下以千百就盡之[illegible]、
江淮、明逸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illegible]、
用兵不[illegible]、
其[illegible]、
[illegible]、
一二數拒強兵、平、而城語以國亡主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北於逆亂、設[illegible]、
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180-688

忠之信而不作之心、則日退之患生、職官之輔與、
其政則官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知是予、況日居閒
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去、今陽子以爲引其職而不去、與不得其言而不言、
其政則官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知是予、況日居閒
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去、今陽子以爲引其職而不去、與不得其言而不言、

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以爲祿仕乎吾之人
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討祿仕者也、宜乎辭
尊而居卑、辭富而處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孟子
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恣己合計
當可已矣、必己十美、君陽子之從容不爲
卑且貧章明矣、而卽比其可乎哉、咸己不非君此
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爲人君之過而爲
名者、第敎所以
當諫諍職、則人爲
斯獻、將我后之德、
急慮之、君陽子之明心如此、況
啄其君用不使人知者大如
陽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
其行誼相比使官以諫爲名說宜有以布其職使
門方後代知有直言敢
從諫如流之美、盛穴之士四方之英俗、是賴
進於闕下而得其職之效者甚於免冑、執於鈐
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易子之所宜行
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爲人君之過而爲
名者、第敎所以
當諫諍職、則人爲
斯獻、將我后之德、
急慮之、君陽子之明心如此、況
啄其君用不使人知者大如
陽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
其行誼相比使官以諫爲名說宜有以布其職使
門方後代知有直言敢
從諫如流之美、盛穴之士四方之英俗、是賴
進於闕下而得其職之效者甚於免冑、執於鈐
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易子之所宜行
咸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用之不
得已而起審其道而不違之深也、仓曰若
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
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內必以兼濟天下也、故
疫死而後已、故爲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暖而
聖賢不得安後一室、賢者當不知自安矣之爲樂
哉、誠異大今有志人之士也、且君子能有
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利其不足者、通耳目之於身

也耳可聞而目可見也、其見非見也、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人之目也、人者、賢之身也、孔陽子之不賢則將使於齊以其大夫命而聞人命而聞人命也、忘行以逆戎師、君子不以加諸人而惡之、論以爲自老子之論出、且矣無乃偏於徐行費於辭乎好善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illegible]之命事也、[illegible]之命事也、[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武子[illegible]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吾子[illegible]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重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善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行道之士也、今聞不能改之已、陽子實不然爲善人乎哉、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孚也、如足考亦有年、然後忠乎其事、而然吾又惟其雜也、理有所之、中心有察之、且皆勤也、然後肆勤焉、不可以不審也、不審之乎仁義之途、等之乎前書之頃無、迷其途、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不也、言行之、其猶是也、物也、不大而物之浮者、有大小、且淺深之、其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其猶是也、自謂裁於成乎、適裁於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竹於篇、即用與舍、寓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則施諸人、合乎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必遡乎今、皆誠變而悲之、而況於古之人所以物之、非取象其門象而取其可取也、而於愈者多矣、念生之晚不志乎及、而相為言之、愈曰、

答劉正夫書 論賢尊為事者、勉伯務也、伯書

者、愚人之心、

愚人共之、

愈白、進七刻君足下、時殺、且慨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

不往先進之於後生、亦然矣吾又惟其不答其意邪、不者其報之果疾乎大人、大人不旨然乎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之所歸也、然後肆勤焉、不可以不審也、不審之乎仁義之途、等之乎前書之頃無、迷其途、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不也、言行之、其猶是也、物也、不大而物之浮者、有大小、且淺深之、其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其猶是也、自謂裁於成乎、適裁於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竹於篇、即用與舍、寓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則施諸人、合乎傳諸其徒、為彼也大百物、夕焉不措乎、其範圍之大、文章與於是乎、其劉人莫不異者、則其範圍之小、文章與於是乎、其劉人莫不為彼也大百物、夕焉不措乎、其範圍之大、文章與於是乎、其劉人莫不異者、則其範圍之小、文章與於是乎、其劉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固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夫不為當時所快、亦未必有力永之以文、是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也、未有力永之以古賢人為法者、而可以為文者、有之、如太史公氏向揚雄之孔也、必自於此不自於彼、當之、進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字已、用必尚其先者、能者非能自立不知、有文字來誰不為文、

然其有於今者必其
足下不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旁贊
厚賜又安得不進其
位白
與孟尚書書
千寅客人
有緘書至
念白行官自前迴過告山得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汀來康至未審入秋來暑氣何似供職如
有人傳念迺少信奉羅氏北傳之者妄也

十四年念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誠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目山名至州郭間十數日實能外形骸
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
中無滯疑以爲難得因與來往
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節文過故多脫
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害若此篇中事去
五字則要自以爲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脫
之際見於原道者豁有以識夫大用之義行亂於本
然之全體則疑其有見其有以存發祈察而體
任者不爲不重而其所以自
言論之工至其如果之私則又未能有以自拔
於荒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朋之交上與於博通則亦
無有物觀蓋更心而非是身心內外兩全無
越乎此亦何所識以爲息邪
自任之心了是以一旦放逸
警不能自進而卒然見大將
能以義理自勝不爲非物侵
智亦皆不足以當此高論而
則孔氏此句之意不與其
不貶其私不學其名孔子
能自彼瑣瑣之有欲門弟
殊不害其身以此要之有
物侵亂者千焉得
及祭神至盡上遂造其廬及來襄州
皆未段爲別乃人之情非崇
孔子云吾之告久矣吾君子
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攷可學假
云乎但患吾子不思不問
不爲利敗大凡如此
非事道信子之所懼也是書
何人設其行事須君子都不
則於守道之人如小人鬼其
非威脅自我而非所能也又
於其間最遠退保其

不助狄氏而非之者其亦有從孟子「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天下之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禽獸蕃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楊墨之徒也、楊子氏云、古者楊墨之徒、充塞仁義、孟子不云乎、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也、大楊墨之行道路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秦滅先王之書、坑殺天下之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間、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一帝一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一帝一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一帝一

述郡戍春息手錄（缺等、益暫欲錄夫、衆人心力耳、
日定所宰如明、代以
其已經之又無俟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
所失地朝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當齒牙間勉
尚宰之以俟其衰夫追綴帥士行者有騎旅部
別之思皆有忽職躁動之疑本軍有饋餉質費之
御四年多蚩息形逮之患急之則恐緩之則不用命、
一部隊形勢行文與戒不相涵會啟恐駭難
以有功、若名臺土大必引

"祖子其必從也、孰非之知人貝亦曲矣大子之言曰、
風路所知、終川仝之列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先者有
侯王者公卿大夫之家其行之
在閒元中求冠門制者見弟五六人及魯之父仕不
遠集而論語兄弟於未詩內引於野地道而賦
多不足以發其親以其詩之最膾炙為文以干
於有位者的取足為學問京而為也舉進
士考文章其能悉盡其在得中而未知陸之行人
則以對之雖不可川以告之可也往者聖人公可貢
也
等
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上
士考文章其能悉盡其在得中而未知陸之行人
則以對之雖不可川以告之可也往者聖人公可貢

於左右也。魚恐懼而升、

送水陸運使韓仲卿赴官序　憲宗元和中、

爲冀[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宮儀、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出貢人、宜選才幹之士往莅之、吾族子重華、當其任、[illegible]至則出賤買貴、以爲邊軍常不知利作、開口張喙、有司常供人以所乏、惟錯給糸布、實生仗利其傍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貢粟事務　如何子名也、大臣方持其衡、[illegible]無事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可不儒者而不名其名非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之名乎如名行名行者是人之名則非文武之名也故之人之名也吾門之文學文章其名行之人田宇之人也吾門之文學文章其名行之人田宇之人也吾門之文學文章其名行之人田宇之人

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庶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怒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晝數千里漫漫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緒寡仇機發矢以待將吏撞搪上徒工切下音唐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莢草曰蓂秋田曰獮○羅音羅獮息淺切鐵相若鮫浮羅流求毛人夷貊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山海經海外有三壽國龍二年使人浮海求之所在絕遠卒不可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秣邑一曰林邑在海中所在絕遠行三千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夷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宰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鎮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滑河南北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歟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按通鑑憲宗元和三年王守澄奉使西川還奏事稱旨上欲遽相之李絳諫曰守澄出入禁闥竊弄威福中外之人皆畏而事之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荀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衆黜之當不當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言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其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取也見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壅於是乎衆譽棄乎衆毀棄乎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訓之忠左傳記吳舉事其孰敢解焉其孰敢其子也又舉邾午其子也見善焉若親與

遁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忠也於是有違心之行行沸忠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能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君道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今舉天下人焉過也則門今舉天下人焉盖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於乎能上有於乎位雖恒相求而若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足乎

送許郢州序 許志雍 時于頔 急急 急因志雍爲鄂 刺史將行序以規之 急急

急常以書自通於于公即頔 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

世之材而能與甲部庶幾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急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於面諭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賀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固而敗於自異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宜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則已竭而歛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

公以此為以德公與頓書者也靡所不至乃于為之氣者劉義規何也

鹿門茅坤曰歐唐書于公多記之文多於退之以韻

使不急於其賦稱史曰吾郡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不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賦行不以頒而以規、

古文淵鑑卷第三十五 終